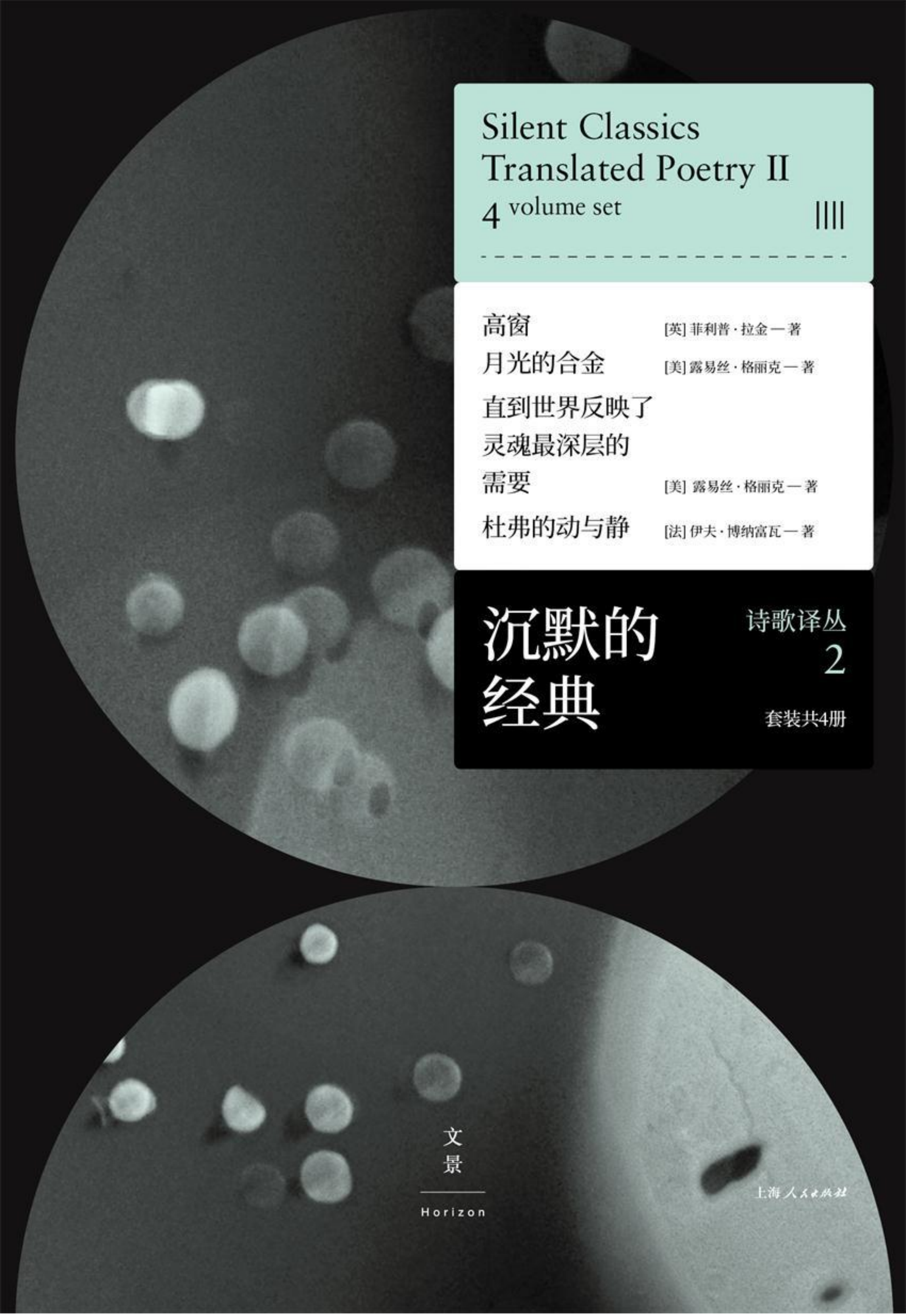


Silent Classics
Translated Poetry II
4 volume set

高窗　[英] 菲利普·拉金 — 著
月光的合金　[美] 露易丝·格丽克 — 著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美] 露易丝·格丽克 — 著
杜弗的动与静　[法] 伊夫·博纳富瓦 — 著

沉默的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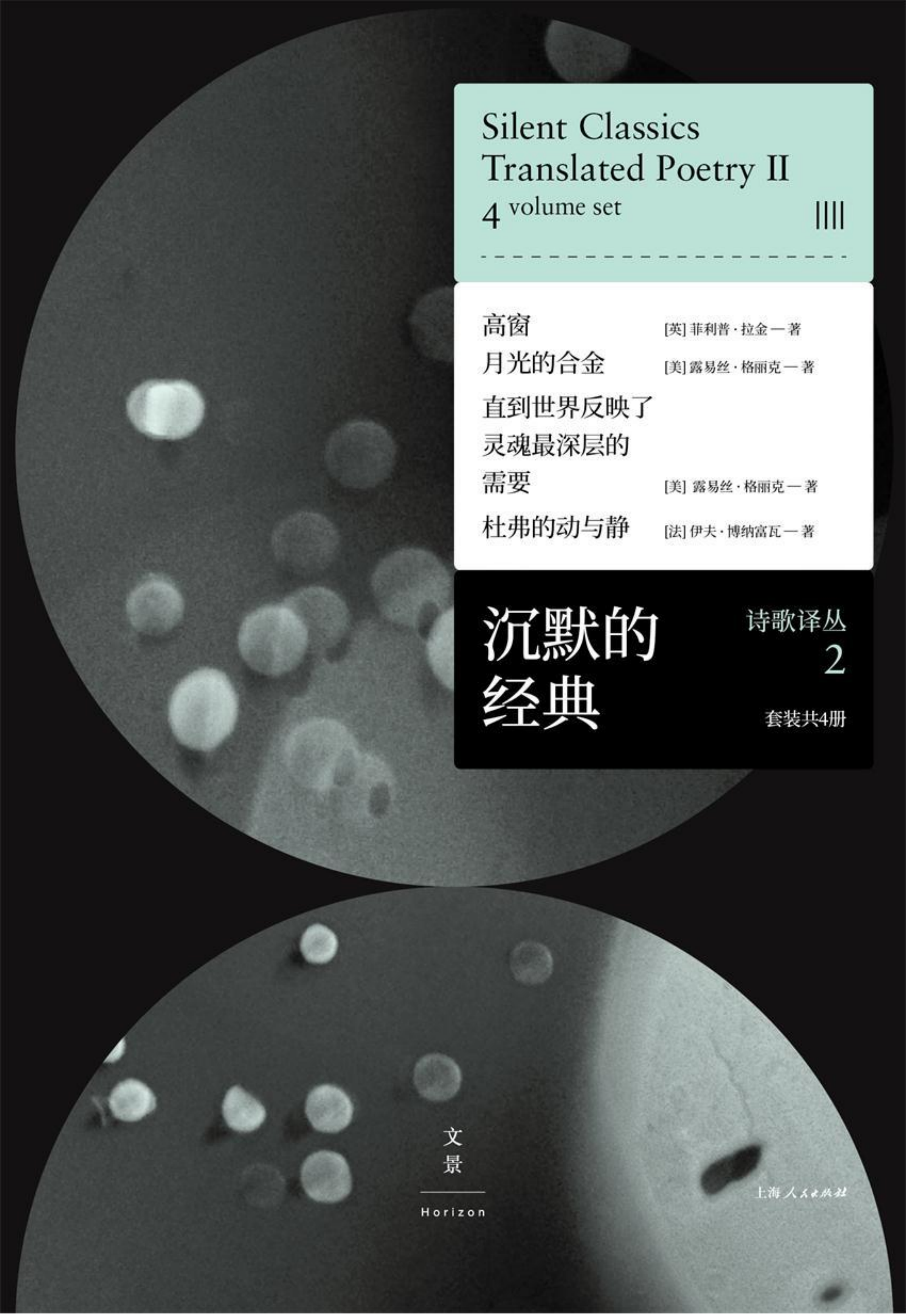
诗歌译丛 2

套装共4册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Silent Classics
Translated Poetry II

4 volume set

高窗 [英] 菲利普·拉金 — 著

月光的合金 [美] 露易丝·格丽克 — 著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美] 露易丝·格丽克 — 著

杜弗的动与静 [法] 伊夫·博纳富瓦 — 著

沉默的经典

诗歌译丛 2

套装共4册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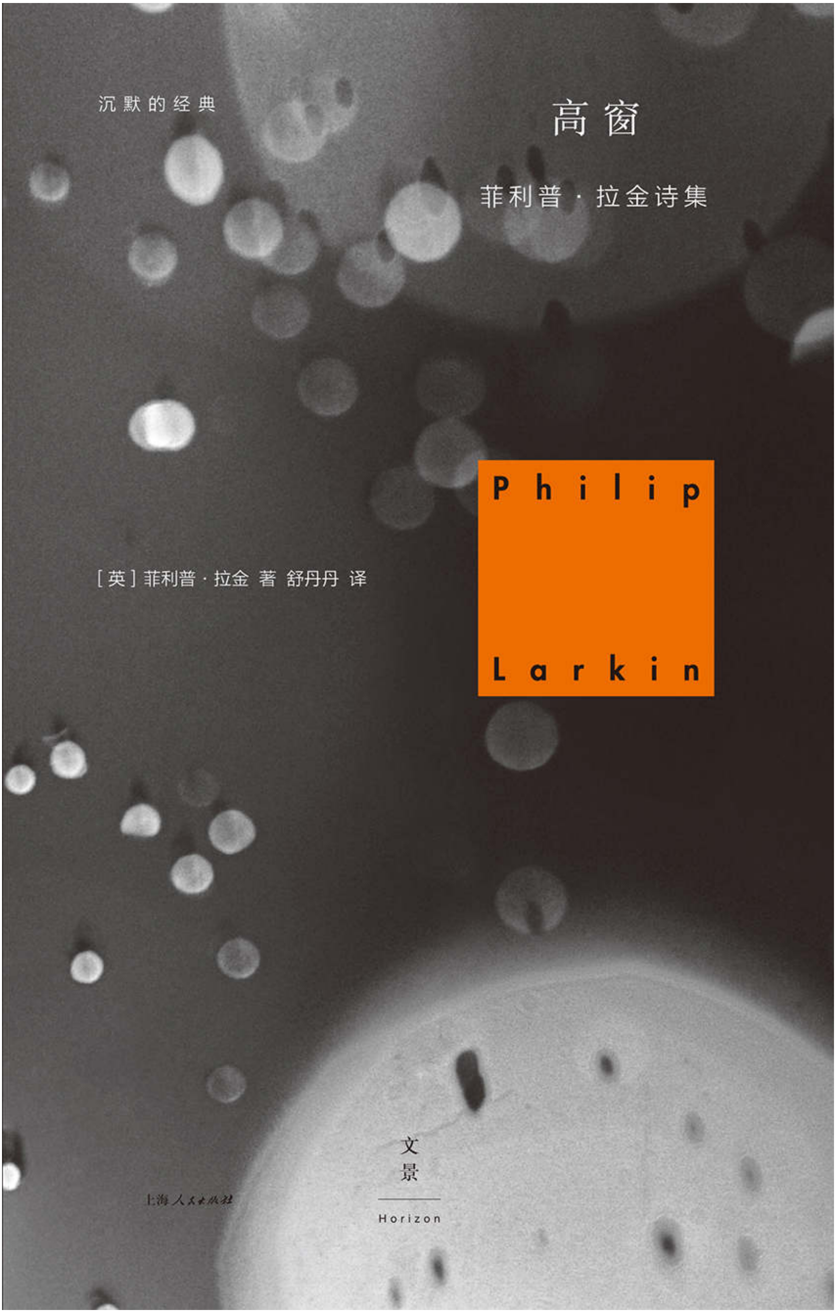
目录

高窗

月光的合金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杜弗的动与静


沉默的经典
高窗
菲利普 · 拉金诗集
Philip Larkin
[英] 菲利普 · 拉金 著 舒丹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沉默的经典

高窗

菲利普·拉金诗集

［英］菲利普·拉金 著 舒丹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窗/（英）拉金（**Larkin,p.**）著；舒丹丹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Collected Poems**

ISBN 978-7-208-13364-8

I.①高… II.①拉……②舒… III.①诗集-英国-现代IV.①I56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8112号

书名：高窗

作者：【英】菲利普·拉金

译者：舒丹丹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面设计：周伟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364-8/I·1448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录

原版序

北方船

“一切都燃放着光亮”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

“今晚月亮是满的”

黎明

应征士兵

“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

“清晨的号角”

冬天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

“在梦里你说”

夜曲

“像火车的节奏”

“我把嘴凑近流水”

童话

舞者

“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

“去写支歌，我说”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

丑妹妹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

“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

“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

“早晨再次铺展”

“这是头一桩”

“最沉的花，它的头”

“现在，还是永远”

“泼洒那青春”

“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

北方船

“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

较少受骗者

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

婚礼那天的风

地方，爱人

来临

在场的理由

铜版画

下一个，请

离去

愿望

闺名

昨日出生

无论发生什么？

没有路

铁丝网

去教堂

年岁

黏液瘤病

癞蛤蟆

离去之诗

三拍子

春天

欺骗

我记得，我记得

缺席

最新的脸

如果，亲爱的

皮肤

抵达，离去

草地上

降灵节婚礼（1964年2月）

这里

布里尼先生

无话可说

岁月里的情歌

基金会自然会负担你的花销

广播

信仰疗法

给西德尼·比切特

家多么凄凉

重访癞蛤蟆

水

降灵节婚礼

男人是自私的

带一只回家给小家伙们

日子

1914

床上谈话

又大又凉爽的商店

关于读书习惯的研究

差之千里

救护车

别处的意义
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
第一眼
多克瑞和儿子
无知
回溯
往日的浪荡
本质的美
一无所获
下午
一座阿伦德尔墓

高窗（1974年6月）
去海边
哀悼怀特·梅杰
树
生活
忘记做过的事
高窗
星期五晚上在皇家车站酒店
老傻瓜们

消逝，消逝
玩扑克牌的人
大楼
后代
都柏林式
向政府致敬
这就是诗
多么远
悲伤的脚步
太阳
奇迹迭出的一年
讽刺诗
星期六会展
钱
割下的草
爆炸

附录一：未辑之诗（1940-1972）
最后通牒
故事
一个作家

五月的天气

观察

瓦解

神话序曲

被炸毁的石头教堂

堕入地狱的女人

普利茅斯

画像

奉献者

朴质

小说和读者

油

“谁曾把爱叫做征服”

“既然一大半的我”

抵达

陀螺

成功故事

继续活下去

鸽子

面包果

爱

“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

多么

女病房里的脑袋

附录二：未辑之诗（1974-1984）

有个洞的生活

生活之桥

晨歌

952—977

“年年新眼眸”

割草机

“亲爱的查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

“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

派对诀窍

写作日期和首次发表日期

菲利普·拉金纪事年表

译后记

原版序

当我于1985年12月菲利普·拉金去世后几个月开始编辑《菲利普·拉金诗集》时，我很快着迷于他几乎总是仔细地将写作日期录在他的手稿笔记本上这种方式（从1944年秋天起始终坚持）。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诗歌都鲜有例外地细致地标注了日期，这使我决定[征得我的同行，拉金遗稿保管者莫妮卡·琼斯（Monica Jones）和安德鲁·莫申（Andrew Motion）的同意]以时间顺序排列拉金的“成熟期作品”来组

成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加上少年时期作品，也以时间排序。第一部分包括一些明显的错误开头和偏离，第二部分包括1945年《北方船》的所有诗歌，拉金曾同意在1966年费伯版将其再版作为一部独立的书，尽管并不情愿。

这部《诗集》的最终版本于1988年出版，展示了一位重要诗人的成长、试验、滤除、拒绝、调整和成就。它包括许多没有出现在此的诗歌，其中有《一个四月的星期天》，未完成的《舞蹈》和《再爱一次》——同为拉金最为突出和令人难忘的诗歌，但他选择不发表它们。

而这部新编版本的拉金《诗集》一定程度上是对必要建议的一种深思熟虑的回应，也尊重拉金自己对其相继出版的诗集中的诗歌有意的编排顺序（“我视它们如音乐厅节目单：你知道，差别，长度的不同，喜剧，爱尔兰男高音，把女孩们引上舞台等”），还有一个附录，收入较早期发表的一些散作，以及《高窗》出版后的一些诗作。

现在的这个版本遵循拉金自己对《北方船》《较少受骗者》《降灵节婚礼》和《高窗》四本诗集的编排顺序，还包括拉金在别处发表的诗歌，从他十多岁时的少作开始（包括1940年第一首在《倾听者》上发表的诗歌）。这些诗包括1951年在贝尔法斯特私人印刷的小诗册《二十首诗》中的作品。尽管1955年他挑选了其中大多数作品收入诗集《较少受骗者》中，但其中几首没有再版。我没有收入第一次发表在他的学校刊物《考文垂人》（*The Coventrian* ）中的诗作。在另一个附录中，我列出了每首诗的最终写作日期和最初发表日期。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些日期和拉金手稿下落的读者，请参见《诗集》（1990年平装本）中的附录。

安东尼·斯维特（Anthony Thwaite）

北方船

（*The North Ship* ，1945年7月）

“一切都燃放着光亮” [1]

——给布鲁斯·蒙哥马利

一切都燃放着光亮，

在春天的辽阔里：

鸟儿疯狂地飞翔，

树枝将树叶向上抛，

朝着光——

每一样事物，

形状、颜色和声音，

都在叫嚷，喜悦！

鼓声轻击：一面冬天的鼓。

鸥鸟、青草和姑娘

在空中、泥里和床上

加入这万物复苏的

长长的晕眩，

收拢而又舒展，

远在死亡之外，

它们能控制怎样的生命——

一切都回奔整体。

鼓声轻击：一面冬天的鼓。

现在什么野兽正四下踌躇，

身披晴朗的空气，

在谁心里欲望站得笔直？

哪个把犁人正停下他的搭档

去踢一只破盘子

或一枚被犁铧掘出的硬币？

哪对情人会过分忧虑

是幽灵吩咐他们抚摸？

鼓声轻击：一面

冬
天
的
鼓。

让飞轮旋转吧，

直到一切创造之物

带着呼喊和回应的呼喊

抛弃往事；

让万物生发，

直到几百个春天

和所有它们埋葬的人

重新站立在大地上。

鼓
声
轻
击：
一
面
冬
天
的
鼓。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

这玻璃的奇迹，它的每一间大厅里

光线似乎被音乐填满，你的脸上

闪耀着花瓣的柔和；阳光慷慨地

照出你停伫在一幅画旁，

苦思它的名字，或者一只手

在任意书页上片刻歇息——

云朵将移动的阴影投射在大地上。

你是否准备好迎接这个夜晚即将带来的一切？

那个从不露面的陌生人，

此刻却在要求进入；你是否会向你最后的命运

致意；为他摆好面包和红酒；是否知道

游戏即将结束，当他打出他的王牌，

掀翻桌子，而后进入下一个房间？

“今晚月亮是满的”

今晚月亮是满的，

刺疼了眼睛，

这般清晰而明亮。

假如它收拢

所有的静谧与确知的财富，

用以填一个满杯，

或者另铸一个月亮，一座天堂，将会怎样？——

因为它们远离尘世。

黎明

醒来，听见一只公鸡

在远处打鸣，

拉开窗帘

看见云在飞行——

多陌生啊，

因为无爱的心，和这些一样冷。

应征士兵

——为詹姆斯·巴拉德·萨顿而作

他继承了郡中祖业，从那些

像农夫一样侍弄土地的先人手中；

具备所有值得学习的知识，

以及对于好坏必要的蔑视；

但某个春天他的土地横遭侵犯；

一群骑兵粗鲁地盘问他的名字，

领头的人用一种别样的方言说，

战争开始了，他理当义不容辞，

投身抗击的队伍。他之从命

是基于自我超越的渴望，

为保住他继承的遗产；勇敢些，

因为没有什么比取而代之更容易，

他来不及更深地领会

他个人的失败与死亡的细节。

“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

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

将阴影驱退；

以或此或彼的借口将闲谈拖延，

直到夜晚静止，

某座高悬的钟正敲响两点。

然而当客人

步入起风的街道，消失了踪影，

谁能抵抗

这猝然的孤独的悲伤？

或者凝视着悲伤变浓，

越过这繁茂的植物的精神，

哑默的虚空？

“清晨的号角”

清晨的号角

在吹响，在闪耀，

草地鲜亮，

　　凝着最冷的露珠；

黎明重新荟集。

如金铙钹的一声撞击，

天空铺开了它的舰队，

　　太阳悬在风景中。

这里，没有爱，

无望的一切

令我无法入睡，

　　渺茫而不确定；

因为从未如此灿烂，

如此沉默，

如此神秘，在这之前

　　大地从未变得如此。

冬天

田野里，两匹马，

河面上两只天鹅，

一阵风吹过

大片如人群般

拥挤的蓟丛；

此刻我的思想

再次变成

有着不安面孔的孩子，

在奔涌的天空下

从被埋葬的地方

苏醒并起身。

对一只天鹅的路线来说

水面上的斜纹

是冬天的寒冷，

而每匹马都像一种

久已挫败的激情，

低下了它的头。

噢，它们侵入了

我被遮蔽的头脑，

直到记忆解下

它脸上的饰针——

远远地飘到身后。

灌木丛生的整个荒野

在跳跃的风中呼啸，

枯瘦的男人们站立着，

像蓟丛一样拥挤，

朝向一片荒芜地；

然而奇迹仍然

在每张脸上发掘

强壮而光滑的种子，

朝着静谧，

冬天金色的太阳反射出

无尽的晴朗的骄傲。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

血液打开它自己，风骄傲地涌起于

站立着白马的草地的高空；

陡直的森林上方它像号角一样回响，

直到顶点，闪耀的树下

它在哭泣：屈从是唯一的好；

让我成为一种乐器吧，调好琴弦，

为万物奏响它们喜爱的乐音。

当街道渐渐昏暗，如何能回忆

这样的音乐？在雨水和石头地之间

我只看见一种古老的悲伤在坠落，

只看见匆忙而烦忧的脸，

姑娘们脆弱的双脚行走的步态，

那颗在它自己无尽的沉默里跪倒的心。

“在梦里你说”

在梦里你说：

我们亲吻吧，

在这间屋子，在这张床上，

但是当一切结束，

我们不要再见面。

听到这最后的话，

再没有什么比我的心更寒，

哪怕狂风追逐幼鸟，

严霜侵蚀树根，

或是羔羊诞生在夜晚。

夜曲

一点钟起风了，

黑色白杨树的噪声

随之而起。

很久以前活着的人

被一根细绳

牵引到他们的梦里，

那里灯笼闪耀

在流淌的溪流

寂静的幔纱之下；

很久以前死去的人

不受惊扰，

在轻薄的尘土。

没有嘴

啜饮这风，

也没有眼睛

擦亮撒满天堂的

繁星，

只有这声音，

高高的肌腱咝咝的树之声

在升起，这黑色的白杨。

在燃烧的孤独里，

星星在它们的巢穴整夜歌唱：

“吹亮，吹亮，

这岑寂世界的煤。”

“像火车的节奏”

像火车的节奏，

轻快的话语颤动着

坐在角落的波兰空姐的嘴唇。

摇摆而逼仄的阳光

照亮了她的睫毛，显出

她明晰而活泼的身子骨。

头发，狂野而驯服，向后奔跑：

姿势有如这些英国栎树

掠过她异国腔调的窗口。

火车奔驰，跨过城市的

荒野。被锤打的连绵的土地

仍在她的脸后变化有致。

所有饶有兴味的人

在她棱角分明的美前跌落，

如同螺纹的音符涌进

一只鸟的嗓子，穿过谱写的天空，

表达着无意义；一个声音

浇灌着一片沙石地。

“我把嘴凑近流水”

我把嘴

凑近流水：

流向北，流向南，

不要紧，

这不是爱，你会发现。

我告诉风：

它把我的话带走：

这不是爱，你会发现，

只是嗓音明亮的鸟儿，

只是无家可归的月亮。

这不是爱，你会发现：

你没有翅膀

为寂静而哭泣，没有心灵

因六翼天使[2]而颤抖，

你没有死亡即将到来。

童话

我记得

骑马的人，月光下的树篱，

庭院里戛然而止的蹄声，

那只手推开虚掩的门：

我忆起他被带进的房间，

漆黑一片，亮着烛光；所谓的饭食

嘲讽地摆着；因为尽管

座位已布好，但只有一个

粗糙的白镴盘，盛放着

小嘴鸦砸烂的尸身。

所以我的每一次旅行

都引领着我，正如在故事中引领着他，

走向新的埋伏，走向冒失的错误：

所以每一次旅行的启程都预示着

拂晓时分的疲倦，

随腐臭的吻、腐臭的告别而扩散。

舞者

蝴蝶

或者落叶，

哪一个我该仿效

在我的舞蹈？

假如她肯承认

以她的双脚编织的世界

是枝叶不生的，是不完整的？

假如她放弃，

中断这旋转的舞蹈，

将观众解散？

那么月亮将变得狂乱，

月亮，这未曾系锚的

月亮将突然转向，

朝地球俯身，求一个灾难性的吻。

“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

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

两点钟，书合上了；

三点钟，情人们分开躺着，

爱与交流都做完了；

现在手腕上的夜光表

显示已是四点之后，

夜深时分，流浪的风

骚扰着黑暗。

而我渴望入睡；

如此渴睡，我只能半信半疑

无声的河流正从洞穴中倾泻而出，

既不猛烈，也不深邃；

只有一个影像在幻想中显现。

我躺着，等待黎明，和那些鸟儿，

那些走过未打扫的街道的最早的脚步声，

和头裹围巾的姑娘们的声音。

“去写支歌，我说”

去写支歌，我说，

像围绕在我床边的

悲伤的风一样悲伤，

有着简单的音调，

像烛火肿胀，又变得消瘦，

像墙边的帘幕微微飘动

——为此我必须拜访死者。

墓碑和潮湿的十字架，

哀悼者踩过的小径，

一只孤独的鸟，

它们唤起逝去的影子，

一个词一个词地蹦出。

那些墓石会像金子一样闪耀，

在每一座湿漉漉的坟墓之上，

这，是我不曾料想，

也不曾料想的鸟儿的喧嚷，和

清晨所给予的

越来越多的想象，

像某个巨大的层叠的波浪，

马鬃般飞扬，姿态各异，

在无尽的岸边翻涌。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

仿佛煤的沉陷，

心便能安歇，

灵魂未曾侵扰，

如同面纱垂下寂寥；

我却将它守望彻夜，

火焰归于寂绝，

灰烬变得软绵：

我拨弄火石冷硬如铁，

火焰已消失，

悲伤搅起，机敏的心

虚弱地陈列。

丑妹妹

我要爬三十级楼梯到我的房间，

躺在我的床上；

任凭音乐、小提琴、短号和鼓点

在我的脑海昏昏欲睡。

只因青春年少时未曾迷醉，

未曾陷入爱中，

我便倾听这些树和它们亲切的沉默，

倾听奔走的风。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

穿过耀眼的雪野，

在我心里，无法抗拒。

从前不会是这样；

从前我会因无力的妒忌而窒息；

但现在我似乎缺乏微妙，

像我看见的事物一样简单，

比两只虚弱的眼睛不多，不少。

到处都是雪，

一种炫目光线下的雪。

雪甚至弄脏了她的头发，

当她大笑，挣扎，假装要打架；

而我依然不悔；

没有什么如此狂野，没有什么如此愉悦，当她

朝我暴跳，

我不会后悔，尽管我观望了一小时。

于是我继续走。也许我所渴望的

——那长久而微弱的希望，有朝一日会像

她现在一样——微微一闪就熄灭；

平生第一次我满足地看到

我不得不用以建造的，是怎样可怜的

砂浆和砖块，我明白我永远不可能

在七十年后变得比现在

更像男人——两根枯枝上的一袋粗磨粉。

于是我继续走。第一块砖已经砌好。

其余的，那两个正用铲子和铁锹清扫堆积物的

衣衫褴褛的老人该怎样

让我的头脑再次升温至狂热？

他们该怎样将那女孩从我心里扫出去，

除了站在阳光下咳嗽，

然后俯身将雪铲进手推车，

再没有别的可干？

美令我口干舌燥。

此刻它们讲述着

所有那些满足地穿着破外套的人，

所有那些在隐忍的无望中完成的行为，

所有那些无视死亡的沉默的人，

他们的思考不会比一只手能握住的更多，

所有那些正慢慢变老，

却仍带着短促的呼吸无用地工作着的人。

去你的，所有说明性韵文！

去成为那个女孩！——但那不可能；

对我来说，任务就是明了这些

我必须俯身，抛掷满满一铲的时刻：

我必须重复一次，直到我面对这个事实，

所有一切都已重新完成，

用铲子和铁锹；

每个乏味的日子和每个绝望的行为

都使峭壁增高，灵魂从那里飞跃

——这最无辜的野兽，

如此神奇，从不睡眠；

假如我能抵制所有的争论

保持这样一个雪白的独角兽形象，

那么当我祈祷，它可能最终

会向我屈尊，寻求避难的圣所，

并将它金色的兽角放在我的手中。

“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

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

海浪沿数英里的沙滩退落，

鸥鸟在海浪上方拍打；

风爬上山洞，

撕扯一座面色阴沉的花园，

花园里黑色的花朵死了，

折断在我们入睡的屋子周围，

一扇拉下的百叶窗和一张床。

我正熟睡，你叫醒我

在夜晚冰冷的海滨

散步，没有记忆，

直到你的声音抛弃了我的耳朵，

直到你的两只手抽回，

而我已清空了眼泪，

站在砖墙和街道的大海

与寒星的小山边缘。

“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

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

拂晓来临，雨水

驰过渐渐阴沉的秋天；

一个人焦躁地等待一列火车，

而风正狂野地掠过街巷，

拍打每座门窗紧闭的房屋，仿佛

完全笼罩在梦的黑丝绸里，

睡眠的壳环抱着妻儿。

谁能追寻这种梦想，

每个黎明总在不停地旅行？

为了哄骗这一刻，当恋人们重投怀抱，

毫无猜忌的心像鸥鸟般

乘风飞行？什么样的嘴唇曾说过

星阵和鸡鸣召唤那被驱逐的人

去往下一个荒漠，唯恐

爱使环绕沉睡之头的墓穴下沉？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

　　你将飞向哪里？

远处，逃离尘世的

角落，这奔流的天空

令你倦怠？你可愿意

飞越城市，小山和大海，

　　假使手能释放你？

我不愿解除这锁襻；

　　就算奔跑着

跨过田野、坑谷，抓住

太阳下所有的美——

却仍在迷惘中结束：

找不到环抱的手臂，没有床

　　好让我的头歇憩。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不要让它

引起灾难，变成苦痛。以往

总是有太多的月光和顾影自怜：

让我们将它结束：既然

日头从未在天空如此昂然阔步，

心从未如此渴望自由，

渴望踢翻世界，袭冲森林；你和我

不再容有它们；我们只是空壳，听凭

谷子正走向另一种用途。

是有遗憾。总是，会有遗憾。

但这样总归更好，我们的生活放松，

像两艘高桅船，鼓满了风，被日光浸透，

从某个港口分别，朝着既定的航向，

浪分两路，直至从视线跌落不见。

“早晨再次铺展”

早晨再次铺展，

穿过每条街道，

而我们再次变得陌生；

假如我们相遇，

我怎能告诉你

昨夜你来过，

不邀而至，在梦中？

怎样才能忘记

我们心平气和地磨损了爱，

像朋友一样

间或交谈，即将成为

任由激情在心里死去的人。

现在，望着那红色的东方在铺展，

我惊讶爱已能出现

在梦里，而我们相遇的次数

不会比我在一只手上数到的更多。

“这是头一桩”

这是头一桩

我理解的事：

时间是斧子的回声

响在树林里。

“最沉的花，它的头”

最沉的花，它的头

永远悬于平静的花坛之上；

能被心操控的双手

最终将被更黑的双手解开；

每一种狂喜的感觉

都不安于沉默——

太阳漂走。

这骚动的季节之外

所有应该回溯的记忆

将躺在赋予它们生命的

泥土之上。

像掉落的苹果，将在

瘀伤处失去甘甜，

然后腐烂。

“现在，还是永远”

现在，还是永远，

世界悬于一茎？

诡计，还是幽会地，

我们寻见这漫步的树林？

幻景，还是奇迹，

你的唇从我的唇上升起：

太阳像魔术师的魔术球，

假象，还是标记？

照耀吧，我突如其来的天使，

用乳房和额头击碎恐惧，

我要你，现在以及永远，

因为永远便是永远的现在。

“泼洒那青春”

泼洒那青春，

它已溢出心灵，

流进头发和嘴；

站在坟墓一边，

说出骨头的真。

抛弃那青春，

那脑中的宝石，

呼吸中的青铜；

与死者同行，

只因惧怕死亡。

“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

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

摘下日子，品尝到苦涩，

仿佛树叶间依旧寒冷。相反，

变得更甜蜜的是你割裂的形象，

浮现着，翅膀绷紧，在阳光中聚焦，

伴着模糊不清的事物和在我入睡前停息的

羞愧的大风。现在我不敢想象

你曾经存在：只是一个

偶尔鸣响的名字，像一种信仰

久已嵌入停滞的过去。

夏天渐渐耗尽。现在我们平安无事。

失去信心的日子，如今在屋里

就能面对。这是你最后的、小心翼翼的时刻，

割断，粘合；一个乡野冬天的消遣。

北方船

传奇

我看见三艘船航驶而过，

越过海洋，振奋的海洋，

风起于清晨的天末，

其中一艘整帆奔赴长旅。

第一艘船朝向西方，

越过海洋，奔腾的海洋，

和风吹送安然沉着，

驶向一片富饶的国土。

第二艘船朝向东方，

越过海洋，战栗的海洋，

狂风驱逐如同野兽，

铁锚重抛身陷羁锁。

第三艘船驶向北方，

越过海洋，阴郁的海洋，

风的气息不曾降临，

甲板结霜闪着银光。

北方的天空高高升起变得暗沉，

覆盖着狂妄不毛的海洋，

东方和西方的船只返航，

快乐或不快乐：

然而第三艘船驶向辽远，

无情的大海深处，

流火的星辰之下，

它整帆就绪奔赴长旅。

歌

北纬65°

我的睡眠被一个

频发的梦搅冷，

在梦里一切似乎

都令人悚然地悬浮

在虚空之上，在漂流于

宇宙下的星辰之上。

当波浪喧响地抛起

又在船尾落下，

每个黎明我被惊醒，

越来越害怕

令船帆变得僵硬的空气，

这不见飞鸟的大海。

光从冰上射来：

像一个濒死的人

体验到安详的呼吸，

我感到害怕，

现在协议已达成，

那个梦正在靠近。

北纬70°

算命

“你将奔赴一场长旅，

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休息，

而一个深色皮肤的女孩将亲吻你，

像一只夜鸟的胸脯

那样轻柔地飞落，

覆住它自己的巢。

“她将覆住你的嘴，

以免记忆在她俯倾的脸上

大声惊叫，

发现这就是很久以前

以另外的名字

去世的那个人。”

北纬75°

暴风雪

突然间雪雾

开始袭击空气，

像一个女孩的浓发

那样飘落，那样纠结。

有人看见一群天鹅，

有人看见一排舰队，

或一张铺开的裹尸布，

但雪触摸着我的嘴唇，

毫无疑问我知道

一个女孩正站在那儿，

她不会接纳任何情人，

直到将我缠进她的头发里。

北纬80°以北

“一个女人有十只爪子。”

那醉酒的水手长唱道；

比参宿四[3]更远，

比猎户座

或金星和火星更明亮，

星星在大海上燃烧；

“一个女人有十只爪子。”
那醉酒的水手长唱道。

“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

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
我俯看酒店空旷的庭院，
这里原用来停放马车。卵石湿漉漉的，
但没有朝重负的天空反射光亮，
天空低沉，随着薄雾垂向屋顶。
排水管和防火梯向上攀爬，
经过依然亮灯的房间：
我原想：平淡的早晨，平淡的夜晚。

判断错误：因为卵石沉睡，而薄雾
正无拘无束地飘荡，经过它触摸的一切，
悬浮着，像一缕停滞的呼吸；灯光亮着，
未被打扰的兴奋的针尖；玻璃窗外，
日光那没有颜色的小瓶毫无痛苦地倾洒，
我的世界一年后回来了，我失落的、失落的世界，
像一只吃草的鹿重新在我的小路旁游荡，
提防着精神最轻微的攫取。转过身，我吻了她，

纯粹的欢乐轻易就将天平朝爱的一边倾斜。

但是，温柔的探访，

安逸如一只小鹿或一片自然的田野，

你将如何拥有我？朝着你的优雅，

我的诺言像河流一样汇合，交融，奔跑，

但仅仅是当你做出选择。你妒忌她吗？

你是否会拒绝到来，直到我已将她

可怕地撵走，自命不凡地活着，

几分像病人，几分像婴儿，几分像圣徒？

较少受骗者

（*The Less Deceived* ，1955年11月）

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

你终于交出了照相簿，它

一旦翻开，便使我心绪纷乱。你所有的年华

粗糙或光滑地展现在厚厚的黑册页上！

太多的甜蜜，太浓郁：

这营养丰富的影像令我哽咽。

我转动的眼睛饥渴地捕捉一个又一个姿势——

扎着辫子，怀抱一只不情愿的小猫；

或身着毛皮衣裳，一个甜美的女毕业生；

或举着一枝花朵硕大的玫瑰

站在花棚下，或头戴一顶软呢帽

（隐隐让人不安，在某些方面）——

你从各个侧面打击我的控制力，

决不是因为那些让人心烦的懒洋洋地

围靠在你少女时代的家伙：

和你不是同一个层次，我得说，亲爱的，总的来看。

但是，噢，照片！没有什么艺术

这样忠实又令人失望！它记录着

枯燥的日子便是枯燥，僵硬的笑容便是欺骗，

它不会删剪任何瑕疵

比如晾衣绳，和霍氏胶画板，

但它呈现了一只猫的不情愿，并且录下

一个真实的双下巴，那美化你的光辉

便也赏赐在她的脸上！

它不由分说地说服你

这是一个真实的女孩儿，在一个真实的地方，

从任何意义上看都是可体验的真实！

或者这仅是过去？那些花，那扇大门，

这些薄雾迷蒙的公园和汽车，仅仅

因为结束而变得让人伤神；你

穿过岁月的凝视让我的心缩紧。

是的，真实；但终于，我们哭了，

当然，不仅因为被排斥在外，更因为

它让我们哭得自在。我们知道

过往事物将不再造访，以确认

我们的悲哀，不管我们多么艰难地跨过

从眼睛到相簿的鸿沟。于是留下我

为你心伤（毫无结果），

你倚着篱笆墙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

或是奇怪你可发觉这张游泳的照片

被人偷走；浓缩了过往，

简而言之，这过往现在无人能分享，
不管你的未来属于谁；宁静而干爽，
这相簿包容着你仿佛天堂，你可爱地
躺在那儿永不变样，
越来越小，越来越清晰，随着岁月的流逝。

婚礼那天的风

婚礼那天风刮个不停，
新婚之夜也是大风之夜；
马厩的门，在声声撞击，
他得走去将它关闭，留下我
烛光里枯坐，静听雨滴，
我望见旋曲的烛台里我的脸，
却什么也看不清。他回来
说马儿受惊，我悲伤，
那个夜里没有任何人或生灵
感受到我的欢欣。

现在已是白昼，

狂风过后阳光下一片混沌。

他去看暴雨积水，我

携着破损的木桶来到鸡埘，

放下桶儿，我出神呆望。到处是风在云层和树林里穿行，掀动

晾在绳上的布和我的围裙。

它可否承受，这随风而来的

经我的举动触引的欢喜，如同丝线

将珠玉穿系？是否我被允许睡去，

在这永恒的清晨分享我的婚床的此刻？

甚至死亡能否干涸

这些新开的湖泊，结束

我们的跪拜如牛儿在丰盈的湖畔？

地方，爱人

是的，我从没有找到

一个地方，可以说

“这是适合我的土地，

我就待在这儿了；”

也没有遇见那个特别的人，

理应立刻得到

我所拥有的一切，

直至我的名字；

想要找到这些似乎是为了证明
你不想要其他选择，对于
在哪里建房子，或者爱谁；
你让她们无可挽回地
忍受你，
所以这不是你的错，
如果城镇变得沉闷，
姑娘变成傻子。

然而，你错过了她们，
你注定仍然如此，
仿佛你所接受的东西
事实上，压碎了你；
更明智的做法是不去想
你可能直到今天仍然
多此一举地追寻着
你的地方，你的人。

来临
那些漫长的夜晚，

光线，寒冷而昏黄，

沐浴着房屋

安详的前额。

一只鸫鸟在歌唱，

在月桂环绕的

萧索的深园里，

它新啼的嗓音 [4]

令砖墙惊诧。

很快就是春天了，

很快就是春天了——

而我，童年

是遗忘了的厌倦，

仿佛一个孩子

来到

大人们重归于好的场景，

什么也不明白，

除了那不同寻常的笑声，

于是也开始高兴起来。

在场的理由

小号的声音，嘹亮而专断，

引我走到亮灯的玻璃旁

窥看这些跳舞的人——全都小于二十五——
专注地挪步，潮红的脸对着脸，
庄重地踏着幸福的节奏。

——或是因为我想要，嗅着烟味和汗味，
幻想触摸姑娘的美妙。为什么要站在外面？
但，又为什么要去到里面？性，是的，但什么
是性？当然，是想着最大分量的幸福
被情侣们独占——完全

错误，就我而言。
召唤我的是那高悬的、喉咙粗野的钟
（艺术，如果你喜欢这样称呼）它孤独的声音
坚定地认为我也孤独。
它说；我听；其他人或许也听得见，

但不是为我，我也不是为他们；其实幸福
也一样。所以我待在外面，
有我的理由，他们来回磕绊，
有他的理由；彼此都满足，

假如没有人对自己判断错误。或撒谎。

铜版画

无止尽地，古老的刺激，

一个泡正在你身体的某一点无法控制地形成。

戳破它，尽可能快——

它将再次长大，直到我们开始死去。

它沉默地膨胀，直到我们围合为一体，

被迫挣扎着想要出去：

粗野，急切，真实。

那潮湿的火花来了，那明亮的开花的墙坍塌了，

多么悲伤的景色，我们无法从那时回转：

多么苍白的小山！多么咸涩、干枯的湖泊！

那戒指看起来多么沉重，

伯明翰魔术全都比之逊色，

那空荡的阳光如洗的房间多么偏远，

极度遥远，那紧锁的光线的立方体，

我们无法解释也无法证明，

我们料想，那里，你未获得进入的权利。

下一个，请

总是太渴盼未来，我们

染上了期望的恶习。

总有什么即将来临；每天

我们都在说着“到那时”，

从悬崖上观望，那微细的、闪烁着

清澈光芒的诺言的船队正在靠近。

它们多慢！浪费了多少时间，

总是拒绝加快步子！

但它们仍让我们手握不幸的

失望的枝梗，因为，尽管没有什么会阻碍

每一大步的前行，随黄铜装饰一道俯倾，

每一根清晰的缆绳，

都悬挂着小旗，尽管那船艏上的金饰像

横跨在我们的路上，它却从不停泊；它
刚一出现就转向过往。
直到最后

我们仍以为每艘船都将顶风停航，在我们的生命里
卸下所有的好东西，这是我们应得的，
因为等待如此虔诚又如此漫长。
但我们错了：

只有一艘船追寻着我们，一艘陌生的
黑帆船，拖在它身后的
是鸟声杳无的大片寂静。在它醒时
也无水声酝酿或碎裂。

离去
一个夜正在来临，
越过旷野，不点一盏灯，
此番景象从来无人见闻。

远眺夜色恍如丝绸，但

当它被扯起，盖上膝盖和胸口
却带不来温存的享受。

那棵树去了哪里？它曾将大地与天空
锁在一处。是什么在我的手底，
我却没有察觉？

是什么，暗夜中压低了我的双手？

愿望

这一切之外，渴望着孤独：
不管天空怎样布满请柬的阴云，
不管我们怎样遵循书中的性爱指引，
不管一家人怎样在旗杆下合影——
这一切之外，渴望着孤独。

这一切之下，湮没的愿望在奔突：
尽管日历带来狡诈的压力，
尽管有人寿保险，列入日程的生殖仪式，
尽管眼睛奢侈地逃离死亡——

这一切之下，湮没的愿望在奔突。

闺名

婚姻使得你的闺名弃置不用。
这五个轻音不再暗示你的面容，
你的声音，和你举止的优美；
既然这规矩将你与另一人
善意地弄混，你再不能
在语义上与那个年轻姑娘对等：
这两个词原是用来称呼她。

现在仅是词汇，不再适用任何人，
它躺在你离开它的地方，是否消散在
陈旧的名册、节目单，或是学校的奖项，
还是那两札信函，系着苏格兰格子丝线？
它是否真的轻软无力，不再发散香气，毫无
真实可言？试着幽幽对它低语。
不，它仍是你。或者，既然你已离去，
它便是此刻我们感受的那时的你：
多么美丽，年轻，令人亲近，
你仍生动地站在那里，

在那些最初的日子中间，再不会被指痕污染。

你的闺名荫蔽着我们的忠诚，

不会失却形状，减少意义，

随同你渐渐贬值的旧物箱。

昨日出生

——给莎莉·艾米斯

紧紧合拢的花蕾，

我给你的祝愿

是别人所不曾给：

不是像美丽之类

寻常的东西，

或流畅地抒写

纯真与爱的春天——

他们都会祝愿你那些，

如果证明它有可能实现，

那么，你是个幸运的女孩儿。

但如果不能，就

祝你普普通通；

有着，和其他女人一样的，

庸常的资质：

不丑，也不好看，

没有什么不合常理

破坏你的平衡，

它，本身就不切实际，

也将阻碍所有其他美德的运行。

实际上，是祝你愚钝——

如果我们这样称呼一种熟练的，

警觉的，柔韧的，

不突显的，入迷的

对幸福的把握。

无论发生什么？

无论什么一经发生，便开始远去。

喘着气，背靠船舷，我们在舷栏边站成行，

裤腿撕裂，行囊轻瘪，嘴唇流血。

是的，远去了，感谢上帝！寻思着每个细节

颠簸半夜，第二天却发现

一切像柯达镜头般遥远。然后，轻松地（尽管面色苍白），

“审视带来意义。”我们说，

揭开光度计，还有，快门！

不能印出的东西有可能丢弃。

后来，它仅是一个纬度：地图

指出它多么难以避免：

“这些海底岩层总是意味着不幸事故。”

诅咒？黑暗？争斗？现在哪里是

这些奇闻漫谈的起源（除了梦魇，当然）？

没有路

自从同意让我们之间的路

陷于荒弃，

并且用砖堵住门，种上树将房屋遮掩，

放纵所有时间的腐蚀力，

沉默，空旷，陌生人——我们的忽视

没有更多的影响。

落叶堆积未扫，或许；野草蔓延未剪；

没有别的改变。

它清晰地伸展，草木不曾疯长，

今晚走在那条路上似乎没有什么奇怪，

仍将得到允许。更久一点，

时间将更强大，

勾勒一个世界，不再有这样一条路

连接我和你；

眼望着那个世界走近如一片寒阳，

酬答他人，是我的自由。

不去阻止是我意志的实践。

而渴望，是我的烦忧。

铁丝网

广阔的草原上围着电篱笆，

尽管老牛们知道切不可误入歧途，

但年幼的牛犊总能嗅到更纯净的水

不在这里而在别处。在铁丝网外

引领着它们踉跄地撞向铁丝网，

那能将血肉击碎的暴力毫不留情。

年幼的牛犊从那天起变成了老牛，

电网限制着它们广阔的感觉。

去教堂

确信里面没什么动静，

我走了进去，让门砰然关闭。

又一座教堂：草垫、座椅、石地，

和小本的书；蔓生的花束，为礼拜日

而摘，现在已近枯黄；一些铜器物什

在圣堂上方；灵巧的小风琴；

一种浓重、陈腐、不容忽视的沉寂，

上帝知道酝酿了多久。无帽可脱，我笨拙地

摘下裤腿夹[5]聊表敬意，

走上前，伸手摸了一圈洗礼盆。

从我站立的地方，屋顶看起来几乎是新的——

刷扫过，或被修复？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我。

登上读经台，我细读了几首

煞有介事的大字体的赞美诗，并且念出

“到此结束”，比我预料的大声得多。

回声短暂地吃吃窃笑。回到门边
我在书上签了名，捐出一枚爱尔兰六便士，
心想这地方不值得停留。

然而我停留了：事实上常常如此，
总是像这样在困惑中结束，
不知道想寻找什么；也不知道
当教堂完全沦为无用
我们会把它们变成什么，如果我们愿意
长期开放几座大教堂，在上锁的陈列柜里
展出它们的羊皮纸文稿、捐款盘，和圣饼盒，
其余的免费交给雨水和羊群。
我们是否会把它们当作不祥之地加以回避？

或许，天黑后，疑惑的女人们会来
让她们的孩子们摸一摸某块特别的石头；
采摘治疗癌症的草药；或在某个
约定的夜里看见幽灵散步？
总会有某种力量将继续
存在于游戏，或谜语中，像是随意；
但是迷信，如同信仰，必将消亡，

当不信仰已经离去，还有什么能够存留？

野草，荒径，刺藤，扶壁，天空，

日益难辨的形状，

日益模糊的用途。我不知道

谁将是最后，那最后的一个，前来寻访

这个地方，只为它往日的样子；是那轻轻敲打

并记录、知道十字架楼厢为何物的某个工作人员？

某个贪爱古董的，废墟中的酒鬼，

或某个迷恋圣诞节的家伙，指望吸一口

长袍饰带以及管风琴和没药混合的气味？

或者他将成为我的代表，

厌倦，孤陋，明知灵魂的泥沙

已溃散，却仍穿过郊区的灌丛，

来到这十字架之地，只因它让那些

后来只在分离中才能发现的事物保持未被分割，

如此长久而稳定——婚姻，出生，

和死亡，以及对这些的思考——这特殊的壳

正是为它而建？尽管我不知道

这装配齐全的霉臭的谷仓价值几何，

但在沉默中站在这里令我愉悦；

这是肃穆的大地上一座肃穆的房子，

在它混合的空气里我们所有的冲动汇合，

获得认可，披上命运的长袍。

而这一切永不能废弃，

既然永远会有人惊奇地发觉

他体内有一种想变得更为严肃的饥渴，

并因它而被这片土地吸引，

他曾听说，在这里，人会变得智慧，

只要周围还躺着那么多死去的人。

年岁

我消逝的年岁像白色的绷带

漂浮在不远不近，化成

一片有人烟的云。我俯身靠近，看到

一间亮灯的屋子携着人声疾驰而过。

噢，你这艰难的游戏，我已厌倦参与！

现在我跋涉着穿越你，像穿越及膝的野草，

它们陪伴着我，亲爱的半透明的冰山：

沉默和空间。到如今太多的东西已经飘走，

从这里，我头脑的窝巢，我必须转身，

好知道我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无论是脚印，

野兽的足迹，或一只鸟熟练的展翅。

黏液瘤病 [6]

捕获在无声的旷野中央，

炙热而神秘的时光流逝，

“这是什么陷阱？它的牙齿藏在哪里？”

你好像在问。

我作了个尖锐的回答，

然后擦净我的手杖。我庆幸我无法辨明

你将在哪部分口颚感染化脓：

你可以以为一切又将恢复正常

如果你只能相当安静地等待。

癞蛤蟆

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

蜷伏在我的生活上？

难道不能用智慧作长叉

撵走这个丑东西？

一星期六天都被它污玷，

　　用它令人作呕的毒液——

只为了付清几张小账单！

　　那可太不划算。

许多家伙靠小聪明过活：

　　讲师，笨舌头，

无赖，废人，莽汉——

　　不见得变成穷光蛋；

许多家伙生活在陋巷，

　　铁桶里面烧着火，

嚼着罐装沙丁鱼和风吹落的野果——

　　好像也蛮快活。

他们的小子光着脚，

　　老婆糟得没法说，

皮包骨瘦得像赛狗——但也

　　没有谁真的挨饿。

啊，但愿我有足够的勇气

　　大喊一声“去你妈的养老金！”

但我清楚，再清楚不过，那正是

　　美梦存在的根底：

因为有些什么也盘踞在我心里，

　　如同一只癞蛤蟆；

它蹲伏的屁股沉得好像坏运气，

　　冷得有如雪地，

它从不允许我

　　用哄骗的手段

一口气猎取

　　名望、金钱和美女。

我不是说，这一个体现

　　另一个的精神真理；

我是想说，一旦你同时拥有，

　　就很难将任何一个舍弃。

离去之诗

有时，你辗转听到

这样的墓志铭：

“他抛下一切

撒手而去”，

这声音听来总像是

确信你会赞同

这大胆而纯粹的

原始的举动。

他们是对的，我想。

我们都憎恨家庭

却不得不待在那儿：

检视我的房间，

无非是精心挑选的废品，

好书，好床，

我的生活，完美有序：

所以听到它说

“他从人群中走出去”

这让我脸红而激动，

好像听到“然后她解开裙子”

或是“拿去吧你这坏蛋”；

如果他可以，我为什么不能？

这让我保持

勤奋和清醒。

但是今天我要走了，

是的，阔步在坚果散落的路上，

屈身于矮硬而精良的

水手舱，如果

它不是这么装模作样，

这么从容的倒行的脚步，

为了创造一个目标：

书籍，瓷器；一种生活，

该受谴责的完美。

三拍子 [7]

这空旷的街，这被洗刷得了无生气的天空，

这空气，随秋天而变得些许暧昧不清，

像一个倒影，构成了现在——

一个传统得酸腐的时刻，

一个未被大事举荐的时刻。

但它们同样创造了其他的一些：

这是童年看得最远的将来，

在高耸的房屋之间，在流动的天空下，

在奔突的钟声里听见——

一种空气随大人们的野心在摇曳，

而在另一天它将成为过去，

我们麻木地容忍着

那被漠视的机缘羊毛般缀满山谷。

我们将最后的

凋敝的景色、季节的衰败归咎于此。

春天

绿荫里的人们坐着，或绕着圈散步，

他们的孩子们拨弄着苏醒的小草，

云朵安静地停伫，鸟儿安静地歌唱，

闪烁如一面悬荡的镜子，

太阳照耀着弹跳的球、吠叫的狗、

被枝椏拘禁的树叶的薄雾，和我，

贯穿着我穿越公园的弯曲的路，

一种难以消化的枯燥。

春天，所有季节中最无偿赠予的，

是天然的花朵的拢抱，是流水的赛跑，

是大地最多姿多彩的，兴奋的女儿；

而那些与她最无缘的人最能欣赏她，

他们的道路变得怯懦而迂回，

他们的视野山峦般清晰，他们的欲求粗野。

欺骗

> “当然我被麻醉了，昏沉沉的，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恢复意识。我惊骇地发现我已经被毁了，一连几天，我伤心欲绝，像个孩子似的哭喊着杀了我或把我送回姑妈那里去。”——梅休（Mayhew），《伦敦劳工和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即使这么远，我也能尝到这悲哀，

苦涩而尖利的茎，他令你哽咽。

太阳偶尔的印痕，屋外

轻快而简洁的车轮声循街而来，

在那里新婚的伦敦朝另一个方向拐弯，

而灯光，无可辩驳，高悬而广阔，

阻挠伤疤痊愈，将耻辱

驱赶得无处藏匿。所有从容的日子里

你的心打开，像装满刀子的抽屉。

贫民窟，岁月，已埋葬你。我不敢

安慰你，如果我可以。能说什么呢，

除了痛苦是确切的，但是在哪里

欲望开始失去控制，理解变得飘忽不定？

因为你几乎不在意

与他相比你受骗较少，从那张床上出来，

你踉跄地爬上令人窒息的楼梯，

闯入废弃阁楼的完满。

我记得，我记得

曾经，在寒冷的新年初始，

沿一条不同路线去往英格兰，

我们停下，看到人们攥着数字牌

从站台冲下涌向熟悉的大门，

“喂，考文垂！”我叫嚷。“我在这里出生。”

我斜着身子探出老远，搜寻某个标志

证明这仍是曾长久属于“我的”

那个小镇，但是发现我甚至弄不清

哪边是哪边。难道是在那些三轮车

停靠的地方，我们一年一度出发，

为了与家人共度年假？……哨声响起：

景物挪动。我坐回座位，盯着我的靴子。

“那就是，”朋友微笑，“你‘获得你根基’的地方？”

不，只是我童年未耗尽的地方，

我想反驳，只是我启程的地方：

到此刻我已将整个地方在脑子里清晰描画。

我们的花园，首先：在那里我不曾编造

关于花朵与果实的盲目的神话，

也没有什么老家伙讲诉予我。

在这里有我们那光辉的家，

可当我沮丧却从未向它寻过宽慰，

在这里小子们都有二头肌，姑娘们都有丰满的胸脯，
这里有他们滑稽的福特车、他们的农场，在那儿我可以
“真正的自我”。我指给你看，那儿，
那片蕨丛我从不哆嗦一声就敢坐下，

我曾下决心要消灭它；在那里她曾
仰面躺下，“一切变成一团燃烧的雾”。
还有，在那些办公间，我的打油诗
既没在钝秃的十点字模里印成铅字，也不曾被
市长的某位尊贵表亲诵读，

在那里他不曾打电话告诉过我爸爸
在我们面前，有可以望见的天赋
——
“你好像巴不得这地方去下地狱，”
朋友说，“从你的脸来看。”“噢，
我想不是这地方的错。”我说。

“无事，正如某事，总会在任何地方发生。”

缺席

雨水轻拍着倾斜的悲鸣的大海，

急速奔流的水面，坍塌成一个个坑洼，

又骤然高耸，飞溅在头发上。与此相反，

一重浪像墙一样倒下：另一重浪紧跟着，

退缩，匍匐，不知疲倦地嬉戏，

在没有船只也没有浅滩的地方。

在大海上方，那更为无边无际的日光，

被风穿过，追踪着照亮的长廊：

它们转向巨大的肋拱，筛落下来。

这样的阁楼清空了我！这样的缺席！

最新的脸

最新的脸，如此轻巧

伟大地来到我眼前，

站在近旁的人没有谁能猜到

直到那时你的美才有了家；

可爱的流浪者，辨认出

我的面容，不再转身。

倾慕者和令人羡慕的拥抱，
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用的，
我容纳你此刻的优雅，
你容纳我的判断；然而踏入
真实而凌乱的空气
并没有带来持久的品性——
契约、痛苦，和爱，
并非这长久酝酿中的致敬。
谎言在我们周围渐渐黯淡：
你的美的雕像是否会走开？
我是否必须跋涉其后，直到
某些东西被找到——或者没有——
已经太晚，无法逆转？
或者，如果我不愿改变立场，
你的力量是否真实——你的拒绝
是否会突然躲闪并跑开，
消失在视野之外，滚动着双轮，
从太阳处跳跃，带着面具和烙印，
以及折磨和不可理解？

如果，亲爱的

如果我亲爱的一旦决定

不在我眼前停留，

只是跳跃，像爱丽丝，飘拂的裙子跳进我脑中，

她将看不到桌子和椅子，

看不到桃花心木爪式脚的餐具柜，

看不到未拨动的炉火的余烬；

那上锁的透明酒柜将不再是满的，炉围前舒适的座椅里也没有人，

书架上不再塞满为安息日而备的小号字体的书籍，

看不到嗜酒的男管家、懒惰的女佣们：

她将发现自己被蔓延的变幻的灯光所环绕，

棕褐、鱼白，一串被浸染的圆圈，

像恶棍一样晃荡，就要凝固；

幻想缩小至一个女人的手套尺码，

然后向外，对一切感到厌恶。她还将觉察到

那不洁的地板，仿佛它也许就是坟墓的皮肤，

从那里升起一种难以消解的背叛的感觉，

一尊被砸掉私处的希腊雕像，钱，

一个完美感觉的洗浴盆。但最重要的是，

她将停下她的耳朵倾听那持续不绝的

现实的吟诵，夹杂着术语，

每一个都像双黄蛋容纳着意义和意义的驳斥：

那布告牌的旋转像解开绳结般正拆开这个世界，

为了明白过去怎样成为过去，未来怎样保持中立，

也许会将亲爱的从她无价的枢轴处撞倒。

皮肤

服帖的日常的衣着，

你不可能永远保持

那无法伪造的年轻的外表。

你得了解你的纹路——

愤怒、消遣、睡眠；

这不多的几个讨厌的标志

来自无止尽的狂暴的

风沙与时间；

你会变粗，松垮

成一只旧口袋，

携着毁坏的声名。

然后干枯；粗糙；萎靡；

原谅我，当

我发现，过去你新鲜的时候，

没有浮华的庆典

值得穿着你前往，正像

穿着那些名正言顺的衣服，

直到时尚改变。

抵达，离去

这个小镇有航船侧身往来的码头；

沉闷的水道，高高的棚屋，旅行者看见

（他的货品袋撞击着膝盖），

并且听见，在熄火的引擎的滑行之下，

他的到来仍然唐突了清晨的海岸。

而我们，刚从睡梦中被召回，感觉到

航船低沉地抵达在悲苦的远处——

门口再次响起号角的窘迫，

来错了做错了，它们喊道，来错了做错了；

于是我们起身。在夜里它们又响了一次，

这次是呼唤旅行的人，驶往外地的航船：

噢，不要太久，它们喊道，噢，不要太久——

我们从安逸中被推醒，永远不知道

我们多么安然地忽视了它们的吹奏，

或者说，如果，这个夜晚，幸福也正在离去。

草地上

眼睛几乎分辨不出它们，

从它们蔽身的凉荫里，

直到风搅乱了马尾和马鬃；

然后一匹马啃着草，四处走动

——另一匹似乎在观望——

又悄无声息地站定。

然而十五年前，或许

二十多场赛马足以使它们
成为传奇：依稀的午后，
奖杯、赌注和障碍赛，
它们的名字借以巧妙地
嵌入褪色的、古典的六月——

起点处的绸赛马服：天空衬托出
数字牌和阳伞：赛场外，
一队队空汽车，热气，
和凌乱的草：随后长久的叫喊
喧闹地漂浮着，直到消失
在街道的最新消息栏。

记忆是否像苍蝇一样烦扰它们的耳朵？
它们摇着头。黄昏充溢着阴影。
一个个夏天过去，一切都溜走了，
起跑门、人群和喧嚷——
所有一切，除了那安静无扰的草地。
年鉴里，它们的名字活着；它们

已摆脱了名字，安逸地站立，

或朝着定是欢乐的事物飞奔，

没有望远镜看着它们回家，

没有好奇的秒表预言：

只有那马夫，和马夫的儿子，

手拉缰绳在夜里走来。

降灵节婚礼

（*The Whitsun Weddings* ，1964年2月）

这里

转向东边，背离浓重的工业阴影

和整晚朝北的车流；转过田野，

草太稀疏，蓟藜杂生，不能称为草地，

偶尔出现一个名字粗陋的小车站，掩映着

黎明时的工人；转向天空

和稻草人的孤独、干草堆、野兔和野鸡，

和那渐渐加宽的河流缓慢的出现，

那堆积的金色的云，闪耀的留着鸥鸟痕迹的软泥，

聚集成一个大城镇的惊奇：

这里圆顶和雕像、尖塔和吊车，
在树枝四散的街道旁，游船拥挤的水面，
和来自湿冷住宅区的居民，由悄悄行驶的
平板电车沿着笔直的道路带来，
推开厚玻璃旋转门望向他们的欲望——
廉价西服、红色厨具、时髦的鞋、冰棒，
电动搅拌机、烤箱、洗衣机、吹风机——

一个廉价消费群，城市居民，然而出身低微，住在
只有推销员和亲戚们会来的地方，
在街道尽头带着鱼腥味的
田园牧歌式的船只里，奴隶博物馆，
纹身店、领事馆、包着头巾的冷酷妇人；
而远在它被抵押的建了一半的边缘之外
是迅速被阴影遮蔽的麦田，长得像树篱一般高，
是孤绝的村庄，那里远离的生活

被孤独净化。这里寂静
像热气静止。这里树叶在忽视里变浓，
隐藏的野草开花，被疏忽的水流加快，
充满光亮的空气升起；

而穿过罂粟花淡蓝的模糊区域

那块土地突然终止在身影和卵石的

海滩之外。这里是不设防的存在：

面对太阳，沉默寡言，遥不可及。

布里尼先生

“这是布里尼先生的房间。他在这儿待了

肉体的一生，直到

他们把他搬走。”印花窗帘，薄而磨损，

垂在窗台之上五英寸。

窗子露出一长条建筑地带，

驳杂，散乱。“布里尼先生还照管

我一小块花园。”

床，竖直的椅子，六十瓦灯泡，门后

没有挂钩，没有放书和箱包的地方——

“这房间我要了。”这样我就能躺在

布里尼先生躺过的地方，在同一个

纪念品碟子上摁熄烟卷，试着

用药棉塞住耳朵，掩盖
收音机里他怂恿她买东买西的喋喋不休。
我会了解他的习惯——他什么时候下楼，
他不爱肉汁偏爱酱油，为什么

他不断地填充四注足球彩票——
如同他们一年一度的相框：那个福灵顿老乡
每年夏天教唆他去度假，
圣诞节他会拜访斯多克的姐姐家。

但是他是否伫立，看着寒风
搅乱乌云，躺在发霉的床上
告诉自己这就是家，一边嬉笑，
一边颤抖，恐惧却依然摆脱不掉。

生活方式衡量着我们各自的天性。
在他这个年龄已没有什么值得炫耀，
除了一间租来的笼子使他确信
他没有理由活得更好，我不知道。

无话可说

野草一样模糊的国度，

出没于岩石间的游牧族，

身材矮小，脸画十字的部落

和那些工厂小镇黑暗的早晨里

鹅卵石一样密集的房屋

对于他们，生活就是慢慢死去。

这是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

建筑，祈福，

算计着爱与钱财

慢慢死去的方式。

而那些耗费在猎猪

或举行花园晚会上的日子，

那些用来作证

或生孩子的时间，也同样

缓慢地迈向死亡。

说这些，对一些人

毫无意义；对另一些人

无话可说。

岁月里的情歌

她保存着她的情歌，它们占用的空间这么少，

　　那些封面使她愉悦：

一本因为躺在阳光下被漂白，

一本被花瓶里的水浸染圈圈水渍，

一本曾被修补，那整洁的外观攫住了她，

　　并涂上颜色，被她的女儿——

它们就这样等待着，直到，她寡居时

发现它们，因某次找寻别的什么。她站在那儿

重新温习每一个真诚而熨帖的和音曾怎样

　　导引出

一个又一个零散的带连字符的词汇，

那永恒的年轻时的感觉

弥漫开来，像一棵被春天唤醒的树，在那里

　　那隐藏的清新在歌唱，

那对于时间的确定被储存

如她第一次弹奏它们。但是，甚至更多，

那被时常提及的才华的荣光，以及爱，

　　喷薄而出，显示

它鲜亮的从前正浮翔其上，

仍有可能作出回应，令人满意，

并被毫无改变地置放有序。所以

　　把它们依旧叠好，哭一场，

是艰难的，而没有虚弱地承认

那时它如何不曾这么做，现在依旧不能。

基金会自然会负担你的花销

十一月阴沉的一天

　　急匆匆去赶我的“彗星”飞机，

很快它就会把我

　　送到孟买的阳光里，

我寻思伯克利讲演稿，

　　从演说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星期，

一边模糊地观望着查托，

　　透过第三排的窗子。

人群，苍白又忧愁，

　　让我的出租车迟到，

然而直到升入空中

　　我才回想起这个日期——

那天，女王和首相大臣，

　　皇家护卫队和所有人

仍在白厅装腔作势，用他们

　　庄严而阴险的花环垃圾。

它曾让我作呕，

　　这些幼稚可笑的把戏：

噢英格兰何时才能成熟？

　　——然而我已飞越泰晤士河，

顺着奥斯特南风渐渐缩小，

　　为了去问候拉尔教授

（他曾见过摩根·福斯特[8]），

　　我的联系人和我的哥们儿。

广播

盛大的耳语和咳嗽声来自

星期天人满为患、令管风琴皱眉的广阔空间，

突然一阵急促的鼓点，

女王驾临？然后是落座的轰鸣。

接着，小提琴的抽泣开始了：

在所有的脸中，我念想你的脸

美丽而虔诚，

在一片浩瀚的音乐的滑翔前，

你的一只手套悄悄掉在地上

落在崭新的、稍稍过时的鞋子旁。

天很快黑下来了。我失去了

一切，除了安静而枯萎的

树叶映在那微微寂寥的树上的轮廓。

在热烈的波段后面，遥远而疯狂的

和弦风暴更加无耻地

抑制我的头脑，他们碎裂的尖叫

留下我绝望地搜寻

你的手，在那样的空气里微弱地，鼓掌。

信仰疗法

女人们依次缓缓地走向他，

他站得笔直，戴着无框眼镜，银发，

深色西服，白衣领。管事们不知疲倦地

劝说她们朝着他的声音和双手走向前，

在他温暖的关爱的春雨中

每个人浸沐大约二十秒。哦，亲爱的孩子，

出什么事了，深沉的美国嗓音问道，

然后，几乎毫无停顿地，进入到祈祷者的角色中，

指挥上帝关照这只眼睛，看顾那只膝盖。

她们的头突然被紧紧抱住；然后，

像失败的思想一样被放逐，她们默然离去；一些人

绵羊般羞怯地迷了路，还没有回到她们的

生活；但一些人仍然发僵，抽搐，响亮地

流着深切而嘶哑的眼泪，仿佛某个哑巴

白痴孩子仍然幸存在她们心里，

因仁慈而再次苏醒，以为终于

有个声音单独呼唤她们，有双手伸过来

举起她们，令人轻快；如此喜悦，

她们的舌头仿佛沾染了可卡因，她们的眼睛挤压着悲伤，

一大堆未曾听闻的应答声蜂拥着狂欢——

出什么事了！脸色发青，身着绣花连衣裙，她们在颤抖：

此刻，一切都出错了。每个人心里都沉睡着

一种因爱而生的生命意识。

对某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可以通过爱他人

而作出改变，但对大多数人它一扫而过，

正如她们可能做过的一切，如果被人所爱。

无法治愈。一种正在减弱的巨痛，

正如，融化时，那坚硬的风景在哭泣，

缓缓地在她们中间蔓延——那疼痛，头顶

那正说着“亲爱的孩子”的声音，以及时间所驳斥的一切。

给西德尼·比切特 [9]

你拖长的那个音符，渐渐变细，升高，颤动着，

像倒映在水面上的新奥尔良，

所有耳朵里适当的虚假都苏醒过来，

为一些人建一片传奇地，

满是露台、花篮和方阵舞，

每个人都在做爱和分享——

噢，吹奏它吧！让辉煌的斯特利维尔 [10] 变得安静，

其他人或许会准许，妓院的女孩们

像马戏团的老虎（价格远高于红宝石）

围在他们的椅子旁，假装时尚，
而郁郁不得志的学者们躲在附近暗自点头，
像旧格子布被裹挟在人群中。

你的声音落在我身上，正如他们说爱也应如此，
像一声巨大的“是的”。我的新月城 [11]
就是你的言语得以理解的地方，

像美好的自然的声音一样受欢迎，
散发着长发的忧伤和刻骨的哀怜。

家多么凄凉

家多么凄凉。仍是被离弃时的模样，
保持着让最后一个离家者感到舒适的姿态
仿佛想将他们赢回来。但是，已无人
取悦，它便就此萎谢，
再无心思将模仿的精致收藏。

它又回到当初，好像

那种尝试事物的激情，

早已跌落无存。你清楚它原是怎样：

瞧瞧那些画，那些餐具。

钢琴凳上的乐谱。那只花瓶。

重访癞蛤蟆

公园里漫步

该比工作舒服：

湖水，阳光，

草地上躺下，

游乐场隐约的嘈杂

远于黑长袜护士——

一个不坏的地方。

对我却不合适。

你在某个午后遇见

他们中的一个：

举步维艰的老瘫痪，

兔眼惊恐的职员，

面色蜡黄的门诊病人
因意外仍神志模糊，
穿长袍的怪物
蜷缩在垃圾深处——

全都躲避癞蛤蟆般的工作，
借口愚蠢或虚弱。
想一想如果你是他！
听着钟声敲响，

望着分发的面包，
太阳被云层遮盖，
孩子们正在回家；
想一想如果你是他，

思量那一回回失败，
在某个半边莲花坛边，
除了屋子无处可去，
除了空椅了无朋友——

不，给我我的文件夹，

我那面包头的秘书，

“先生，要不要把电话接进”：

我还能怎么回答，

当灯光四点钟亮起，

在这又一年年末？

快把手臂伸给我，老蛤蟆；

陪我走过墓场路。

水

假如我被召请

创建一种宗教

我将用水。

去教堂

需涉水而过

晾干，各色衣裳；

我的祈祷文将用

浸泡的意象，

热烈而虔诚地浸透，

我将在东方举起

一杯水

光线从各个角度

无休止地聚集。

降灵节婚礼

那个降灵节，我动身得晚：

　　直到大约

一点二十，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

我那四分之三空着的火车才开动，

所有的车窗都拉下了，所有的座垫都热烘烘，所有

仓促的感觉都已经消失。我们奔驰在

房屋的背后，穿过刺眼的

满是挡风玻璃的街，闻到了鱼码头的气味；在那里

河流平整而广阔的水面开始了，

林肯郡与天水相接。

整个下午，穿过沉睡在内陆

　　连绵数英里的高热，

我们停停绕绕，保持一条缓慢向南的曲线。

经过宽阔的农场，影子粗短的牛群，以及

浮着工业泡沫的运河；

偶有温室一闪而过：树篱

起起落落：不时有青草的气味

取代扣紧的车厢椅布的浓臭，

直到下一个小镇，崭新却毫无特色，

以数英亩拆除了装备的废汽车向我们靠近。

起初，我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停驻的

　　每个小站上的婚礼

所发出的噪声：太阳毁掉了

我对发生在阴影处事物的兴致，

有人沿着长长的凉爽的站台大声呼叫并吹响风笛，

我以为是搬运工在拿着邮件逗乐，

于是继续读书。但是一旦火车开动，

经过他们，才发现全都咧开嘴笑，并涂着发油，女孩们

拙劣地追赶时髦，高跟鞋加面纱，

所有人都摆出一副犹豫的姿态，注视着我们离开，

好像从一桩大事件的收尾出来

　　向那残存的事物

挥手再见。这使我饶有兴趣，第二次

便更加敏捷地探出头去，更加好奇，

这一次看到了不同的全部：

父亲们外套下系着粗粗的皮带，

额上满布皱纹；母亲们响亮又臃肿；

某个舅舅嚷着脏话；接着是电烫的头发，

尼龙手套和珠宝仿制品，

柠檬黄、紫红，和橄榄赭

将女孩们与其他人不真实地区分。

　　是的，从咖啡店

和几英里远处的宴会厅，以及彩旗装饰的

舞会添建物可以看出，婚礼庆典

正走向尾声。顺着人群

新人上车了：人们站成了圆圈；

最后的彩球和叮嘱已被抛掷，

当火车开动，每张脸似乎都明确知道

刚才他看见什么正在离开：孩子们因沉闷

而皱眉，父亲们从未料到

成功竟如此巨大，又如此滑稽；

　　女人们分享着

某个秘密，像是谈论一个快乐的葬礼；

而女孩们，将手袋捏得更紧，盯着

一幅宗教受难图。终于自由了，

满载着所见的一切，

火车匆忙赶往伦敦，拖着滚滚蒸汽。

现在田野变成了建筑区，白杨树

在马路上投下长长的阴影，一直持续了

大约五十分钟，时间长得似乎

足够整一整帽子，嘟囔一声

　　“真要命，”

一打婚礼已经启程。

人们欣赏着风景，肩并肩坐着

——一座戏院过去了，又一座冷冻塔，

有人跑上前投板球——没有人

想起那些永不再相遇的人，

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生命应如何保有这一时辰。

我想起伸展在太阳底下的伦敦，

邮区齐崭好像一块块麦田：

那是我们的目的地。火车疾驰，跨过

　　铁轨闪亮的结节，

越过伫立的普尔门列车，拉近了大片爬满

黑色苔藓的墙，行将结束了，这无常的

旅途中的巧遇；它所容纳的

正待被生命变化所能给予的全部能量

加以松懈。火车又慢下来了，

当绷紧的刹车停止，一种

下降的感觉在膨胀，像一阵密集的箭，

被射出视野之外，在某个地方变成了雨。

男人是自私的

噢，没有人能否认

阿诺德不比我自私。

他娶了个女人为的是不让她跑掉，

现在她整天待在那儿，

他浪费生命苦干挣来的钱

被她拿去当作特权，

付孩子们的衣物费和干燥器

以及电热炉，

当他吃完晚饭，

打算读点儿晚报，

结果却“在这面墙上钉颗螺丝钉”——

他根本没时间，

小家伙们满屋子转，

他穿条旧裤子粉刷客厅，

还要写信给他妈妈，

说“你不来过夏天吗”。

比较一下他和我的生活，

真让我觉得难过：

噢，没有人能否认

阿诺德不比我自私。

但是等等，别那么快：

可不可以这样对比？

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目的，

可不只是让朋友满意；

即使是这样一个错误，

他仍只是为了自己，

玩他自己的游戏。

所以他和我也是一样，

只是我更清楚地知道

我能忍受些什么，

不用他们送来一车子——

或者说我以为我可以。

带一只回家给小家伙们

在薄薄的麦秸上，在毫无遮蔽的玻璃里，

蜷缩在空槽边，它们睡着了：

没有黑暗，没有堤坝，没有泥土，没有青草——

妈妈，给我们弄一只来养养吧。

活玩具就是这么新奇，

却不知怎么很快就死掉了。

把鞋盒拿来，把铁锹拿来——

妈妈，我们在玩葬礼呢。

日子

日子有什么用？

日子是我们的栖身之所。

它们来了，唤醒我们

一次又一次。

日子本该快乐入住：

除了日子，我们还有何处安身？

啊，解答这个问题

得有劳神父和医生

身着长袍

在野地里飞奔。

1914

那些长长的参差的队列

耐心地候立着

好像延伸到

椭圆板球场或别墅公园外面，

帽子上的花边，太阳

在长着八字胡的古板的脸上
咧嘴而笑，一切仿佛是
八月公共节假日的一场玩乐；

还有歇业的店铺，遮阳篷上
褪色的公认的名字，
法寻与沙弗林硬币，
穿深色衣服的孩子们在玩耍
戏称国王和王后之名，
马口铁罐头广告
为可可粉和烟草而设，酒吧
整日敞开着；

乡下也无忧无虑：
地名牌全都雾蒙蒙，笼罩在
开花的草地上，隐蔽着
分界线的田野
沉浸在麦子永无止尽的缄默；
装扮各异的仆人
大庄园里拥有一间小房子，
轿式老爷车后面有灰尘；

再不会有这样的纯真，

从前或以后都不会再有，

它一言不发改变了自己

变成过去——男人们

抛下整饬的花园，

成千上万的婚姻

多持续一会儿：

再不会有这样的纯真。

床上谈话

床上谈话应该最为轻松，

躺在一起追溯久远，

两个人诚实的象征。

然而越来越多的时间默默流走。

屋外，风稍许纷乱，

将天空中的云聚拢，又将它们驱散，

地平线上黑色的城镇堆积。

这一切与我们不相干。没有迹象表明为什么
距离隔绝非比寻常，

要马上找到话语越加困难，
真实的友善的，
或者既非不真实，也非不友善。

又大又凉爽的商店

又大又凉爽的商店卖廉价衣物，
按简单的尺码清楚地陈列
（针织衫、夏日便服、长筒袜，
棕和灰、褐紫红和海军蓝）
魔法般召唤那些黎明就离开低矮的排屋

按时赶往工厂和场院的
上班的人群。
但穿过成堆的衬衣和长裤，
散布着夜间的货摊：
机器刺绣，薄如衬衫，

柠檬黄、宝石蓝、苔藓绿、玫瑰红，

聚酰胺纤维的玩具娃娃和内衣上的

荷叶边堆积成山。想象一下

他们分享那个世界，以为他们的品质和其中某样东西相配，表明

爱是多么疏离神秘，

或是女人，或是他们所做的事，

或者在我们年轻而不真实的希望里

似乎如此：虚假的，新的，

对非自然的心醉神迷。

关于读书习惯的研究

我把鼻子埋进书里

治好大部分上学不够的毛病，

毁掉眼睛也值得

知道我仍能保持冷静，

熟练地抡起右勾拳

痛打大我两倍的癞皮狗。

后来，戴上一英寸厚的眼镜，

罪恶就是我的云雀：

我和我的大衣以及牙齿

在黑暗中快活得要命。

我用性狠揍女人！

像捏碎蛋白烘饼。

现在读得不多了：那个

在英雄赶来之前

按倒女孩的花花公子，和那

守着零售店的黄脸老兄，

看起来都太过熟悉。见鬼：

书就是一堆废物。

差之千里 [12]

看那被弃掷的果核

砸向篮子，滑过地面，

显示越来越少的运气，而越来越多的

失败正越来越早地顺着手臂

蔓延，那未举起的手是安静的，

掌中的苹果未咬。

救护车

像忏悔室一样紧闭，它们穿越

城市喧嚣的正午，毫不理会

那些吸引来的目光。

白灯闪耀，扶手安置饰板上，

它们在任何一个路口停下：

所有街道迟早被它拜访。

散落在台阶或马路上的孩子，

或从商店出来的女人们

穿过不同午餐的气味，霎时看到

一张潦草苍白的脸高耸在

担架的红色毛毯上

被拖进去，安放，

然后感到一种解决的空洞

正躺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之下，

一秒钟体悟到全部，

如此茫然，真实，又持久。

紧闭的门在向后退。“可怜的家伙”，

人们低语，为着自己的痛苦；

因为在死寂的空气里被带走的

是这猝然关闭的失落，

萦绕着接近终点的某事，

而多年来那凝聚其中，

独特而随意的

家庭与时尚的融合，自此

终于开始松散。远离

爱的交换，躺在

无法接近的一个房间，

车辆们全都为它让路，

将必将到来的带得更近，

缓重地去往我们全都要去的地方。

别处的意义

在爱尔兰是孤独的，因为它不是家，

保持疏远颇为明智。风趣而冷漠的言语，

如此与众不同，使我受到欢迎：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开始了联系。

他们的街道穿堂风盛行，尽头连着小山，隐约

而陈腐的码头的气息，如一座马厩，

鲱鱼小贩的叫卖声，渐渐微弱，

证明了我的隔离，并非不切实际。

生活在英格兰不会有这样的借口：

这些是我的风俗和规矩

拒绝它们可严重得多。

除了这里，再没有别处支撑我的存在。

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

“请到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来”

海报上的女郎笑着，

跪在沙滩上

身着白色缎子紧身衣。

她身后，大片的海滨，一座

棕榈掩映的酒店

似乎从她的大腿处伸展

延伸到托胸的手臂。

三月的某一天她被人涂抹。

一连几星期，她的脸上

牙齿断裂，两眼斜视；

硕大的乳头和裂开的胯部

被狠狠刻进去，两腿间的

空处乱七八糟涂画着，

这使她正好跨在

一根隆起的鸡巴和两颗混球上。

署名“蒂齐·托马斯”，又

有人用刀

或什么东西正好戳穿

她添了胡须的微笑的嘴唇。

她太美好，与这样的生活不相宜。

很快，又一阵猛烈的拦腰撕扯

使她仅剩下一只手和些许蓝色。

现在那儿贴的是“战胜癌症”。

第一眼

雪地里学步的羔羊

咩咩的叫声遮蔽了空气，

广袤的冷漠扑面而来，它们

一无所知，除了这不见天日的白光。

初生的羔羊来回跌撞，

在羊圈的外面，它们能找到的

是恶劣而广阔的严寒。

它们在母羊身旁等待，

羊毛湿湿地结成块，那潜藏

在它们周围，同样等待着的，

是世界不可估量的惊奇。

即使知道，它们也无法领会，

是什么将很快醒来并且生长，

全然不同于这些雪霜。

多克瑞和儿子

“多克瑞比你年纪小，

是不是？”教务长说。“现在他儿子在这儿。”

穿丧服的，来客，我点头。“你们

还保持联系吗——”或者还记得

我们过去是怎样站在那张桌前，

穿着黑袍，没吃早餐，带点儿紧张，陈述

对于“昨晚这些小事情”的“我们的说法？”
我试着推了一下过去房间的门：

锁着的。草地宽广，令人目眩地延伸。
熟悉的钟声响起。因为赶火车，我没在意。
运河、云朵和大学从视线里
慢慢消退。但是多克瑞，哎呀，
算到今天，1943年肯定有人
出生，那时我二十一岁。
如果他年轻一点，那么他得到这个儿子时
才十九、二十岁？他就是那个退学的

衣领高耸的公立学校的小子吗，与被杀的
卡特瑞特合住一间宿舍？嗯，回忆只显示了
一点点……多么少……打着呵欠，我以为
我睡着了，在谢菲尔德的香气
和火炉耀眼的火光中醒来，我在那里转车，
吃了一个糟糕的饼，沿着站台
走到尽头，看排队的人们
分分合合，映照出一片明亮的

全无遮盖的月色。没有儿子，没有妻子，

没有房子和土地，看起来似乎仍很自然。

只有一种麻痹记录着震惊，

发现多少东西从生命中消逝，

与他人多么疏远。多克瑞，现在：

才十九岁，肯定已经开始存储

他想要的东西，甚至能够……

不，这不是区别：更准确地说，

他多么笃信他应该拥有更多！

为什么他认为增加就意味着增强？

对我来说只是减弱。这些

天生的臆想来自哪里？不是来自

我们认为最真实的东西，或最想做的事：

那些执拗紧紧关闭，像门一样。它们更像是

与我们的生活随行的一种态度：有时是一种习惯，

有时它们突然凝固，变成我们得到的一切

以及得到它们的方式；回头看，它们

像沙滩上的云升起，浓厚而低垂，

对多克瑞来说表现在一个儿子，对我来说一无所有，
缺少一个儿子苛刻的恩惠。
生命首先是厌倦，然后是恐惧。
不管我们是否利用，它都会过去，
留下那些隐藏不见未被选择的东西，
以及岁月，然后是岁月最终的结尾。

无知

奇怪的是一无所知，从未确定
什么是真，是对，是实，
却强迫自己胜任，或“我这么觉得”，
或者“哦，看来的确如此：
一定有人知道。”

奇怪的是对事物运行的方式一无所知：
它们获寻需求的技巧，
它们对形状的感觉，和种子的适时播撒，
以及求变的意志；
是的，这太奇怪，

即使穿着这般知识的外衣——因为我们的肉体

用它自己的决定包围我们——

却仍在蒙昧不清里消磨了一生，

而这些，在人之将死

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回溯

“那是首可爱的曲子”，我听到你

在令人不满的大厅里叫嚷，

朝着令人不满的房间，那里

我正懒散地一张接一张地播着唱片，

待在家里消磨时间，这是你

如此期盼的。

那是奥利佛的河畔布鲁斯[13]。而现在，

我想，我将永远记得

那些古老的黑人怎样将串串音符

从芝加哥的空气里吹出，进入

一只巨大的记忆中的前电子时代的小号，

在我出生后的那年，

三十年后搭起这座出人意料的桥，

从你令人不满的年纪

通向我令人不满的壮年。

的确，尽管我们的要素是时间，
但我们并不顺应那些在我们生命的
每个瞬间展开的长远图景。
它们把我们和失败连在一起：更糟的是，
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所有，像它曾经那样，
从未衰减，就好像
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我们仍能这样拥有它。

往日的浪荡

约莫二十年前
两位姑娘来到我工作的地方——
一朵胸乳饱满的英国玫瑰
和她那我尚敢攀谈的眼镜女友。
那些日子里这张面孔点燃
所有的一切，我怀疑
还有谁能拥有她那般的脸庞：
但我带出去的却是她的朋友，

自那以后的七年里

写了四百多封信，

赠送一枚十基尼的戒指

最后又被收回，约会在

无数的教堂城市

不为牧师所知。我相信

我曾遭遇过美两次。两次她都努力

（所以我这样认为）不作开口大笑。

分手，在大约五次

演练之后，是一致认为

我太自私，沉默少言

容易爱得厌倦。

好吧，了解这点也不无用处，

我的皮夹子里仍是两张快照，

饱满的玫瑰戴着毛皮手套。

不幸的魔咒，或许。

本质的美

大如房间的框架面朝各个方向，

巨大的长条块充斥街道尽头，

屏幕里，蛋奶糕遮蔽了坟墓，车用机油

和鲑鱼块的赞美掩盖了贫民窟，
这些摄影精致的树林永远闪现着，
告诉人们生活应该怎样。在排水沟上方
一柄银刀插进金色的黄油，
一杯牛奶立在草地上，
和谐美满的家庭，在晴朗的
仲夏天气里，把他们的微笑，他们的汽车，
甚至他们的青春都投影在那小立方体上，
每只手都伸向它。这些，和深深的扶手椅
与睡前用过的杯子以及加热棒
（煤气或电流）并排摆放，轮廓模糊的猫
躺在温暖垫子上的拖鞋旁，
对落雨的街道和屋外的广场无动于衷，
那里是它们的天下。更确切地说，它们安静地
挂在那里，宣告着纯白的面包皮，纯净的泡沫，
纯粹的寒冷，超越世界之外，我们平凡的
不完美的眼睛追寻着那一切所栖居的家，
而这里没有什么新的或被彻底洗净的事物。
在那里，黑椽装饰的酒吧
满是从网球俱乐部里出来的穿白球衫的人，
而那在男厕所里把心都快呕出来的男孩
恰好错过他们，这时领养老金的人

多付半便士要了一杯老奶奶寿衣茶，

品味余生，而垂死的吸烟者感觉到

她正穿过某个光影斑驳的公园朝他们走来，

在波纹凌乱的水上，

没有火柴点亮，也没有被拉得更近，

此刻她仿佛重新显现，

微笑着，清晰可辨，然后渐渐变黑。

一无所获

那时站在挂着表链的

肚皮下方，

“告诉我真相，”我说，

　　　　　　　“教给我世界运行的方式。”

那里所有其他的小伙子

都渴望着打一场架，

但我认为这种要求不正当：

寻衅滋事。

于是他拍拍我的头，声音浑厚，孩子，

　　　　　　　你的眼里没有青春：

　　　　　　　坐在这儿，看着事情

一触即发，击打生活

变成无人见过的形状——

你敢直视它吗？

噢谢谢你，我说，噢好的，

于是坐下等待。

现在生命已过一半，

在阴暗的早晨我迎面遇见

野兽般的面容，被意外的打击

摧折得扭曲狰狞。

这证明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就这样度过了青年时代，

循着那老套的不可改变

无法摆脱的轨迹，这就是真相。

下午

夏天正在凋零：

树叶一片两片

从围绕新游乐场的

树上飘落。

在下午的空洞里，

年轻的妈妈们聚拢在

秋千和沙坑旁，

放任着孩子们的自由。

在她们背后，时常，

站立着熟练交易的丈夫们，

和一屋子待洗的衣物，

还有照相簿，写着

“我们的婚礼”，躺在

电视机旁：

她们面前，风

正毁坏她们恋爱的地方，

那里仍是恋爱的地方，

（但情侣们都在学校里），

而她们的孩子，如此专注于

寻找更多未成熟的橡果，

巴望着带回家去。

她们的美已经变深。

有些什么正推着她们

走向各自生活的边缘。

一座阿伦德尔墓

肩并着肩，面目模糊，
伯爵和夫人躺在石墓，
他们体面的气度隐隐可见，
自接合的盔甲，僵硬的褶皱，
还有那微弱的荒诞的暗示——
他们脚下的小狗。

这种前巴洛克风格的朴素
几乎不能留住视线，直到
看见他左手的护手套，仍旧
空空地攥在另一边；然后
发现，带着锋利而温柔的震撼，
他的手抽回，握住她的手。

他们想不到会躺这么久。
雕像中的这种忠诚
正是朋友们看到的细处：
雕刻者摆脱受人托付的
腻味的优美，为了环绕底座的

拉丁姓氏能流传更久。

他们猜不出，从多早开始
在他们仰卧静止的旅程
空气将变成无声的伤害，
赶走墓穴衰老的住民；
也猜不出，后来者的眼睛多久以后
开始打望，不再细品。他们僵硬地

坚持，牵手，跨过时间的
弧度。雪，不期而落。阳光
在每个夏天挤进草丛。明亮
而杂乱的鸟鸣撒落在同样
撒满尸骨的大地。而路上
无尽的变幻的人流涌来，

冲刷掉他们的身份。
而今，无助地躺在
一个非纹章年代的坟墓，一个烟雾的
低谷，在缓慢漂浮的混乱里，

在历史的碎片上，

只有一种姿势保留：

时间已使他们变得

不真实。无意而为的

岩石的忠贞，已慢慢变成

最后的徽盾，为了印证

我们的一丝直觉几近真实：

爱，将使我们幸存。

高窗

（*High Windows* ，1974年6月）

去海边

跨过那隔开马路

和岸上水泥道的矮墙，

突然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事——

海滨的小小快乐。

一切都拥挤在低矮的地平线下：

陡峭的海滩、蓝色的海水、毛巾、红色泳帽，

安静的小波浪在温暖的黄沙上

重复着新的溃散，更远处
一艘白色的汽船陷在下午——

仍在继续，所有这一切，仍在继续！
躺下，吃喝，听着海浪入睡
（耳朵贴近晶体管收音机，在天空下
听起来真够平淡），或轻轻地走来走去，
领着含糊不清的孩子们，衣服上镶着白褶边，
在庞然的空气里手舞足蹈，或沿路推着
僵硬的老人，让他们感受
最后一个夏天，显然一切照旧，
一半是年年的喜乐，一半是习俗，

就像那时，我自得其乐，
在沙滩上找寻著名板球运动员，
或者，往前回溯，我的父母，听着
海边同样的嘈杂，初次相识。
如今却感觉陌生，我望着晴朗的景色：
同样清澈的海水涌上光滑的卵石，
远处泳者微弱的抗议的尖叫
顺着海边传来，然后是廉价的雪茄，

巧克力纸、茶叶，以及岩石
之间，生锈的汤罐头，直到最早的
几户人家开始跋涉着回到车里。
白色的汽船已经消失。像哈了气的玻璃，
阳光已变得浑浊不清。如果完美天气里
最糟糕的是我们的缺失，
那么也许是这些人出于习惯做得最好，
年复一年笨拙地来到水边
脱掉衣服，以玩笑的方式教育他们的
孩子；也帮助老者，正如理所应当。

哀悼怀特·梅杰

我把四块冰
叮当作响放进玻璃杯，又加了
三杯杜松子酒、一片柠檬，
让十盎司的奎宁水放出
大口的泡沫，直到它彻底
覆盖其他一切，
我举杯致以个人的哀悼：

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人。

当其他人穿戴得

衣冠楚楚，

我坚持这样看待那些人，

他们以为我只是表露迷惑；

这对他们或我没有影响，

但所有相关的人却因此

（或我们这样以为）更为困惑，

相较于我们每个人都未能理解。

一个正派的小伙子，一个真正的好人，

非常诚实，最好的一个，

一个好心肠的人，一个老实人，一个受摆布的人，

远远超出其他人；

有多少生命将会更黯淡，

如果他不在这人世间？

这是我认识的最洁白无瑕的人——

尽管白不是我最爱的颜色。

树

树正长出新叶

好像某事呼之欲出；

初绽的嫩芽悄然舒展，

点点新绿恰似某种幽怨。

是否它们再获新生

我们却颓然老去？不，它们也会死亡，

它们簇然一新年年如是的把戏

正被刻写在树的年轮。

永不静歇的树丛依旧摇曳

在成熟稠密的年年五月。

去年已死，它们似在诉说，

开始重生，重生，重生。

生活

I

我和农夫打交道，还有舀勺和饲料之类的事物。

每三个月我为自己预定好

那家——酒店——三天一百英镑。

酒店杂役提着我简陋的旧皮箱

送到楼上的单人房，我挂上我的帽子。

一杯啤酒，然后“晚餐”，用餐时

我读——《郡府时报》（*Shire Times* ），从汤到炖梨。
出生，死亡。售卖。警察法庭。汽车备件。

然后，吸烟室里喝威士忌：克拉夫、
玛格特、船长、沃特森医生；
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亏空倒霉的人，
政府关税，工资总额，股票价格。
烟雾在灯光下漂浮。墙上的画
使人发笑——狩猎、沟渠，无人介意
或注意的东西。从酒吧传来
多米诺骨牌的声音。我起身兜了一圈。

后来，广场空了：一大片天空
消失在港湾里，像一条金色河流的
河床，而海关大楼的办公室
仍然亮着灯。我裹在前军队被单里
昏昏欲睡，不知为什么
觉得值得一来。父亲已经去世：
过去是他的，但现在家业是我的。
是时候改变了，在1929年。

II

七十英尺以下

海水向上爆炸，

反复地，垂涎着

离开码头台阶——

奔跑的泡沫，充满喜悦！

礁石盘绕着重回视野。

珠蚌、帽贝，

信奉着它们的顽强，

在冰冷的滑行中——

小家伙，我爱你们！

白天，天空渐渐变成

葡萄黑，在灌进海水的

未播种的骚动的田野上方。

无线广播摩拳擦掌，

告诉我别的地方：

气压计下降，

港口因风暴而关闭，

船队像猎狗群一样被禁锢，

愁闷小旅馆里的火

炙烤着大海的景色——

不提这一切！

到夜里，雪突然转向

（噢散漫的飞蛾的世界）

穿过凝视，飞越

皮革般漆黑的水面。

光芒照拂下，

我摆好盘碟和勺子，

随后，占卜的扑克牌。

亮灯的搁置的航船

像疯狂的世界摸索着向西航行。

III

今晚我们进餐，耶稣不在

（夜间的雾气并不令人喜欢）；

港口绕行得越快，

话题就越轻易被提起，

哪个受俸牧师的推荐看起来最公正，

来自斯内普[14]的木头会卖得什么价钱，

女性外阴的名称，

为什么犹大像是刽子手？

烛火变得微弱，然后胀大，

我们的男管家斯塔伍林在堆木头，

又在屏风后放了把便壶

（比去厕所便捷）。

酒让脾气升温，脸色变红：

赌咒发誓的胡言乱语满天飞，

关于感冒发烧，复活，

弑君罪和兔肉饼。

周围的田野寒冷而泥泞，

附近鹅卵石街道寂静，

一个公费大学生在他的书房里哆嗦，

厨房的猫已完成一次捕杀；

钟声讨论着时间等级，

积满灰尘的架子上留着祈祷和证词：

仰望，迦勒底星座
在拥挤的屋顶上空闪烁。

忘记做过的事
停止写日记
对记忆是打击，
是空白的开始，

伤口不再结疤，
以这样的词语，这样的方式，
成为冷酷的苏醒。

我想要它们结束，
仓促地埋葬，
回头望时，

像战争和冬天
消逝在昏暗童年的
窗子后面。
这空白的页码怎么办？

它们本该填满，

由它去吧，成为注视中的

华美回忆，

日子里，花开了，

鸟去了。

高窗

当我看见一对年轻人，

猜想他在操她，而她

在吃避孕药或戴子宫帽，

我知道这是天堂，

每个老年人都曾毕生梦想——

束缚和姿势被推向一边，

像一架过时的联合收割机，

而每个年轻人顺着长长的滑道

滑向幸福，无休无止。我不知道

四十年前，是否也有人看着我，

并以为，那就是生活；

不再有上帝，不用在黑暗中

为苦境而焦虑，也不必藏匿

你对神父的看法。他

和他的命运将顺着长长的滑道一路滑行，

像自由的流血的鸟。随即到来的是

关于高窗的思索，而非词语：

那蓄含阳光的玻璃，

在那之外，是深湛的空气，昭示着

虚无，乌有，无穷无息。

星期五晚上在皇家车站酒店

灯光幽暗向下铺展，光束从高处

投射在空空的椅子上，

桌椅相向，被染上光影各异。

透过敞开的门扇，餐厅宣告

刀叉与玻璃酒杯更深的孤独，

沉默如地毯铺设。看门人读着

未售完的报纸。时间流逝，
所有的销售员都已返回利兹，
留下满满的烟灰缸在会议室。

走廊里空无一鞋，灯光燃烧着。多么
孤绝，如一座堡垒，它是——
印了抬头的信纸，准备写回家的
（如果家存在）流浪中的信：现在
夜晚降临。村庄背后水波迭起。

老傻瓜们

他们以为发生什么事了，老傻瓜们，
让他们变成这样？他们是不是总以为
当你张大嘴巴满口胡说，
笑得无法自制，记不起今早谁打电话来了，
这就是更成熟？或者，只要他们愿意，
就能把事物变回从前，当他们整晚跳舞，
或参加婚礼，或在某个九月扬起手臂？
或者他们以为真的一直没有变化，
而他们总是表现得仿佛残废或僵硬，
或终日呆坐，做着微弱而连绵的梦，

看着光线移动？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也不能），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他们没有尖叫？

死时，你们破碎：那些曾构成你的碎片
开始迅速地永远飞离彼此，
无人看见。这只是遗忘，没错：
以前我们拥有过它，但接着它就开始终结，
并始终融入到一种独特的努力中，
催开那朵此在的
千万重花瓣的花。下次你就不能假装
还有别的什么。而这些是最初的迹象：
不知道怎样，也没听到是谁，选择的能力
就消失了。他们的样子表明他们势必受惩：
灰白的头发，癞蛤蟆般的双手，枯成线条的李子干的脸——

他们怎能忽视？

也许变老就是你的脑袋里有许多
亮灯的房间，而房间里的人，在演戏。
你认识的人，还不是太叫得出名字；每个人都隐隐可见，
像一个被修复的深深的失败，从熟识的门口转弯，
点亮一盏灯，在楼梯口微笑，从书架上

取出一本熟悉的书；或有时仅仅是
房间本身，椅子和一堆燃烧的火，
窗前开花的灌木，或是太阳
留在墙上的微弱的亲密，在某个孤独的
停雨的仲夏黄昏。那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不是此时此地，而是曾发生过一切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给人

一种困惑的心不在焉的感觉，想要待在那儿，
却待在这里。因为这些房间变得越来越远，留下
无力的寒冷，不变的衣着和喘息的
眼泪，而他们蜷缩在
消失的高山下，老傻瓜们，从来没有感觉到
它有多近。这一定是使他们安静的事物：
无论我们去哪儿那总是待在风景中的山峰
对他们来说只是高地。他们是否永不知道
是什么正把他们往后拖，它又将如何结束？不是在夜里？
不是在陌生人来的时候？决不是，贯穿
整个可怕的颠倒的童年？噢，
　　我们会发现的。

消逝，消逝

我以为它会持续我的一生——

这种感觉，以为在城镇之外，

总是会有田野和农场，

山村的乡巴佬可以爬上

这些还没砍倒的树；

我知道报纸上会有

对于老街和分层式购物的

错误的担忧，但到目前为止，

总有一些留下来；

当老城区隐退，

阴冷的高层建筑到来，

我们总能坐车逃走。

事物比我们顽强，正如

大地总会作出回应，

无论我们怎样粗鲁地对它；

把污物扔进大海，假如必须：

潮水随后又会变得干净。

——但如今我什么感觉？怀疑？

或仅是，年月？M1咖啡馆里

都是年轻人；

他们的孩子们嚷着要更多东西——

更多的房子，更多允许停车的地方，

更多拖车露营地，更多薪水。

在商业版上，二十来个

戴着眼镜咧着嘴笑的人批准了

某个收购投标，许诺

百分之五的利润（出海口

再多百分之十）：把你们的工厂

迁到没遭破坏的山谷里去

（灰色地带补助）！而在夏天

当你想要去往

大海……

　　此刻，似乎

发生得如此迅速；

尽管尚有空闲的土地，

不知怎么头一回我感觉到

这不会再持续下去了，

在我断气之前，它们全都
会被砖墙围住，
除了旅游区——
欧洲第一贫民窟：这个角色
不难赢取，
有这帮骗子和妓女。

那将是消逝的英格兰，
阴影、草地、乡间小路、
市政厅，雕刻的唱诗班的圣坛。
还会有书；它会在美术馆里
苟延残喘；但留给我们的一切
将会是混凝土和轮胎。

大多数事物绝非注定。
这件事也不是，很有可能：但贪婪
和垃圾抛撒得太厚，
现在已无法扫清，也无法捏造
借口使它们全都成为需要。

我只是想它会发生，很快。

玩扑克牌的人

扬·范·霍格斯普摇摇晃晃走到门边，

在黑暗里小便。屋外，雨水

沿着深深的泥泞小巷流进马车的车辙里。

屋里，德克·多格斯托德给自己又倒了点儿酒，

用火钳夹了块煤渣到土炉里，

冒着烟。老普瑞克应着风声打呼噜，

骷髅脸上映着火光；后面有人喝着麦芽酒，

撬开河蚌，向着挂火腿的椽木

用沙哑的声音低声哼唱关于爱的小曲片断。

德克在发牌。湿漉漉的百年老树

在这间亮着灯光的窑屋上空的暗无星光里

砰然作响，扬在屋里转过身，放了个屁，

朝炉栅啐了一口痰，撞到了心上的女王。

雨，风和火！这隐蔽的，粗野的安宁！

大楼

比最气派的酒店还高，

这发光的蜂巢几里内都能看见，瞧，

在它周围密集的肋骨般的街道高低起伏，

像从上世纪发出的一声巨大的叹息。

勤杂工们邋里邋遢；入口处不断停靠的

不是出租车；大厅里

匍匐植物们也垂下一种可怕的气味。

那里有平装书，和斟得满满的一杯茶，

像机场的酒吧，但那些温顺地坐在

成排的钢椅上把撕烂的杂志翻来翻去的人们

并非远道而来。更像一辆本地的公共汽车，

这些户外衣着和塞得半满的购物袋，

以及焦躁而顺从的脸，尽管

每隔几分钟就有某个护士过来

将某人带走：其余的重新续过水的

茶杯回到茶托，咳嗽，或扫视座椅下方

找寻掉落的手套或卡片。这些人，陷入

一种古怪的空茫，家和名字

突然被搁置；有人年轻，

有人年老，但大多数处于茫然境地，渴求着
终极的选择和最后的希望；这里

所有人都在忏悔做错了某事。
肯定是某种严重的错误，
瞧瞧它需要多少层楼，到现在
它已变得多高，需要花多少钱
去试着纠正它。看看时间，
某个工作日的十一点半，
而这些人已被拣选出；看，当他们爬上

指定的楼层，他们的眼睛是怎样
彼此相望，猜测着；路上
有人被轮椅推过，穿着洗破的病房服：
他们也看着他。他们很平静。意识到
是这共同的新事物使他们平静，
因为穿过这些门是房间，穿过那些也是房间，
还有更多的房间，每一间都更遥远，

更难以从中回返；谁知道

他将看到哪个，何时看到？此刻，等待吧，
俯看庭院。外面似乎足够古老：
红砖，落后的管道，从它旁边走过
去往免费停车场的人。然后，经过大门，
车流；一座上锁的教堂；斜坡排屋的短街，
男孩们在那里用粉笔记录着游戏，而发型时髦的女孩们

从干洗店取回她们的单件衣物——噢，世界，
你的爱，你的机遇，全都远在
这里任何手臂的伸展之外！如此不真实，
一个动人的梦，我们全都被哄入梦，
又从中各自醒来。在梦里，狂妄
和自我保护的无知凝结起来
支撑着生活，只有当他们

被叫到这些走廊来时（因为此刻护士
再次招手示意——）才会坍塌。每个人都起身，
终于离去。有些人将在午餐时出去，或四点钟；
其余的，因为不了解情况，已加入到
那看不见的集合中去，一排排白色的座椅
区分开以上这些人——女人，男人；

老人，年轻人；此地接受的唯一硬币

粗糙的刻面。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即将死去。
还没有，也许不在这儿，但最终，
会是类似的某个地方。这就是它的含义，
这砍削光滑的悬崖；一种超越死亡之念的
挣扎，因为如果它的力量不能
胜过教堂，便没有什么能够抵抗
那来临的黑暗，尽管每个夜晚人们都尝试如此，

以奢侈的，虚弱的，抚慰的花朵。

后代

杰克·巴洛考斯基，我的传记作者，
把这页拍摄在微缩胶卷上。坐在
肯尼迪的他的空调小屋里，
身着牛仔裤和运动鞋，他用不着隐藏
对于命运的一些轻微的不耐烦：
“我被这老笨蛋缠住至少一年了；

我想在特拉维夫[15]的学校教书，

但迈拉的家人”——他做了个钱的手势——

“认为我应该有终生职位。当有了孩子——”

他耸耸肩。“讨厌得要死，这个研究路线；

等我把这讨厌鬼甩开，

就会有一两个学期的假期

着手抗议剧院的工作。”他们都站起身，

走向可乐自动售货机。“他什么样？

天，我告诉你。噢，你知道那玩意儿吧，

心理学新生那脏兮兮的课本，

不是出于抱怨或发生了什么事——

是天生就一团糟的老土的家伙。”

都柏林式

沿灰泥小街，

天色青灰，

午后的薄雾

将光线引入

赛马指南和玫瑰花坛上方的商店里，

一列送葬队伍经过。

灵车在前，

但随后跟着一群街头妓女，

宽阔的饰有花朵的帽子，

羊腿袖，

长至脚踝的裙子。

有一种盛大的亲切的气息，

仿佛他们正向自己喜爱的人

致以敬意；

有人雀跃了几步，

灵巧地拎起裙子

（有人拍手示意时间），

也有巨大的悲伤。

当他们走远，

传来一个声音，唱着

基蒂，或凯蒂，

仿佛那名字曾经意味着

所有的爱，所有的美。

向政府致敬

因为缺钱，明年我们

将带士兵们回家，这没什么。

他们曾保卫，或维持有序的地方，

必须保卫他们自己，使自己安然有序。

为了家里的自己我们想要钱

而不是工作。这没什么。

很难说谁想让它发生，

但现在它已成既定，无人介意。

那些地方很遥远，不是这里，

这没什么，从我们听到的消息，

那儿的士兵们只是制造麻烦。

明年我们的头脑将会更轻松。

明年我们将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缺钱，它把它的士兵们带回了家。

那些雕像仍将站在同样的

树木围裹的广场上，看上去几乎一样。

我们的孩子们不会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家。

现在我们希望能留给他们的一切就是钱。

这就是诗

他们搞糟了你，你妈咪和爹地。

也许不是有意，但事实如此。

他们将自己的毛病塞满你

再加点儿别的，特意为你。

但他们也被搞糟

被衣帽老土的傻子，

他们一半时间虚情假意

一半时间吵个你死我活。

痛苦代代传递。

像海滨沙洲越陷越深。

趁早跳将出去，

可别再养什么孩子。

多么远

多么远，年轻男子们启程，

沿着山谷，或者眺望

绿色的海岸越过盐白色张帆索

起伏不平。

牧牛人，或者木匠，或仅仅

渴望在清晨前

离开婚配的村庄，

簧风琴在小小的甲板上

弹奏，穿过磨损的水的悬崖

或深夜

那摇摆不定的星星下的甜蜜，

当统舱里洗衣的姑娘

偶尔的一瞥

无止尽地枝蔓交错。

这就是年轻，

对这惊异世纪的设想，

像店里的新衣，

双脚印出的巨大的决心

指引着他们的走向，

零乱的窗子魔法般变出一条街。

悲伤的脚步

小便后摸索回床，

我拉开厚窗帘，惊讶于

急速的云，清透的月光。

四点钟：楔形花园躺在

深邃的，风声掠过的天空下。

关于这点有些可笑，

月亮冲过云层的方式，云朵

随风吹送，仿佛硝烟各守一旁

（夜空下的屋顶被石青色的光擦亮）

高耸，荒谬，孤立——

爱的菱形盾！艺术的大奖章！

噢，记忆的狼！无与伦比！不，

有人在轻轻颤抖，仰头望天。

那种坚硬、明亮，和素朴，

来自广袤注视的深远的纯真

提醒人想起年轻时的力量

和痛苦；它无法重回，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永不衰退，在某个地方。

太阳

悬挂的狮面

于一无装饰的天心

散溢，

你安静地站立，

孤单无茎的花朵

多么无助，

你不求回报地倾泻。

眼睛望你

被距离简化

成一个光源，

你烈焰的花瓣的头

永无止歇地爆炸。

热是你黄金的

回声。

熔铸在

孤单的地平线，

你坦荡荡存在。

我们时时不息的索求

像天使攀爬又回返。

如一掌开阔的手

你永恒地给予。

奇迹迭出的一年 [16]

性爱始于

1963年

（对我来说已是相当晚）——

在查特莱禁令 [17] 结束

与首张披头士密纹唱片之间。

在那之前，一直仅有

某种讨价还价，

某种因戒指而起的争吵，

某种羞耻，从十六岁开始

并向一切扩散。

然后突然争吵下沉：

每个人都感觉相同，

每种生活都变成

一次辉煌的倾家荡产，

一场绝不能输掉的比赛。

所以生活永不可能

比1963年更好

（尽管对我来说已经够晚）——

在查特莱禁令结束

与首张披头士密纹唱片之间。

讽刺诗 [18]

妻子和我叫来一群狗屎，

浪费他们和我们的时间：也许

你愿意加入我们？猪屁眼儿里鬼混，朋友。

白昼将尽。

煤气炉在呼吸，树木暗中摇摆。

于是亲爱的沃罗克·威廉斯：恐怕——

真可笑，想独自一人多难。

我可以消磨掉一半夜晚，如果愿意，

举着杯淡雪利酒，斜着身子

接住某个娘们儿的口水，

除了时尚杂志她什么也没读过；

想想所有那些径直流进虚无的

空闲时光，充斥着

餐叉和面孔，而不是

守在灯下，听着风声，

望见窗外月亮被空气磨利，

瘦成一片刀刃。

一种生活，然而它被多么坚定地灌输

所有孤独都是自私的。现在没有人

相信穿着长袍端着盘子

与上帝（他也走了）交谈的隐士；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人们对你好，这意味着

你总得有所回报。

美德是社会性的。然后，这些老一套

把美德当儿戏，就像去教堂？

有些事令我们厌烦，有些事我们没做好

（问问那蠢驴的傻瓜研究），

但试着感受，因为，无论多么粗糙，

它们都向我们展示了应该的一切？

那，太微妙。也太正经。噢，见鬼，

只有年轻人才能自由地独处。

如今交往的时间更短了，

而坐在灯旁带来的，更多的

不是平静，而是别的东西。

灯光之外站着失败和懊悔，

亲爱的沃罗克·威廉斯在低语：哎呀，当然——

星期六会展

对会展来说，天气阴沉了点，但汽车仍堵塞了狭窄的车道。

里面，赛场上，裁判已开始：狗

（腿往后缩，伸出尾巴）和小马（鬃毛

被反复捋顺，为使头脑平静）；那边，绵羊

（切维厄特羊和黑脸羊）；树篱边，尖啸的木头

（链锯比赛）。每一场都有热心的观众。
在主赛场，更多的裁判员聚在吉普车旁：
跳跃比赛即将拉开。广播，急切而喧闹，

撞击着一个在帽沿围了一圈一英镑钞票的男人的吹嘘声
和一块亮灯的布告牌。不只有动物：
珠子摊位，气球人，银行；一个啤酒大帐篷
半掩着一个帆布男厕；一个卖粗花呢的帐篷，
另一个，卖夹克。人们在大稻草骰子般的
大包货物上四散坐着。连接每个赛场的空间
都非常狭小，孩子们在那里吵闹，无拘无束，
而他们的父母带着漠不关心的表情望着四面八方。

稍晚，摔跤开始了；一大圈人；之后是汽车；
之后是树木；之后是暗淡的天空。两个穿杂技演员紧身衣
和刺绣运动短裤的年轻人彼此拥抱；在草地上摇晃着，
僵直着腿，两人扭打中。一个跌倒：他们握手。
又有两人开始，一个头发灰白：不过，他赢了。他们扭打不多，
当长时间的静止的紧张状态结束在失衡中，
其中一个躺在地上，并未受伤，而另一个站着，
捋着头发。哦那里还有其他的能手——

那又长又高的栽培和制作帐篷，人群慢吞吞走过

铁丝捆绑的木桌旁，注视着擦洗干净的间隔排列的

土产品：发白的大葱像教堂的蜡烛，六个

蚕豆荚（其中一个爆开了），叶子发亮的深色卷心菜——

一排排单个的高级品种，接着是（在有花边的

纸垫上）乳制品和厨具；四个褐色的蛋、四个白色的蛋、

四个粗朴的松饼、四个煎制的松饼 [19] ，手艺精湛的

古老技艺。之后，羊羔手杖、小地毯、

刺绣、针织帽、篮子，全都物有所值，全都工艺精良，

不过略输蜂巢。外面，跳跃比赛已经结束。

年轻人大声喝斥着比赛中跑了两圈的

他们的小马；然后是技巧赛，音乐马步，

滑落马背，骑无鞍马，马驹们被混乱的号令

拖来拽去，毫不介意。这时，在背后，

像移动的风景，马棚在挪动；每个人都

朝着货物入口慢慢走去，跌跌撞撞，去往

遥远的农场。那个一英镑纸币的男人溜走了。

停车场人影稀疏。他们正把跳栏装上一辆卡车。
现在回到私人住址，回到高高的只有一条独街的
小石村里的大门和灯，黄昏时村里空荡荡的，
回到小城镇的小街（体育决赛传进
前门，小块农圃延伸至铁路）；
现在回到秋天，离开那曾把他们带到这里
看星期六会展的结束了的夏天的空壳——

带着猎犬的男人，穿着毛料的养狗的女人，
跨在马鞍上出风头的孩子们，皱着眉头盯着发胶的
中年主妇，在花园里像鼬鼠一样警惕的
休假中的丈夫，调试汽车头发蓬乱的小子们——
现在，全都回到他们本地的生活了：
回到大篷车上的名字，和挂在厨房的
商务日历；回到谷物交易所
喧闹的场景，回到集市日的酒吧，

回到来临的冬天，正如被拆除的会展
结束，回到工作领域。
让它像力气一样藏在那里，
在销售单和欺诈的背后；是人们做着的某事，

未曾注意到时间如何翻腾，像铁匠铺的烟

遮蔽了更多的事物；是他们共享的某物，

以传统的方式打破年年枯寂而进入

新生的循环。让它永远存在于那里。

钱

钱，每个季度，都在指责我：

　　“为什么让我躺在这儿白白浪费？

我是一切你从未拥有的东西和性，

　　支票一签就能得到。”

于是我看看别人，他们用钱做些什么：

　　当然不会把钱藏在楼上。

如今他们已有另外的房子、汽车和老婆：

　　很明显钱与生活有关

——事实上，它们诸多相像，假如你肯打探：

　　你没法将青春延迟到退休，

无论怎样把薪水存入银行，你攒下的钱

　　最终不过买一把剃刀。

我听见钱在歌唱。好像从偏野小镇的

长长的落地窗往下望，

夕阳里，贫民窟，下水道，

华美而疯迷的教堂。极度悲伤。

割下的草

割下的草虚弱地躺着：

气息短促，

砍倒的草茎微微呼吸。

长长，长长的死亡。

它死在新叶初成的六月

白色的光阴里，

栗子花

和矮树篱雪一般散落，

白丁香低首，

开满野胡萝卜花的小路迷蒙，

而那高高聚拢的云朵

正以夏天的脚步飘离。

爆炸

爆炸那天

阴影指向矿井口：

矿渣堆在阳光下沉睡。

沿着小路走来穿矿靴的男人，

咳嗽声混杂着粗话和烟雾，

挤走清新的宁静。

一个追撵着野兔；撵丢了；

回来手捧一窝云雀蛋；

炫耀着；轻放在草丛中。

他们就这样走过，胡子拉茬，棉裤臃肿，

父亲们、兄弟们、绰号、笑声，

穿过敞立的高高的大门。

午后，传来一阵颤动；母牛

停止咀嚼了片刻；太阳，

嵌在热气的烟霾里，黯然失色。

死去的人继续活在我们面前，他们

正安坐在上帝的屋子里，

我们会和他们迎面相见——

清晰如刻在礼拜堂的被祷念的

文字，一瞬间

妻子们看见爆炸的男人

比在他们撑持的生活中更高大——

像镀上金币的颜色，又好像

正从阳光里朝她们走来，

其中一人手里的蛋完好无损。

附录一　未辑之诗

（1940—1972）

最后通牒

但我们必须筑我们的墙，因为我们的本性

使它成为必需，我们还必须造船，

航行在它们后面，你瞧。

绝望的忽视，无助的引导，

年深日久的任何时期

提醒我们迁移的需要：

古老的谚语迸出：生活是你们的。

因为在我们的岛上没有火车站，

没有去往和平谷的车票，

没有商船和海鸥经过的码头。

记住你还是孩子时读过的故事

——遭遇海难的水手抓住

它的刀、树干，和藤蔓而获得平安——因为现在

你必须逃离，否则说“不”即为毁灭。

故事

年轻时他厌倦熟悉的风景：

从容的浅山，飞过岩石的

单调的鸟群；厌倦想起

那些乡村的孩子和他们顽皮的话，

他抛弃小小的土地去了南方，

忽然明白他企盼的谎言

在居民们诱惑的嘴里，

在沼泽地旁的教堂，在灼热的蓝天。

生活安定下来。这海市蜃楼里住着他的梦，
他友善的同伴，圣徒，或迎合他心情的
可爱的室友。然而有时候
他会想起他的村庄，不知道
孩子们和那些岩石是否还是老样子。

但是当他再老一点他就忘了这一切。

一个作家
“有趣，但是徒劳。”他的日记写道，
日记里日复一日记录着他的行踪，
除了爱再没对别的什么作过探究；
他知道，当然，没有什么行为获过嘉赏，
没有奖励：尽管眼睛可以
在移动或停顿中看见广阔的美，
它需要期待，不会有长久的酬劳
超越内心深处片刻的掌声。

生活多年，他从未惊奇过：

他愚蠢而欺妄的种族中的一员

曾为他们的罪恶而辩解：意识到

这是只有他才拥有的天赋：

直视这个世界的脸；

这张他看不见的自己的脸。

五月的天气

一个月前田野里

预演开始；

夏天所营建

并信心十足抓住的舞台

被太阳泛光灯一样照着，

被男人们占据。

但是某些部分不对：

人们的姿势

为着吸引而造设，

抵达完美还需练习，

云彩与阳光的平衡

也必须作出调整；

这个五月如此局促，

接下来去学着预备

夏天那记忆深刻的谎言——

在它的每一天之上

如此多的毁灭

是五月所不能察觉。

观察

只有在书中平淡的结局才会发生，

只有在梦里我们才相遇相连，

对于心灵的震撼手已麻木，

未来无视我们徒劳的焦虑；

但是既然往事的潮水正在涌来，

就在我们行走的脚下，是我们呼吸的空气，

那么记住我们唯一的结局便是死亡，

当面具和脸最终剥离。

漫无边际的笑声，和眼泪的偷袭，

机关枪扫荡心灵的渴望，

讲述着不断激发的恐惧的统治。

摇晃、风，吹动他们弯木的枝条，

那里风景如画却不再美好，

也找不到什么可以点燃穷人的火。

瓦解

枕头下奔跑的时间唤醒

投入的情人，以爱之名，

他们被许以梦的尖顶和楣窗；

加入到每一间单人房的房客中，

观察桌子对面的生活，

溶解在他们性爱的迷幻药里。

时间让头发在头上披散，

把冰层铺在修剪过的草地；

为霜雪签订一年一度的许可证，

犁除地里最后的庄稼残茬，

向已知介绍未知，

只有礼貌使它们繁殖；

时间停在几乎一直盘旋着的事物的

屋顶上，一只迁徙的、静止的鸟，

并未预言未来的切口形状里的变化，

而日光显示街道仍然纠缠；

时间指向头脑中的猿猴相机，

对准无处不见的混乱。

神话序曲

一个白皮肤的女孩躺在草地上，

手臂向爱伸展；

金棕色的头发覆着她的脸，

她的两片嘴唇在动：

> 看，我是那飘过深邃天空的
>
> 最白的云：
>
> 我是你感觉的十字路口，
>
> 四季在这里停驻。

她在草地中央站起身，

张开她的双臂；

而她躺过的蹼状的土地

已吞噬她的侧边。

被炸毁的石头教堂

比根扎得更深，

这个凿成又被抛弃的信仰

朝着天空飞溅，

一个祈祷者死在乱石中，

在总是奄奄一息的树木之间；

窗户反射阳光，

而双手仍交叉着祈祷和平，

尽管在他们躺着的地方，

死者在不成形的地上不成样。

因为，尽管比榆树更高，

它永远拒绝污秽，

因为它悬挂的钟

敲响，当鸟儿哑默，

人被埋葬，树叶点燃

每一个冷漠的秋天，

我观望那庄严的前部，

宁静锁入墙壁，

我敬崇那低语的壳。

但这伤口，噢看这僵硬的心

曾受过的伤，

因为，不朽的创造，

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留下

散发辉煌；

而此刻那曾经支撑头脑的事物

能否重建经验，

正如珊瑚在海下萌芽，

尽管无人，噢无人看见它正长成怎样的形状？

堕入地狱的女人 [20]

火已成灰：清晨的太阳

在昨夜拉拢的窗帘上描画出

图案的轮廓。牛奶已在台阶上，

《卫报》自拂晓起就在信箱里。

楼上，床还没挨过，从那里

可以看见建设者们的住宅区和主干道，

其间点缀着工人、汽油泵、一辆绿线 [21] 公共汽车，

以及小块的甘蓝菜地。

但起居室是宝石红：来自哈罗兹[22]的

椅垫，在地板上随处散落，

散发着烟酒的气味，

露丝玛丽坐在椅垫上。双手紧扣。她在哭泣。

她环顾四周：高雅的墙壁上

（缎带弄丢了，她暗淡的金发垂下来）

满是书籍和照片：“舞蹈”；“有节奏的生命”；

戴着帽子穿着礼服的蕾切尔·威尔逊小姐。

蕾切尔头发卷曲，在她面前伸出手，

眼睑和嘴唇张开着，她的眼神里充满

满足的残忍；她微笑着，

就像野兽对它们刚刚杀死的猎物微笑。

大理石座钟已停。被窗帘遮蔽的太阳

在燃烧：房间热起来了。那里，它出现了，

一个花瓶洒了，水已渗光。

唯一听见的声音是眼泪的声音。

普利茅斯[23]

一箱柚木，一箱檀香木，

盒子里一架黄铜镶圈的小望远镜，
一枚硬币，因磨损太多薄如叶片，
一张金色的被遗忘的脸的最后王国，
这些散乱地堆在房间里，每天闪耀着，
当新造的船只朝着太阳进发。

假如它们曾有任何粗陋、任何瑕疵的话，
一种陌生的气味，所有这些已经消失；
现在它们仅是装饰，或眼睛，
不再认识它们看见过的事物，
变得盲目；伊甸园的河流，血的河流
一度使它们失明，不被理解。

那挑选过它们的双手在一根木棒上生锈。
让我的双手找到这样的象征吧，
能在漫不经心的日光里被人忽视，
埋首等候半个世纪
才分享机会得以存留，它们已不再梦想
这样的海岸会发出回声，这样的海鸟会尖鸣。

画像

她的手并无恶意：

她的手一门心思

拢住火焰；

风是她的敌人，

一切都在奋力

带给她寒冷和黑暗。

但是蜡和烛心在变短：

这些她如此深情护卫着的东西

终于不顾她的爱怜熄灭了；

她的手不够强壮，

她的手终将垂在身体的两旁，

再没有风会来叨扰，剪断她的悲伤。

奉献者

一些人必须使用镰刀

割草，

以使小路平坦，

为了天使的双脚走过。

一些人修理

锁具，以使参观者

畅行无阻
走向最深处的房间。

一些人不得不努力
签字放弃生活，
正如情人对情人，
或一只鸟用它的翅膀
飞向猎人的包围，
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意识到
永恒的需求。

而如果他们离去，
祈祷，乃是为了满足，
如果鸽子的双脚
栖息在镰刀的柄上，
栖息一次，然后离开
熟悉的事物。此后，它们等待的
只是更寒冷的降临，
和蜡烛的熄灭。

朴质

语言像雌鸟翅膀一样朴实，

不撒谎，

不对事物过多修饰——

太害羞。

思想如同便士曳足而转，

跨过每个朝代，

磨损至最纯粹的意义

依然存在。

野草本不许生长，

却渐渐

开出了花，尽管

无人看见。

小说和读者

给我刺激，读者说，

给我乐子；

我不关心你怎么成功，或者

挑选什么题材。

选择你完全了解的

听起来像真实生活的东西：

你的童年，你老爸钉木桩，

你和你老婆怎么睡觉。

但这还不够，除非

你让我感觉良好——

无论你“想要表达什么”，

让它能被人看懂，

无论上帝“以哪种方式”编织绳子，

让“一切皆大欢喜”，

让我们可以平静地躺在床上，

而不是“沮丧”。

因为在这个行当是我说了算：

我付给你薪水，

写评论和书套上的大话——

所以别再愁眉苦脸了，

开始奉上你的感觉吧，

在还不算太晚之前；

只要让我开心两代人——

你就会是“真正的伟大”。

油

太阳。树木。起源。灌木丛中的上帝。王冠。

永不放弃的星宿。血液。

生活的谷仓的闩。未来的扳机。

医生在舞会中抖动的大麻烟草。

许多的雨水和许多的河流，汇成一条河流。

口令。装置。语言的根。

细小的种子被引往的工作场所，

海洋生物学家未曾造访过的水湾，

男人和女人之间纯粹的抉择，

像一朵水花一触即开，

新的声音以新的速度说着新的话语，

未来从那里喷涌如被钻探的油，

没有人能越过你的边界迁移。

没有人能脱离对你的依赖而存在。

没有人能从自己身上扯出你的丝线。

没有人能束缚你或将你解放。

除了你的族群之外，只有死者，

甚至只有他们被你牢牢抓住并开始利用。

“谁曾把爱叫做征服”

谁曾把爱叫做征服，

当它甜蜜的花

如此轻易地枯萎在酸涩的

生活的小路上？

不开花的炫露的野草

自私地蔓延，

白色的新娘沉溺在她的床上，

细小而卷曲的贪欲

紧抓着太阳下沉，

时值三点

当阴沉的暮色大氅

使小镇变得僵硬。

“既然一大半的我”

既然一大半的我

抛弃一大半的你，

争论戛然而止，我们

分开了。并且确定该做些什么

给一堆新的日子消毒，

因为我们的一大半即将出租，

连同不被分享的朋友和未走的路，

但是沉默也是雄辩：

一小半的沉默，

终于未遭反对，在每个夜里

返回，带着想要重续的

废弃的承诺。他们永远不知。

抵达

早晨，一扇玻璃门，闪耀着

这座新城金色的名字，

白色的沙洲和圆屋顶整天

游荡在缓慢的天空。

我着陆，待在这儿；

窗子次第开放，

窗帘像鸽子一样飞出窗外，

一个过去在风中枯萎。

现在，让我躺下，躺在

一片枝繁叶茂的漠视中，

铲形的脸像便士一样

顺着回忆的脊背，

找到了熔于

汽车喇叭隐语中的声音，

让那些散乱的房屋

独享自己稠密的生活吧。

因为我的这种无知

似乎是一种天真。

很快我就会破坏它：

那时，请让我呼吸

伊甸园里牛奶般的空气，

直到我自己的生命归入其中——

缓缓地坠落；垂着灰白的面纱；一种窃取，

仅是死亡的一种方式。

陀螺

陀螺倾斜而摇摆，

重新送出旋转：

起初

绕着地面扭动，

然后庄重地挺直身子，

像蜡烛的火焰，直到

变得无声，熟睡，

移动着，然而安静。

它们就这样奔跑，

直到，一个踉跄，

一个摇晃——很快消失——

它们的步伐开始改变：

再次倾斜

仿佛绝望地疲倦，

它们颤抖着，于是

我们曾赞美过的平衡

变得蹒跚，咔嗒一声仰面倒下，

悲哀地结束。

——而最令人惊愕的

是那微小的最初的颤抖，

那个绊倒，由此

我们明白无疑

它们已几乎耗尽，

就要开始死亡。

成功故事

失败（及物和不及物）

我发现，意味着失去，失望，

或未能成功获得什么

（诸如，做我想做的事之类）；

他们从拉丁文追溯它至欺骗……

是的。并非我在扮演不公平：

未满十四岁，我曾呈交六个字，

我梦想当编辑，

连同其后签署的承诺——

我谨以发誓舍弃

这个世界的美食，所有丰富的娱乐

和扼制脂肪的水果，甘愿被人忽视，

直到——但那直到从未到来，

而我一直忍饥挨饿。

时间坠落，我以为：时间已久。

辩解总是如此这般，在白天：

雄心就是爱上

一种你不曾有过也将不会获得的

特别的生活（既然爱选择了你的对立面）。

它像白昼一样清晰。但深夜归来，

你会听到一种奇妙的反驳的低语：

成功，它说，你已获得巨大的成功。

你的希望已开花，你已回避那肮脏的供养，

现在彻底越过它已几无可能——

只是关于事物另一面的某种虚饰。

继续活下去

继续活下去——也就是，重复

既定的习惯去获取必需——

它不断丢失，即或丢失，生活也能继续。

总有不同的遭遇。

这种丢失，兴致、头发以及斗志——
唉，如果只是一场扑克游戏，是的，
你或许可将它们一手甩弃，赢一个满堂彩！
　　但它是一盘棋。

一旦你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圈，
你的指令便清晰如同货物单。
任何其他，对你而言，都无法容许在想像中
　　出现。

这么做有何裨益？仅此而已，能及时
将暗藏在举止间那盲目的意念
隐约分辨，然后追寻它至根源。
　　但是得承认，

在那个阴郁的夜晚当我们的死亡降临，
正是它以往的样子，难以令人满意，
既然它适用于人只有一次，
　　而那个人行将死去。

鸽子

在薄石板上鸽子们齐齐挪动，

避开西来的一场细雨

掠过每一颗耷垂的头和紧实的羽毛。

挤靠在温暖的草垛周围最适于它们，

直到冬日的天光渐渐微弱，而它们

背倚砖墙变得难以辨认。很快，

来自一弯小而炽烈的斜月的光

照见了它们，如影子一般黑暗，就这样入睡了。

面包果

男孩们梦见本地女孩带来面包果，

　　管它是什么，

作为贿赂好教会她们操练

沙滩上十六种性爱姿势；

这使得他们加入（男孩）网球俱乐部，

洒除臭剂，圣地大跳摇摆舞，

每个星期六开着私家车伴护前任女友

　　泡酒吧。

这些未加约束的幻觉结束在教堂

　　或登记员那儿：

抵押贷款的半独立住宅——院子种着欧洲桦；

小孩；寡居的老母；不得不算计着

用钱；疾病；衰老。完全的成熟

就这样降临，当老男人坐着，梦想

裸体的本地女孩带来面包果，

　　管它是什么。

爱

爱，艰难的部分

是要足够自私，

是让盲目的坚持

搅乱存在，

仅仅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什么脸色它都得扛住。

而那不自私的一面——

你怎样才能满意，

把别人摆在首位，

结果自己却一败涂地？

我的生活是为了我。

连重力也可以忽视。

但它仍然，品性高洁又微有瑕疵，

爱，适于我们大多数。

只有那流血的人发现，

围绕自私这条错误的路，

曾遭受彻底的抵制，

而他终于能够离去。

“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

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什么能保护你和我？

史诺曼上校的埃塞克斯步枪？L.S.E.的轻骑兵？

多么

他们把医院建得多高！

亮着灯的悬崖，衬着白昼的

黎明，人们将在这样的日子里死去。

从这里我可以看见一个。

冬天多冷，

多么漫长，毫不顾念

我们此时对仁慈的需要。

春天走进了一个错误的年份。

人烟多么稀少，

被屋舍的土地分开，

被有着肤浅而暴力的眼睛的

孩子们分开。

女病房里的脑袋

一个个枕头上

蓬乱的白发和茫然的眼睛；

嘴张着；脖子伸着，

每一根青筋凸现；

乌青的嘴无声地蠕动，

跟谁也看不见的某人在交谈。

六十年前她们曾经

对着情人、丈夫、初生的孩子微笑。

微笑属于青春。对于老年，到来的是

死亡的恐惧和谵语。

附录二　未辑之诗

（1974—1984）

有个洞的生活

当我把头向后一扬大声咆哮，

人们（大多是女人）就会说，

　　　　　　　　你一直在做你想做的事，

　　　　　　　　你一直随心所欲

——一种完全卑鄙无耻的

是非颠倒。

那些老怪物的意思是

我从未做过我不想做的事。

所以那个躲在遮天蔽日的城堡里

捣鼓完他的五百字

就把这一天剩下的时间

消磨在洗澡、豪饮和美女之间的烂人，

仍像从前那样遥远，但那个

戴眼镜的讲课的家伙也一样

（六个小孩，怀孕的老婆，

她的父母就要过来同住）……

生活是一场动弹不得的，僵直的，

三只手之间的搏斗，

在你的需求、你的世界，以及（更糟糕）

那为你带来获取之物的

打不垮的迟钝机器之间较量。堵塞着，

它们围着一个关于责任、恐惧和脸面的

中空的壅滞来回拉扯。

日子不断地筛下。岁月。

生活之桥

为庆祝亨伯桥[24]开通，由安东尼·赫奇作曲的清唱剧的歌词；该剧于1981年4月11日在赫尔市政厅首演。

孤立的城市在水边延伸，

白色高楼林立，她的脸

半转向欧洲，北方孤独的女儿，

拥有这分离之地数百年。

在她的穹顶和吊车后天空辽阔，
金光云影相交织；码头和电线，
草垛和炼油厂，如金银镶嵌的工艺品，
生产线向大海蜿蜒。
在她遥远的三角腹地
开满白花的长长的小路尾随着河岸。
小山向大海缓缓倾斜，朴素的鸥鸟伫立，
敏捷的狐狸和绚丽的野鸡在踱步，而宽广的

被风吹拂的麦田冲刷着村庄周围，
教堂半掩在树木中。它们淹没
在盛夏，在货运道和村舍，
在近旁那灰蓝色大海轻柔的薄雾里。

白雪厚积的冬天更为宁静：
农场被田野拥抱，孤灯亮起，
高耸的教堂塔楼在倾谈，轻快可闻，
豪登和比弗利，赫登和帕垂顿，

散落在险峻的海边，结冰的船
像迷途的鸟儿携着她的孤独，
一个数英里也不黯淡的光明的记忆，
一个庇护心灵免遭痛苦的港湾。

而此刻它跨进我们的孤独，
像一条平线上燕子上下翻飞，
像巨人的脚步，把我们所有
可爱的风景永远纳入新图画。

风行其上像弹奏竖琴；歌声，
从东方来热烈轻快，从西方来歌喉浸满阳光，
永远不会被某个郡所独有，
但北方和南方采用统一的载货单。

那逝去的蹉跎岁月，那曾经由兴旺
繁荣再至匮乏的本土生活，此刻，
似乎开始重新聚集和敞开，
全都在这大桥的跨度里复活，

向世界延伸，正如我们的生活，

正如所有的生活，抵达我们所能创造的

最好的自己，并将它奉为真理：

我们的确总是通过桥梁而生活。

晨歌

我整日工作，夜里喝得半醉。

四点钟醒来，我凝望着无声的黑暗。

窗帘的边隙变亮为时尚早。

是什么一直在那儿，那时才能看清：

不安的死亡，又更近了一天，

使所有的想法变成不可能，除了何时

何地怎样我将丧命。

无趣的问讯：然而死亡的

恐惧，与死亡的情景，

再一次掠过，将我惊骇地抑止。

凝视中头脑变得空白。不是懊悔

——未做的好事，未给予的爱，未利用的

被撕毁的时间——也不是沮丧，因为

唯一的生命花去漫长的时间才爬到

错误的起点，也许永远不能；

只因永恒是这虚空，

我们的旅程必将走向毁灭

时时陷入迷蒙。不是在这儿，

不是在别处，

它很快来到；没有什么更可怕，没有什么更真。

这是恐惧的一种特殊方式，

没有诀窍能够驱赶。宗教曾经尝试，

那庞大的被蠹虫蛀坏的音乐锦缎

制造出我们永远不死的假象，

那伪善的家伙也说，理智的人

不会害怕他感觉不到的东西，却不知道

这正是我们的惧怕所在——无形，无声，

无法辨嗅，品尝或感触，无从思考，

无所爱与关联，

无人从麻醉剂中醒转。

于是它待在视线的边缘，

一片小小的未聚焦的污点，一阵持续的寒战

使每一次冲动减缓变成犹疑难断。

大多数的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这一次不同，

它的盛怒勃然呈现，

在熔炉般的恐惧里当我们被攫取，没有

美酒与同伴。勇气一无是处：

仅仅意味着不惊吓他人。勇敢

不能使任何人逃离坟墓。

哀诉较之抵抗，死亡无所不同。

慢慢地光线变强，房间显出了形状。

它突兀地站立，像个衣柜，我们所知的，

始终知晓，知晓我们无法逃离，

也不能领受。总有一条路不得不走。

此时电话蜷伏，在紧闭的办公室里

铃声正欲响起，整个漠然

纷繁的租用世界开始苏醒。

天空如陶土一样苍白，没有太阳。

工作还得完成。

邮差如同医生，在屋舍间穿行。

1952—1977

当没有什么能保持不变，

只是更坏，或变得奇怪，

总有一个永恒的好：

　　她没有改变。

“年年新眼眸”

新的眼睛每年

来这儿找旧书，

当然新书，也有，

老眼也变新；

所以年青与年长

如同墨水和纸张，

在这屋子里汇聚，

锻造新语句。

割草机

割草机熄火了，两次；跪下来，我发现

一只刺猬被卡在了刀刃上，

死了。它待在长长的草里。

从前我见过它，甚至还给它喂过食，一次。

现在我却伤害了它悄无声息的世界，
无法弥补。埋葬也无济于事：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而它却不会了。
死后的第一天，新的缺席
变成永远的事实；我们早该彼此

当心，早该心怀仁慈
当一切还来得及。

“亲爱的查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
亲爱的查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
却仍赐予了这首打油诗，
为了从冰冷的北方
为幸运的八月二十四日
带来温暖的问候，对我们来说
这是最好的月份，就像对那个罗马人——
因为你是狮子座，和我一样
（不是令人欣慰么，
如此高傲，自私，强壮，充满活力？
或者你以为是他们误解了？）

愿它金色的时光预示着

你将度过的年月。

较为悲伤的一件事，我想，

是我们的生日怎样慢慢沉没：

礼物和生日宴会消失了，

明信片一年比一年少，

直到，一个人到了六十五岁，

还有多少人在意我们仍然活着？

啊，查尔斯，放心！因为你

和你所做的一切，和你所写的一切

结成了永久的朋友；你的诚实和理智

是我们倚仗的可靠的防御，

抵制时髦与疯狂，

虚弱和十足的邪恶。

愿你度过美妙的一天，

让嬉戏翻飞的鸥鸟为你欢呼，

还有咆哮的海豹，柔软而懒惰的海洋生物

（我对康沃尔郡的认识相当模糊），

和那些以吃饱喝足的方式

为你纪念生日却不以为罪的人。

尽管非常努力想使它

听起来不像一张生日卡，

它仍只是如此：所以也许你会发现

它携着所有躺在它背后的东西——

赞赏；友谊；

以及希望，愿你未来

收获更丰。

“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

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夜晚

　　把它变成一个扁平的光的立方体。

无论展现哪个，象征总是相同的：

　　知识；一所大学；一个名字。

派对诀窍

我记得从不曾举起满满的一杯。

　　第一眼就看出酒落下去一半。

接下来怎办？忖量着杯里剩下的，想一些

　　水准更高的事情，直到主人转一圈来到？

有人说，最好露着一只空杯：

　　就会有人把它斟满。这招，我也试过。

你要么喝醉，要么捱过空虚的半个钟点。

　　关键似乎是你在哪儿。你是谁。

写作日期和首次发表日期

《北方船》（**1945**年**7**月）

001“一切都燃放着光亮”（1944年写作，1945年2月首发）

002“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1942年2月28日首发）

003“今晚月亮是满的”（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004黎明（1943年4月写作）

005应征士兵（1941年10月首发）

006“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1944年写作）

007“清晨的号角”（1943年4月写作，1945年发表）

008冬天（1943年4月写作）

009“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1944年10月23日写作）

010“在梦里你说”（1944年10月12日写作）

011夜曲（1944年10月12日写作）

012“像火车的节奏”（1943年4月写作）

013“我把嘴凑近流水”（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014童话（1943年4月写作）

015舞者（1943年4月写作）

016“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017“去写支歌，我说”（1943年4月写作）

018“如果悲伤能够熄灭”（1944年10月5日写作）

019丑妹妹（1943年4月写作）

020“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1944年写作，1945年首发）

021“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1943年首发）

022“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1944年写作）

023“假使手能释放你，心”（1944年写作）

024“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025“早晨再次铺展”（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026“这是头一桩”（1943年4月写作）

027“最沉的花，它的头”（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028“现在，还是永远”（1943年4月写作）

029“泼洒那青春”（1943年4月写作）

030“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1943年4月写作，1945年首发）

031北方船（1944年10月写作）

032“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1947年12月15日写作，1966年9月首发）

《较少受骗者》
（**1955**年**10**月）

033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1953年9月18日写作，1954年首发）

034婚礼那天的风（1946年9月26日写作，1951年首发）

035地方，爱人（1954年10月10日写作，1955年1月7日首发）

036来临（1950年2月25日写作，1951年首发）

037在场的理由（1953年12月30日写作，1954年4月8日首发）

038铜版画（1950年3月17日写作，1951年首发）

039下一个，请（1951年1月10日写作，1951年首发）

040离去（1946年2月写作，1951年首发）

041愿望（1950年6月1日写作，1951年首发）

042闺名（1955年1月5日写作）

043昨日出生（1954年1月20日写作，1954年7月30日首发）

044无论发生什么？（1953年10月26日写作，1954年4月8日首发）

045没有路（1950年10月28日写作，1951年首发）

046铁丝网（1950年11月4日写作，1951年首发）

047去教堂（1954年7月28日写作，1955年11月18日首发）

048年岁（1954年5月26日写作，1954年7月2日首发）

049黏液瘤病（1954年写作，1954年11月26日首发）

050癞蛤蟆（1954年3月16日写作，1954年夏首发）

051离去之诗（1954年1月23日写作，1954年6月10日首发）

052三拍子（1953年10月3日写作，1954年1月28日首发）

053春天（1950年5月19日写作，1951年首发）

054欺骗（1950年2月20日写作，1951年首发）

055我记得，我记得（1954年1月8日写作，1955年秋首发）

056缺席（1950年11月28日写作）

057最新的脸（1951年2月写作，1951年首发）

058如果，亲爱的（1950年5月23日写作，1951年首发）

059皮肤（1954年4月5日写作，1954年7月2日首发）

060抵达，离去（1953年1月24日写作，1954年首发）

061草地上（1950年1月3日写作，1951年首发）

《降灵节婚礼》（**1964**年**2**月）

062这里（1961年10月8日写作，1961年11月24日首发）

063布里尼先生（1955年5月写作，1955年9月8日首发）

064无话可说（1961年10月18日写作，1962年2月首发）

065岁月里的情歌（1957年1月1日写作，1960年首发）

066基金会自然会负担你的花销（1961年1月22日写作，1961年7月首发）

067广播（1961年11月6日写作，1962年1月25日首发）

068信仰疗法（1960年5月10日写作，1960年7月21日首发）

069给西德尼·比切特（1954年1月15日写作，1956年11月首发）

070家多么凄凉（1958年11月31日写作，1964年1月23日首发）

071重访癞蛤蟆（1962年10月写作，1962年11月23日首发）

072水（1954年4月6日写作，1957年夏秋季首发）

073降灵节婚礼（1958年10月18日写作，1959年4月5日首发）

074男人是自私的（1958年11月5日写作）

075带一只回家给小家伙们（1960年8月13日写作，1963年11月5日首发）

076日子（1953年8月3日写作，1957年夏秋季首发）

077 1914（1960年5月17日写作，1960年首发）

078床上谈话（1960年8月10日写作，1960年冬首发）

079又大又凉爽的商店（1961年6月18日写作，1961年7月14日首发）

080关于读书习惯的研究（1960年8月20日写作，1960年冬首发）

081差之千里（1960年2月9日写作，1961年3月28日首发）

082救护车（1961年1月10日写作，1961年3月首发）

083别处的意义（1955年6月13日写作，1955年8月16日首发）

084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1962年10月写作，1963年1月首发）

085第一眼（1956年3月3日写作，1956年7月13日首发）

086多克瑞和儿子（1963年3月28日写作，1963年4月11日首发）

087无知（1955年9月11日写作，1956年夏首发）

088回溯（1955年8月21日写作，1955年秋首发）

089往日的浪荡（1962年5月12日写作，1963年2月首发）

090本质的美（1962年6月26日写作，1962年10月5日首发）

091一无所获（1962年8月21日写作，1962年11月18日首发）

092下午（1959年9月写作，1960年春首发）

093一座阿伦德尔墓（1956年1月20日写作，1956年5月首发）

《高窗》（1974年6月）

094去海边（1969年10月写作，1970年1月首发）

095哀悼怀特·梅杰（1967年8月31日写作，1967年12月首发）

096树（1967年6月2日写作，1968年5月17日首发）

097生活（1971年10月写作，1972年2月20日首发）

098忘记做过的事（1971年8月6日写作，1967年12月首发）

099高窗（1967年2月12日写作，1968年首发）

100星期五晚上在皇家车站酒店（1966年5月20日写作，1967年1月7日首发）

101老傻瓜们（1973年1月12日写作，1973年2月首发）

102消逝，消逝（1972年1月25日写作，1972年首发）

103玩扑克牌的人（1970年5月6日写作，1970年10月首发）

104大楼（1972年2月9日写作，1972年3月17日首发）

105后代（1968年7月17日写作，1968年7月28日首发）

106都柏林式（1970年6月6日写作，1970年10月首发）

107向政府致敬（1969年1月10日写作，1969年1月19日首发）

108这就是诗（1971年4月写作，1971年8月首发）

109多么远（1965年11月24日写作，1971年10月26日首发）

110悲伤的脚步（1968年4月24日写作，1968年6月28日首发）

111太阳（1964年11月4日写作，1966年5月25日首发）

112奇迹迭出的一年（1967年1月16日写作，1968年2月首发）

113讽刺诗（1971年5月19日写作，1971年6月18日首发）

114星期六会展（1973年12月3日写作，1974年2月首发）

115钱（1973年2月19日写作，1973年秋冬首发）

116割下的草（1971年6月3日写作，1971年7月29日首发）

117爆炸（1970年1月5日写作，1970年首发）

附录一：未辑之诗
（**1940—1972**）

118最后通牒（1940年6月写作，1940年11月28日首发）

119故事（1941年2月13日首发）

120一个作家（1941年5月8日首发）

121五月的天气（1941年6月3日首发）

122观察（1941年11月22日首发）

123瓦解（1942年2月首发）

124神话序曲（1943年首发）

125被炸毁的石头教堂（1943年6月首发）

126堕入地狱的女人（1943年写作，1978年首发）

127普利茅斯（1945年6月25日写作，1946年5月首发）

128画像（1945年11月7日写作，1946年5月首发）

129奉献者（1946年9月18日写作）

130朴质（1949年5月13日写作）

131小说和读者（1950年2月25日写作，1954年1月首发）

132油（1950年3月14日写作，1950年3月17日首发）

133“谁曾把爱叫作征服”（1950年7月17日写作）

134“既然一大半的我”（1950年12月6日写作）

135抵达（1950年写作）

136陀螺（1953年10月29日写作，1957年春首发）

137成功故事（1954年3月11日写作，1957年2月首发）

138继续活下去（1954年4月22日写作，1973年首发）

139鸽子（1955年12月27日写作，1957年1月首发）

140面包果（1961年11月19日写作，1961年冬首发）

141爱（1962年12月7日写作，1966年夏首发）

142“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1969年3月写作，1969年首发）

143多么（1970年4月10日写作，1970年秋首发）

144女病房里的脑袋（1972年3月6日写作，1972年5月首发）

附录二：未辑之诗
（**1974—1984**）

145有个洞的生活（1974年8月8日写作，1974年圣诞节首发）

146生活之桥（1975年12月写作，1981年4月11日首发）

147晨歌（1977年11月29日写作，1977年12月23日首发）

148 1952—1977（1978年3月2日写作，1978年6月23日首发）

149“年年新眼眸”（1979年2月写作，1979年3月首发）

150割草机（1979年6月12日写作，1979年秋首发）

151“亲爱的查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1982年首发）

152“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1983年10月首发）

153派对诀窍（1984年1月首发）

菲利普·拉金纪事年表

主要成就

诗人/作家

出生

1922年8月9日，英格兰沃里克郡考文垂市。

（同年，英国作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与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s]出生，此二人与菲利普·拉金后来一道成为20世纪50年代英国主流文学声音“运动派”主将。）

逝世

1985年12月2日，喉癌，享年63岁。

家庭

西德尼·拉金（Sydney Larkin）与伊娃·拉金（Eva Larkin）的独子。上有年长九岁的姐姐凯瑟琳·拉金。其父西德尼·拉金1922—1944年任考文垂市财政部长，1948年死于癌症，享年63岁。其母伊娃1977年去世，享年91岁。

1930—1940年

就读考文垂市亨利八世皇家学校，其间定期给校刊《考文垂人》撰稿，包括1938年12月的《冬日夜曲》（*Winter Nocturne* ）。

1939—1940年

任《考文垂人》联合编辑。

1940—1943年

就读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因未通过入伍视力测试，得以顺利完成学业。1943年以一等奖学金获英语学位。

1940年

第一首诗《最后通牒》（*Ultimatum* ）发表于全国性周刊《倾听者》（10月28日）。

1943年

三首诗入选《1942—1943年牛津诗歌》。

1943年

毕业后重返其父母在沃里克郡的新居，寻找工作。两次失败，未能进入政府机构，最终在希罗普郡惠灵顿市谋得图书管理员一职。

1945年

十首诗入选《战时牛津诗歌》。第一部诗集《北方船》（*The North Ship* ）出版，收录诗歌32首。完成小说《吉尔》（*Jill* ）。

1946年

长篇小说《吉尔》出版。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奖学金男孩在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的经历。与《北方船》一样，《吉尔》未引起世人注意。

1946年

谋得莱斯特大学助理图书馆长新职。完成职业学习，并于1949年成为图书馆协会会员。

1947年

长篇小说《冬天的女孩》（*A Girl in Winter* ）出版。这部小说反映出拉金作为图书管理员的一些经验，获得数篇好评。同年结识年长三个月的莫尼卡·琼斯小姐。

1948年

第二部诗集《在光的抓握中》（*In the Grip of Light* ）出版，反响不佳。

1950年

10月，成为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下属18名职员。结识威尼弗兰德·阿诺德小姐。

1951年

诗集《20首诗》（ *XX Poems* ）自费印刷，并送呈评论家，均未受重视。

1954年

收录拉金五首诗歌的《小册子21》由幻想出版社出版。其他诗歌也陆续发表，包括在《倾听者》发表的《癞蛤蟆》（ *Toads* ）与《离去之诗》（ *Poetry of Departures* ）两首。

1955年

3月21日始，任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

1955年

10月，拉金的第三部诗集《较少受骗者》（ *The Less Deceived* ）出版，收录诗歌29首。这部诗集最终奠定拉金当代英国一流诗人的声名。同年结识小他七岁的梅芜·布雷南小姐。

1964年

拉金第四部诗集《降灵节婚礼》（ *The Whitsun Weddings* ）出版，收录诗歌32首，广受好评，并于1965年获女王诗歌金质奖章。

1965年

获英国女王诗歌金质奖章。

1970年

《爵士乐评：1961—1968年唱片日记》（ *All What Jazz：A Record Diary 1961—1968* ）出版。这是拉金为《每日电报》杂志每月撰写的唱片评论集。

1970—1971年

获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访问研究院士身份。

1973年

由拉金选编的《二十世纪牛津英语诗选》出版。

1973年

诗集《较少受骗者》销量达10，000册。

1974年

拉金的最后一部诗集《高窗》（*High Windows* ）出版，收录诗歌24首，声名进一步巩固。

1975年

获CBE奖。

1976年

获德国莎士比亚—普瑞斯奖。

1977年

当选英国布克尔奖评委会主席。

1977年

12月，《晨歌》（*Aubade* ），拉金最后一首伟大诗歌，出现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1978年

获英国文学勋位。

1980年

获英国图书馆协会荣誉会员。

1980—1982年

服务于英国艺术议院文学委员会。

1982年

获赫尔大学教授职位。

1983年

10月，《应约之作：1955—1982年杂集》（*Required Writing*：*Miscellaneous Pieces 1955—1982* ）出版，这是一部文学评论、访谈与爵士乐评的合集，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获1984年W.H.史密斯文学奖。

1984年

当选英国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拒绝接受英国桂冠诗人称号，不愿接受这一与地位相连的世俗荣誉。

1984年

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985年

因喉疾入住医院。

1985年

6月，被授予英国荣誉勋位，因病未能亲自前往受领。

1985年

转至赫尔皇家医院重症病房。12月2日，因喉癌去世，享年63岁。

1988年

10月，拉金的《诗集》（*Collected Poems* ）出版，收录诗歌242首，其中包括多首以前未发表的诗歌。诗集甫一面世，极为热销。

1992年

10月，拉金的《书信选集》（*Selected Letters* ）出版，成为当年文学事件。

译后记

算起来，从试译拉金的第一首诗起，至今已有十余年了，其间断断续续，到今天，终于完成《菲利普·拉金诗集》的翻译与修订工作，并有幸得到出版机会。十年，足以发生很多，改变很多，但拉金是我一直珍爱的诗人。我曾想，译完拉金，要写一篇长长的译后记，因为有太多的感受想说，但现在，我发觉，想说的都已融入在一行行译诗中了。现在，我只想感谢——感谢老一辈翻译家们对拉金诗歌的研究和译介，让我最初认识到这位卓越的诗人，前人的贡献启迪了我对于拉金诗歌的理解；感谢同时代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上的所有老师和朋友，感谢他们的指导、帮助和鼓励，我才得以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感谢世纪文景和大力促成拉金译诗集出版的编辑昆鸟，他们功莫大焉；感谢所有爱诗读诗的读者朋友，感谢在这样物质横行的时代，我们还保有一方纯粹的精神乐土。

对这本译诗集作一点说明。正如此书原版介绍所说，自从1988年《菲利普·拉金诗集》出版以来，这部诗集已成为任何诗歌书架上的必读书籍。菲利普·拉金成为同代人中最受爱戴的英国诗人。这个新编《菲利普·拉金诗集》版本尊重与恢复拉金自己对其诗歌的有意的编排顺序，以它们最初的顺序呈现四部他生前出版的诗集：《北方船》《较少受骗者》《降灵节婚礼》《高窗》，还包括几个附录，收录了拉金在别处发表的诗作，从少作到最后的作品。另外还收录了每首诗的写作日期和首次发表日期。此外，我还将多年来在研读拉金作品过程中整理的《菲利普·拉金纪事年表》也附录书中，以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拉金。这部新版《菲利普·拉金诗集》收录了拉金生前出版发表过的所有诗歌作品。

再就诗歌翻译问题作点说明。我们知道，拉金是在英诗传统中创新，非常讲究诗歌形式感的诗人，他的诗诗体优雅，用词凝练奇趣，大多采用较严格的韵式，即使后期诗歌中引入粗鄙的俚语、口语，甚至聚讼纷纭的“脏词”，但仍遵循着传统英诗的典雅格律。在翻译处理上，译文没有严格按照原文韵式凑韵，而是在韵脚和语意难以两全的前提下，将更重要的诗意、语词和节奏的呈现放在韵式之先，这也是诗歌翻译中因语言表达差异而引起的不得已的音韵上的丧失；而在能够兼顾的情况下，则以一种相对宽泛的形式还原韵式和节奏，力争最大程度地呈现原诗的诗意、语感和节奏感。此外，在拉金的诗歌写作中，由于凑韵而引起的句式倒装、语词前置、后置、插入、省略、词性活用、行话俚语等语言现象比比皆是，再加上拉金诗歌所独有的那种浓厚的庄谐并重的英国风味，这些都给诗歌的理解和翻译增加了难度。可以说，在我译过的所有外国诗人中，拉金的翻译难度是最大的。这

里所呈现的译本只是译者理解下的拉金，囿于水平，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还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感谢岁月和诗歌，以及它们带给我的成长。

舒丹丹

2014年10月

[1] 原诗无标题。为便于区分作品，原版诗集目录中以无题诗的首句为题，加引号标示。汉译诗集沿用此法，目录及诗题中均以首句为题，加引号标示。以下作品同。——译者注，下同

[2] 六翼天使（seraphim）：基督教九级天使中的最高位天使，其本性为“爱”，象征“光明”“热情”和“纯洁”。

[3] 参宿四（Betelgeuse）：又名猎户座α星（αOrionis），是一颗处于猎户座的超红巨星。

[4] 新啼的嗓音：原文为fresh-peeled voice，此处形容鸫鸟的嗓音像新剥皮的植物那样新鲜。

[5] 原文为cycle-clips，意指“骑自行车用的裤腿夹”。

[6] 黏液瘤病（Myxomatosis）：发生在兔子身上的一种致命性的动物慢性病。

[7] 原诗标题为 *Triple Time* ，指音乐上的三拍子节奏。

[8] 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主要作品有小说《霍华德别业》《印度之行》等，其作品内容反映了20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

[9] 西德尼·比切特（Sidney Bechet，1897—1959）：美国爵士音乐家、作曲家。

[10] 斯特利维尔（Storyvilles）：美国新奥尔良红灯区。

[11] 新月城（Crescent City）：新奥尔良市的别称。

[12] 原诗标题为 *As Bad as a Mile* ，为英文谚语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的化用，意指毫厘之差即千里之差。

[13] 指金奥利佛（King Oliver）的爵士乐唱片 *Riverside Blues*（1923），拉金喜欢的爵士乐唱片之一。

[14] 斯内普：英国小镇名。

[15] 特拉维夫（Tel Aviv）：以色列西部港市。

[16] 原文标题为 *Annus Mirabilis* ：拉丁语，意为“奇迹年”，源出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长诗 *Annus Mirabilis* ：

1966，该诗歌颂英格兰舰队战胜荷兰舰队的丰功，以及1666年伦敦城浴火重生的奇迹。

[17] 查特莱禁令（Chatterley ban）：指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被禁一事。

[18] 原诗题目为法语（Vers de Societe），意为“轻松诙谐的讽刺诗”。

[19] 原文为dropped scones，指一种老式方法制作的松饼，即把稀释的面糊直接放落煎锅中煎制，类似薄煎饼，故名dropped scones。

[20] 原诗题目为法语 *Femmes Damnées* ：意为“堕入地狱的女人”。

[21] 绿线（Green Line）：指伦敦至附近各郡的快速公共汽车线路，因在该线路上跑的公共汽车身涂绿色而得名。

[22] 哈罗兹（Harrods）：英国著名百货公司。

的

[23] 普利茅斯（Plymouth）：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港市（海军基地）。

[24] 亨伯桥（Humber Bridge），世界著名大跨度悬索桥，横跨英国亨伯河，连接林肯郡和约克郡，1981年7月通车。

Collected Poems by Philip Larki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Thwaite

Copyright©1988，2003 by The Estate of Philip Larkin，

Introdu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 by Anthony Thwa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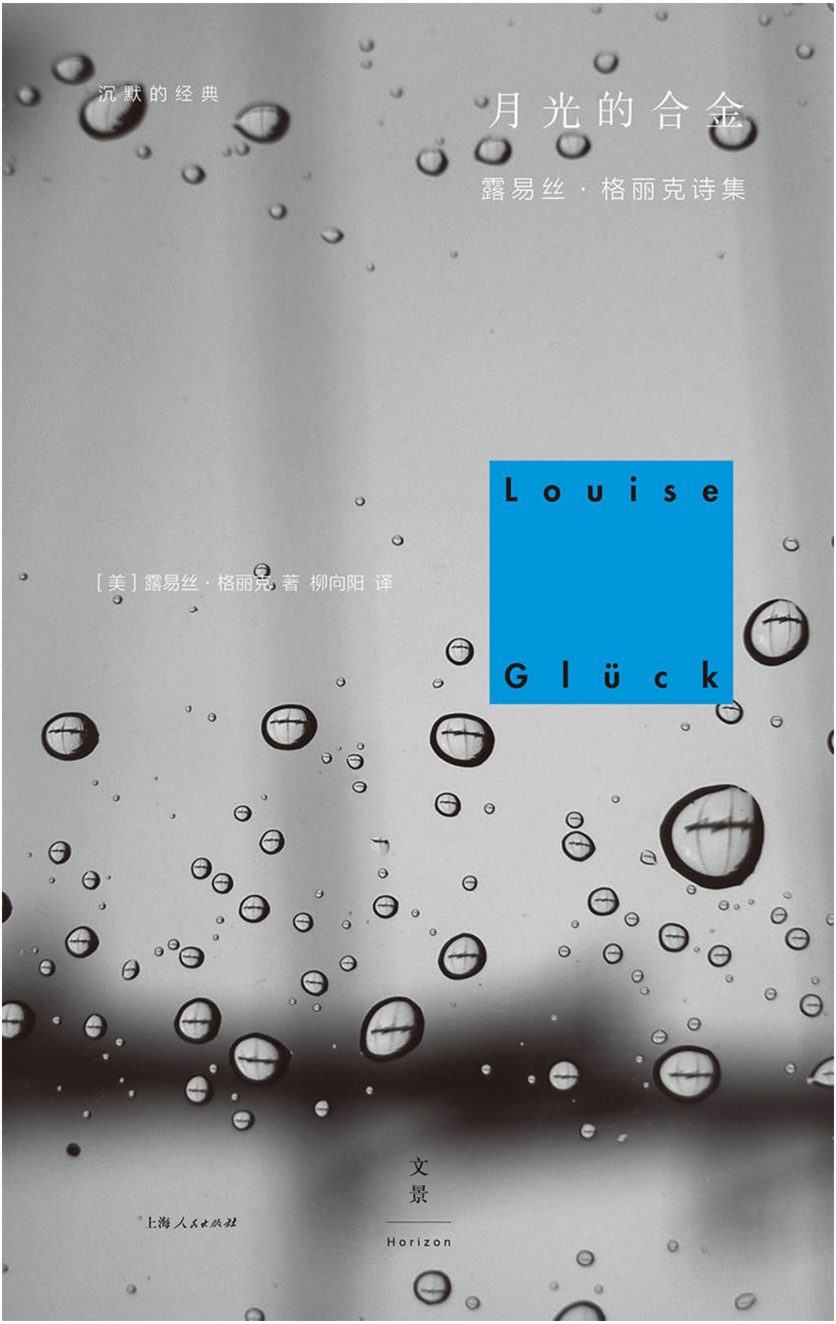
Chinese simplif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沉默的经典
月光的合金
露易丝·格丽克诗集
Louise
Glück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 柳向阳 译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沉默的经典

月光的合金

露易丝·格丽克诗集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 柳向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的合金/（美）格丽克（Glück, L.）著；柳向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The Wild Iris

ISBN 978-7-208-13399-0

I.①月… II.①格……②柳… III.①诗集-美国-现代**IV.①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179**号

书名：月光的合金

作者：【美】露易丝·格丽克

译者：柳向阳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面设计：周伟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399-0/I·145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录

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

野鸢尾

野鸢尾

晨祷

晨祷

延龄草

野芝麻

雪花莲

晴朗的早晨

春雪

冬天结束

晨祷

晨祷

蓝钟花

远去的风

花园

山楂树

月光中的爱

四月

紫罗兰

女巫草

花葱

晨祷

晨祷

歌

旷野的花

红罂粟

三叶草

晨祷

天堂与大地

门

仲夏

晚祷

晚祷

晚祷

雏菊

夏天结束

晚祷

晚祷

晚祷

最初的黑暗

丰收

白玫瑰

牵牛花

普雷斯克艾尔

远去的光

晚祷

晚祷：基督再临

晚祷

晚祷

日落

催眠曲

银百合

九月的曦光

金百合

白百合

草场

珀涅罗珀之歌

迦拿

宁静夜

礼仪

国王的寓言

无月之夜

别离

伊萨卡

忒勒马科斯的超然

人质的寓言

下雨的早晨

藤架的寓言

忒勒马科斯的罪

周年

草场1

忒勒马科斯的善良

禽兽的寓言

午夜

塞壬

草场2

船坞

鸽子的寓言

忒勒马科斯左右为难

草场3

岩石

喀耳刻的威力

忒勒马科斯的奇想

飞翔的寓言

奥德修斯的决定

返乡

蝴蝶

喀耳刻的痛苦

喀耳刻的悲伤

珀涅罗珀的固执

忒勒马科斯的告白

空虚

忒勒马科斯的重负

天鹅的寓言

紫色泳衣

忠诚的寓言

重聚

梦

奥蒂斯

许愿

礼物的寓言

心的欲望

新生

新生

晨曲

迦太基女王

敞开的坟墓

习惯法

燃烧的心

罗马研究

新生活

乳酪

对死亡的恐惧

鲁特琴之歌

俄耳甫斯

降临山谷

外衣

公寓

永生之爱

俗世之爱

欧律狄刻

卡斯蒂利亚

无常的世界

飞马

世俗的恐惧

金枝

夜祷

废墟

鸟巢

埃尔斯沃思大道

地狱

发作

侦探小说

哀悼

新生

七个时期

七个时期

月光

感官的世界

母亲与孩子

寓言

夏至日

星

青春

尊贵的画像

重聚

镭

生日

古代文本

来自一份杂志

岛

目的地

阳台

紫叶山毛榉

研究妹妹

八月

海滨之夏

夏雨

文明

十年

空杯

榅桲树

旅行者

植物园

欲望之梦

恩典

寓言

幸福的缪斯

成熟的桃子

未上漆的门

有丝分裂

爱洛斯

计策

时间

自传

圣女贞德

晨曲

纱窗门廊

夏夜

寓言

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

最初读到格丽克，是震惊！仅仅两行，已经让我震惊——震惊于她的疼痛：

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

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像锥子扎人。扎在心上。她的诗作大多是关于死、生、爱、性，而死亡居于核心。经常像是宣言或论断，不容置疑。在第一本诗集中，她即宣告：“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棉口蛇之国》）

从第一本诗集开始，死亡反复出现，到1990年第五本诗集《阿勒山》，则几乎是一本死亡之书。第六本诗集《野鸢尾》转向抽象和存在意义上的有死性问题。此后的诗集，死亡相对减少，但仍然不绝如缕。与死亡相伴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当人们战胜死亡、远离了死亡的现实威胁，就真能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安全和幸福吗？格丽克的诗歌给了否定的回答。在《对死亡的恐惧》（诗集《新生》）一诗里，诗人写幼年时的一个噩梦，“当那个梦结束/恐惧依旧。”在《爱之诗》里，妈妈虽然一次次结婚，但一直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带在身边，给儿子“织出各种色调的红围巾”，希望儿子有一个温暖、幸福的童年。但结果呢？诗中不露面的“我”对那个已经长大的儿子说：“并不奇怪你是现在这个样子，/害怕血，你的女人们/像一面又一面砖墙。”或许只有深谙心理分析的诗人才会写出这样的诗作。

《黑暗中的格莱特》是又一个例子。在这首类似格莱特独白的诗作中，格丽克对格林童话《汉赛尔与格莱特》皆大欢喜的结局深表怀疑：虽然他们过上了渴望的生活，但所有的威胁仍不绝如缕，可怜的格莱特始终无法摆脱被抛弃的感觉和精神上的恐惧——心理创伤。甚至她的哥哥也无法理解她、安慰她。而这则童话中一次次对饥饿的指涉，也让我们想到格丽克青春时期为之深受折磨的厌食症。

终于，在《花园》这个组诗里，她给出了“对出生的恐惧”、“对爱的恐惧”、“对埋葬的恐惧”，俨然是一而三、三而一。由此而言，逃避出生、逃避爱情也就变得自然而然了。如《圣母怜子像》一诗中，格丽克对这一传统题材进行了改写，猜测基督：“他想待在/她的身体里，远离/这个世界/和它的哭声，它的/喧嚣。”又如《写给妈妈》：“当我们一起/在一个身体里，还好些。”

格丽克诗中少有幸福的爱情，更多时候是对爱与性的犹疑、排斥，如《夏天》：“但我们还是有些迷失，你不觉得吗？”她在《伊萨卡》中写道：“心爱的人/不需要活着。心爱的人/活在头脑里。”而关于爱情的早期宣言之作《美术馆》写爱的显现，带来的却是爱的泯灭：“她再不可能纯洁地触摸他的胳膊。/他们必须放弃这些……”格丽克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这首诗：“强烈的身体需要否定了他们全部的历史，使他们变成了普通人，使他们沦入窠臼……在我看来，这首诗写的是

他们面对那种强迫性需要而无能为力，那种需要嘲弄了他们整个的过去。”这首诗强调的是“我们如何被奴役”。[1] 这种理解或许有些旁枝逸出，但在格丽克诗歌中远非个案，显示格丽克似乎是天赋异禀。

一直到《阿基里斯的胜利》一诗，格丽克给出了爱与死的关系式。这首诗写阿基里斯陷于悲痛之中，而神祇们明白：“他已经是个死人，牺牲/因为会爱的那部分，/会死的那部分”，换句话说，有爱才有死。在《对死亡的恐惧》（诗集《新生》）中再次将爱与死进行等换：“每个恐惧爱的人都恐惧死亡。”这其实是格丽克关于爱与死的表达式：“爱＝＞死”，它与《圣经·创世记》所表达的“获得知识＝＞遭遇有死性”、扎米亚金所说的“π＝f（c），即爱情是死亡的函数”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里的说法，“从《下降的形象》（1980）组诗开始，格丽克开始将自传性材料写入她凄凉的口语抒情诗里”[2]。这里所谓的自传性材料，大多是她经历的家庭生活，如童年生活，姐妹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亲戚关系，失去亲人的悲痛。她曾在《自传》一诗（《七个时期》）中写道：“我有一套爱的哲学，宗教的/哲学，都是基于/早年在家里的经验。”后期诗歌中则有所扩展，包括青春、性爱、婚恋、友谊……逐渐变得抽象，作为碎片，作为元素，作为体验，在诗作中存在。这一特点在诗集《新生》《七个时期》《阿弗尔诺》中非常明显。更多时候，自传性内容与她的生、死、爱、性主题结合在一起，诗集《阿勒山》堪称典型。同时，抒情性也明显增强，有些诗作趋于纯粹、开阔，甚至有些玄学的意味。罗伯特·海斯（Robert Hass）曾称誉格丽克是“当今写作者中，最纯粹、最有成就的抒情诗人之一”[3]，可谓名至实归。

因此，格丽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她将个人体验转化为诗歌艺术，换句话说，她的诗歌极具私人性，却又备受公众喜爱。但另一方面，这种私人性绝非传记，这也是格丽克反复强调的。她曾说：“把我的诗作当成自传来读，我为此受到无尽的烦扰。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4]

实际上，她也一直有意地抹去诗歌作品以外的东西，抹去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对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的影响，而且愈来愈决绝。比如，除了1995年早期四本诗集合订出版时她写过一页简短的“作者说明”外，她的诗集都是只有诗作，没有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就是这个简短的“作者说明”，在我们准备中文版过程中，她也特意提出不要收入。译者曾希望她为中文读者写几句话，也被谢绝了；她说她对这本书的唯一贡献，就是她的诗作。此外，让她的照片、签名出现在这本诗选

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格丽克出生于一个敬慕智力成就的家庭。她在随笔《诗人之教育》[5]一文中讲到家庭情况及早年经历。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后开杂货铺谋生，但几个女儿都读了大学；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格丽克的父亲，拒绝上学，想当作家。但后来放弃了写作的梦想，投身商业，相当成功。在她的记忆里，父亲轻松、机智，最拿手的是贞德的故事，“但最后的火刑部分省略了”。少女贞德的英雄形象显然激起了一个女孩的伟大梦想，贞德不幸牺牲的经历也在她幼小心灵里投下了死亡的阴影。她早年有一首《贞德》（《沼泽地上的房屋》）；后来还有一首《圣女贞德》（《七个时期》），其中写道：“我相信我将要死去。我将要死去/在十岁，死于儿麻。我看见了我的死亡：/这是一个幻象，一个顿悟——/这是贞德经历过的，为了挽救法兰西。”格丽克在《诗人之教育》中回忆说：“我们姐妹被抚养长大，如果不是为了拯救法国，就是为了重新组织、实现和渴望取得令人荣耀的成就。”

格丽克的母亲尤其尊重创造性天赋，对两个女儿悉心教育，对她们的每一种天赋都加以鼓励，及时赞扬她的写作。格丽克很早就展露了诗歌天赋，并且对诗歌创作野心勃勃。在《诗人之教育》中抄录了一首诗，“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写的”。十几岁的时候，她比较了自己喜欢的画画和写作，最终放弃了画画，而选择了文学创作，并且野心勃勃。她说：“从十多岁开始，我就希望成为一个诗人。”格丽克提到她还不到三岁，就已经熟悉希腊神话。纵观格丽克的十一本诗集，她一次次回到希腊神话，隐身于这些神话人物的面具后面，唱着冷冷的歌。

“到青春期中段，我发展出一种症状，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格丽克多年后她回忆起她的厌食症。她一开始自认为是一种自己能完美地控制、结束的行动，但结果却成了一种自我摧残。十六岁的时候，她认识到自己正走向死亡，于是在高中临近毕业时开始看心理分析师，几个月后离开了学校。以后七年里，心理分析就成了她花时间、花心思做的事情。

格丽克说：“心理分析教会我思考。教会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躲避和删除。它给我一项智力任务，能够将瘫痪——这是自我怀疑的极端形式——转化为洞察力。”而这种能力，在格丽克看来，于诗

歌创作大有益处："我相信，我同样是在学习怎样写诗：不是要在写作中有一个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简单地允许意象的生产——不受心灵妨碍的生产，而是要用心灵探索这些意象的共鸣，将浅层的东西与深层分隔开来，选择深层的东西。"（《诗人之教育》）对格丽克来说，心理分析同时促进了她的诗歌写作，二者一起，帮助她最终战胜了心理障碍。

十八岁，格丽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利奥尼·亚当斯（Leonie Adams）的诗歌班注册学习，后来又跟随老一辈诗人斯坦利·库尼兹（Stanley Kunitz）学习。库尼兹与罗伯特·潘·沃伦同年出生，曾任2000—2001年美国桂冠诗人。按格丽克的说法，"跟随斯坦利·库尼兹学习的许多年"对她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她的处女诗集《头生子》即题献给库尼兹。

1968年，《头生子》出版，有评论认为此时的格丽克"是罗伯特·洛威尔和希尔维亚·普拉斯的一个充满焦虑的模仿者"。[6] 但我看到更明显的是T.S.艾略特和叶芝的影子。如开卷第一首《芝加哥列车》写一次死气沉沉的旅程，不免过于浓彩重墨了。第二首《鸡蛋》（III）开篇写道："总是在夜里，我感觉到大海/刺痛我的生命"，让我们猜测是对叶芝《茵纳斯弗利岛》的摹仿，或者说反写：作为理想生活的海"刺痛"了她的生活。她后来谈到《头生子》的不成熟和意气过重，颇有悔其少作的意味，说她此后花了六年时间写了第二本诗集："从那时起，我才愿意签下自己的名字。"[7]

格丽克虽然出生于犹太家庭，但认同的是英语传统。她阅读的是莎士比亚、布莱克、叶芝、济慈、艾略特……以叶芝的影响为例，除了上面提到的《鸡蛋》（III）之外，第二本诗集有一首《学童》（本书中译为《上学的孩子们》），让人想到叶芝的名诗《在学童中间》；第三本诗集中那首《圣母怜子像》中写道："远离/这个世界/和它的哭声，它的/喧嚣"，而叶芝那首《偷走的孩子》则反复回荡着"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你不懂"。相同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拒绝，不同的是叶芝诗中的孩子随精灵走向荒野和河流，走向仙境，而在格丽克诗中，"他想待在/她的身体里"，不想出生——正好呼应了她的那个名句："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历史故事等构成了格丽克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面。如作为标题的"阿勒山"、"花葱"（雅各的梯子）、"亚比煞"、"哀歌"等均出自《圣经》。《圣母怜子像》、《一则寓言》（大

卫王）、《冬日早晨》（耶稣基督）、《哀歌》、《一则故事》等诗作取材于《圣经》。在《传奇》一诗中，诗人以在埃及的约瑟来比喻她移民到美国的祖父。最重要的是，圣经题材还成就了她最为奇特、传阅最广的诗集《野鸢尾》（1992）。这部诗集可以看作是以《圣经·创世记》为基础的组诗，主要是一个园丁与神的对话（请求、质疑、答复、指令），关注的是挫折、幻灭、希望、责任。

在此我们应该有个基本的理解：格丽克是一位现代诗人，她借用《圣经》里的相关素材，而非演绎、传达《圣经》。实际上，当她的《野鸢尾》出版后，格丽克曾收到宗教界人士的信件，请她少写关于神的文字。她在诗歌创作中对希腊神话的偏爱和借重，也与此类似。“读诗的艺术的初阶是掌握具体诗篇中从简单到极复杂的用典。”[8]了解相关的西方文化背景和典故，构成了阅读格丽克诗歌的一个门槛。如诗集《新生》中《燃烧的心》一诗，开头引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五章弗兰齐斯嘉的话，如果熟悉这个背景，那么整个问答就非常有意思了。接下来的一首《罗马研究》，如果不熟悉相应的典故，读起来也是莫名其妙。

希腊罗马神话对格丽克诗歌的重要性无以复加，这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如早期四本诗集中的阿波罗和达佛涅（《神话片断》）、西西弗斯（《高山》）等。而具有重要意义的，则集中于诗集《阿基里斯的胜利》《草场》《新生》《阿弗尔诺》。如《草场》集中于如奥德修斯、珀涅罗珀、喀尔刻、塞壬等希腊神话中的孤男怨女，写男人的负心、不想回家，写女人的怨恨、百无聊赖……这些诗作经常加入现代社会元素，或是将人物变形为现代社会的普通男女，如塞壬“原来我是个女招待”，从而将神话世界与现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新生》的神话部分主要写埃涅阿斯与狄多、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两对恋人的爱与死，《阿弗尔诺》则围绕冥后珀尔塞福涅的神话展开。

写到这里，建议读者有机会温习下《伊利亚特》《奥德赛》《埃涅阿斯纪》《神曲》，以及《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当然不用说这些著作本身就引人入胜，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这里只说熟悉了相关细节，读格丽克的诗作会更加兴味盎然，甚至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我发现海子的《十四行：王冠》前两节是“改写”自阿波罗对达佛涅的倾诉（允诺），而有些论者的解读未免不着边际。当然，于我而言，更多的是考量翻译的准确性。如那首《阿基里斯的胜利》，周瓒兄译为《阿喀琉斯的凯旋》，中文维基百科的“阿喀琉斯”条目引用弗朗茨·马什描绘阿基里斯杀死赫克托耳后用战车拖着他的尸体（对应《伊利亚特》第22卷）的画作，也译作《阿喀琉斯的凯旋》。但恐怕，“凯旋”一词说不上恰当，毕竟，阿基里斯是“凯”而不“旋”的，他

的胜利就是他的死亡。

从《阿勒山》开始，格丽克开始把每一本诗集作为一个整体、一首大组诗（book-length sequence）来看待。这个问题对格丽克来说，是一本诗集的生死大事。她曾谈到诗集《草场》，她最初写完了觉得应该写的诗作后，一直觉得缺了什么："不是说你的二十首诗成了十首诗，而是一首都没有！"后来经一位朋友提醒，才发现缺少了忒勒马科斯。格丽克说："我喜欢忒勒马科斯。我爱这个小男孩。他救活了我的书。"[9] 一本诗集怎样组织、包括哪些诗作、每首诗的位置……格丽克都精心织就。再以《阿弗尔诺》为例，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书评中说："诗集中的18首诗丰富而和谐：以相互关联的复杂形象、一再出现的角色、重叠的主题，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合，其中每一部分都不失于为整体而言说。"[10]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细加琢磨，并扩展到另外几本诗集。如此，或能得窥格丽克创作的一大奥秘。

格丽克写作五十年，诗集十一册；有论者说："格丽克的每部作品都是对新手法的探索，因此难以对其全部作品加以概括。"[11] 3]总体而言，格丽克在诗歌创作上剑走偏锋，抒情的面具和倾向的底板经常更换，同时又富于激情，其诗歌黯淡的外表掩映着一个沉沦世界的诗性之美。语言表达上直接而严肃，少加雕饰，经常用一种神谕的口吻，有时刻薄辛辣，吸人眼球；诗作大多简短易读，但不时有些较长的组诗。近年来语言表达上逐渐向口语转化，有铅华洗尽、水落石出之感，虽然主题上变化不大，但经常流露出关于世界的玄学思考。统观其近五十年来的创作，格丽克始终锐锋如初，其艺术手法及取材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又聚焦于生、死、爱、性、存在等既具体又抽象的方面，保证了其诗作接近伟大诗歌的可能。2012年11月，她的六百多页的《诗1962—2012》出版。但另一方面，格丽克似乎仍处于创作力的高峰，让我们期待着惊喜。

笔者从2006年初开始阅读、翻译格丽克诗歌，转眼就到第十年了。其间大部分自由时间放在了格丽克诗歌上。最初的八卦欲望，关于她的生平，关于她的评论，关于她两任丈夫的情况……需要的资料都查到，八卦欲望满足之后，翻译的压力并不稍减。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记得那首《卡斯提尔》，当初读到时，喜欢得无以复加。背。译。"另一首《卡斯提尔》，写春天、爱情、梦想……飘荡着橙子花

香，让人沉醉！最初读到时，我奇怪一贯刻薄写诗的格丽克居然也写这样美丽的诗！”我曾这样提到这首诗。我译得很快，但推敲、修改却耗了一个多月，还是心里不踏实。后来在一次朗诵会上听一位朋友朗诵了这首诗，效果之好，让我惊喜。之后还有多次修改，包括得一忘二兄提醒的两处，包括后来的几次修订。说到这首诗，不妨多说一句：后来给纸刊选编格丽克诗作时，我会有意识地加上这首诗，但这首诗至今（2014年12月）居然一次没有刊发过。

早在2007年，译者即同格丽克联系，希望出版她的诗选中文版，但她不愿意出版“诗选”，而是希望《阿弗尔诺》《七个时期》等诗集一本一本完整地翻译出版——那时她的第十一本诗集还没有出版。即使在美国国内，格丽克几十年来也从未出版过一本诗选！2012年面世的《诗1962—2012》没有用“诗全集”这个名称，也是已出版的十一本诗集的合订本。她终于避免了被“诗选”的命运！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涵盖了她的十一本诗集，其中前五本诗集是选译，后六本诗集是全译。译者根据单行本翻译，后期则根据诗全集校对。几乎全部译诗，都经版权代理转给她过目；她在耶鲁有一位中国学生帮助她。实际上，就连“诗人简介”也是她提供的。译者遇有不确定之处，则向她请教，后来又将她的部分回复译出，作为译注，并标明“作者解释”。

译者在阅读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丹尼尔·莫里斯（Daniel Morris）的著作《露易丝·格丽克诗歌：主题研究》（*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A Thematic Introduction*），和琼尼·菲特·迪尔（Joanne Feit Diehl）编的评论集《论露易丝·格丽克：改变你看到的》（*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这也是目前仅有的两本专书；通过谷歌图书和谷歌搜索阅读了更多论及格丽克诗歌的著作和资料。译者从中摘译了部分内容并注明出处，引为相关诗作的注释。同时，鉴于格丽克对文化典籍和典故的倚重，译者查阅资料，制作了部分注释。一本诗集，如《新生》中涉及埃涅阿斯的诗作有多首，译者的注释有多个，各有侧重，相互参照。注释的目的是提供诗歌的文化背景或一种理解思路，而非答案，尤其是要避免泯灭诗作可能的歧义。注释费时费力，更费斟酌，惟恐越出“译者”的界线；也正为此，译者在最后阶段删减了多处注释。望读者诸君明鉴。

此次翻译格丽克诗集，由我与范静哗（得一忘二）兄共同承担：我译前10本，范兄译第11本。范兄是我所敬慕的兄长，我们的交流始于多年前的“诗生活”网站的“翻译论坛”——这让我怀念起当初一起讨论格丽克诗的朋友们：周琰、AX、虚坻、飞渡、那么南……多年来周琰兄对我帮助尤多。译诗后期校改中，李晖、白木碉、蓝玉等朋友都曾给我帮助。感谢昆鸟兄对格丽克诗歌的青睐，他的才气和他对诗歌的热

爱都让我惊讶。感谢格丽克和她的版权代理卢克·英格拉姆（Luke Ingram）的辛劳。格丽克特别提醒感谢她的好友，耶鲁大学教授宋惠慈（Wai Chee Dimock）女士帮助审读译诗。部分译作经李寒、阿翔、刘锋、高兴、以亮、执浩、洗尘、南野、阿波、刘川、秀珊、胡弦、江离、飞廉、谷禾、李浩、公度、之平、莱耳、江雪、阿平、张联、江汀等诸多朋友之手刊发，特致感谢。当然，无需多说，译误之处自应由译者负责，亦望各位朋友回馈指出，不胜感谢。

柳向阳

2012. 8.31

又：从2006年开始译格丽克，如今马上就进入第十年了……格丽克的第12本诗集三个月前已经出版，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实际上，诗集之外，她至少还有一本诗随笔要结集出版。

2014. 12.21

野鸢尾

The Wild Iris ，1992

献给

凯瑟琳·戴维斯
（kathryn Davis）

麦瑞狄斯·霍平
（Meredith
Hoppin）

大卫·兰斯顿（David Langston）

献给

约翰（John）和诺亚（Noah）

野鸢尾

在我苦难的尽头

有一扇门。

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为死亡的

我还记得。

头顶上，喧闹，松树的枝杈晃动不定。

然后空无。微弱的阳光

在干燥的地面上摇曳。

当知觉

埋在黑暗的泥土里，

幸存也令人恐怖。

那时突然结束了：你所惧怕的，作为
一个灵魂却不能
讲话，突然结束了，僵硬的土地
略微弯曲。那被我认作是鸟儿的，
冲入矮灌木丛。

你，如今不记得
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跋涉，
我告诉你我又能讲话了：一切
从遗忘中返回的，返回
去发现一个声音：

从我生命的核心，涌起
巨大的喷泉，湛蓝色
投影在蔚蓝的海水上。

晨祷

阳光照耀；挨着邮筒，那棵分叉的桦树

叶子叠起，打了褶像鱼鳍。

树下，是白水仙“冰翼”、“歌手”空心的茎；深色的

野生紫罗兰的叶子。诺亚说

抑郁症患者痛恨春天，无法平衡

内心与外部世界。我是

另一回事——抑郁，是的，但有几分热烈地

依恋那棵活着的树，我的身体

实际上蜷曲在裂开的树干里，几乎平静，在黄昏的雨中

几乎能感到

汁液起泡，上升：诺亚说这是

抑郁症患者的一个错误：混同于

一棵树，而那颗快乐的心

游荡园中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个

代表部分，而非整体的形象。

晨祷

不可抵达的父啊，想当初

我们被逐出天堂时，你制造了

一个复制品，在一种意义上

是与天堂不同的地方：为了

给予教训而制造；其他

都相同——两面都美，美

没有不同——只除了

我们不知道那教训是什么。被独自留下，

我们让彼此精疲力竭。随后是

黑暗的年月；我们轮流

在花园里劳动，最初的泪水

涨满我们的眼睛，当大地

似雾蒙花，某种

暗红，某种肉体的颜色——

我们从没有想到你

虽然我们正学着敬拜你。

我们仅仅知道那不是人类的本性：只爱

以爱相报者。

延龄草

当我醒来，我在森林里。黑暗

似乎自然而然，天空透过那些松树

光线密布。

我一无所知；我能做的只是看。

当我细看，天堂里所有的光

暗淡成仅有一物，一堆火

正烧穿冷冷的杉林。

那时，再也不可能

凝望天堂而不被摧毁。

有灵魂需要

死亡的到场吗，就像我需要保护？

我想如果我讲得足够久

我将回答那个问题，我将看到

无论他们看到的什么，一架梯子

穿过杉林伸过来，无论什么

呼唤他们去交换生命——

想想我已经理解的那些。

那时我在森林里醒来，一无所知；

只是片刻之前，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嗓音

（如果有一个嗓音被给予了我）

将如此充满悲伤，我的句子

像串在一起的哭喊声。

我甚至不知道我感到了悲伤

直到那个词到来，直到我感觉

雨水从我身上流下。

野芝麻

当你有了一颗冷酷的心，你就这样生活。

像我：在树荫里，在凉爽的石上蔓延，

在那些大枫树下。

太阳几乎触不到我。

早春，有时我看到它，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升起。

那时树叶在它上方生长，整个地遮住它。我感到它

透过树叶闪闪烁烁，飘忽不定，

像某个人用金属汤匙敲打着一只玻璃杯的侧面。

生命之物并非同等地

需要光。我们中有些人

制造我们自己的光：一片银箔

像无人能走的小径，一片浅浅的

银的湖泊，在那些大枫树下的黑暗里。

但你已经知道这些。

你和其他那些人，他们认为

你为真实活着，甚至还爱着

一切冰冷之物。

雪花莲

你可知道我是谁，怎么活着？你知道

什么是绝望；那么

冬天对你应该有意义。

我并不期望存活，

大地压制我。我不期望

再次醒来，感觉

我的身体在潮湿的泥土里

能够再次回应，记起

这么久以后如何再次盛开

在初春时节

寒冷的光里——

害怕，是的，但又一次在你们中间

哭喊着是的冒快乐之险

在新世界的狂风里。

晴朗的早晨

我观察你已经够久了，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跟你讲话——

我已经接受了你的偏好，耐心地观察
你喜爱的事物，说话

只通过工具，用
泥土的细节，如你所好，

蓝色铁线莲的
卷须，傍晚时的

亮光——
你永远不会接受

像我这种腔调，漠不关心
你正忙于命名的事物，

你的嘴
惊恐的小圆圈——

而这次我一直
容忍你的弱点，想着

你迟早会自己把它丢在一边，
想着物质不可能永远吸引你的凝视——

铁线莲的栅栏正在门廊的窗上
绘着蓝色的花朵——

我无法继续
将自己局限于图像

因为你认为质疑我的意思
是你的权利：

如今我已准备好
将清晰强加于你。

春雪

望着夜空：

我有两个自我，两种力量。

我在这儿和你一起，在窗边，

注视着你的反应。昨天

月亮升起在潮湿的大地之上，低低的花园里。

此刻，大地像月亮一样闪耀，

像光亮裹着的死物。

此刻你可以闭上眼睛。

我已经听到你的叫喊，以及在你之前的叫喊，

和它们背后的需要。

我已经给你看了你想要的：

不是信仰，而是屈从，

屈从于依靠暴力的权威。

冬天结束

寂静世界之上，一只鸟的鸣叫

唤醒了黑枝条间的荒凉。

你想要出生，我让你出生。

什么时候我的悲伤妨碍了

你的快乐？

急急向前

进入黑暗和光亮，同时

急于感知

仿佛你是某种新事物，想要

表达你自己

所有的光彩，所有的活泼

从来不想

这将让你付出什么，

从来不设想我的嗓音

恰恰不是你的一部分——

你不会在另一个世界听到它，

再不会清晰地，

再不会是鸟鸣或人的叫喊，

不是清晰的声音，只是
持续的回声
用全部的声音表示着再见，再见——

那条连续的线
把我们缚在一起。

晨祷
原谅我吧，如果我说我爱你：强者，
人们总是对他说谎，因为弱者
总是被恐惧驱使。我不能爱
我无法想象的，而你
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坦露：你像那棵山楂树吗，
总是同样的面孔在同样的地方，
或者你更像毛地黄，变化不定，先是冒出
一柱粉红在雏菊后面的斜坡上，
到第二年，变成紫色在玫瑰园里？你必定看到
它对我们没有用，这种寂静让人相信
你必定是所有事物，毛地黄和山楂树，

娇弱的玫瑰和顽强的雏菊——任由我们去想

或许你无法存在。是否

这是你想要我们认为的，是否

这解释了清晨的寂静——

蟋蟀还没有摩擦它们的翅膀，猫儿

还没有在院子里打斗？

晨祷

我看它和你一起正如和桦树一起：

我不是要以个人的方式

和你说话。我们之间

许多事已经过去。或者

它一直就是

单方面的？我是

有过错，有过错，我请求你

能通人情——我的贪心

不比其他人更甚。但缺少

所有的感觉，缺少

对我的丝毫关怀——我干脆继续

对那些桦树讲话，

像我从前的生活那样：让它们

做它们最糟糕的，让它们

用浪漫主义艺术家把我埋葬，

它们带尖的黄叶

正在飘落，将我覆盖。[12]

蓝钟花[13]

不是我，你白痴，不是自己，而是我们，我们——

天空的波浪，蓝得

像对天堂的评论：为什么

你珍视你的嗓音，

当成为一物

几近于无？

为什么你仰望？想听到

像神的声音一样的

回声？对我们来说你们都相同，

独居，立于我们之上，计划着

你们愚蠢的生活：你们去

你们被送去的地方，像万物，

风将你们种在那里，

你们一个或另一个永远地

俯视着，看着水的

某种图像，又听着什么？波浪，

重波浪，鸟儿歌唱。[14]

远去的风

当我造你们的时候，我爱你们。

如今我怜悯你们。

我给了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大地作床，蓝天作被——

如今我离你们越远，

把你们看得越清楚。

你们的灵魂应该已经广阔无边，

而不是现在这样，

嘀嘀咕咕——

我给了你们每一样礼物，

春天早晨的蓝，

你们不知道怎么用的时间——

你们还想要，那个

为另一种造物保留的礼物。

不管你们希望什么，

你们都将无法找到自己，在花园里，

在生长的植物中间。

你们的生命不像它们那样是循环的：

你们的生命是鸟的飞行，

在寂静中开始和结束——

开始和结束，其形式重复着

从白桦树到苹果树的

这条弧线。

花园

我再不愿做这事了，

我再看下去要受不了——

在花园里，明亮的雨中

那对年轻夫妇正在种下

一排豌豆，仿佛

以前从没有人做过这件事，

这巨大的困难还从来没有人

面对、解决——

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

在新泥里，开始，

没有前景，

他们后面，浅山淡绿，花团锦簇——

她想停下来；

他想继续做这件事，

直到结束——

看她，正抚着他的脸颊

表示停战，她的手指

带着春雨的凉；

在细草里，紫色番红花迸发——

甚至在此，甚至在爱的初始，

每次她的手离开他的脸

都成为分别的意象

而他们认为

他们可以随意忽略

这种悲哀。

山楂树

肩并肩，而非

手牵手：我注视着你们

正走在夏季的园中——

无法移动的事物

学着去看；我不需要

穿过这花园

追逐你；人类

处处留下了

感觉的标记，花

撒落在泥泞小径上，全部

白色和金黄，有些

被夜里的风

稍稍吹起；我不需要

跟随到你现在的地方，

深入有毒的田野，去了解

你逃离的原因，人类的

激情或愤怒：还能为别的什么

你会丢下

你已采集的一切？

月光中的爱

有时一个男人或女人把自己的绝望

强加给另一个，这被称作

裸露心，或称作，裸露灵魂——

意思是此刻他们获得了灵魂——

外面，夏夜，一个完整的世界

被抛在月亮上：团团银色的轮廓

也许是建筑或树木，或狭小的公园

有猫藏在里面，在尘土里仰身翻滚，

玫瑰，金鸡菊，还有，黑暗中，金色的国会大厦圆顶

变成了月光的合金，外形

没有细节，神话，原型，灵魂

充满了火，那实际上是月光，取自

另一个来源，短暂地

像月光一样闪亮：石头与否，

月亮仍称得上是一个生命之物。

四月

没有谁的绝望像我

的绝望这样——

你在这个园子里没有地方
思考这类事情，制造
这种无聊的外在标志；那个男人
在整个森林里除草，多么显眼，
那个女人跛脚，拒绝换衣服
或洗头发。

你认为我在意
你们是否相互说话吗？
我只是想要你明白
我盼望两个被赋予了心智的生灵
变得更好：这即使不是说
你们实际上应该相互关心，
至少是说你们应该理解
不幸就分布在
你们之间，你们所有同类之间，对于我
要认识你们，就如深蓝色
标志着野生蓝钟花，白色
标志着紫罗兰。

紫罗兰

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

有些东西总被遮掩，

小而且白，

小而且如你所称的

纯洁，我们并不悲伤

当你悲伤，亲爱的

痛苦的主啊；你

并不比我们

更迷失，在

山楂树下，山楂托着

平稳的珍珠的盘子：什么

已将你带到愿意教导你的

我们的中间，虽然

你跪着哭泣，

你巨大的两手紧紧扣着，

以你所有的伟大，却丝毫

不了解灵魂的本性——

它从不会死亡：可怜的悲伤的神，

你要么从未有过灵魂，

要么从未失去过灵魂。

女巫草

有物

进入世间，不受欢迎

呼喊着混乱，混乱——

如果你这么恨我，

不要烦心给我

一个名字：是你需要

在你的语言中

增加一次诋毁？又一种

将一切归咎于一个部落的

方式——

正如我们所共知，

如果你崇拜

一个神，你只需

一个敌人——

我不是那个敌人。

仅仅一个伎俩，去忽略

你看到的正发生在

这个苗圃里的事，
失败的
一个小范例。几乎每天都有
一种你珍爱的花在此凋零，
你无法安宁，除非
你抨击那原因，意思是
无论留下什么，无论
发生什么比你的个人激情
更坚定的事情——

这并不表示
要在真实世界里永远持续。
但为什么承认那些，当你能继续
做你一直做的事，
哀悼并躲避着指责，
两者总在一起。

我不需要你的称赞
才存活。是我先在这里，
在你到这里之前，在你
建起一个花园之前。

我还将在这里，当只剩下太阳和月亮，

和大海，和辽阔的旷野。

我将掌控这旷野。

花葱 [16]

陷于尘世间，

难道你不是也想

去天堂？我生活在

一位女士的花园里。原谅我，女士；

渴望已带走我的体面。我不是

你以前想要的。但

正如男人女人似乎

欲望彼此，我也欲望

天堂的知识——而如今

你的悲伤，一根赤裸的茎

正伸到门廊的窗口。

而最终，什么？一朵蓝色小花

像一颗星。永不

离开这世界！这不是

你的泪水所表示的？ [17]

晨祷

你想知道我怎样打发时间？

我走过屋前草坪，假装

正在拔草。你应该知道

我根本不是在拔草，我跪着，从花圃

扯着几丛三叶草：事实上

我在寻找勇气，寻找

我的生活将要改变的某种证据，虽然

耗时无尽，检查着

每一丛，找那片象征的

叶子，而夏天很快就将结束，已是

草木变衰，总是那些病树

首先开始，那些垂死的

变得灿烂金黄，而几只深色的鸟在表演

宵禁的音乐。你想看我的手？

此刻空空如在第一个音符边。

或者总是想

延续而没有标记？

晨祷

我的心对你算什么

让你必须一次次把它打碎

像一个苗圃专家试验

他的新品种？拿别的什么

去练习吧：我怎能像你偏爱的那样

在群体中生活，如果你强加

一个痛苦隔离区，把我

和我自己部落的健康成员分开？

你并不在花园里

做这事，隔开

生病的蔷薇；你让它挥动友善的

生了害虫的叶子

在其他蔷薇面前，而细小的蚜虫

从一棵迁飞到另一棵，正再次证明

我是你的生灵中最低微的，低于

兴盛的蚜虫和蔓延的蔷薇——父啊，

作为我孤独的创造者，至少

减轻我的罪；取消

隔离的耻辱标志，除非

你是打算让我

又一次永远完好，正如我

曾经完好整一，在我委屈的童年，

如果不是，就在我母亲的心

轻微的重量下，如果不是，
就在梦里，首先
那样将永不死去。[18]

歌

像一颗被守护的心
那朵血红的
野玫瑰花，开始
在最低的枝条上绽放，
被一大团网状的
灌木支撑着：
它盛开，映着黑暗——
那是心的永恒的
背景，而高处的花朵
已凋谢或憔悴；
幸存
在逆境中，仅仅
加深了它的颜色。但约翰
反驳，他觉得
如果这不是一首诗而是
一个实际的花园，那么
那朵红玫瑰将

不需要模仿

其他东西，无论是

另一朵花，还是

那颗幽暗的心，在

地平线上搏动着

半是暗红，半是腥红。

旷野的花

你在述说什么？说你想要

永恒的生活？你的思想真的

那么令人信服？当然

你不看我们，不听我们，

在你皮肤上

太阳的斑点，黄色

金凤花的粉末：我正和你

谈话，你的目光透过

正摇动你的小拨浪鼓的

高草的篱笆——噢

灵魂！灵魂！是否

只向内看已经足够？对人类的

藐视是一回事，但为什么

鄙视那辽阔的

旷野，你的目光从野生金凤花
清晰的花冠上抬起，望向什么？你可怜的
天堂的观念：缺乏
变化。比世间好？你
怎么知道，当你站在我们
中间，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

红罂粟

伟大的事情
是没有
头脑。感情：
噢，我有这些；它们
主导着我。我有
一个在天国的主
叫做太阳，我为他
盛开，向他展示
我自己的内心之火，火
就像他的现身。
什么能这般地荣耀
如果不是一颗心？噢我的兄弟姐妹，
你们是否也像我一样，从前，
在你们成为人之前？你们是否

也曾允许自己

再盛开一次，即使

以后再不能开放？因为

事实上，我现在说话

正是以你们的方式。我说

是因为我已凋谢。

三叶草

什么被撒播在

我们中间，你称之为

幸福的标志？

虽然它是一棵草，

就像我们，是将要

被连根拔起的一物——

按什么逻辑

你想要某物死亡

却收藏了

它单独的一根

卷须？

如果有什么显现在我们中间

如此强力，难道它不应该

繁殖，造福

这可爱的花园？

你应该自己

一直问这些问题，

而不是把它们留给

你的受害者。你应该知道

当你在我们中间昂首阔步

我听到两个声音在说话，

一个是你的精神，一个是

你双手的动作。

晨祷

不仅太阳，而且大地

自己也闪光，白色之火

跃自耀眼的群山

和清晨微亮的

平坦道路：难道这是

只为我们，要引起

回应，或者你也

被扰动，无法

控制自己

在大地面前——我羞于

以前对你的想法，

疏远我们，把我们

当成一个实验：成为

任人驱使的动物，

是一件痛苦的事，

一件痛苦的事。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正在发抖的同伴，

在你察觉的事情中什么最让你惊讶，

大地的光辉还是你自己的快乐？

对我，一直

快乐就是惊讶。

天堂与大地

一个结束之处，其余的开始。

顶端，一带蓝色，下面，

一带绿色和金色，绿色和深玫瑰色。

约翰站在地平线上：他想
同时要两个，他想
同时要一切。

极端是容易的。只有
中间是个谜。仲夏——
一切都有可能。

意思是：生活将再不会结束。

我怎能留下我丈夫
站在花园里
梦想着这一类事，握着
他的耙子，得意地
准备着宣布这个发现

当夏季太阳的火
真的搁置
被那些燃烧的枫树
整个地遏制

在花园的边上。

门

我曾渴望保持自我，

安静，当这世界从不安静，

不是仲夏，而是第一朵花形成

之前的时刻，一切都还

没有过去的时刻——

不是仲夏，那令人陶醉的，

而是春末，草在花园边上

还没有长高，早郁金香

正要张开——

像一个孩子在门口盘旋，注视着其他人，

那些更早的，

一丛浓密的枝条，警觉于

其他的失败，公众的畏畏缩缩

用孩子对即将到来的能力的那种强烈自信

准备着击败

这些弱点，不屈服于

任何事情，时间正好

先于盛开，掌控的时期

在那礼物出现之前
在拥有之前。

仲夏
我怎能帮助你们，当你们都想要
不同的东西——阳光和阴影，
潮湿的黑暗，干燥的炎热——

听听你们自己，彼此嫉妒——

而你们想知道
为什么我对你们绝望，
你们认为某种东西能把你们融为一体——

盛夏的寂静空气

和一千个声音混杂一起

每个都大声叫喊着

某种需要，某种绝对

并以那种名义，持续地

在开阔的旷野里

彼此绞杀——

为了什么？为空间和空气？

作为天堂之眼中

唯一者的殊荣？

不期待你们成为

独一的。你们是

我的体现，所有的多样化

并不是你认为你看到的

当你寻找着田野之上明亮的天空，

你们仓促的灵魂

像望远镜集中在

你们某种放大的自我上——

我为什么造你们，如果我打算

将自己限于

这上升的标志，

星星，火，愤怒？[19]

晚祷

从前我相信你；我种下一棵无花果树。

在这儿，维蒙特，没有夏天的

国度。这是一个试验：如果这棵树活下来，

那就表示你存在。

按这个逻辑，你并不存在。或者，你仅仅

在温暖的气候里存在，

在炽热的西西里、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

那儿出产不可思议的

杏子，易碎的桃子。也许

它们在西西里看到你的面容；这儿，我们几乎看不到

你外衣的褶边。我不得不约束自己

与约翰和诺亚分享番茄的收成。

如果另外的某个世界上存在正义，那些
像我这样的人，因大自然强迫
而过节制生活的人，就应该得到
所有事物中最好的份额，所有
渴望、贪婪的目标，作为
对你的颂扬。没有人比我颂扬你
更热切，带着更多
被痛苦地阻止的欲望，或是更值得
坐在你的右手边（如果它存在），享用着
那易腐烂的，那不死的无花果，
它并不能旅行。[20]

晚祷

在你长期的缺席中，你允许我
使用土地，期望
投资得到收益。我必须汇报
我执行任务的失败之处，主要是
关于番茄种植。
我觉得我不应该被鼓励
去种番茄。或者，如果我被鼓励，你就该

停止暴雨、寒夜，它们如此
频频光临这里，而其他地区却得到
十二个周的夏天。这一切
都属于你：另一方面，
我播下种子，我观察初芽
像羽翼撕开泥土。是我的心
因枯萎病而破碎，当小黑点如此迅速[21]
在田垄上蔓延。我怀疑
你的慈悲，按我们对于这个词的
理解。你并不区分
死者与生者，你因此
对征兆无动于衷，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承受了多大的恐惧，那有斑点的叶子，
那甚至在八月就飘落的[22]
枫树的红叶，在最初的黑暗中：我要负起
对这些作物的责任。[23]

晚祷

超过了对我的爱，很可能
你更爱旷野那些兽类，甚至，
可能，更爱旷野本身，在点缀着
野菊和紫菀的八月：

我知道。我已经把自己

和那些花相比，它们的感受范围

要小那么多，而且没有反应；和白色的绵羊，

实际上是灰色的，相比：我是独一无二地

适合颂扬你。那为什么

折磨我？我研究了山柳菊，

研究了金凤花——因为有毒而免于

被牧群吃掉：难道痛苦

是你的礼物，让我

意识到我需要你，似乎

我必须需要你才能敬拜你，

或者，你已抛弃了我

转而宠爱旷野，在暮色里变得银白的

坚忍的羔羊；闪着淡蓝和深蓝的

野菊和紫苑的波浪，既然你已知道

你们的服饰多么地相似。

雏菊

继续吧：说说你在想什么。花园

不是真实的世界。机器

是真正的世界。坦率地说说任何傻瓜

都能在你脸上读出的：

回避我们，抵制怀念，

是明智的。风

搅动一片牧场的雏菊发出的声音

是不够现代：思维

无法随着它闪光。而思维

想要闪光，平淡地，像

机器闪光，而非

向深处生长，比如，像根那样。仍然

非常感人，当看到你正小心地

接近草地边缘，一大清早，

那时不可能有人

注视着你。你在边上站得越久，

越是显得不安。没有人想听

自然界的印象：你将被

再次嘲笑；讽刺将堆加在你身上。

至于你今天早晨

确实听到的：请三思

在你告诉任何人，是谁在这旷野里说了什么

之前。

夏天结束

所有事情降临我身上之后，

虚无降临到我身上。

对于我拥有的审美愉悦
有一个限度——

在此我与你不同，
我无法在另一个身体上得到解脱，

我不需要
我自身之外的庇护所——

我可怜的被激发的
造物，你们是
让人分心的东西，最终，
只是限制；结果
你们与我相似之处太少，
无法让我满意。

又如此固执——

你要求对你的消失不见
进行清偿，
全部以某部分土地，
某种纪念品来支付，正如你曾经
因劳作而被酬谢，
抄写员被付以
银两，牧羊人得到大麦

虽然它不是泥土
那永恒之物，不是
物质的这些小碎片——

如果你愿意睁开眼睛，
你会看见我的，你会看见
天堂的空虚
映在大地上，田野
再度空旷，死气沉沉，被雪覆盖——

然后白光
不再伪装成物质。

晚祷

我不再想知道你在哪里。

你在花园里；你在约翰在的地方，

在泥土里，心不在焉，握着他的绿铲子。

他就这样整理花园：十五分钟的剧烈劳作，

十五分钟的出神沉思。有时

我在他旁边工作，做零星琐事，

拔草，给莴苣间苗；有时

我从花园北面的门廊观看，直到暮光

让最早的百合成为灯泡：从始至终，

平静从未离开他。但它急速地流过我，

不是作为那朵花抓住的支撑，

而是像透过那棵秃树的亮光。

晚祷

恰如你曾对摩西显现，因为

我需要你，如今你对我显现，但

不经常。我基本生活在

黑暗之中。你也许在训练我

对最微弱的光亮做出反应。或者，像诗人们，

你是被绝望所刺激，是悲痛

让你显露你的本性？今天下午，

在你通常报以沉默的

物质世界里，我爬上了

那些野生草莓之上的小山，形而上学地

下降，正如我的所有行程：难道我下得那么深

足以让你同情我吗，正如你有时同情

其他痛苦的人，偏爱那些

拥有神学天赋的人？正如你预想的，

我不曾仰视。所以你向我降临：

在我脚边，不是野生蓝莓的

蜡叶，而是你激烈的自我，一整片

火的草场，而远处，火红的太阳不升也不落——

我不是个孩子；我能利用幻象。

晚祷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曾经知道，

孩子们知道这些事情。此刻不要转身——我们曾住在

一个谎言里来抚慰你。我记得

早春的阳光，堤岸

织满了长春藤。我记得

躺在旷野里，触着我兄弟的身体。

此刻不要转身；我们曾否认记忆

来安慰你。我们摹仿你，背诵着

我们的惩罚条款。我记得

其中一些，不是全部：欺骗

始于忘记。我记得些小事，花

长在那棵山楂树下，野生蓝钟花的

铃铛。不是全部，但足够

知道你存在：还有谁有理由制造

兄妹间的不信任，除了那个

从中受益的人，我们在孤独中求助的人？还有谁

会这般嫉妒我们那时候的纽带，

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正在失去的

不是大地，而是天堂？

最初的黑暗

你们怎么能说

大地应该给我欢乐？每样事物

生来是我的负担；我无法顾全

你们所有的人。

而你们却想要支配我，

你们想要告诉我

你们中谁最有价值，

谁与我最像。

你们把纯粹的生活，那种

你们努力去获得的超脱

树为一个榜样——

你们怎么能理解我

当你们不能理解你们自己？

你们的记忆没有

足够强大，它无法

回溯得足够远——

永远别忘了你们是我的孩子。

你们受难不是因为你们相互触摸

而是因为你们出生，

因为你们要求生命

与我分开。

丰收

想到你的过去让我悲伤——

看你啊，盲目地依附于大地
仿佛它是天堂的葡萄园
当旷野在你四周的火焰里升起——

啊，小东西，你们多么笨拙：
它既是礼物又是折磨。

如果你所恐惧于死亡的
是比这更大的惩罚，那你不需要
恐惧死亡：

多少次我必须毁掉我自己的创造物
来教导你
这是你的惩罚：

用一个动作我建造了你
在时间里又在天堂里。[24]

白玫瑰

这儿是世间吗？那么

我不属于这里。

你是谁？在亮灯的窗子里，
此刻掩映在那棵绵毛荚蒾树
枝叶摇曳的阴影里。
你能存活吗，在我活不过
第一个夏天的地方？

整夜，那棵树细长的枝条
在明亮的窗边摆动，沙沙作响。
请给我解释我的生命，你啊不露痕迹者，

虽然我在夜里向你大声呼唤：
我不像你那样，我只有
把我的身体当作嗓音；我不能
消失于沉默——

而在寒冷的早晨
在阴郁的地面上空
我的嗓音回声飘散，

洁白渐渐被吸入黑暗

仿佛你终于在制造一个迹象

让我相信你也无法在这儿存活

或向我显示你不是我所呼唤的光

而是它背后的漆黑。

牵牛花

我在另一生有什么罪，

就像我此生的罪

是悲伤，不允许我

向上攀登，永永远远，

无论什么意义上

都不允许重复我的生命，

在山楂树中受到伤害，所有

世间的美我的惩罚

正如它是你的——

我的磨难的源头，为什么

你已从我身上取走了

这些像天空一样的花朵，除了

把我标记成我主人的

一部分：我是

他风衣的颜色，我的肉体赋予

他的荣耀以形式。

普雷斯克艾尔[25]

在每个生命里，有一两个时刻。

在每个生命里，有一个房间，在某处，在海边或在山中。

桌子上，一碟杏子。一只白色烟灰缸里的果核。

像所有图像，这些是一份协议的条件：

在你脸颊上，阳光的颤动，

我的手指按在你的唇上。

墙壁浅蓝；低柜上油漆剥落的一点碎片。

那个房间必定还在，在四楼，

带一个俯望大海的小阳台。

一个方形的白色房间，衬单在床的边缘处折回。

它还没有化为无，化为现实。

透过敞开的窗户，海的气息，碘的味道。

一大早：一个男人在呼唤一个小男孩从水里回来。

那个小男孩——如今该有二十了。

在你脸庞四周，潮湿头发的奔涌，构成褐色的条纹。

平纹细布，银的闪现。沉沉的罐子插满了白牡丹。

远去的光

你就像个年幼的孩子，

总是等着听故事。

而我已经讲了那么多次；

我厌倦了讲故事。

所以我给了你铅笔和纸。

我给了你芦苇做的笔，那芦苇

是许多个午后，我在茂密的草地上亲手采集的。

我告诉你，写你自己的故事。

你听了那么多年，

我想你该知道

故事是什么。

你能做的只是抹眼泪。
你想要别人讲给你听，
什么都不通过你自己的思考。
那时我意识到你不会
用真正的勇气或热情去思考；
你还不曾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悲剧。
所以我给你生活，我给你悲剧，
因为很明显，仅仅有方法是不够的。

你永远不知道我多么满意
当看到你坐在那儿
像独立的存在，
看到你在敞开的窗边梦想着，
握着我给你的铅笔
一直到这夏日的清晨消失在写作中。

创造已经给你带来了

巨大的兴奋，正如我知道它会这样，

正如它开始时都这样。

如今我有空做我喜欢的事，

去照料别的东西，满心相信

你已经不再需要我。

晚祷

我知道你曾计划了什么，打算做什么：教导我

爱这个世界，使得完全地拒绝，完全地

再次把它关在外面，变得不可能——

如今它无处不在；当我闭上眼睛，

鸟鸣，早春丁香的芬芳，夏天玫瑰的芬芳：

而你打算把它取走，每朵花，与大地的每一个联系——

为什么你要伤害我，为什么你想要我

在结束时孤独，除非你原本想要我这样渴求希望，

我将拒绝看到这种结果：最终

什么都没有留给我，而宁愿相信

在结束时把你留给了我。

晚祷：基督再临

我的生命之爱，你

丢失了，而我

再次年轻。

几年过去。

空气里充满了

少女般的音乐；

前面庭院里

那棵苹果树

点缀着繁花。

我试图赢得你回来，

这是写作的

核心。

但你永远去了，

像在俄国小说里，说着

我无法记起的一些词语——

世界如此赏心悦目，

如此目不暇接，但它们不属于我——

我看繁花凋落，

不再是粉红色，

而是衰败，衰败，白里泛黄——

花瓣似乎是

漂浮在明亮的草地上，

微微扑动，

你曾是怎样地无关紧要，

如此迅速地被变成了

一幅图像，一种气味——

你无处不在，你是

智慧和痛苦的来源。

晚祷

如今你的嗓音已去；我几乎听不见你。

你星星般的嗓音如今只有影子

而大地再次变暗

伴着你内心的巨大变化。

白天，在枫树林的阔大阴影下

许多地方草在变黄。

如今，我到处被寂静斥责

所以很清楚我无从接近你；

对你来说我并不存在，你已经

在我名字上画了删除线。

在怎样的蔑视中你抓住我们，

相信只有丧失才会把你的权力

印在我们身上，

秋天的第一场雨摇荡着白色百合花——

当你离去，你完全地离去，

从万物中减去了可见的生命

但不是所有生命，

免得我们离你而去。

晚祷

八月底。炎热

像一顶帐篷覆盖着

约翰的花园。而某些事物

仍有勇气，正准备发动，
一株株番茄，一簇簇
晚百合——那些巨大茎秆的
乐观情绪——帝王的
黄金和白银：但为什么
如此接近结束
才开始某些事情？
番茄再不会成熟，百合
将被冬天杀死，它们不会
在春天归来。是否
你在想
我花了太多时间
展望以后，像
一个老妇人在夏天
穿着毛衣？
你是在说我能够
繁盛，虽然
没有希望
持久？红脸颊的火焰，敞开的
喉咙的荣耀，白色，
沾染了深红。

日落

我巨大的幸福

是你的嗓子发出的声音

向我呼唤，甚至在绝望中；我的悲伤

在于我无法用被你认可的

我的言语，回答你。

你对自己的语言没有信念。

所以你将权威

赋予了你无法精确读取的

标记。

而你的嗓音仍然一直抵达我。

而我不断地回答，

我的愤怒结束

当冬天结束。我的柔弱

对你应该是显而易见

在夏夜的微风里

在成为你自己的应答的

词语里。

催眠曲

现在到了歇息时间；眼下
你们已经经历了足够的兴奋。

黄昏，然后是夜晚。萤火虫
在房间里，明明灭灭，这儿那儿，这儿那儿，
夏天深深的甜蜜充满敞开的窗口。

别再想这些事情了。
听我的呼吸，你自己的呼吸
像那萤火虫，每次微小的呼吸
突然一闪，世界在其中出现。

我已经在夏夜里对你唱了足够长的时间。
我将最终赢得你的赞同；世界无法给予你
这种持续的想象。
你必须被教导去爱我。人类必须被教导去爱
寂静和黑暗。

银百合

夜又转凉，像早春的

夜晚，又安静下来。是否

讲话让你烦扰？此刻

我们单独在一起；我们没有理由沉默。

你能看到吗，花园上空——满月升起。

我将看不到下一个满月。

春天，当月亮升起，就意味着

时间是无尽的。雪花莲

张开又闭合，枫树的种子

一串串落下，黯淡的堆积物。

皎洁复皎洁，月亮升起在那棵桦树上空。

在弯曲处，那棵树分叉的地方，

第一批水仙的叶子，在月光中

柔和而微绿的银色。

现在，我们一起朝着尽头已经走了很远，

再不用担心那尽头。这些夜晚，我甚至不再能确定

我知道那尽头意味着什么。而你，你已经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在最初的叫喊之后，

难道快乐，不是像恐惧一样，再无声息了吗？

九月的曦光

我曾把你们聚拢起来，

我也能把你们摒弃——

我厌烦了你们，

生活世界的混乱——

我只能让自己

照顾一个生命这么久。

我召唤你们进入存在

只用我动动嘴唇，翘起

我的小手指，微光闪烁的

野生紫菀的

蓝，百合的

花朵，巨大的，

有金纹的——

你们来了又去；终于

我忘了你们的名字。

你们来了又去，你们每一个

以某种方式败坏，

以某种方式和解：你们值得

一次生命，不过如此。

我曾把你们聚拢起来；

我也能把你们抹去

仿佛你们是一份要被丢弃的草稿，

一次练习

因为我已完成了你们，

最悲切的想象。

金百合

当我意识到

此刻我就要死去，知道

我将不再开口讲话，不再

存活于世，不再

从这儿被召唤，再不是

一朵花，只是一根刺，阴冷的污泥

抓住我的肋骨，我呼唤你，

父啊主啊：你看周围，

我的同伴们在凋零，以为

你没有看见。他们

怎么能知道你看见了

如果你不救我们？

在夏日的暮光里，你是否

足够近，能够听见

你的孩子的恐惧？或者

虽然你养育了我，

却并不是我的父？

白百合

正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在两人间造一个花园，像

一床星斗，在此

他们留恋着这夏天的夜晚

而夜晚渐冷，

带着他们的恐惧：它

可能结束一切，它有能力

毁坏。一切，一切

都可能迷失，在香气中

细长的圆柱

正徒然地升起，而远处，

一片巨浪翻腾的罂粟之海——

嘘，亲爱的。我并不在乎

我活着还能回到多少个夏天：

这一个夏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永恒。

我感到你的双手

将我埋葬，释放出它的辉煌。

草场

Meadowlands ，1996

献给罗伯特（Robert）和弗兰克（Frank）

让我们玩挑音乐的游戏吧。最喜欢的形式。歌剧。

最喜欢的作品。

《费加罗》。不。《费加罗》和《唐豪瑟》。现在轮到你了：为我唱一曲。

珀涅罗珀之歌

小灵魂，永远赤裸的小灵魂，

现在就照我吩咐的去做，爬上

搁板一样的杉树枝；

在上面等着，警惕些，像

一名哨兵或瞭望员。他很快就要回家；

你有必要变得

宽宏大量。你也不是全然

毫无瑕疵；由于你那惹麻烦的身体

你也做过一些事，不便于

在诗中讨论。所以

大声叫他，在宽阔的水上，明亮的水上

用你深沉的歌声，用你诱人的，

奇异的歌声——激情的，

像玛莉亚·卡拉斯[26]。谁

不想要你呢？谁的恶魔般的欲望
你会满足不了？很快
他就回来了，无论此刻正去往何方，
外出这段时间他晒黑了，他想吃
他的烤鸡。啊，你必须跟他打招呼，
你必须摇动树枝
吸引他注意，
但要小心，小心，免得
掉下太多的针叶
扎伤了他英俊的脸。

迦拿[27]

我能告诉你什么你所不知道的
让你再次发抖的？

金钟花

在路边，在
潮湿的岩石边，在河堤上
下面生长着风信子——

十年里我一直幸福。

你在那儿；在某种意义上，

你始终和我在一起，房屋，花园

一直被照亮，

不是被我们拥有的天空里的光

而是光的那些象征，

它们由某种尘世之物

隐秘地转换而来，

更强烈——

尔后这一切消逝，

又被吸入冷漠的进程。那么

我们将凭什么去看？

既然那黄色的火炬已经变成了

绿色的枝条？

宁静夜

你牵了我的手；那时我们单独

在阴森森的树林里。几乎一转眼

我们就在一座房子里；诺亚

已经长大，搬走；铁线莲在十年后

突然开了花，洁白。

超过了世间万物
我爱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夜晚，
这宁静的夏天的夜晚，此刻天空仍然明亮。

就这样珀涅罗珀牵了奥德修斯的手，
不是要把他挽留，而是要把这种宁静
印在他的记忆里：

从这时起，你所穿越的那种寂静
是我的声音在追随你。

礼仪
我断了吃菊芋的喜好，当我不再吃
黄油。茴香
我从不喜欢。

有件事我一直对你
憎恨：我恨你拒绝

让别人在这屋里。福楼拜
有许多朋友，而且福楼拜
是个隐士。

　　福楼拜是疯子：他跟他母亲
　　住一起。

和你住一起就像住在
寄宿学校：
周一吃鸡，周二吃鱼。
我也有交情深的朋友。
我有朋友
跟其他隐士。

为什么你把这称作固执？
难道不能称作
好客尚礼？或者是你对美的渴求
已被你自身完全满足？

另一件事：再说出一个

没有家具的人。

我们周二吃鱼

因为周二的鱼新鲜。假如我会开车

我们可以换个日子吃鱼。

要是你极想

寻找先例，试想一下

史蒂文斯。史蒂文斯

从不旅行；那并不表示

他不懂快乐。

快乐，或许，但不是

喜悦。当你做菊芋，

做给你自己吧。

国王的寓言

那位伟大的国王眼望前方

看到的不是命运

而只是黎明闪耀

在无名岛上：作为国王

他思考必行之事——最好

不重新考虑方向，最好

一直向前

在波光粼粼的水上。无论如何，

所谓命运，只是忽略历史

及其伦理困境的

一个策略，审视当下的

一种方式，并由此

做出决定，正如过去（国王

作为年轻王子的形象）和辉煌的未来

（年轻女奴的形象）

之间的必要联系。无论

前方是什么，为什么必须

如此炫目？有谁能已经知道

那不是通常的太阳

而是火焰，正升起在一个

即将灭绝的世界之上？

无月之夜

一位女士在黑暗的窗边哭泣。

我们必须说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我们不能

只说是个人的事？这是初夏；

隔壁，赖茨一家正在练习克莱兹默音乐[28]。

一个美好的夜：竖笛悠扬。

至于那位女士——她将永远等待；

继续观察已没有意义。

片刻之后，街灯熄灭。

但永远等待

一直是答案？没有什么

一直是答案；答案

依故事而定。

如此错误：想要

所有事情都清楚。怎样度过

一个人的夜晚？尤其

像今夜，此刻如此接近结束。

而另一面，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世上所有的欢乐，星星正在消逝，

街灯正变成一个巴士站。

别离

夜不黑；黑的是这世界。

和我再多待一会儿。

你的双手在椅背上——

这一幕我将记住。

之前，轻轻拨弄着我的肩膀。

像一个人训练自己怎样躲避内心。

另一个房间里，女仆悄悄地

熄灭了我看书的灯。

那个房间和它的石灰墙壁——

我想知道，它还怎么保护你

一旦你的漂泊开始？我想你的眼睛将寻找出

它的亮光，与月光对抗。

很明显，这么多年之后，你需要距离

来理解它的强烈。

你的双手在椅背上，拨弄着

我的身体和木头，恰以同样的方式。

像一个想再次感受渴望的人，

他珍视渴望甚于一切别的情感。

海边，希腊农夫们的声音，

急于看到日出。

仿佛黎明将把他们从农夫

变成英雄。

而那之前，你正抱着我，因为你就要离开——

这些是你此刻的陈述，

并非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怎么能知道你爱我

除非我看到你为我悲伤？

伊萨卡 [29]

心爱的人

不需要活着。心爱的人

活在头脑里。那架织布机

是给求婚者准备的，张挂起来

像一架竖琴，有白色的裹尸布针线。

他曾是两个人。

是那个身体和声音，一个

活生生男人的轻易的磁性，后来

是展开的梦或形象——

由那个操作着织布机的女人所塑造，

她坐在那儿，一个大厅里，

里面挤满了死脑筋的男人。

当你同情

那被欺骗的大海——

它曾试图把他永远带走，

而只带走了第一个，那个

真实的丈夫，你必定

同情这些男人：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看什么；

他们不知道一个人这样去爱的时候

裹尸布就成了结婚礼服。

忒勒马科斯的超然

当我还是孩子时，看着
我父母亲的生活，你们可知道
我怎么想？我觉得
让人心碎。如今还觉得
让人心碎，而且
荒诞。而且
非常滑稽。

人质的寓言

希腊人正坐在海滩上
想着战争结束后干什么。没有一个
想回家，回到
那个瘦骨嶙峋的小岛；每个人都想沾染
多一点儿特洛伊，多一点儿
边缘处的生活，感觉每天
都塞满惊奇。但怎么解释这些
给在家里的人听？对于他们
投身战争是一个可信的
不在家的借口，而
探测一个人不务正业的能力
并不是。好吧，这一点
以后再面对；他们

是擅长行动的男人，情愿把洞察力
留给女人和孩子。
在大太阳下反复思索着这些事情，为
前臂上一种新的力量而高兴，那儿
似乎比他们在家时更加金黄，有些人
开始有一点儿想家，
想念妻子，想看看
这场战争有没有让她们变老。有些人
感到稍微不安：难道战争
只不过是一场男人版的化妆打扮？
一个游戏，意在逃避
深层的精神问题？唉，
但并非只有战争。世界已开始
向他们呼唤，一场歌剧将以战争
喧哗的和弦开场，以塞壬们漂浮的咏叹调结束。
此刻，在海滩上，讨论着各种各样的
到家的时间表，没有一个相信
会花上十年才回到伊萨卡；
没有人预见到十年里无法解决的困境——噢，无法回答的
对人心的折磨：怎样才能
把世界的美划分成可以接受的
和不可以接受的爱！在特洛伊的海滩上，

希腊人怎么能知道

他们已经是人质：谁曾经

耽搁了旅程，谁就是

已经被迷惑；他们怎么会知道

在他们为数不多的人中间

有些人将永远地被快乐之梦扣留，

有些被睡眠，有些被音乐？

下雨的早晨

你不爱这个世界。

如果你爱这个世界，你就会

在诗中描绘它。

约翰爱这个世界。他有

一句名言：不作评判

才能免于被评判。不要

根据那个理论——

一个人不可能爱上

拒绝了解的东西——

来争论这一点：拒绝

言语，并非

抑制感知。

看约翰，置身外面的世界，

甚至在今天这样的糟糕日子

还在奔跑。你

保持干燥，像那只猫可悲的

猎捕死鸟的偏好：完全

符合你乏味的精神主题，

秋天，丧失，黑暗，等等。

我们都会写痛苦，

哪怕闭着眼睛。你应该多向别人

展示你自己；向他们表露你隐秘的

对红肉的激情。

藤架的寓言

一棵铁线莲长在巨大的藤架脚下。

虽然像一棵树，铁线莲

仍然是人类的创造；每年，到五月，
奋力前行的藤蔓用绿丝线
攀援简陋的
藤架，而许多年后
白色的花从易碎的木头上冒出来，像
来自花园心脏的一场流星雨。

看够了那个伎俩。我们都知道
如果没有藤架，藤怎样
生长，怎样在地上
小心潜行；我们两人都已看到它
在那儿开花，白色的花朵
像汽车前灯从一条蛇身上生长出来。
这不是藤希望的。
记住，对于藤，藤架
从来不是表示监禁的意象：
这不是
贬低或悲剧。

藤有一个光明之梦：
相比于受到支撑的攀登，

泥土里的生命及其黑暗的自由

算得上什么？

而每个夏天

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会看到那棵藤

重演这个结局，如此

遮蔽着那木头，它自身

漂亮的结构，像

一个港湾或一棵柳树。

忒勒马科斯的罪

我母亲奉行的

对我父亲的耐心

（在他的自我

专注中，他误认为

是敬意，虽然事实上[30]

是一种愤怒——难道他

不曾疑惑过：为什么他

在表达他天生的放纵时

如此语塞？）：这感染了

我的童年。她耐心地

养育我；耐心地

使唤那些好心的

奴隶，他们照顾我，不在意

我的行为：一副自大的模样

越来越蛮横，以此

试探他们。对我来说很清楚

在她眼里

我不存在，既然

我的举动

没有力量妨碍她：我是

玩伴们嫉妒的对象。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

我为我的父亲

离家在外而骄傲，

哪怕他以错误的理由

离家在外；

我过去常常发笑

当我母亲流泪。

如今我希望她能够

原谅那种残酷；我希望

她明白，这多么像

她自己的冷酷，

与深爱的人

保持分离的

一种方式。

周年

我说过你可以偎着我。那并不表示

你冰冷的双脚放在我的家伙上。

应该有人教你在床上怎么做。

我想的是你应该

把你的冷冰冰留给你自己。

看看你做了什么——

你让那只猫挪走了。

　　但我不想让你的手放那儿。

　　我想让你的手放这儿。

　　你该注意我的脚。

你该画下它们

当你下次看到一个火热的十五岁。

因为那些脚走来的地方，还有许多。

草场1

我希望我们去散散步

像斯蒂文和凯茜；那样

我们会高兴些。甚至从那条狗

你都能看出。

我们没有狗。

我们有一只不友善的猫。

我认为萨姆

很聪明；他憎恨

当一只宠物。

为什么总是家人和你在一起？

难道我们两个不能算是成年人吗？

看看“上尉”多么快乐，多么平静地

在这世界上。难道你不喜欢

他坐在草坪上、抬头盯着鸟的样子？他以为

因为他是白色的，他们就看不见他。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快乐？他们

养了孩子。而且你知道他们为什么

带着孩子散步？因为

他们有孩子。

　　他们没有什么像我们；他们

　　不旅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养狗。

你可注意到阿丽莎散步回来时总是

叼着东西，将大自然

带进屋里？春天的花，

冬天的枯枝。

　　我打赌那些孩子们长大后

　　他们还养着那只狗。

　　他是只小狗，实际上

是只狗崽。

如果我们不指望

萨姆跟着，难道我们不能

带他一起？

你可以抱着他。

忒勒马科斯的善良

小时候，我经常

禁不住地为自己

感到难过；就实际而论，

我没有父亲；我母亲

活在织布机旁，猜想着

她丈夫的情色生活；渐渐地

我意识到那座岛上没有哪个孩子

有不一样的故事；我的磨难

是普遍情况，对我们所有人

常见不过，是我们

之间的纽带，所以

颇具人性：而我妈妈

过着怎样一种生活，没有同情：

对于我父亲的遭遇，对于

一个本性热烈，而因此

自愿毁灭的灵魂。而我父亲也没有

任何觉察，对于她以不作为

来微妙表达的勇气，因为

他自己喜欢夸大其辞，

表现出来：我发现

我可以和我最亲密的朋友

分享这些心得，当他们拿自己的

来与我分享，以此检验他们，

完善他们：如今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能看着我的父母

不偏不倚并怜悯他们两人：我希望

一直能够怜悯他们。

禽兽的寓言

那只猫绕着厨房

带着那只死鸟，

它的新玩物。

应该有人跟这只猫

讨论伦理学，既然

它调查那只跛脚的鸟：

在这屋子里

我们并不经历

这种方式的意志。

把这些告诉那只动物，

它的牙齿已经

深深咬入另一只动物的血肉。

午夜

对我说，疼痛的心：你

正给你自己发明什么荒谬的差事？

在黑暗的车库里哭泣

带着你的垃圾袋：把垃圾带出去

不是你的工作，清空洗碗机

才是你的工作。你又在炫耀，

恰如你童年时所做的那样——哪里是

你大度的一面，你出名的

冷嘲热讽的超脱？一点月光轻敲

那扇破窗，一点夏天的月光，轻柔

来自大地的低语，带着它情愿的甜蜜——

这是你与你丈夫

交流的方式？在他呼唤时

却不应答，或者这是那颗心

悲伤时行事的方式：它希望

单独和垃圾在一起？如果我是你，

我会考虑长远。十五年后，

他的嗓音可能正变得疲惫；某个夜里

如果你不应答，会有别人应答。

塞壬

当我坠入爱，我就犯了罪。

以前我是个女招待。

我不想和你一起去芝加哥。

我想和你结婚，我想

让你的妻子受折磨。

我想让她的生活像一出戏

戏里的所有角色都悲伤不已。

一个善良的人

会这样想吗？我称得上

勇气可嘉——

我坐在你家门廊的黑暗里。

对我来说一切都清楚：

如果你妻子不让你走

那就证明她不爱你。

如果她爱你

难道她会不想让你幸福？

如今我想

如果当时我少一些感觉，我就会

是一个更好的人。我本来

是个不错的女招待。

我能端八份饮料。

我曾经给你讲我的梦。

昨天夜里我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黑暗的巴士里——

梦中，她在哭泣，她乘坐的巴士
正在离去。一只手
她挥动着；另一只手抚摸
一个盛满了婴儿的鸡蛋托。

那个梦并不能挽救那位女士。

草场2

阿丽莎没有为这屋子
带回枯枝；那些枯枝
属于那只狗。

船坞

我的心曾是一面石墙
你总算破墙而出。

我的心曾是一座岛上花园
即将被你践踏。

你不想要我的心；

你正接近我的身体。

这都不是我的错。

你是我的一切，

不仅是美和财富。

当我们做爱

那只猫去了另一间卧室。

然后你就忘了我。

并非没有原因

那些石头

绕着花园围墙抖动：

如今那儿什么都没有

除了荒野（人们称之为自然），

主导一切的混乱。

你带我去了一个地方

让我在那儿看到我性格中的恶

并把我留在那儿。

那只被遗弃的猫

在空空的卧室里呜咽。

鸽子的寓言

一只鸽子居住在小村里。

当它引吭高歌

声音甜美，像

一片银光萦绕

那棵樱桃树。但

那只鸽子并不知足。

它看到村民们

聚集在那棵开花的

树下倾听。

它并不想：我

是比他们高贵的。

它想在他们中间走动，

经历人类情感的狂暴，

一半是为了它的歌。

就这样它成了人。

它找到了激情，找到了狂暴，
先是混杂在一起，后来
作为单独的感情，
而这些，并没有
包含在音乐中。于是
它的歌声变了，
它成为人的渴望——这甜美的音符
发馊而平淡。后来

世界退到一旁；突变
从爱中坠落
正如从樱桃树上坠落，
它坠落，沾着那棵树的
血红的果实。

这样毕竟是真实的，不仅仅
是艺术的一个规律：
改变你的形式，你就改变你的本性。
而时间对我们做了这一切。

忒勒马科斯左右为难

我一直决定不下

在我父母亲的墓上

应该写什么。我知道

他想要什么：他想要

被人爱，这话

当然说到了点子上，尤其是

如果我们数一数所有的

那些女人。但是

这样就让我母亲

遭受冷落。她告诉我

对她来说，这些

丝毫无关紧要；她更愿意

以她自己的成就

被人描述。似乎是

不够得体，如果提醒他们

说：一个人敬重死者

并不是通过永远铭记

他们的虚荣，他们的

自我心理意象。

我自己的嗜好

要求精确，而不是

啰里啰嗦；他们

是我的父母亲，因此

我看他们在一起，

有时候像是

夫妻，更多时候

像是冤家。

草场3

“巨人”[31] 怎么能把那个地方

称为“草场”？跟

一块牧场相比，它大约

和在一个烤箱里差不多。

新泽西

曾是农村。他们想让你

记住这点。

西姆斯

不是无赖。泰勒

也不是恶棍。

我想的是，我们应当
看看我们周围
现实一些，看看它们
现在怎么样。

关于那所房子
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没有哪个巨人
会用你那样的方式说话。
假如你迷上了什么东西
你会是一个更好的人。
当你嘴上那样说的时候
你简直像你的母亲。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人中之“王”。

那么是什么王
解雇了西姆斯。

岩石

大地的

可怕的隐秘处

之象征，黑暗

和罪恶的头脑

之精灵，我感到

你体内确实有某种

人类的东西，能够

在言语中接近。你还怎样

用令人着迷的消息

接近了夏娃？我为她的过错

已经付出了凄惨的

代价，所以

请听我细说。告诉我

你在地狱过得怎么样，

地狱里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想把我爱的人

送到那里。当然

不是永远：

我可能什么时候

想要他回来，不是

永久的伤害，而是

严厉的惩戒，

因为他不曾受过，在此

尘世间。我应该

给他什么

当保护，什么样的盾牌

将不完整地

掩护他？你一定要

当他的向导和主人：帮他

蜕去他的皮

正如你一样，虽然就此而言

我们想要他

在下面老相一点，或许

有点儿鼠相。我相信

你肯定懂得

其中的微妙——你显得

那么兴致勃勃，你不要

溜回到你的岩石下面！噢

我确定我们莫名地心有戚戚

哪怕你不属于

人类；或许我还是

有着爬行动物的灵魂。

喀耳刻[32]的威力

我从没有把任何人变成猪。

有些人就是猪；我让他们

有了猪的样子。

我厌恶你们的世界

它让外表掩饰内心。

你的随从并不是坏人；

散漫不羁的生活

让他们变成这样。作为猪，

它们在我和女伴们

照料之下

马上就温和了。

于是我倒念咒符，

让你见识我的善意

和我的威力。我看得出

我们在这儿可以过得幸福，

正如男男女女

在欲求简单的时候。几乎同时，

我预见到你要离去，

由于我的帮助，你们敢于迎战

汹涌咆哮的大海。你认为

几滴泪水就让我心烦意乱？我的朋友，

每个女巫在心里

都是实用主义者；谁不能面对局限

就看不到本质。如果我只想留下你

我可以把你留作囚犯。

忒勒马科斯的奇想

有时候我奇怪父亲

在海岛上的那些年：为什么

他对女人们

那么有吸引力？他那时落魄不堪，我猜
他应该绝望。我相信
女人们喜欢看到一个男人
仍然完整，仍然挺立，但
即将垮掉：这样的崩溃
总能唤起她们的
激情。我想象他和她们
完全赤裸地
过着整天的生活。那一定让他
眼花缭乱，我想，女人们
比他年轻那么多，
明显地为他发狂，情愿
做他渴望的任何事。他
遇到如此遂他心愿的情形，过了
这么多年
却不被质疑，不受挫败，
这是幸运吗？一个人
必须相信自己
非常善良，或值得尊敬。
我猜想，最终，要么
一个人变成怪物，要么
被爱他的人看清品性。我从没有

渴望父亲的生活，

也完全不知道

那时他为了活命

所付出的代价。如果相信

他是被勾引到她们身边，并因此留下来

去看她们是谁，这样想

就不那么危险。尽管我觉得

作为一个爱幻想的男人，

某种程度上，他

已成了她们那样的人。

飞翔的寓言

一群鸟正飞离大山的一侧。

黑色映着春天的傍晚，初夏的青铜色，

升起在苍茫的湖水之上。

为什么那个年轻人突然被扰动，

他的注意力从他的同伴身上滑落？

他的心不再是整个地被分开；他正费力思考

如何满怀同情地述说这些。

此刻我们听到其他人的嗓音，正穿过图书馆，

飘向露台，夏天的门廊；我们看到它们

正回到它们通常的位置：各种吊床和椅子，

老屋里的白木椅，正重新排列着

那些条纹坐垫。

鸟儿飞往何方重要吗？甚至它们是哪种鸟

重要吗？

它们离开这里，这是关键，

先是它们的身体，然后是它们的悲鸣。

从那一刻起，对我们来说不复存在。

你必须学会用这种方式思考我们的激情。

每个吻都是真实的，然后

每个吻都留下了大地的面容。

奥德修斯的决定

这位大英雄背弃了那座岛屿。

如今他再不会死在天堂，

再不会听到

天堂的竖琴，在橄榄树间，

在清澈池塘边的柏树下。时间

现在开始了，他又一次从中听到

脉搏跳动，那是大海的

讲述，曙光在它的力量最强时来临。

那把我们带来的

将引领我们离去；
我们的船

在港湾色彩斑斓的
水上起伏。

如今咒符已解。

还给他吧，他的生活

那是只会向前行进的大海。

返乡

院子里原来有一棵苹果树——

那应该是

四十年前——后面，

只有草地。一丛丛番红花

在潮湿的草丛里。

我曾站在窗前：

四月将尽。春天

花朵在邻家院子里。

有多少次，真正地，那棵树

在我生日那天开花，

正好那天，不早，

也不晚？永恒不变

替代了

物转星移。

这幅图像替代了

无情的世界。关于

这块地方，我所知的便是，

几十年来那棵树的角色

被它们取代：一株盆景，网球场

传来的升腾的人声。

茂盛的青草的气息，新割过的。

正如人们对一位抒情诗人的期待。

童年时，我们一度注视这世界。

其余的是记忆。

蝴蝶

看，一只蝴蝶。你刚许了愿吗？

你不凭蝴蝶许愿。

你这样做。你刚许了个愿吗？

是的。

它不作数。

喀耳刻的痛苦
我悲伤，悔恨
爱你那么多年，无论
你在还是不在，痛惜
那法律，那召唤
禁止我留下你，那大海
一片玻璃，那被太阳漂白的
希腊船只的美：我怎么
会有魔法，如果
我没有发愿
把你变形：就如

你爱我的身体，
就如你发现那时候
我们的激情超乎
其他一切馈赠，在那独一的时刻
超乎荣誉和希望，超乎
忠诚，以那结合之名
我拒绝了你
对你妻子的那种情感
正如愿意让你
与她安度时光，我拒绝
再次与你同睡
如果我不能将你拥有。

喀耳刻的悲伤
最终，我让自己
被你妻子知道，正如
神会做的那样，在她自己屋里，在
伊萨卡，只有声音
而没有身形：她
停止了织布，她的头
先转向右，再转向左
虽然，当然不可能

顺着声音找到任何

目标：但我猜想

当她回到她的纺布机旁

她心里已经知道。等到

你们再见面时，请告诉她

这就是神说再见的方式：

如果我一直在她的脑子里

我也就一直在你的生活中。

珀涅罗珀的固执

一只鸟飞到窗边。把它们

当成鸟儿

是错误的，更多的时候

它们是信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一旦

骤然落到窗台，便端坐，

静止得近乎完美，嘲笑

耐心，昂首歌唱

它们三音节的警告，

囧夫人，囧夫人，随后飞去

像一片黑云从窗台飞到那片橄榄树林。

但谁会派一个如此无足轻重的生灵

来评判我的生活？我思想深邃，

记忆绵长；我为什么要嫉妒那样的自由
当我还有仁慈心？那些
长着最小心脏的生命，才有
最大的自由。

忒勒马科斯的告白
他们
在他离开时
并没有变得更好；最终
我变得更好。这
让我惊讶，不是因为我确信
我需要他们两人，而是因为
尽管我早已成年，但还保留着
孩童时对仪式的
某些渴望。还能怎么诉说
那种被爱得
不够的感觉？也许
所有孩子
都被爱得不够；我
不会知道。但
他们两人一直对我
怀着不同的期望：必须

在任意给定时刻

成为每个人要求的

那个人，并不比

不得不成为两个人

更让人精疲力竭。不久

我认识到实际上

我是一个人；我有

我自己的嗓音，我自己的感觉，虽然

我很晚才想到它们。我不再后悔

在旷野的那个糟糕时刻，

带走了我父亲的

那次行动。我母亲

为我们伤透了心。

空虚

我明白了你为什么不买家具。

你不买家具是因为你心情抑郁。

我要告诉你你错在何处：你

不合群。你应该

看看你自已；你唯一完全高兴的一次

是你剁碎一只鸡。

为什么我们不能谈谈我想谈的？

为什么你总是改变话题？

你伤了我的感情。我不会

误把重复当分析。

你应该把那些药丸吃一粒，

也许你会写得更多。

也许你有某种空虚综合征。

你知道为什么你烹饪？因为

你喜欢控制。一个喜欢烹饪的人也是一个喜欢

制造债务的人。

实在的人！实在的人类

正坐在我们起居室里的椅子上！

我将告诉你什么：我将学习

桥牌。

不要把它们当作客人，把它们当作
更多的鸡。你就会喜欢。
如果我们多一些家具
你可能会多一些控制。

忒勒马科斯的重负
没有什么事
变得困难，是恰好因为
日常发展，补偿
感觉到的
缺席和遗漏。我母亲
是那种女人：
她让你知道她正遭受折磨，然后
否认那种折磨，因为在她看来
遭受折磨是奴隶的事；当
我试着安慰她，
减轻她的痛苦，她
抵制我。如今我认识到
如果她能够坦诚

她原本是一个

恬淡的人。遗憾的是

她是一个女王，她想让人理解

每时每刻她都已经选择了

她自己的命运。为选择那种命运

她宁愿发疯。好吧

祝我父亲好运，按我的观点

如果他期待他的返回

减少她的孤独，那就是

一个愚蠢的男人；也许

他正是为此而回。

天鹅的寓言

在世界地图之外

有一个小湖泊，生活着

两只天鹅。作为天鹅，

他们花费一天的百分之八十

在殷勤的水上研究自己，

百分之二十服侍所爱的

另一个。因此

他们相爱的美名主要源于

自恋，因此

没什么时间

做更多平常的游弋。但

命运另有计划：十年后，他们

轻击黏稠的水面；不管污物是什么，都

粘到雄性的羽毛上，羽毛

立刻变灰；同时

他的颈的灵活设计

之真实目的也自我揭示。那么多

在平坦湖面上的动作，那么

让他怀念！或早或晚在共同的

漫长一生里，每一对都遭遇

这样的不测，某种

以伤害结束的

戏剧。这

为一个理由而发生：测试

爱，并要求

对这个复杂字眼的新鲜表达。

所以渐渐明白了：雄与雌

在不同的旗帜下飞行：在

雄性相信爱

是自己的内心感受之处

雌性相信

爱是自己的作为。但这并非

一个关于雄鹅的

内在堕落的小故事，用以证明天鹅

对纯洁的定义非常糟糕。这是

一个有关欺骗和无辜的故事。有十年

雌性研究雄性；她调情

当他睡着或是

适宜地浸于水中，

而率直的雄天鹅

随意而动，凭着

片刻的兴致。在泥泞的水上

他们争吵一会儿，在暗淡的光里，

直到争吵慢慢地

变得抽象，变成

他们的歌曲的一部分

在略微长久之后。

紫色泳衣

我喜欢看你整理花园，

身着紫色泳衣，背对着我：

你的背是你身上我最喜欢的地方，

那地方离你的嘴最远。

你可能把某种思想赋予那张嘴。

也可能赋予你除草的方式，把草

在地面上打碎，在你应该

把它连根拔起的时候。

有多少次我不得不告诉你

草怎样撒成了一片？尽管

你的小草堆，在一片漆黑里

靠摊平它的表面，你最终让它

完全模糊。看你

盯着那菜园里齐整的一行行

之间的空地，明显地

干得卖力而结果可能是

最糟糕的工作，我想

你是个急躁不安的紫色小东西

而我愿意看你从地面上走远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所有过错

而我需要你，我拥有你。

忠诚的寓言

此刻，曦光里，在宫殿台阶上

国王恳求王后的宽恕。

他并不是

表里不一；他已尽力

正好做到诚实；难道还有别的方式

诚实地面对自己吗？

王后

掩着脸，某种程度上

得到阴影的协助。她哭泣

为她的过去；当一个人有了秘密生活，

这个人的眼泪永远无法解释。

但国王仍然乐意承担

王后的悲痛：他的

宽大的心胸，

在痛苦中如在欢乐中。

你可知道

宽恕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

这世界已经有罪，
这世界

必须被宽恕——

重聚

当奥德修斯最后回到伊萨卡

没有被人认出来，他杀死了

那些蜂拥在国王座室里的求爱者，

又非常巧妙地示意忒勒马科斯

走开：正如二十年前他站着那样，

此刻他站在珀涅罗珀面前。

在王宫的地面上，宽阔的阳光正从金黄

变成红色。他一点儿都没讲

那些年的事儿，而是专捡

零碎琐事来说，就像是

长久在一起的男人女人所习惯的那样：

一旦她看出他是谁，就会知道他做过什么。

而他一边说话，啊，

一边温柔地抚弄着她的前臂。

梦

我做了个最怪异的梦。我梦见我们又结婚了。

你说了很多。你不停地说话，比如这才是现实。

当我醒来，我开始读我过去的所有的日记。

我想你讨厌日记。

如今难过时，我才写日记。不管怎样，

那些年我一直觉得我们多么幸福啊，

我写了好多日记。

你可曾想过这事儿？你可曾疑惑过

是否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事实上，

婚礼上一半的客人都这么说。

我要告诉你一件从未告诉过你的事儿：

那天晚上我服了一粒安定。

我一直在想从前我们怎样看电视，
我怎样把脚放到你的大腿上。那只猫
经常蹲在我的脚上。难道那不是
一幅幸福安逸的景象吗？那么
为什么不能持续更久呢？

因为那是一个梦。

奥蒂斯
一个美好的清晨；没有什么
在夜里死去。
赖茨一家正架起豆架帐篷[33]。
重生！复活！而隔着院子，
那么安静，有人在演奏奥蒂斯·雷丁[34]。

此刻，伟大的主题
再次一起到来：我二十三岁，乘着地铁
追随钱斯勒，追随我失去的爱，紧握着

我自己的唱片，因为我不得不听

这一个声音，无论我在哪儿下车，无论

谁的公寓——哪些公寓

那个夏天我拜访过？我完全不知道

自己要去往何方，即将离开纽约，去

天堂生活，正如我那时候

对变化没有概念，丝毫没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

对钱斯勒，对执着的内心需要，我的一个想法，也是

打动我的唯一的痛苦，是奥蒂斯的痛苦。

看，豆架帐篷

站立着：史蒂文

一出手就稳住了它们。

这会儿种下了种子，安娜

正坐在泥土里，包装盒开着口。

这是结束，不是吗？

而你又和我一起在这儿，和我一起倾听：大海

不再折磨我；我曾
渴望成为的自己

就是现在的自己。

许愿

记得那次你许了愿吗？

　　我许过很多愿。

那次我对你撒了谎

关于蝴蝶。我一直想知道

你许愿要什么？

　　你认为我祈愿什么？

我不知道。祈愿我会回来，

祈愿我们不管如何最终将在一起。

　　我许愿要我一直祈愿要的。

　　我许愿要另一首诗。

礼物的寓言

我的朋友送给我

一棵梅红植物，对我

期望殷殷，在寒冷的四月

要我别把它

留在室外过夜，

深粉红色，在塑料

花篮里——我已经

害死了我的礼物，让

一片叶子间的花没有遮蔽，

错把它

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还有

它的许多茎：如今

我该怎么办，你

先前还活着，

昨夜还

模仿我的朋友，茂盛的叶子

像她蓬松的发

虽然那些叶子有

一种淡红色：我看到她

正在攀登石阶，在春天的暮色里

两手抱着那个

颤抖的礼物，

埃里克和达芙妮

紧紧跟在后面，每个

都披着一层莴苣叶：

那么多，那么多要在今晚

庆贺，仿佛她正说着

这儿就是世界，应该

足以让你快乐。

心的欲望

我想办两件事：

我想从娄伯家订些肉，

我想开一个派对。

你厌恶派对。你厌恶

任何四人以上的聚会。

如果我厌恶它

我就到楼上去。而且

我只邀请会烹饪的人。

好厨师和我所有的旧情人。

或许还有你以前的那些女朋友，除了

那个爱显摆的。

如果我是你，
我就开始订肉。

我们将在花园里布上驱虫灯。
当你仔细看人们的脸
你将发现他们是多么快乐。
有些在跳舞，也许
茉莉花戴在她的喜玛拉雅脚镯上。
当她变得疲倦，铃铛拖沓。

那时又将是春天：所有的
郁金香正在盛开。

重点并不是
客人们是否快乐。

重点是

他们还有没有感觉。

相信我：没有一个人

会再次被伤害。

那一夜，友情

将战胜激情。激情

将全都融入音乐。

如果你能听见音乐

你就能想象派对的情景。

我都已经计划好：首先

来一段狂暴的爱情，然后

来段柔和的。首先是《诺玛》[35]

然后，可能是赖茨一家的演奏。

新生

Vita Nova ，1999

献给

凯瑟琳·戴维斯（Kathryn Davis）

凯伦·肯纳利（Karen Kennerly）

和埃伦·布莱恩特·伏

依特（Ellen Bryant Voigt）

献给

汤姆（Tom）和威拉·克雷侃普（Vera Kreilkamp）

主说你必须写你看到的。

但我看到的并没有让我感动。

主回答说改变你看到的。

新生

你救过我，你应该还记得我。

那一年的春天；年轻人正在买轮渡的船票。

笑声，因为空气里飘满了苹果花。[36]

那时我醒来，我意识到我也能拥有同样的感觉。

我记得从童年起就听到那样的声音。

笑声，没有缘由，只是因为这世界美丽，

诸如此类。

卢加诺[37]。桌子在苹果树下。

水手们升起又降下各色彩旗。

在湖边，一个年轻人把他的帽子扔进水里；

多半是他的心上人接受了他的爱情吧。

关键的

声音或手势，像

在更大的主题前搁置的一小段乐曲

尔后废弃，湮没。

岛在远方。我的母亲

正捧出一盘小点心——

就我记忆所及，细节

丝毫没变，那一刻

生动，完好无损，还不曾

曝光，所以我醒来，兴高采烈，在我的年龄

渴望生活，绝对自信——

挨着桌子，几簇新草，淡绿色

融入眼前的暗色地面。

确实，春天已经回到我身边，这一次

不是作为爱人，而是作为死亡的信使，但

它仍然是春天，仍然要温柔地说起。[38]

晨曲

世界很大。然后

世界变小。噢

很小，小得能够

装入大脑。

它没有颜色，它全部是

内在的空间：没有什么

进去或出来。但时间

还是渗透了进去，这

就是那悲剧的一面。

那些年，我把时间看得极其重要，

如果我现在记得准确的话。

一个房间，有一把椅子，一扇窗。
一扇小窗，填满了光线做成的图案。
在它的虚空里，世界

总是完整的，而不是
某物的一个碎片，有
自我在那中心。

而在自我的中心，
悲伤，我以为自己无法挺过去。

一个房间，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光
在裸露的表面上闪烁。

我曾有两个渴望：
渴望安全，渴望感受。似乎

世界正在做出

一个反对白色的决定

因为它鄙视可能性，

想用实在的事物来取代它：

窗格

金黄，在光线照到的地方。

在窗里，紫叶山毛榉的叶子

略带红色。

从停滞中，事实，物体

模糊或缠绕一起：某个地方

时间涌动，时间

正叫喊着要被触摸，要变得

明显可见，

磨光的木头

微光闪闪，纹路清晰——

而那时，我又一次

成为一个孩子，在丰饶面前

却不知道那丰饶由什么做成。 [39]

迦太基女王 [40]

爱太残忍，

死更残忍。

为爱而死

残忍超过了正义的范围。

最后，狄多

召集了她的侍女

这样她们就会看到

命运女神为她书写的残酷结局。

她说：“埃涅阿斯

从波光闪闪的水上来到我身边；

我请求命运女神

允许他回报我的激情，

哪怕时间短暂。短暂与一生

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在这些时刻，

它们都一样，都是永恒。

于是我获得巨大的馈赠
而我试图将它增加，延长。
埃涅阿斯从水上来到我身边：这个开头
让我变得盲目。

现在，迦太基的女王
将接受痛苦，一如她接受恩宠：
被命运女神关注
毕竟是一种殊荣。

或者应该说，保留荣耀过的渴望吧，
既然命运女神也凭此名而行。”[41]

敞开的坟墓
我母亲制造了我的需要，
我父亲制造了我的良知。

对死者唯有赞美。[42]

所以，要让我说谎，

要让我自己仆倒

在坟墓的边上，

无疑将非常痛苦。

我对大地说

对我母亲仁慈些，

现在和以后。

用你的冷，保留

我们都曾嫉妒的美。

我曾变成一个老女人。

我也欢迎过

我曾如此畏惧的黑暗。

对死者唯有赞美。

习惯法 43

我们是怎样陷入爱情的，这令人好奇：

要说我的情况，彻底地陷入。彻底地，而且，唉，经常——

我年轻时候就是这样。

而且总是和相当孩子气的男人——

不成熟，忧郁，或是害羞地踢着枯叶：
巴兰钦[44] 风格。
我也不曾看出他们是同一个家伙的变型。
而我，带着顽固的柏拉图主义，
我的偏执让我每次只看到一个家伙：
而否定了任意的一个家伙。
但仍然，我年轻时的那些错误
让我毫无希望，因为它们反复出现，
习惯成自然。
但在你身上，我感到了某种超出原型的东西——
一种真实的豪爽，快活，爱这个世界，
完全与我性情相左。值得赞扬，
我许身于你，祈愿自己好运。
彻底地祈愿，以那些年一贯的风格。
而你，以你的智慧和残酷
一步步地教导我：那个词毫无意义。

燃烧的心

“……
没
有
什
么
悲
哀

会超过在痛苦中重温 幸福的回忆……”[45]

问她是否有什么后悔的事。

我曾被

许配给另一个人——

我与某个人生活在一起。

当你被触摸，你就忘记了这些事。

问她他曾怎样触摸了她。

他的凝视触摸了我

在他的双手触摸我之前。

问她他曾怎样触摸了她。

我不曾索取任何东西；
一切都是给予的。

问她还记得什么。

我们被拖进了地狱。

我曾认为
我们所负的责任
仅仅限于
活下去的责任。那时
我是一个年轻女孩，极少屈服于指责：

然后就成了一个贱民。我是一天两天
改变了那么多吗？
如果我没有改变，难道我的行为

不符合那个年轻女孩的性格吗？

问她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也没发现。我只发现

我在颤抖。

问她火是否会伤人。

我还记得

我们当初在一起。

而我逐渐地明白了

虽然我们两人都不曾挪动

但我们并不在一起，而是深深隔开。

问她火是否会伤人。

你希望永远与你的丈夫一起生活

在比这世界还要长久的火中。

我想那时这个愿望是当然的，

如今我们在这儿

既是火又是永恒。

你对你的生活感到后悔吗？

甚至在我被触摸之前，我已属于你；

你只需看着我。

罗马研究

最初他觉得

他的母亲应该是

阿芙罗狄忒，而非维纳斯，[46]

因为在希腊之后，

几乎没有什么功名可以成就。

他厌恶光亮，

而希腊人对此

拥有最大的份额。[47]

他诅咒他的母亲
（私下里，谨慎地），
因为她本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安排好。

后来发生的情况是：
当他审视这些反应，
最终从中辨认出
一种全新的思想类型，
更入世，更雄心勃勃
而富于策略，如今我们称为
人类的术语。

他想得越久，
就越体会到
对希腊人的些微轻蔑，
对他们的严峻，甚至伟大悲剧的
怪诞的平衡——
先是惊心动魄，然后
能模糊地预测到，落入俗套。

他想得越久，

就越明白还有多少

需要去经历，

去写下，一个物质的世界，此前

几乎不曾荣耀过。

正是在这种推理中，他认识到

他自己警惕本性的

范围和轨道。 [48]

新生活 [49]

我曾睡着正派者的睡眠，

稍后是未出生者的睡眠——

他身负许多罪

到这个世界上。

而这些罪是什么

起初并没有人知道。

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才知道。

只是在漫长的生活之后才准备好

去理解这个方程式。

如今我开始认识到

我灵魂的本性，这灵魂

作为惩罚我栖息其中。

不可改变，哪怕在饥饿中。

我曾在我的他生里 [50]

太匆忙，太急切，

我的匆忙是这世上痛苦的一个根源。

虚张声势，正如一个暴君虚张声势；

为我全部的多情，

心底的冷酷，以浅薄者的方式。

我曾睡着正派者的睡眠；

我曾过着罪犯的生活

慢慢地偿还着一笔不可能的债。

而我死去，已经偿还了

一种残忍。 [51]

乳酪 [52]

世界

曾经是完整的，因为

它已破碎。当它破碎了，

我们才知道它原来的样子。

它从未治愈自己。

但在深深的裂缝里，更小的世界出现了：

人类创造了它们，这是件好事；

人类了解它们需要什么，

比神更了解。

在休伦大道，它们变成

一片商店；它们变成

“鱼贩子”，“乳酪”。无论

它们是什么或卖什么，它们

作用相同：它们

是安全的幻象。像

一个静止的地方。那些店员

像父母亲一样；它们似乎

生活在那儿。总的说来，

比父母亲还慈祥。

许多支流

流进一条大河：我有

许多生命。在这个暂时的世界上，

我站在果实所在的地方，

一箱箱的樱桃、柑橘，

在“海丽花店”的花束下。

我有许多生命。注入

一条河流，河流

注入一片大海。如果自我

变得无形，它就消失了吗？

我成长。我活着

并不完全孤独，孤独

但不完全，陌生人

在我周围涌动。

这即是大海之所是：

我们在隐秘中存在。

此前我有过许多次生命，一簇花朵

各有花茎：它们成为

一件事物，被一条丝带从中间扎起，丝带

显现在手的下面。手的上面，

是枝条舒展的未来，花茎

止于花朵。还有紧握的拳头——

那应是当下的自我。

对死亡的恐惧 [53]

你为什么恐惧？

一个戴礼帽的男人从卧室的窗下走过。

当时我不可能

超过四岁。

那是个梦：我看见他

那时我站在高处，我在那儿

应该不受他的威胁。

如今你记得你的童年吗？

当那个梦结束

恐惧依旧。我躺在我的床上——

也许是婴儿床。

我曾梦见我被拐骗。那意味着

我知道爱是什么，

它怎样把灵魂置于危险中。

我知道。我替代了我的身体。

但你那时是人质吗？

我曾恐惧爱，恐惧被带走。

每个恐惧爱的人都恐惧死亡。

我假装不在乎

甚至在爱的面前，在饥饿面前。

而我感受越深，

越无法回应。

如今你记得你的童年吗？

我曾理解：这些礼物的分量
被我拒绝的范围所抵消。
如今你记得你的童年吗？

我曾躺在森林里。
沉静，静过任何活着的生命。
注视着太阳升起。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在盛怒中转过脸去
不理我。或许那是悲伤。
因为对她给予我的一切，
对她全部的爱，我不曾表露感激。
我不曾有过任何理解的表示。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被原谅。

鲁特琴之歌

没有一个人想成为缪斯；

最终，每个人都想成为俄耳甫斯[54]。

英勇地重现

（出于恐惧和痛苦）

然后，美丽至极；

最后，复原的

不是欧律狄刻，被哀悼的那个，

而是充满激情的

俄耳甫斯的灵魂，浮现

不是作为血肉之人，而是

呈现为纯粹的灵魂，

超脱，永生，

通过乖张的自恋。

我用灾难做一把竖琴

永存我最后的爱情之美。

但我的悲痛，虽然不过尔尔，

仍然挣扎着去获取形式

和我的梦想，如果我坦率地说，

主要的不是渴望被记住

而是渴望活下去——

我相信，这才是人类最深的渴望。

俄耳甫斯

“我失去了我的欧律狄刻……”55

我失去了我的欧律狄刻，

我失去了我的爱人，

突然间，我就在讲法语，

似乎我的嗓音也前所未有地好；

似乎这些歌曲

属于一种更高的秩序。

似乎一个人被莫名地期待着去道歉

就因为是艺术家，

似乎注意这些细微处，就不再是彻底的人性。

而谁知道，也许众神在地狱里从没有对我说，

从没有把我挑出来，

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觉。

噢欧律狄刻，你因我的歌唱而与我结婚，

为什么你要转向我，渴求人间的安慰？

谁知道你再次看到复仇女神时

会告诉她们些什么。

告诉她们我失去了我的爱人；

如今我是完全地孤独。

告诉她们：没有真正的悲痛

就没有这样的音乐。 56

在地狱，我曾对她们歌唱；她们会记得我。

降临山谷

我曾发现向上攀登的那些年

多么艰难，充满焦虑。

我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

相反，当我向它靠近，

我害怕未来，我觉察到的
它的景象。我看到
一种人类生活的景象：
这一面，总是向上，向前
进入光明；另一面，
向下，掉入不确定的迷雾。
所有的热切都被知识削弱。

如今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那顶峰的光明，那光明曾经是，
从理论上说，是攀登的目标，
结果却抽象得令人痛苦：
我的头脑，在它的上升中，
完全沉浸于细节，从没有
觉察到形状；我的眼睛
不安地盯着立足之处。

如今我的生活多么甜美
在向山谷的下降之中，
山谷本身并没有迷雾笼罩，
而是丰饶，宁静。

所以我第一次发现自己

能看前面，能看着这世界，

甚至能向它靠近。

外衣

我的灵魂干涸。

像一颗灵魂被抛入火中，只是不完全，

不至于毁灭。焦干，

它继续。易碎，

不是由于孤独，而是由于猜疑——

暴力的后果。

精神，被邀请离开身体，

站立片刻，暴露在外，

颤抖着，正如从前

你到神的面前——

精神，从孤独中

被宽恕的诺言引诱出来，

你怎么竟然又相信

另一个生命的爱？

我的灵魂枯萎、缩小。

身体于它就成了一件太大的衣裳。

而当希望被归还给我时

它全然是另一个希望。

公寓

我曾住在树上。那个梦指定了

松树，似乎它认为我需要提醒

才能保持悲恸。我恨

当你自己的梦把你当作傻子。

里面，是二十年前

我在普林菲尔德[57]的公寓，

除了我增加了一个商用灶炉。

根深蒂固的

对第二层的热情！仅仅因为

过去比未来更长

并不意味着没有未来。

那个梦让他们困惑，把一个

误作另一个：反复的

断壁残垣的场景——维拉曾在那儿，
谈论着光。
当然，有许多光，因为
没有墙壁。

我在想：这儿是以前放床的地方，
这儿是在普林菲尔德。
深深的宁静浸透我的周身，
正如当世界无法触到你时，你的感觉。
越过那张无形的床，
夏末的光亮，在小街上，
在摇曳的灰树间。

那梦所改变的，你可以说，正在增加
希望的一面。那是
一个美丽的梦，我的生活卑微而甜蜜，世界
因为遥远而广阔可见。

那梦让我看到，怎样凭着不受它伤害

而再次将它拥有。它让我看到

当睡在我的旧床上，最早的星星

透过稀疏的灰树，闪烁。

我已经上车，被带到远方

进入一个明亮的城市。而这是意味着

鄙视吗？或者这仍在梦中？

我选择抵抗地面是对的，

不是吗？

永生之爱

像一扇门

身体打开，

灵魂向外张望。

最初是胆怯地，后来

不再那么胆怯

直到它安全了。

后来它在渴望中开始冒险。

后来在无耻的渴望中，

后来在任何欲望

邀请之下。

随意的人，如今你将怎样
发现神？你将怎样
探知那神圣的？
甚至在花园里你被告知
要活在身体内，而不是
身体外，在身体内遭受磨难
如果来得必要的话。
神怎么能发现你
如果你从不在一个地方
足够长久，从不
在他给你的那个家里？

或者你是相信
你没有家，既然神
从来无意容纳你？

俗世之爱
时代的习俗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那段时期

（漫长）

曾经自由给予的心

被要求，作为一种正式的姿态，

放弃自由：一种献祭

立刻运行并被绝望地注定。

至于我们自己：

幸运地，我们逸出了

这些要求，

正如我的生活破碎时

我提醒自己的那样。

所以我们曾如此长久地拥有的

都是，或多或少，

脆弱的，活生生的。

而只是长久之后

我才开始不这么认为。

我们都是人——

我们竭尽所能

保护自己

甚至到了否定

清晰性的地步，自我欺骗的

地步。正如在

我提到的那种献祭之中。

然而，在这种欺骗中，

真实的幸福产生了。

所以我相信我会

精确地重复这些错误。

似乎对我来说，

知道这种幸福

是否建立在幻觉之上

并非至关重要：

它有它自己的真实。

两种情况下，它都将结束。

欧律狄刻

欧律狄刻又回到地狱。

困难的

是这次旅程，

到达时，已被忘记。

转换

是困难的。

而在两个世界之间往返

尤其如此；

紧张超乎寻常。

这段路程

充满悔恨，充满渴望，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

少许的理解或记忆。

只要片刻

当那冥界的黑暗

又在她周围密布

（轻柔，恭敬），

只要片刻，就可以

一个世间美人的形象

又回到她身上，美丽

那是她为之悲伤的。

但要忍受人类的不忠

是另一回事情。

卡斯蒂利亚[58]

橙子花[59]在卡斯蒂利亚上空随风起舞

孩子们在乞讨硬币

我曾经遇到我爱的人，在橙子树下

难道那是金合欢树

难道他不是我爱的人？

我曾经读着这些，也曾经梦见这些：

现在醒着，就能唤回曾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圣米格尔岛的钟声

在远方回响

他的头发在暗影中金黄略白

我曾经梦见这些，

就意味着它不曾发生过吗？

必须在这世界上发生过，才成为真实吗？

我曾经梦见一切，这个故事

就成了我的故事：

那时他躺在我身边，

我的手轻抚他肩膀的肌肤

中午，然后是傍晚：

远方，火车的声音

但这些并非就是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一件事最终地、绝对地发生，

心灵也不能将它扭转。

卡斯蒂利亚：修女们两个两个地走过黑暗的花园。

在圣天使教堂的围墙外

孩子们在乞讨硬币

如果我醒来，还在哭泣，

难道这就没有真实？

我曾经遇到我爱的人，在橙子树下：

我已忘记的

只是这些事实，而不是那个推论——

在某个地方，有孩子们在叫喊，在乞讨硬币

我曾梦见一切，我曾恣意沉迷

完全地，永远地

而那列火车把我们带回

先到马德里

再到巴斯克[60]乡村

无常的世界

你被治愈了吗？或者你只是认为自己被治愈了？

我曾告诉自己

从一无所有之中

没有什么能被拿去。

但你还能爱任何人吗？

当我感到安全，我就能爱。

但你会触摸任何人吗？

我曾告诉自己

如果我一无所有

这世界就不能触摸我。

在浴盆里，我检查自己的身体。

我们被期待这样做。

和你的脸吗？

镜中的你的脸？

我曾充满警惕：当我触摸自己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那么你安全吗？

我从来都不安全，即使我藏得最严的时候。

即使那时我正在等待。

所以你不能保护你自己吗？

那绝对的

在腐蚀；围绕着自我的

边界，墙壁，在腐蚀。

如果那时我在等待，我就已经

被时间侵入。

但你认为如今你自由吗？

我认为我认出了我本性的类型。

但你认为如今你自由吗？

我曾一无所有
而我仍然被改变。
像一套衣服，我的麻木
被拿去了。然后
加上了渴望。

飞马

这是我的马儿“抽象”，
银白，书页的颜色，
未写的书页。

来吧，“抽象”，
凭借出自恶魔般野心的意志：
把我悄然带到那永生之地。

我已厌倦其他坐骑，
它们借助来自现实的直觉，
尘土的颜色，失望的颜色；
更无论
那伴随着他的马鞍
和青铜的马刺，那一丁点

牢不可破的金属。

我厌倦这世界的赠予，这世界的

规定的极限。

我厌倦遭人反对

也厌倦经常遭遇物质的抵制，正如遭遇

一面大墙，我所说的一切

都可以在那儿检验。

那么来吧，“抽象”，

把我带到你曾带了那么多人去的地方，

远远离开这儿，到那虚空的，星的草原。

快快带上我，

出自盲目希望的“梦想”。

世俗的恐惧

我曾站在一座繁华城市的门口。

我有众神要求的一切；

我已预备好；准备的重负

曾持续了很久。

而这个时刻是恰当的时刻，

指定给我的时刻。

为什么你害怕？

这个时刻是恰当的时刻；

回答必须预备好。

在我唇边，

颤抖的词语，正是

需要的词语。颤抖的——

而我知道，如果我不能

回答得足够快，我就会被拒于门外。

金枝[61]

甚至爱情女神

也为孩子们而战，尽管

她虚荣。超过了其他英雄，

埃涅阿斯繁盛了；甚至从地狱返回人间的路

也变得简单。而爱的牺牲

也比其他英雄少了痛苦。

他头脑清晰：甚至当他忍受牺牲时，

他已看到实用的目的。他头脑清晰，

在这种清晰中，坚定地克服绝望，

甚至当悲伤使一颗心变得像凡人——

这在其他情况下似乎是恒久不易之事。而美

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对此

没有更多需求。他为了其他幻想

而放弃艺术与科学的世界，那些小径只能

通向折磨。相反，他聚集起

大地上的各色人等

进入一个帝国，一种

通过降服而来的正义概念，一种“宽恕卑微者，

征服高傲者”[62] 的计划：主观的，

必然地，正如判断必然如此。

美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对此没有更多需求。

这，和他关于帝国的爱好：

这些可以被证实。

夜祷

我相信我的罪

完全是平常之事：

求助

掩盖了争宠

而请求怜悯

悄然掩饰着抱怨。

春夜里如此难得内心的平静，

我祈祷力量，祈祷指引，

但我也要求

从病中康复

（当下的这个）——从不在意

未来的任何事。

我把这当作一个专门事项，

这种对未来的漠不关心，

也是一种勇气：届时我将已经拥有它

来独自面对我的痛苦，

但以更高的坚韧。

今夜，在不快乐中，

我疑惑在那个倾听者的心里

这构成什么品质。

当微风吹动

那棵小桦树的叶子，

我构想一个形象

完全可疑且完全柔弱，

因此无法成为惊奇。

我相信我的罪是平常事，因此

是有意的；我能感到

树叶抖动，有时

伴着词语，有时没有，

似乎怜悯的最高形式

可能是讽刺。

就寝时间，他们低语。

　　　　　　　　　　　躺下的时间到了。

废墟

我将会在哪里？如果没有我的悲伤，

我心爱的人制作的悲伤，

没有了他的某种象征，这一支

传诸久远的天才歌曲。

你怎么能渴望死亡
当俄耳甫斯还在歌唱？
长久的死亡；去地狱的一路上
我听到他的歌唱。

大地的折磨
死亡之激情的折磨——

我觉得有时候
对我们要求得太多；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的安慰是代价最大的东西。

去地狱的一路上
我听到我丈夫在歌唱，
很像你现在听到我一样。
也许那样好一些，
我的爱在我头脑里生气勃勃
即使在死亡的那一刻。

不是最初的应答——

那是恐惧——

但是最后的。

鸟巢

一只鸟正在筑巢。

在梦中，我仔细地注视着它：

在生活中，我正尽力成为

证人，而非理论家。

你的起始之地并不能决定

你的结束之地：那只鸟

捡起它在院子里所发现的，

它的基础材料，紧张地

扫瞄着这光光的早春时节的院子；

在靠南墙的碎屑里，它用喙

推着几根细枝。

孤独的

形象：小生命

一无所有而来。然后

枯枝。一根根地，搬运

这些树枝到僻静处。

这是那时它正做的一切。

它带走那儿有的：

能用的材料。精神

是不够的。

然后它编织，像当初的珀涅罗珀

但向着一个不同的目标。

它怎么编织的？它编织着，

细致但无望地，那几根

有点儿柔软、弹性的细枝，

挑出来放在易断的、干硬的上面。

春初，冬末。

那只鸟绕着光光的院子，正

靠着那儿仅有的东西
努力生存下去。

它有它的任务：
想象未来。平稳地飞来飞去，
耐心地携着小树枝，到树上
隐蔽之处，而树暴露在
外面世界的严寒中。

我没有什么东西用来建造。
正是冬天：我无法想象什么，
除了过去。我甚至无法想象
过去，如果说到过去。

我不知道我怎么到了这里。
其他人都在很远的地方。
我又回到了开始
在我们生命中想不起开始之时。

那只鸟

在那棵苹果树上收集树枝，把每次增加
都和已有的一堆联系起来。
但什么时候，那儿突然有了一堆？

它啄来它发现的东西，在别的鸟
结束之后。
同样的材料——为什么最终完成
这么重要？同样的材料，同样
有限的善。深色的细枝，
断裂的，落下的。而连在一起，
黄色毛线一样长。

然后就是春天，我莫名其妙地快乐。
我知道我在哪儿：在百老汇，带着杂物袋。
商店里春天的水果："乳酪"[63]
最早的樱桃。连翘
吐蕊。

首先我平静。
然后我知足，满意。

然后阵阵喜悦。

而季节已变——对我们所有人，

当然。

而当我向外凝望，我的头脑变得敏锐。

而我准确地忆起

我回应的顺序，

我的眼睛盯着来自

自我隐匿之处的每样事物：

首先，我爱它。

然后，我能用它。

埃尔斯沃思大道

　　春天

降临。或者应该说

上升？应该说升起？

在巴特勒家，

金缕梅盛开。

那么，应该已经是

二月底了。

金缕梅盛开。

淡

黄色，新一年的，

稚嫩的颜色。冰的光泽

在黯淡的地面上。

我想：现在停，意思是

在这儿停。

是说我的生活。

那一年的春天：黄

绿色的连翘，那是国会下院

与新草一同种下的——

新的

总是被保护，新事物

被给予清晰的保护，它金属的

树名标牌，挨着

白绳子。

因为我们希望它成活，

一片淡绿

镶裹着现在的暗色形状。

冬末的

太阳。或者春天的？

春天的太阳

这么早？被浓密的连翘

遮蔽。我的目光

一直进入它的内部，或几乎进入——

街道对面，一个小男孩

把他的帽子往天上扔：新的

总是在上升，新鲜的

不稳定的颜色在攀爬，上升，

蓝色和金色

交替：

埃尔斯沃思大道。

一个带纹的

人类头脑的抽象概念

在干枯的灌木上欢欣鼓舞。

春天

降临。或者应该说

再次升起？或者应该说

破土而出？

地狱

你为什么要搬走？

我活着从大火里走出来；

这怎么可能？

有多少已经失去？

一无所失：一切
都被烧毁。毁灭
是行动的结果。

有过一场真正的大火吗？

我记得回到那间屋子，二十年前，
试图保留能保留的东西。
瓷器之类。烟熏的味道
在每样东西上。

在梦中，我搭起一个火葬的柴堆。
为我自己，你明白。
我想我已经受够了。

我想这是我身体的终结：火
对欲望似乎是正确的结果；
它们是同一样东西。

然而你那时没有死？

那是一个梦：我想我正在回家。
我记得我告诉自己
那没有什么用；我记得我想着
我的灵魂太顽固，不能死。
我想灵魂和意识一样——
大概每个人都这样想。

你为什么要搬走？

我醒来，在另一个世界里：
就那么简单。

你为什么要搬走？

这世界已经改变。我从那场大火里出来
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也许
是死者的世界，就我所知。

不是需要的目的，而是需要本身

恢复了最高的力。

发作

你救过我，你应该还记得我。

你到我身边；两次

我在花园里看到你。

当我醒来，我是在地上。

我不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树是什么。

两次，在花园里；许多次

在那之前。为什么要

不为人知？

覆盆子长得茂密；

我不曾给它们修剪，我也不曾拔草。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只知道：有一堆火在我近旁——不，

在我上空。远处，

河流的声音。

那正在流逝的，从来不是焦点，

它是意义。

有一只王冠，

一个圆环，在我头上。

我的手上沾满泥土，

但不是由于劳作。

我干吗要说谎：说那生活

如今已经结束。

我为什么不该使用

我所知道的？

你改变了我，你应该还记得我。

我还记得我曾出门

在花园里散步。像从前走进

城市的街道，走进

那第一个公寓的卧室。

是的，我那时独自一人；

我怎能不孤独？

侦探小说

我变成了光的生灵。

我坐在加利福尼亚一条车道上；

玫瑰是消防栓的颜色；一个婴儿

骑着一辆黄色小车远去，一边发出

像鱼儿吐泡泡一样的声音。

我坐在折叠椅上

读尼罗·沃尔夫[64]，第二十次，

一部侦探小说，已经变得愉悦。

我知道谁是无辜的；我已经学到了几分

大师的才能，在他灵活的头脑中

时间沿两个方向运动：向后

从行动到动机，

向前到公正的决断。

无畏的心，再不会颤抖：

唯一的阴影来自那狭窄的手掌——

它不能将你完全围住。

不像东边的阴影。

我的生活带我到过许多地方，

其中许多地方非常黑暗。

它带着我，不顾我的意愿，

从后面推动我，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像

那个鱼儿一样的孩子。

一切都是全然的武断，

没有能辨别的模式。

那充满激情的威胁和疑问，

那对正义的古老的追寻，

一定是全被欺骗了。

但我仍然看到迷人的事物。

我最终变得可说是容光焕发；

我到处带着我的书，

像个渴求的学生

迷恋着这些简单的侦探故事

所以我自己内心可能会压制

那最后的指责：

你是谁？你的目的
是什么？

哀悼

一件可怕的事正在发生——我的爱

又奄奄一息，我的爱它已经死了：

死了，被哀悼。而音乐继续，

分离的音乐：树木

变成了乐器。

大地多么残忍，柳树微微闪亮，

桦树弯着腰，叹息。

多么残忍，多么彻底的柔弱。

我的爱奄奄一息；我的爱
不只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想法，一种生活。

我将为什么而活？
我在哪儿能再找到他
如果不在悲痛里，不在
制作鲁特琴的黑暗树林里。

在这世上作别，
一次就已足够。一次就已足够。
当然，悲痛也是这样。
永远作别，一次就已足够。

柳树在石泉边微微闪亮，
紧靠花径。

一次就已足够：为什么现在他又活着？

如此短暂，而且只在梦中。

我的爱奄奄一息；离别又已开始。

而透过柳树的面纱，

阳光上升、灼热，

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光。

而鸟儿又在歌唱，甚至那只悲伤的鸽子。

啊，我已经唱了这支歌。在石泉边，

柳树又在歌唱

用无法言说的温柔，拂动树叶

在灿烂的水面上。

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知道。他又奄奄一息，

世界也是这样。我的余生奄奄一息，

我相信是这样。

新生

在离婚之梦中

我们正在争执：谁来拥有

这只小狗，

“暴风雪”。你告诉我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是

某种毛茸茸的庞然大物

和一只腊肠犬

杂交的品种。这必须是

雄性和雌性的

生殖器吗？可怜的“暴风雪”，

为什么他是一只狗？他几乎都不碰

他的狗食碟子里的鹰嘴豆泥[65]。

然后还有别的什么，

一个声音。像

砾石被移动。或是砂粒？

时间的砂粒？然后就是

艾里卡带着她的沙球，

像时间的砂粒

被人格化了。谁来

把这一切解释

给小狗？“暴风雪”，

爹地需要你；爹地的心空落落的，

不是因为他要离开妈咪，而是因为

他想要的那种爱

妈咪没有，妈咪的

太多嘲讽——妈咪不愿意

在车道上跳伦巴。是否

这样就有错。假设

我是这只小狗，就像在

我童年时的自我之中，极其伤心，因为

完全不会说话？还有

厌食症！噢，“暴风雪”，

做一只勇敢的狗——这些

都是物质的；你醒来时

将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你将继续吃，你将长大，成为一个诗人！

生活怪诞不经，无论它怎样结束，

总是充满了梦想。我永远

忘不了你的面孔，你狂乱的人类的眼睛

涨满泪水。

我想我的生活已经结束，我的心已经破碎。

于是我搬到了剑桥。

七个时期

The Seven Ages ，2001

献给诺亚（Noah）
和特雷日
（Tereze）

你这泥土，你说话
呀！

——《暴风雨》 66

七个时期

在我第一个梦里，世界出现了

咸的，苦的，被禁止的，甜蜜的

在我第二个梦里，我堕落了

我曾是人，我不能仅仅看到一件事物

但我现在是野兽

我曾不得不去碰触，去包容它

我在小树林里藏身，

我在田野里劳作，直到田野裸露——

时间

它永不再来——

捆扎的干麦子，一箱箱

无花果和橄榄

我甚至爱过几次，以我厌恶的人类方式

像每个人一样，我称这种成就

性爱的自由，

如今显得荒谬

麦子收割，储藏，最后的

果实变干：时间

那被储藏的，那从未使用的，

是否也要结束？

在我第一个梦里，世界出现了

甜蜜的，被禁止的

但并没有花园，只有

自然万物

我是人：

我不得不乞求堕落

咸的，苦的，需求，争先恐后

像每个人，我掠夺，我被掠夺

我梦见

我被出卖：

在梦中，大地被赐予我

在梦中我拥有它

月光

薄雾升起，带着一点声音。像砰的一声。

那是心跳。太阳升起，略显冲淡。

似乎是许多年之后，它再次下沉
而暮色泼洒海岸，在那儿变浓。
恋人们不知从何处赶来，
这些人仍然有身体和心脏。仍然有
胳膊、腿、嘴巴，虽然到白天他们可能又成了
主妇和商人。

这同一个夜晚也产生了像我们这样的人。
你像我一样，不管你是否承认。
不满足，极其细心。你所渴望的是理解能力
而非经验，似乎在抽象意义上它可能被玩弄。

然后又是白天，世界恢复常态。
恋人们抚平头发；月亮继续它空洞的存在。
海滩又将属于神秘的鸟儿——
很快它们将出现在邮票上。

但我们的记忆，那些依赖于形象的人们的记忆，将会怎样？
难道它们就毫无意义？

薄雾升起，收回爱的证据。

失去了这些，我们只剩下镜子，你和我。

感官的世界

隔着一条可怕的河流或裂缝，我向你呼喊

警告你，让你有所准备。

世界将引诱你，慢慢地，不知不觉地，

巧妙地，更不用说是默许。

那时我没有准备好；我站在奶奶的厨房里，

端出我的玻璃杯。炖李子，炖杏子——

果汁倒入放了冰的玻璃杯。

再加水，耐心地，一点一点地，

每加一次

众多堂兄弟堂姊妹都要判断，品尝——

夏季水果的芳香，极度浓缩：

彩色液体渐渐变得更亮，更灿烂，

更多的光透过来。

快乐，安慰。奶奶等着，

想看看是否需要更多。安慰，深深沉浸。

我的最爱：感官生活的深层隐秘，

自我消失其中，或无法区分开来，

莫名被搁置，飘浮，它的需要

充分暴露，苏醒，生机勃勃——

深深沉浸，以及随之而来的

神秘的安全。远处，水果在玻璃盘里发亮。

厨房外，夕阳西下。

那时我没有准备：夕阳，夏天结束。展示

时间是一个连续体，是某种事物即将结束，

而非搁置；感觉也不能保护我。

我警告你，因为从没有人警告过我：

你将永不放手，你将永不满足。

你将受伤、留下伤疤，你将继续饥渴。

你的身体将衰老，你将继续需要。

你会想要这世间，从这世间取得更多——

庄严，淡漠，它到场，但不回应。

它环绕着，它并不照拂。

意味着，它将喂养你，将让你着迷，

但不会保证你活着。

母亲与孩子

我们都是做梦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某个机器制造了我们；世界的机器，日益变小的家庭。

然后回到这个世界，因轻柔的鞭打而完美。

我们做梦；我们记不起来。

家庭的机器；深色软毛，母亲身体的森林。

母亲的机器：她内部的白色城市。

而那以前：大地和水。

石头间的苔藓，几片树叶和草。

而以前，巨大黑暗中的细胞。

而那以前，被遮掩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你被生下：让我缄默。

母亲和父亲的细胞，轮到了你

成为关键，成为杰作。

我即兴而作；我从未记起。

如今轮到你被驱赶；

你要求知晓：

我为什么受苦？为什么无知？

巨大黑暗中的细胞。某个机器制造了我们；

轮到了你对它讲话，继续问

我是为何？我是为何？

寓言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串愿望。

数目不断改变。我们所愿望的——

也跟着改变。因为

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类不同的梦想。

这些愿望各不相同，这些希望各不相同。

还有那些不幸和灾难，也总是不同。

它们巨浪滚滚离开大地，

甚至总被浪费的那一个。

绝望之浪，无望的渴望与心痛之浪。

神秘而狂野的青春饥渴之浪，童年的梦想之浪。

细微的，急迫的；一度是，无私的。

各不相同，当然，除了

想要返回的愿望。不可避免地

最后或最先，重复

一遍一遍——

所以回声萦绕。而那个愿望

抓住我们，折磨我们

虽然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

它从未被准许。

我们知道，而在暗夜里，我们对此认可。

那时，夜又变得多么甜美，

一旦那个愿望放开我们，

又是多么寂静。

夏至日

每年，在这同一天，夏至日到来。

完美的光亮：我们为此计划，

这一天我们告诉自己

时间真的很长，近乎无限。

在我们的阅读和写作中，总偏爱

欢庆的、狂喜的。

在这些仪式里有好奇之外的某种东西：

还有种沾沾自喜，

仿佛人类的天赋参与了这些安排

而我们发现结果令人满意。

随光亮一起但先于它出现的：

平衡的时刻，和黑暗相等的时刻。

但今晚我们在花园里，坐在帆布椅上

夜这么深了——

为什么我们要瞻望或回顾？

为什么我们要被迫去回忆：

它在我们的血里，这种知识。

白日的短暂；冬天的黑暗，寒冷。

它在我们的血里，骨里；它在我们的历史里。

除非天才人物才能忘记这些事情。

星

我醒着，我在这世界上——

我不期待

更多的保证。

不期待保护，诺言。

夜空的慰藉，

几乎不动的

钟的面孔。

我孤单一人——我全部的

财富都在我身边。

我有一张床，一个房间。

我有一张床，床边

有一瓶花。

还有一盏夜灯，一本书。

我醒着；我安全。

黑暗像一面盾，许多梦

熄灭，也许

永远消失。

而白天——

那不满足的早晨，它说

我是你的未来，

这是你的货物，悲伤：

你拒收我吗？你是说

要把我送走，因为我不是

满的，用你的话说，

因为你看到

那黑影已隐约可见？

我永远不会被放逐。我是光，

是你个人的痛苦和羞辱。

你敢

把我送走，就仿佛

你正等待某种更好的东西？

没有更好的。

只有（小空间里）

那夜空，像

一种隔离，把你

和你的任务分开。

只有（轻柔的，激烈的）

星星闪亮。这儿，

在这房间，这卧室。

正说着：我勇敢，我抵抗，

我把自己置于火上。

青春

姐姐和我在沙发两头，

读着（我想是）英国小说。

电视机开着；各种课本翻开，

有些地方用横格纸做了标志。

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仿佛我们研究了

思想的起源和喜爱的小说。

我们成长的悲伤的声音——

大提琴的微光。没有

长笛、短笛的痕迹。似乎那时候

几乎不可能把它的一丝一毫想象成
正在演化的或可锻造的。

悲伤的声音。轶事
其实是静物画。
那些小说的书页翻动着；
两只小狗轻轻打鼾。

来自厨房的
妈妈的声音，
迷迭香的味道，烤羊肉的味道。

世界，正处在
变动中，形成或消散中，
而我们并不以那种方式生活；
我们都过着我们的生活
正如仪式一般同步去实施
一个伟大原则，某种
感觉到但不理解的东西。
我们的评语像戏剧台词，

说来深信不疑，但并非出于选择。

一个原则，一个可怕的家族意志
它暗示对抗将变化、变异，
甚至拒绝提出问题——
既然世界开始
在我们周围转换，退潮，只是此刻
它不复存在。
它已经变成当下：没有形状，永不结束。

尊贵的画像
不是一只动物，而是两只。
不是一只盘子，在餐具前显得矮小，
而是一对盘子，一张桌布。
在市场上，那辆小车
既不空得富有意味，也不
满得令人绝望。在黑暗的戏院里，
两只手相互寻找着。

神龛的残片，像教堂里的神龛，
因烛光而模糊。

这是谁的想法？谁跪在那儿
如果不是那个不适应的孩子，
有污点的孩子——对于他
课间休息是个折磨。
后来，当其他人传递着笔记，
他专心于他的功课，
热切地将老师所称的
他的良好心智，用到作业上——
他在保护什么？又是他的心吗
完全地迷失
在那个笔记本的页边留白处？

你用什么填充空虚的一生？
色情形象，梦中的
自我，在另一个自我中
复制的自我，两者
叠在一起，虽然胳膊和腿
总被完美地遮蔽
像在一个瓮或浮雕里。

里面，实际生活的灰烬。

灰烬，失望——

而他全部要求的

是完成他的工作，是

被悬在时间里，像

冰柜里的一片橙子——

影子在黑暗的草上。风

突然安静。而时间，它如此不耐心，

它想继续；正安静地躺在那儿，像一只动物。

而情人们躺在那儿，拥抱着，

他们破碎的心再次修复，正如在生活中当然地

他们将永远不能持久，

在圆满的快乐、结合的时刻——

这对他们是栩栩如生吗？他已经见过他们。

他已经见过，以他的心地单纯，他明显的心不在焉，

没有被所有的扭动、哭喊

扰乱或是吓走——

而他已经理解；他已经恢复了它的全部，

诗人的崇高形象，做梦者的形象。

重聚

二十年后，才发现，他们相互喜欢，

尽管差别巨大（一个是精神科医生，一个是城市官员），

应该存在差别，那在意料中：

趣味、性情的差别，如今，还有财富

（一个爱文学，一个是完全实际但仍然

喜欢讽刺，饶有兴味；两个妻子热情而相互好奇）。

这个发现，也是对自我，对新才能的发现：

在这场谈话中，他们像他们读过的（从未一起）

伟大圣人、哲学家，或

有世俗成就和智慧的男人，说话

奔放，富有魅力和热切的坦诚——于此

青春可谓是枉有虚名。此外再加上

一种广阔的宽容和大度，一种远离任何轻蔑或谨慎的举止。

是一种快乐，如今说起他们的人生

成熟的途径，某些方面相同，其他方面

截然不同（虽然每个人都有悲伤的内核，无论

暗示还是披露）：说起如今的不同，

说到那时的一切，曾经，一段

悬而不落的恐惧，总是能说起一个话题。至此

主题升级并形成对话，唤起了他们内心的（因其庄严）

善良和美好意愿，可说是两人以前都不曾拥有过的。时间对他们是有益的，如今他们能够一起从内部讨论这些，可以说是以前不可能做到的。

镭

当夏天结束，妹妹要上学了。

她盼着长大，不再和狗狗

一起待在家里。不再

和妈妈一起过家家。她在长大，

她可以加入拼车。

没人想待家里。真实的生活

是这个世界：你发现了镭，

你跳天鹅皇后。没有什么

能解释妈妈。没有什么能解释

把镭丢到一边，就因为你最终认识到

整理床铺、养育像我和妹妹这样的孩子

更为有趣。

妹妹观察那些树；树叶

无法变得足够快。她一直问

是秋天吗？天够冷了吗？

但仍然是夏天。我躺在床上，

听着妹妹的呼吸。

我能看到月光里她的金发；

白色被单下，她小精灵般的身体。

写字桌上，我能看到我的新笔记本。

它像我的大脑：干净，空空。六个月后

那里写上什么，也将在我的头脑里。

我观察妹妹的脸，一侧埋在她的胖胖熊里。

她正被存储到我的头脑里，作为记忆，

像一本书里的事实。

我不想睡。这些天

我从不想睡。然后我不想醒来。我不想

树叶变化，黑夜早早到来。

我不想喜欢我的新衣服，我的笔记本。

我知道它们是什么：贿赂，让人分心。

像学校的热闹：真实是

时间正沿着一个方向移动，像一个波浪
举起整座房子，整个村庄。

我打开灯，让妹妹醒来。
我想要父母警醒；我想要他们
不再躺着。但没人醒来。我坐起来
就着夜灯读我的希腊神话。

夜晚寒冷，树叶飘落。
妹妹厌倦了学校，她怀念在家的时候。
但想回来已经太晚了，想停止已经太晚了。
夏天过去，夜晚黑暗。狗狗
穿着毛衣出门。

然后秋天过去，那一年过去。
我们在改变，我们在长大。但
这不是你决定去做的事情；
它是发生的事情，某种你无法
控制的事情。

时间流逝。时间正携着我们
越来越快地冲向实验室的门口，
然后冲过那扇门进入深渊，黑暗。
妈妈搅着汤。洋葱，
奇迹般地，变成了土豆的一部分。

生日

令人惊异，我能够回望
五十年。在那儿，凝望的尽头，
一个人形已全然可辨，
两手在膝上紧握着，两眼
凝视着未来，混合了
一个灵魂期待着毁灭时的恐惧和无助。

全然熟悉的，虽然还，当然，很年轻。
盲目地凝视前方，某个人凝视完全的黑暗时的那种表情。
思索着——这表示，我记得，心智尝试着
阻止变化。

熟悉的，可辨认的，但孤独更深，更沮丧。
按她的看法，她并不符合对孩子的

定义：对什么事都充满希望。

其他人这样看；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不断地和照相机

交朋友，他们中许多人实际上

正带着真正的信仰微笑——

我记得那个年龄。充斥着自我怀疑，自我厌恶，

同时又充满了

对社会公众和普通人的轻蔑；永远

放逐于孤独，感知能力的阴郁安慰，放逐于

一种完全被悲哀主导的未来，不需要巨大的意志

而是避开了它——

这是沉默的问题：

一个人无法测试自己的想法。

因为它们不是想法，它们是真实。

所有的捍卫，精神上的固执，坚持

摘下普通人的面具，揭示悲剧，

这些实际上是对世界的无知。

意味着那局部的，变换不定的，反复无常的——
被“绝对”剔除在外的一切。我坐在黑暗里，在起居室里。
生日结束了。我在思索，自然地，关于时间。
我记得，几乎是在同一刻，我的心如何
要狂喜地跃起，又崩溃
在凄凉痛苦中。那跃起——我不曾计数的那一半——
是快乐；是这个词语所意味的。

古代文本

多么幸运啊我的生活，我的每个祈祷
都被天使们听到了。

我祈求大地；我得到了泥土，这么多
污泥在脸上。

我祈求从磨难中解脱；我得到了磨难。
谁能说我的祈祷没有被听到？它们

被翻译，编辑——是否某些

重要的词语被遗漏或误解，一篇关键的

文章被删除，但仍然它们像古代的文本那样被考虑、研究。

也许它们是古代的文本，

以某个特殊时期的方言再创作而成。

正如我的生活，某种意义上，越来越沉浸于祈祷，

所以天使们的任务，我相信，是掌握这种语言，

这种他们还没有完全流畅或自信的语言。

如果我感到，在我的青春时期，被拒绝、放弃，

我突然间觉得，最终，我们，我们所有人，

被希望是老师，也许

聋子的老师，好心的帮手——他们善意的耐心

为一种持久的热情所维系。

我终于理解了！我们是助手和帮手，

我们的杰作奇怪地有用，像底漆。

那时生活将变得多么简单；多么清晰，在孩子般的错误里，

终身的劳作：夜以继日，天使们

讨论着我的意思。夜以继日，我修改我的请求，

让每个句子更好更清楚，似乎一个人可能

永远地避开所有不当之处。它们变得多么完美——

无瑕，美丽，连续被误读。如果我是，在一种意义上，

一个着迷的人，蹒跚地穿过时间，在另一种意义上

我是一个长翼的着迷的人，我被月光照亮的羽毛

是纸。我几乎不曾在男人和女人中间生活；

我只对天使讲话。多么幸运，我的日子，

多么来电而有意义，那些夜晚连续的沉默和晦暗。

来自一份杂志

一次，我有一个爱人，

两次，我有一个爱人，

轻易地，我爱了三次。

在间歇里

我的心修复了它自己，完美

如一只小虫。

我的梦也修复了它们自己。

后来，我意识到我正过着

一种完全白痴的生活。

白痴的，浪费的——

再后来，我和你

开始通信，发明一种

焕然一新的形式。

遥远距离之上的深度亲密！

济慈与范妮·布劳恩，但丁与贝雅特丽齐——

一个人不可能发明

一种扮演旧角色的

新形式。我寄给你的那些信保持着

无瑕疵的讽刺，冷漠

但直爽。同时，我在脑子里

写着不一样的信，
其中有些变成了诗。

那么多的真感觉！
那么多关于激情渴望的
热烈宣言！

我爱了一次，我爱了两次。
而突然，
那种形式坍塌了：我
无法保持无知。

多么悲伤：失去了你，失去了
把你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作为某个已经让我
深深依恋的人，也许
是我从来没有的兄弟，
来真正了解，或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回忆的
任何可能。

多么悲伤：一想到

在一无发现之前

死去。发觉

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是那么无知，

看事情

只从那一个视点，像狙击手。

而且有那么多事情，

关于我自己的，我从没有告诉你，

这些事情也许会影响你。

那张我从未寄出的照片，拍下了

我看起来简直是流光溢彩的一夜。

我想要你陷入爱情。但那支箭

一直射中镜子，又返回。

而那些信一直都在切分自己，

每一半都不是完全真实。

多么悲伤：你从未想象过

这些，虽然你总是回复

那么迅速，总是同样难以捉摸的信。

我爱了一次，我爱了两次，

甚至在我们的例子里

事情从没有越过这个底线：

它是曾尝试的一件有益的事。

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些信件，当然。

有时候我会花去几年的精力

在花园里重读它们，

伴着一杯冰茶。

我感觉，有时，某物的一部分

非常巨大，极其深邃而横扫一切。

我爱了一次，我爱了两次，

轻易地，我爱了三次。

岛

窗帘分开。光

照进来。月光，然后是阳光。

变幻不定，不是因为时间流逝

而是因为每一时刻都有许多种表情。

白色桔梗花在豁口的花瓶里。
风的声音。水
拍浪的声音。而时间流逝，白帆
光亮耀眼，泊船轻轻晃动。

运动，但还没有导入时间中。
窗帘晃动或飘动；那个时刻
微光闪烁，一只手移动
向后，然后向前。沉寂。然后

一个词，名字。然后另一个词：
又一个，又一个。时间
被打捞上来，像寂静与变化
之间的一次脉搏。向晚。这些瞬息将逝的

正成为记忆；心灵在它四周闭合。房间
再次声明，作为领地。阳光，
然后月光。双眼模糊，满含泪水。
尔后月亮凋落，白帆迭曲。

目的地

我们只有寥寥数日，但它们显得漫长，

光不停地变化。

寥寥数日，分散在几年，

十年的历程上。

而每次相遇都充溢一种精确感，

仿佛我们已经各自旅行了

某种遥远的距离；仿佛，

贯穿所有的漫游年月，

曾经有过一个目的地，毕竟。

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形体，一个声音。

寥寥数日。强烈

它从未被允许发展

成为宽容或迟钝的感情。

而许多年里我都相信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在我的头脑里，我反复回到那些日子，

相信它们是我情爱生活的中心。

那些日子漫长，像如今的日子。

而那些相隔，分离，被颂扬，

弥漫着激情和喜悦，似乎，莫名地，

延长了那些日子，无法与它们分开。

所以寥寥数时能占去一生。

寥寥数时，一个既不展开也不缩小的世界，

能够，在任何点上，再次进入——

所以结束后很久，我还能毫无困难地返回它，

我还能几乎完全地生活在想象中。

阳台

那是像今夜的一夜，在夏末。

我们租了，我记得，一个带阳台的房间。

几个白天和夜晚？五个，或许——不会更多。

甚至我们没有抚摸时也在做爱。

我们在夏夜里站在我们的小阳台上。

远处什么地方，人类生活的声音。

我们很快就要被加冕为君王，

深受我们的臣民爱戴。就在我们下面，

收音机播放的声音，那些年我们不熟悉的一支咏叹调。

有人正死于爱情。有人被时间掠去了

仅有的幸福，如今孤独一人，

一无所有，美丽不再。

那些销魂的音符，关于无法忍受的悲伤，关于孤独与恐惧，

那几乎不可能维持的缓缓上升的音符——

它们在黑暗的水上漂去

像一场迷醉。

这样一个小错误。许多年后，

那一夜，在那个房间里的几个小时，唯一留下的东西。

紫叶山毛榉

为什么大地对天堂发怒？

如果有一个问题，是否就有一个答案？

在戴娜街，一棵紫叶山毛榉。

浓密，像我童年时候的那棵树，

但有一种我那时不情愿看到的暴力。

我那时是个孩子，像一根翘起的手指，

然后是一次黑暗大爆炸；

妈妈对我毫无办法。

有趣，是不是，

她用的语言。

那棵紫叶山毛榉耸立如一只动物。

挫折，愤怒，因爱被拒绝而引起的

极度受伤的骄傲——我记得

正从大地向天堂升起。我记得

我的父母，

一个严厉，一个无形。可怜的

云中的父亲，他工作

只在金里和银里。

研究妹妹

在美国这里，我们尊重

实在可见的东西。我们问

它有什么用？它带
来什么结果？

我妹妹

放下叉子。她觉得，她说，

似乎她应该从悬崖跳下去。

已经犯下了一项罪

对一个人的灵魂

正如对那个小孩子——

她整天都在用些彩色积木

自娱自乐

所以她向上看

最后欢喜地

展示自己，

把自己还给父母

而他们说

你建造了什么？

而那时，因为她看起来

如此茫然，如此困惑，

他们重复了这个问题。

八月

妹妹把她的指甲染成海棠色，

一种用水果命名的颜色。

所有颜色都是根据食物来命名：

咖啡霜，橘汁奶冻。

我们坐在后院，等着我们的生活重续

被打断的上升的夏天：

胜利、成功，对这些

学校只是一种练习。

老师们微笑着俯视我们，一边系上蓝绶带。

在我们头脑里，我们微笑着俯视老师。

我们的生活藏在我们的头脑里。

它们还没有开始；我们两人都确信

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何时开始。

当然不是这种生活。

我们坐在后院，注视着我们身体的变化：

先是亮紫色，然后棕黄。

我滴了婴儿油在两腿上，妹妹

在左手上擦了洗妆水，

试另一种颜色。

我们读书，听便携收音机。

明显这不是生活，这样随意坐在

彩色的草坪椅上。

没有什么配得上梦想。

妹妹一直在找一种她喜欢的颜色：

这是夏天，它们都起了霜。

海棠色，橙色，珍珠母。

她把左手举到眼睛前面，

左右移动。

为什么总是这样——

那些颜色在玻璃瓶里那么浓，

那么醒目，而在手上

几乎完全相同，

一层淡淡的银色。

妹妹摇着瓶子。橙色

一直沉到瓶底；也许

这就是问题。

她一遍遍摇晃，举起来对着光，

研究杂志上的文字。

世界是一个细节，一件小东西，并非

严丝合缝。或者像事后的想法，不知为何

仍然粗枝大叶。

真实的是那个想法：

妹妹涂上一层，把大拇指

放到瓶子旁边。

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将会看到

差别变小，虽然实际上一直存在。

它越是顽固地存在，

我们越是强烈地相信。

海滨之夏

开始野营前，我们去了海边。

白日漫长，在太阳变危险之前。

妹妹趴着，读悬疑故事。

我坐在沙子里，望着水。

你可以用沙子盖住

身体中不喜欢的部分。

我盖住脚，让腿显得更长；

沙子爬上我的脚踝。

我俯视我的身体，离水远远的。

我成了杂志告诉我应该成为的样子：

像小马驹。我是静止的小马驹。

妹妹不耐烦这些调整。

当我告诉她盖住脚，她试了几次，

但厌烦了；她没有足够的意志

去维持一种欺骗。

我望着海水；我留意别的家庭。

婴儿到处都是：他们脑子里在上演什么？

我无法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婴儿；

我无法描画我无思想的样子。

我也无法想象自己是个成年人。

他们都有糟糕的身体：松垮垮，油乎乎，完全

受制于作为男和女。

日子总是一成不变。

下雨的时候，我们待在家里。

太阳出来，我们跟着妈妈去海边。

妹妹趴着，读她的悬疑故事。

我两腿摆好坐着，模仿

我头脑里浮现的样子，我相信那是真实的自己。

因为这是真实的：我不动时我是完美的。

夏雨

我们被假定，我们所有人，

是一个圆，线上的每一点

分量或张力相等，与中心的距离

相等。但我看

并非如此。在我头脑里，父母

是那个圆；我和妹妹

陷落其中。

长岛。可怕的

大西洋风暴，夏雨

敲打着青瓦屋顶。我观察

那棵紫叶山毛榉，深色的叶子正变得
近似漆黑。它似乎是
安全的，安全如这房屋。

所以待在家里是理智的。
至少我们是这样：我们无法改变我们是谁。
我们甚至无法改变最小的事实：
我们的长发在中间分开，
用两只贝雷帽压紧。我们把妈妈的那些
不合成年人生活的想法
变成了现实。

关于童年的想法：怎么看，怎么行事。
关于精神的想法：什么天赋要承认，要发展。
关于性格的想法：怎么被驱使，怎么占上风，
怎么用真实的伟大方式赢得胜利
而似乎没抬一根手指头。

所有这些都持续得太久：
童年，夏天。但我们是安全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形式里。

钢琴课。诗歌，绘画。夏雨
锤打着这个圆。而心智
在固定的条件下发展着
些许悲剧的臆断：我们觉得安全，
意味着我们把世界看作危险的。
我们将要获胜或征服，意味着
我们把尊敬看作爱。

妹妹和我盯着外面
夏季的风狂雨暴。
对我们很明显：不可能两个人
同时获胜。妹妹
隔着花垫子伸出手来抓着我的手。[67]

但我们两人都没看到，
这其中任何一件事的代价。

但她被吓着了，她信任我。

文明

我们很晚才认识到：

对美的感知，对知识的欲求。

而在伟大的头脑中，二者经常合而为一。

要感知，要说话，甚至在本身残酷的问题上——

要直白地说，即使在事实本身令人痛苦或可怕的时候——

似乎要在我们中间引入某种新的行动，

与人类的困扰，人类的激情有关。

然而有某种东西，在这行动里，正在被承认。

这冒犯了我们体内残留的动物的部分：

是奴役在说话，在分配权力

给我们自身之外的力量。

所以那些说话的人被流放，被压制，

在街头被蔑视。

但事实持续。它们在我们中间，

孤立而没有模式；它们在我们中间，

塑造着我们——

黑暗。零零星星些许的火在门里，

风在建筑物的角落四处抽打着——

那被压制的、孕育了这些形象的人在哪里？

在昏暗的光亮里，最终被召唤，复活。

当那受蔑视的被赞扬，他们已带来了

这些真实让我们注目，他们已感到他们的存在，

清晰地感知他们，在黑暗和惊骇中，

已安排他们交流

关于他们的实质和数量的某种构想——

其中的事实本身突然间变得

安详，荣耀。他们在我们中间，

不是单独地，如在混乱中，而是被

织入关系或进入秩序，仿佛世间的生命

能够，在这一形式里，被深深地领会

虽然永远无法被掌握。

十年

什么欢乐在触摸

仪式的安慰？一片空虚

出现在生命里。

一次震惊如此深，如此可怕，

它的力量

夷平了被感知的世界。你曾是

洞穴边的一只野兽，仅仅

醒了又睡。后来

时刻转换；那只眼睛

被某物吸引。

春天：那不曾预见的

淹没了深渊。

而生命

再次充满。最终

为万物发现了

一席之地。

空杯

我索取的多；我收到的多。
我索取的多；我收到的少，我收到的
聊胜于无。

而其间？几把雨伞在门内张开。
一双鞋子错误地在餐桌上。

噢错，错——它是我的本性。我是
心肠硬，冷淡。我是
自私，顽固到了暴君的地步。

但我一直是那个人，甚至年幼时。
矮小，深色头发，让其他孩子害怕。
我从未改变。在玻璃杯里，抽象的
命运之潮翻涌
一夜间，从高到低。
它是海吗？也许，在回应
太空的力？要安全，
我祈祷。我设法做一个更好的人。
很快，对我来说，那始为恐怖

后为道德自恋的，

其实本来能成为

人的实实在在的成长。也许

这是我的朋友们想说的，拉着我的手，

告诉我说他们理解

我受到的谩骂、不可信的胡说八道，

暗示（我曾这么想）：为那么点儿事

而回应那么多，我是有点儿病态。

而他们想说我好（紧紧抓着我的手）——

是一个好朋友，好人，而不是伤感的人。

我不是感伤！我是明显夸张，

像一个伟大的王后或圣人。

好吧，这一切导致了兴致盎然的猜测。

而它让我想起，至关重要的是相信

努力，相信出自简单尝试的某种善良，

完全未被引发劝说或引诱冲动的堕落所玷污的

一种善良——

没有这些，我们是什么？

在黑暗的宇宙里旋转着，

独自，害怕，无力影响命运——

我们真正拥有什么？

悲伤的梯子与鞋子戏法，

食盐戏法，动机不纯的想法

试图塑造性格。

我们拥有什么能平息那些巨大的力？

而我最终认为，就是这个问题

摧毁了阿伽门农[68]，在那海滩上，

希腊船只整装待发，大海

在平静的港口以外，不可见，未来

致命而无常：他是一个傻瓜，以为

胜券在握。他本应该说

我一无所有，我任
你摆布。

榅桲[69]树

最终，我们只有拿天气当一个话题。

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季节的世界——
我们仍然觉得，进入了丰富多样：
黑暗，兴奋，各种等待。

我估计，在真正意义上，我们的交流
还不能被称作谈话，因为
它被一致、重复所主导。

但如果猜测我们彼此缺乏感觉
或对世界的深切回应，
那也是错的，正如相信我们的生活
狭窄或空虚，是错的一样。
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富。
我们拥有，事实上，我们能看到的一切。
而我们无法看到遥远距离
或细枝末节，也是事实。
我们能分辨的东西，我们都紧紧抓住
带着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一种饥渴，
似乎所有经历都被导入了
这些极少的感知。

导入而没有记忆。

因为我们已经遗失了过去，作为所指，

遗失了，作为意象，作为叙事。它包含了什么？

有爱吗？曾经有过

持久的劳作吗？或者名声，曾经有过

类似的东西吗？

最终，我们不需要问。因为

我们感觉到过去；它是，以某种方式，

在这些事物里，前草坪和后草坪，

充溢着它们，给这棵小榅桲树

一种分量和意义，几乎超过了永恒。

完全迷失而又奇怪地活着，我们人类存在的整体——

那将是错的：如果你认为

因为我们从未离开过这院子

所以我们在这儿感到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缩小的或局部的。

在它的恢宏绚丽中，世界

最终呈现。

而当我们被迫讲话，我们讨论或提及的

一直是这个。

天气。榅桲树。

你，以你的纯真，对这世界了解什么？

旅行者

在树梢上是我想要的生活。

幸运地，我已经看了书：

我知道我在被测试。

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发生——

不用爬那么高，不用摇落

那个果实。三种结果必居其一：

那个果实不是你所想象的，

或者它是，但无法让人满足。

或者它在下落时摔碎

而成为一件破碎之物永远折磨你。

但我拒绝

被果实战胜。我站在树下，

等待我的心智拯救我。

我站立，在果实腐烂很久以后。

而许多年后，一个旅人经过

我站立的地方，亲切地问候我。

像问候一位兄弟。我问为什么，

为什么他对我这么熟悉

而我从没有见过他？

他说道："因为我像你一样，

所以我认出了你。我把所有的经历

都当成一种精神或智力的尝试

借此来展示或证明我优越于

我的前辈。我选择了

生活在假设中；渴望让我坚持。

事实上，我最需要的是渴望，看起来

你已在静止中获得了它，

而我发现它是在变化中，在离别中。"

植物园

我们有年龄的问题，希望流连的问题。

甚至不再需要做一次贡献。

仅仅希望流连：在，在这儿。

盯着许多东西，但没有真正的贪婪。

什么都不去翻阅、购买。

但有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从容进行。我们

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和朋友们的孩子挤了出来。

我们造成了

巨大的伤害，并非出于恶意。

我们继续计划；修补破碎的东西。

修理，改进。我们旅行，修建花园。

我们继续无耻地种植树木和多年生植物。

我们对世界索取那么少。我们理解

建议、喋喋不休就是冒犯。我们检查自己：

我们正确，我们沉默。

但我们无法治愈我们的欲望，无法完全治愈。

我们的双手，合拢，散发出它的气味。

我们怎么造成了这么多的伤害？仅仅坐着看着，

随意走着，在晴朗日子里，公园和植物园里，

或是坐在公共图书馆前的长凳上，
从纸袋里拿东西喂鸽子。

我们正确，但欲望追逐我们。
像一种巨大的压迫，一个神。而年轻人
被冒犯；他们的心
在反抗中变冷。我们

对世界索取那么少；些微物品
对我们已是大财富。只是再嗅一下植物园里
早开的玫瑰：我们索取
那么少，我们不想占有什么。而年轻人
仍然枯萎下去。

或者他们变得像植物园里的石头：似乎
我们的继续存在，那么多年我们索取那么少，意味着
我们索取了一切。

欲望之梦

那些夜晚中的一夜之后，一天：

心智尽职，清醒，穿着它的拖鞋，

而精神焦躁不安，嘟哝着

我倒宁愿，我倒宁愿——

它来自哪里，

如此突然，猛烈，

一只意想不到的兽？谁

是那个神秘形象？

你年轻得难以置信，我告诉他。

白日安静，美丽，期待着关注。

夜里让人心烦而孤独——

而我无法返回，

甚至音讯不通。

玫瑰盛开，钓钟柳，那只松鼠

此刻全神贯注。

而突然，我不是活在这儿，我活在一个神秘里。

他行动迟缓，一种古怪的笨拙

变成了诱人的优雅。

这是我想的又不是我想的：

这世界不是我的世界，这人类之身

成为一个绝境，障碍。

笨重，穿着牛仔裤，然后突然地

做着最令人惊奇的事情

仿佛它们全然是他的念头——

但在永恒结束之后：

咖啡，黑面包，那持久的仪式

此刻在上演，多么遥远——

人类之身是不可抗拒的冲动，一块磁铁，

那梦本身固执地

依恋着，精神

无助于让它离开——

仍然不值得

失去这世界。

恩典

那些年里，我们被教导，

永远不要说起好运气。

不说，不感觉——

这是孩子有关任何想象的

最小一步。

但仍然制造了一个例外

为信仰的语言；

我们被培训了这种语言的初步知识

作为预防。

不要在这世界大模大样地说话

而是言之以敬，卑微地、私下地——

而如果一个人缺乏信仰？

如果一个人只是相信运气，甚至在童年——

他们使用如此强力的词语，我们的老师！

丢脸，惩罚：我们中许多人

宁愿保持缄默，甚至在神的面前。

我们的，是针对残酷的世事变迁

在悲恸中提高的嗓音。

我们的，是黑暗的图书馆，关于痛苦的

论著。在黑暗中，我们认出彼此；

在彼此的凝视中，我们看到了

从未在言语中展示的经历。

那不可思议的，那崇高的，那不应得的；

宽慰仅仅是早晨能再次醒来——

只是现在，随着老年即将开始，

我们才敢讲起这类事情，或者说承认，兴致勃勃地，

甚至那些最小的欢乐。它们的消失

日渐临近，无论如何：我们的

是这种知识作为礼物所进入的生活。

寓言

天气转暖，积雪融化。

积雪融化，冒出了

早春的花：

滨紫草，雪光花。大地

错误地变蓝。

紧迫，有如此多的紧迫事——

要变化，要躲避过去。

天气寒冷，是冬天。

我为生活担惊受怕——

然后是春天，大地

变成令人惊讶的蓝。

天气转暖，积雪融化——

春天取代了它。

然后是夏天。时间停止

因为我们停止了等待。

夏天持续。它持续

因为我们快乐。

天气转暖，像

往昔循环回来

打算变得温柔，像

永续的一种形式

然后梦结束。永续开始。

幸福的缪斯

窗户紧闭，太阳初升。

几声鸟鸣。

花园里薄雾轻笼。

巨大希望的不安全感

突然消失了。

而心依然警醒。

而一千个小小的希望在涌动，

不是新的，但新近才意识到。

思念，与朋友共餐。
以及理清某些
成年人的任务。

房屋整洁，寂静。
垃圾还不需要带出门。
这是一个王国，不是想象力的行为：
而依然很早，
钓钟柳的白色花瓣张开。

或许，我们终于够辛酸地
偿还完毕？
那种牺牲将不再需要，
那份焦虑和恐惧已被认定为足够？

一只松鼠正沿着电话线奔跑，
一片面包皮在嘴里。

而黑暗被季节延迟。
所以它看起来是

一件大礼物的一部分，

再不用害怕。

白日展开，但非常缓慢，一种孤独

不用害怕，变化

微小，难以觉察——

钓钟柳张开。

有可能

看到它的整个过程。

成熟的桃子

1

有一个时期

只有确定性才能给我

快乐。请想象——

确定性，一件死物。

2

然后是这世界，

这实验。

那下流的嘴

伴着爱而受饿——

它像爱：

突然的、艰难的

终点的确定性——

3

在思维的中心，

那坚硬的凹坑，

结论。似乎

水果自身

从未存在过，只有

终点，这个点

在期待和怀旧

之间的中途——

4

如此多的畏惧。

如此多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恐怖。

心智，狂乱地

守护着身体，隔开了

转瞬即逝之物，

身体正竭力抵制着它——

5

一只桃子在厨房的案桌上。

一个复制品。它是大地，

是同一种

正渐渐消失的甜

围绕着石头的一端，

像大地

触手可及——

6

一个幸福的

机会：泥土

我们不能占有

只能经历——而此刻

感觉：心智

被果实缄默——

7

它们不

和解。身体

在这儿，心智

隔开，不仅仅

是一个看守：

它有独自的快乐。

它是夜空，

最炽烈的星星

是它无瑕的特征——

8

它能存活吗？是否

有光能存活过结束，

让心智的魄力在其中

持续活着：思想

在房间里四处乱窜，

在那碗水果上方——

9

五十年。夜空

布满了流星。

光，音乐

来自远方——我必定

几乎离去。我必定

是石头，既然大地

围绕着我——

10

曾

有一只桃子在柳条篮里。

有一碗水果。

五十年。如此漫长的行程

从门到桌子。

未上漆的门

终于，人到中年，

我被诱惑重返童年。

房屋是老样子，但

门不一样了。

不再是红色——未上漆的木门。

树是老样子：橡树，紫叶榉树。

但是人——以前的所有住户——

不见了：不知所踪的、死去的、搬走的。

街道对面的孩子

都成了老人。

太阳是老样子，草坪

夏天时被烤成褐色。

但如今到处都是陌生人。

而在某个方面它恰恰是对的，

完全像我记得的：屋子，街道，

兴盛的村庄——

不是被再次认领或进入

而是认可

寂静和距离，

地方的、时间的距离，

梦与想象力令人困惑的精确——

我记得童年时想去别处的悠长愿望。

这是那房屋；这必定是

我头脑里曾经的童年。

有丝分裂

实际上没有人记得他们

没分开的时候。无论谁说他记得——

那人都是在撒谎。

没有人记得。而莫名地

每个人都知道：

开始的时候，他们必须一样直率，

专注于一条径直的路线。

最终，只有身体继续

不可阻挡地向前移动，正如它不得不，

一直活着。

但在某个点上，心智流连不去。

它想要更多时间在海边，更多时间在旷野

采摘野花。它想要

更多夜晚睡在它自己的床上；它想要

它自己的夜灯，它最爱的饮料。

以及更多早晨——也许

它最想要这些。更多

最初的光，开花的钓钟柳，羽衣草
仍然覆盖着它的夜珍珠，夜雨
仍然依恋着它。

然后，更激烈地，它想要返回。
它仅仅希望重复整个旅程，
像欢欣鼓舞的乐队指挥，只觉得
小提琴本来还可以更柔和，更凄切动人。

而经过这一切，那身体
继续像一支箭的路线
正如它不得不，活着。

而如果那表示到达终点
（心智像一个箭镞被埋葬），它有什么选择，
什么梦想，除了未来之梦？

无限的世界！远景清晰，云朵高悬。
水碧蓝，海生植物在珊瑚礁中
柔曲而叹息，冰冷的美人鱼

突然成了天使，或像天使。而音乐
正在辽阔的海上升起——

恰如那心智的梦。
同样的海，同样微光闪亮的旷野。
那盘水果，那完全相同的
小提琴（在过去和未来），只是
如今更柔和，终于
足够地悲伤。

爱洛斯

我已经把椅子拉到旅馆窗前，看雨。

宛如在梦中或恍惚中——
在爱中，但仍然
我一无所求。

似乎没必要再接触你，见到你。
我只想要这些：
房间，椅子，雨飘落的声音，

许多个小时，在春夜的温暖中。

我不再需要别的；我是全然地满足。
我的心已变小；它只要一丁点儿填充自己。
我看着雨水瓢泼而下，在变得黑暗的城市之上——

你不再被牵挂；我能放你
过你需要过的生活。

黎明，雨渐渐稀疏。我做些
人们在晨光里做的事，我宣判自己无罪，
但我走动像一个梦游人。

这已足够，这不再与你有关。
一座陌生城市里的一些日子。
一次谈话，一只手的触摸。
再后来，我摘下了结婚戒指。

那是我想要的：无牵无挂。

计策

他们隔得远远地坐着
有意地，去体验，日常的，
隔着很远距离而彼此相望的那种
甜蜜。他们本能地

懂得，爱欲的激情
因距离而蓬勃，无论
实际的（一个是已婚的，一个
不再爱别人），还是
虚假的，欺骗的，一个计策

模仿着激情
对社会习俗的臣服，
但只是个计策，所以它展示的
与其说是习俗的力量，不如说是
爱洛斯摧毁
客观现实的力量。世界，时间，距离——
在枯萎，像干涸的田野
在凝视的火焰面前——

前所未有。从未和其他人。

而在那眼睛，那手以后。

被体验，作为荣耀，作为献祭——

甜蜜。而这么多年后，

完全无法想象。

前所未有。从未和
其他人。

然后整个事情

恰与另外某个人重复。

直到最后才明白

唯一不变的

是距离，这需求的奴仆。

它被用来维持

在我们内心燃起的任何火焰。

那眼睛，那手——并没有

我们相信的重要。最终

仅凭距离自身，已经足够。

时间

总是太多，然后又太少。

童年：病中。

在我的床边上有一只小铃铛——

铃铛的另一边，妈妈。

疾病，灰雨。小狗始终在睡觉。它们睡在床上，

在床头，我觉得对于童年

它们很明白：最好一直懵懵懂懂。

雨在窗户上形成灰色长条。

我拿着书坐着，小铃铛放在旁边。

没听到一点儿声音，我让自己模仿一个声音。

没看到精神的任何标志，我执意

生活在精神之中。

雨淅淅沥沥又稀稀疏疏。

一月又一月，在一日之内。

事物成了梦，梦成了事物。

后来我好了；铃铛回到橱柜里。
雨停了。小狗站在门口，
喘着气到门外去。

我好了，后来我长大成人。
而时间继续——就像那场雨，
那么多，那么多，仿佛一种无法移走的重负。

我是个孩子，半睡半醒。
我病了；我被人保护。
我活在精神的世界之中，
灰雨的世界，
失去的世界，回忆的世界。

然后，突然，太阳闪耀。
而时间继续，甚至在一无所剩的时候。
那感受的成了记忆，
那记忆，成了感受。

自传

我生来小心翼翼，在金牛座的标志下。

我在一个岛上长大，茁壮地，

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

大屠杀的阴影

几乎没有触及我。

我有一套爱的哲学，宗教的

哲学，都是基于

早年在家里的经验。

而如果我写，我只用寥寥数语，

因为时间对我总是显得短暂

仿佛任一时刻它都可能

被剥夺。

而我的故事，不管如何，并不奇特，

虽然，像其他每个人，我有一个故事，

一种观点。

我需要的是寥寥数语：

养育，承受，攻击。

圣女贞德

七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幻象；

我相信我将要死去。我将要死去

在十岁，死于儿麻。我看见了我的死亡：

这是一个幻象，一个顿悟——

这是贞德经历过的，为了挽救法兰西。

我极度悲伤。欺骗了

世界，欺骗了

整个童年，和我内心的伟大梦想——

那梦想永远不会显露。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

后来，我还活着。

我一直活着

当我应该已经被烧死的时候：

我是贞德，我是拉撒路[70]。

童年的、青春的

独白。

我是拉撒路，世界又被赐予了我。

许多夜里我躺在床上，等着被找到。

那些声音回来了，但世界

拒绝撤退。

我清醒地躺着，倾听。

五十年前，在我儿时。

当然还有现在。

那是什么，正在对我说话？对死亡的

恐惧，对丧失的恐惧；

害怕疾病穿着新娘的白裙——

七岁的时候，我相信我将要死去：

只是日期是错误的。我听到

一个黑暗的预示

在我自己的体内升起。

我给了你机会。

我倾听你的诉说，我信任你。

我再不会让你拥有我。

晨曲

有一个夏天

多少次一再返回

有一朵花张开

现出许多种形态

香蜂草的腥红，晚玫瑰的淡金色

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有许多夜晚

山梅花的气息

茉莉和百合的长廊

风还在吹

有许多个冬天但我闭上了眼睛

白色冷空气长着淡淡的翅膀

有一座花园，积雪正在融化

蔚蓝或洁白；我无法分辨

爱与孤独——

有一份爱；他有许多声音

有一个黎明；曾经

我们一起凝望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有一个夏天一次次返回

有一个黎明

我在凝望中变老

纱窗门廊

星星是愚蠢的，它们不值得等待。

月亮被遮掩，支离破碎。

黄昏像淤泥，覆盖山丘。

人类生活的伟大戏剧在哪儿都不明显——

但你并不因此走进自然。

一个人生命中痛苦的悲惨故事，

爱的狂野胜利：它们并不属于

这个夏夜，山丘和星星的全景图。

我们坐在台阶上，装了纱窗的门廊里，

似乎我们期待收集，甚至此刻，

新的消息或同情。星星

闪烁，略高出风景，山丘

仍然弥漫着微弱的回光返照。

黑暗。微亮的大地。我们盯着外面，渴求知识，

而我们感到，取而代之的，一种替代品：

显得温和的漠不关心。

自然界的安慰。永恒世界的

全景。星星

是愚蠢的，但莫名地让人舒畅。月亮

把自己呈现为一条曲线。

而我们继续把我们需要的品质

投射到闪亮的山丘上：坚毅——

精神前进的潜力。

对时间，对变化的免疫力。感觉

完美的安全，意识到被保护

隔开了我们所爱的——

而我们强烈的需要被夜吸收

又化作食粮返回。

夏夜

按部就班地，出于长期的习惯，我的心继续跳动。

许多夜里我醒来，听到它，在空调柔和的声音之上。

正如我曾在爱人的心上听到它，或

在不同的心上，由于曾有过几次。

而当它跳动，它继续鼓起可笑的情感。

那么多激情的信从未寄出！

那么多紧迫的旅行在夏夜里被构想，

惊讶造访那些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

从未买的票，从未盖戳的信。

而骄傲保留了。而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从未完整地活过。

而艺术总在某种日渐重复的危险中。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我的诗不该模仿我的生活？

它的教训不是颂扬而是典范，它的意义

不是在姿态中而在惰性中，遐想中。

欲望，孤独，开花的杏树中的风——

当然这些是伟大的，无法耗尽的主题，

我的前辈们把自己当作它们的学徒。

我听到它们在我自己心里的应和，伪装成传统。

夏夜的安慰，日常生活的安慰，

人类存在的至上快乐和悲苦，

梦想的以及活过的——

什么能比这更珍贵，既然死亡近在咫尺？

寓言

那时我向下看，看到

我正要进入的世界，那将是我的家。

我转向我的同伴，问道：我们在哪儿？

他答道：内华达。

我又说道：但那亮光不会带给我们平静。

[1] Ann Douglas.“Descending Figure：An Interview with Louise Glück”，Columbia Magazine（1980），122.

[2] Gregory Orr.“The Postconfessional Lyric”，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Ed.Jay Parini，663.

[3] A.Neubauer（ed）.Poetry in Person：Twenty-fve Years of Conversation with American Poets.49.

[4] Louise Glück.Interview by Grace Cavalieri.Beltway Poetry Quarterly.7.4.（Winter 2006）.10 November 2006.<http：//washingtonart.com/beltway/Glückinterview.html>

[5] Louise Glück.Proofs and Theories：Essays on Poetry.Hopewell：The Ecco Press，1994.

[6] Stephen Burt.“Why Louise Gluck’s intensely private poetry is just what the public needs”，The Boston Globe，9/21/2003.

[7] Louise Glück.Interview by Grace Cavalieri.

[8] 布鲁姆："读诗的艺术"，《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 Louise Glück.Interview by Grace Cavalieri.

[10] Nicholas Christopher."Art of Darkness"，The New York Times，3/12/2006.

[11] 3]凯瑟琳·文斯潘克仁：《美国文学纲要》，"IIP美国参考"网站。

[12] 通过被前人已经死亡的作品……落下的残留物覆盖，她的个性得以保留而非遮蔽。（Daniel Morris，208）

[13] 蓝钟花（scilla），百合科，又名绵枣儿、海葱，多年生草本植物。

[14] 其他以花为说话者的诗作，如《蓝钟花》，嘲笑诗人园丁所幻想的与一个人格化上帝的单独的关系。花相信自然皆具神性，而自认唯一则暗示骄傲之罪。（Daniel Morris，195）

[15] 此处用"森林"表示夸张。——作者解释

[16] 花葱（Jacob’s ladder）：多年生草本植物，白花或紫花。直译是“雅各的梯子”，出自《创世记》第28章，讲述雅各听从父命，去外祖彼土利家里，准备在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途中休息时“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17] 《花葱》还描述了这本诗集中更大的宗教主题，即为泥土羁绊的说话人如何希望升华，甚至想参与雅各的梯子所指示的另一种“天堂的知识”，肉体的王国，其中“男人女人似乎/欲望彼此”，以及这种花欲望捕捉卧室里那位悲伤的女士的注意力。（Daniel Morris，194）

[18] 这首诗中的说话人类似《圣经》中的约伯，她既抱怨神对她的行为，同时也向神请求，但随着“除非”一词的出现，说话人从绝望的边缘转向顿悟似的建设性理解。（Daniel Morris，211-212）

[19] 《仲夏》涉及人与不同品种的花之间的相似性，如果从园丁的层次看，所有这些可能明显不同，但如果从更高水平看，许多方面都是可比的。（Daniel Morris，217）

[20] 第一首《晚祷》中的园丁是个多疑者，其经验主义将信仰的必要性置于怀疑之中。（Daniel Morris，218）赋予诗以紧迫性的，并不是说所爱的人不在倾听，而是说所爱的人并不存在。（……）设想上帝可能仅仅存在于温暖的气候里，是诱使一个克制的神：不言而喻的是这个上帝可能不是上帝，除非他同时无处不在。（Linda Gregerson.“The Sower against Gardens.”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37-38）

[21] 枯萎病（the blight）：一种植物疾病，症状包括严重的点斑、凋萎，或部分甚至整株植物死亡。

[22] 只有生病的枫树，才会在八月开始落叶。——作者解释

[23] 这首诗前后呈现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翻译时保留了这种面貌。

[24] 格丽克对其文本进行控制的努力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她关于耶和华的修辞的想象上，如在《丰收》一诗中对恳请者说话时语气的直率和轻视。（Daniel Morris，193）

[25] 普雷斯克艾尔（Presque Isle）：美国缅因州阿鲁斯图克县的最大城市和商业中心。

[26] 玛莉亚·卡拉斯（Maria Callas，1923—1977），希腊裔美国女高音歌唱家；其著名演出包括这本诗集最后一首诗结尾处提到的歌剧《诺玛》。

[27] 迦拿（Cana）：巴勒斯坦北部一个村镇，相传耶稣在此初行神迹，把水变成了酒，见《新约·约翰福音》。

[28] 克莱兹默音乐（klezmer music）：东欧犹太人代代相传的喜庆音乐。

[29] 伊萨卡（Ithaca）：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故乡。

[30] 考虑到这本诗集的复调性文本，对于忒勒马科斯关于父母行为背后动机的洞察，我们必须对其准确性持怀疑态度。（Daniel Morris，

242）

[31] “巨人”（the Giants）：这里指纽约橄榄球巨人队（New York Giants）；其主场地叫作草场（Meadowlands），位于新泽西东北部；本诗中提到了球队的著名球员西姆斯（Phil Simms）和泰勒（Lawrence Taylor）。

[32] 喀耳刻（Circe，或Kirke，又译瑟西）：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和海洋女神珀耳塞的女儿，住在海岛上。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返家路经海岛，随行人员被变为猪，奥德修斯由于神助而抵挡住她的魔法，并迫使她释放随从；两人在岛上共同生活一年，后喀耳刻协助奥德修斯返乡。

[33] 豆架帐篷（bean tepee）：用几根木杆搭成圆锥形，供豆角等蔬菜攀爬，形似帐篷。

[34] 奥蒂斯·雷丁（Otis Ray Redding, Jr.，1941—1967）：美国灵魂乐歌手。

[35] 诺玛（Norma）：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歌剧作品，讲述罗马帝国时一个土著族群的女领袖诺玛与手下一位女祭司一起爱上了族群的敌人罗马官，最终一起自杀的故事。

[36] 在第一首《新生》中，格丽克重访《返乡》一诗里的景象——苹果树决定了她此后关于树的全部体验。这一次，格丽克一遍遍地凝视这个场景。她的思绪时断时续，逐渐回到那棵苹果树的场景，带着新的观察。她将记忆与眼前的场景相比较，疑惑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James Longenbach.“Louise Gluck’s Nine Lives”，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145）

[37] 卢加诺（Lugano）：瑞士南方城市，位于卢加诺湖西岸，风景优美。

[38] 对于格丽克，换句话说，正如对于T.S.艾略特——一位更真诚地沉浸于但丁作品的二十世纪诗人——“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正是因为“死寂的土地”的再生搅动了记忆和欲望。凝神于“几簇新草，淡绿色/融入眼前的暗色地面”，她挖掘自己矛盾情感的根部。“确实，春天已经回到我身边”，她既兴奋又悲伤……其意义是对于必死性的承认——承认我们生活在时间之内。（Sanddra M.Gilbert.“The Lamentation of the New”，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132，145）

[39] 《晨曲》表达了对于物质世界之快乐的觉醒：对色彩、纹路和变化。黎明之前，大脑里的世界是无色的，“它全部是/内在的空间”，不受侵害，除了时间的渗透……随着光亮增加，物体逐渐地被描画，颜色变亮。而时间，也充满了可延展、可变化的愿望……由成熟的意识所再次体验的神秘的丰富性，等待着去探索；而这本诗集的部分目标，即是呈现于此种丰富性的日益熟稔。（Joanne Feit Diehl.“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Voice in Vita Nova”，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152）

[40] 迦太基女王：即狄多（Dido），传说中迦太基城的建立者。埃涅阿斯（Aeneas），希腊神话中美神阿芙罗狄忒（对应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的儿子，特洛伊英雄，在特洛伊城破后背父携子逃出，漂泊海外，历尽艰辛，建立罗马城。埃涅阿斯在漂泊途中曾停留迦太基，与狄多坠入情网，后来他听从使命的召唤而离去，狄多伤心自杀。埃涅阿斯去冥界探望亡父时遇到狄多，请求她的原谅，但她一言不发地走开了。详见《埃涅阿斯纪》卷一至卷六。

[41] 你的渴望就是你的命运。——作者解释

[42] 原文为拉丁文：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

[43] 习惯法（unwritten law）：又译不成文法，与成文法相对，指以习惯为基础而获得合法地位的法律。

[44] 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1904—1983）：俄裔美国芭蕾舞导演和舞蹈动作设计者。

[45] 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五章弗兰齐斯嘉回答但丁的话。弗兰齐斯嘉出身贵族，因政治婚姻而嫁给丑陋粗野的权贵丈夫简乔托，后与丈夫的弟弟美少年保罗相爱，两人被简乔托杀死；但丁跟随维吉尔在地狱第二层遇到弗兰齐斯嘉（和保罗）的灵魂，并与其对话。

[46] 阿芙罗狄忒（Aphrodite）是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Venus）是罗马神话中对应的女神。

[47] 希腊地处南欧，一年四季光亮充足，这也是许多人去希腊旅行的重要原因。

[48] 一种更具反思与内省的敏感属于格丽克的埃涅阿斯，他最初痛恨生得太迟，后来这一想法让位于“对希腊人的些微轻蔑”……随着态度上的转变，他偶然地意识到那些需要他去成就的……聚精会神于“一个物质的世界，此前/几乎不曾荣耀过”，开始了埃涅阿斯的新生命。（Joanne Feit Deihl，155）

[49] 标题原文“The New Life”，是这本诗集第一首和最后一首诗题《新生》“Vita Nova”（拉丁语）的英译。

[50] 在下一首诗《乳酪》的最后一节，有类似的说法："此前我有过许多次生命。"

[51] 诗集《新生》中有多首诗作表达说话者苏醒的感觉。说话者回忆起其似乎尚未出生的感觉。在《新生活》一诗中，她谈及罪、发作，以及由于某种未指明的罪（我怀疑是幸存下来本身这一罪）而从物质世界里流放。（Daniel Morris，122）

[52] 海丽花店包括三个独立的店铺，分别卖鲜花、乳酪和鱼，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乳酪"一词在《鸟巢》一诗中再次出现。——作者解释

[53] 出自拉丁语谚语，"对死亡的恐惧让我烦忧"（Timor mortis conturbat me）。

[54] 俄耳甫斯（Orpheus）：阿波罗之子，擅弹竖琴，以凄美歌声打动了冥王哈得斯的铁石心肠，将丧命的妻子欧律狄刻带回人间，但是在漫长的路途将近结束时，他禁不住回头，违背了冥王的要求，于是欧律狄刻又被带回冥界。俄耳甫斯后来在色雷斯被酒神的狂女杀害。

[55] 原文为法语。

[56] 正如但丁的《新生》，格丽克把"真正的悲痛"作为"更高秩序的音乐"的一个前提。（Daniel Morris，120）

[57] 普林菲尔德（Plainfeld）：格丽克在随笔《睡梦者与观察者》里

提到，1980年4月她的房子被火烧毁，5月份搬到了普林菲尔德居住。

[58] 卡斯蒂利亚（Castile）：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古代王国。

[59] 橙子花（orange-blossom）：通常为白色，欧洲人婚礼中常用作新娘的捧花及头饰，象征纯真及爱情永固。

[60] 巴斯克（Basque）：位于比利牛斯山脉西部的西班牙和法国边境一带地区。

[61] 金枝（the golden bough）：详见《埃涅阿斯纪》卷六。埃涅阿斯欲往冥界会见亡父，先知西比尔告诉他：冥界大门昼夜敞开，进去容易但返回人间难；欲往冥界，必先摘取金枝。埃涅阿斯顺利摘得金枝，随西比尔游遍冥界，见到亡父，心中重新燃起追求荣耀的欲望，然后从象牙门返回人间。

[62] 《埃涅阿斯纪》卷六讲埃涅阿斯在冥界见到亡父，后者提醒他："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要通过战争征服他们。"

[63] "乳酪"：指海丽花店，参见《乳酪》一诗的注释。

[64] 尼罗·沃尔夫（Nero Wolfe）：美国侦探小说家雷克斯·施托特（Rex Stout）笔下的神奇侦探，身胖，好久坐，人称"安乐椅神探"。

[65] 鹰嘴豆泥（hummus）：一种源自中东的食物，原料为鹰嘴豆、芝麻、橄榄油、柠檬和大蒜。

[66] 引自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第一幕第二场中普罗斯彼罗对卡力班说的话："喂！贱奴！卡力班！你这泥土，你说话呀！"（梁实秋译）

[67] 这是一个表示信任和亲热的动作。——作者解释

[68] 阿伽门农（Agamemnon）：希腊迈锡尼国王，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远征军统帅，后被妻子杀害。

[69] 榅桲（quince）：蔷薇科，又名木梨，原产于伊朗和土耳其，果实香味怡人。

[70] 拉撒路（Lazarus）：《圣经》人物，被耶稣从坟墓中唤醒复活，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

The Wild Iris, Meadowlands, Vita Nova, The Seven Ages

Copyright©1992，1997，1999，2001 by Louise Glü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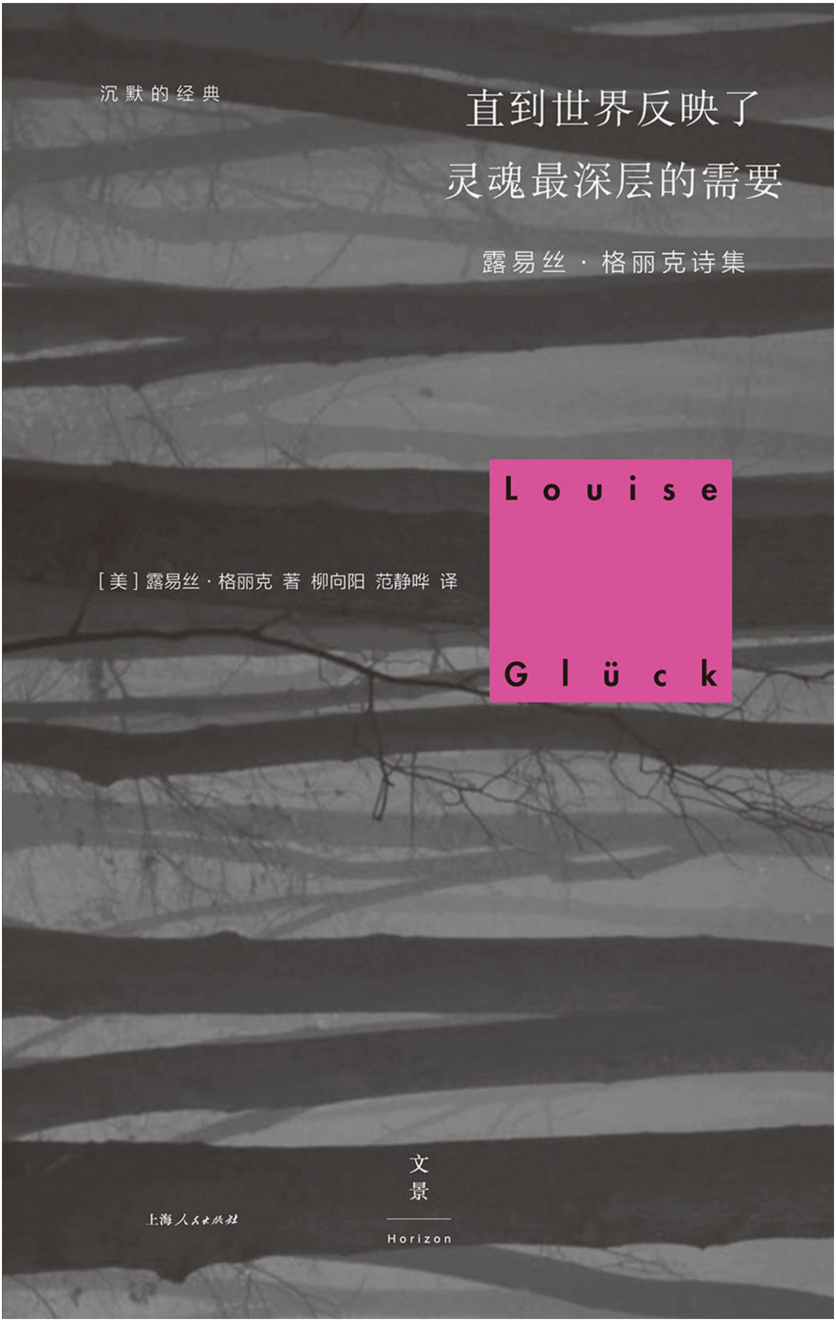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UK）Ltd. and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沉默的经典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露易丝·格丽克诗集

Louise Glück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 柳向阳 范静哗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沉默的经典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露易丝·格丽克诗集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 柳向阳 范静哗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美）格丽克（**Glück, L.**）著；柳向阳，范静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Averno**

ISBN 978-7-208-13400-3

I.①直…　II.①格……②柳……③范…　III.①诗集-美国-现代
IV.①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178**号

书名：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作者：【美】露易斯·格丽克

译者：柳向阳　范静哗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面设计：周伟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400-3/I·1454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录

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

导读：要引来闪电的眷顾

阿弗尔诺

I

夜徙

十月

漂泊者珀尔塞福涅

棱镜

火山湖

回声

赋格曲

II

夜星

风景

纯洁的神话

古迹的碎片

蓝色大厅

忠贞的神话

阿弗尔诺

预兆

望远镜

画眉鸟

漂泊者珀尔塞福涅

村居生活

暮色

牧歌

支流

正午

暴雨前

日落

咖啡馆里

广场上

黎明

初雪

蚯蚓

河边

走廊

疲倦

烧树叶

深夜散步

阴影

捕猎者

一张纸条

蝙蝠

烧树叶

三月

一个春夜
收获
告解
婚姻
春
无花果
跳舞
独处
蚯蚓
橄榄树
日出
温暖的一天
烧树叶
十字路口
蝙蝠
丰饶
仲夏
脱粒
村居生活
附录：露易丝·格丽克早期诗选
头生子
芝加哥列车

棉口蛇之国

沼泽地上的房屋

万圣节

池塘

黑暗中的格莱特

写给妈妈

信使

繁花盛开的李树

致秋天

静物

诗

上学的孩子们

贞德

爱之诗

在金牛星下

海棠

苹果树

下降的形象

溺死的孩子

花园

美术馆

圣母怜子像

下降的形象

画像

幸福

晨曲

哀歌

阿基里斯的胜利

山梅花

变形记

神话片断

阿基里斯的胜利

夏天

责备

高山

一则寓言

鹰的影子

传奇

马

阿勒山

登场歌

幻想

劳动节

寡妇

自白

失去的爱

阿勒山

不可信的说话者

一则故事

生日

圣徒

雪

终点的相似

镜像

最初的记忆

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

最初读到格丽克，是震惊！仅仅两行，已经让我震惊——震惊于她的疼痛：

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

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像锥子扎人。扎在心上。她的诗作大多是关于死、生、爱、性，而死亡居于核心。经常像是宣言或论断，不容置疑。在第一本诗集中，她即宣告：“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棉口蛇之国》）

从第一本诗集开始，死亡反复出现，到1990年第五本诗集《阿勒山》，则几乎是一本死亡之书。第六本诗集《野鸢尾》转向抽象和存在意义上的有死性问题。此后的诗集，死亡相对减少，但仍然不绝如缕。与死亡相伴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当人们战胜死亡、远离了死亡的现实威胁，就真能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安全和幸福吗？格丽克的诗歌给了否定的回答。在《对死亡的恐惧》（诗集《新生》）一诗里，诗人写幼年时的一个噩梦，“当那个梦结束/恐惧依旧。”在《爱之诗》里，妈妈虽然一次次结婚，但一直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带在身边，给儿子“织出各种色调的红围巾”，希望儿子有一个温暖、幸福的童年。但结果呢？诗中不露面的“我”对那个已经长大的儿子说：“并不奇怪你是现在这个样子，/害怕血，你的女人们/像一面又一面砖墙。”或许只有深谙心理分析的诗人才会写出这样的诗作。

《黑暗中的格莱特》是又一个例子。在这首类似格莱特独白的诗作中，格丽克对格林童话《汉赛尔与格莱特》皆大欢喜的结局深表怀疑：虽然他们过上了渴望的生活，但所有的威胁仍不绝如缕，可怜的格莱特始终无法摆脱被抛弃的感觉和精神上的恐惧——心理创伤。甚至她的哥哥也无法理解她、安慰她。而这则童话中一次次对饥饿的指涉，也让我们想到格丽克青春时期为之深受折磨的厌食症。

终于，在《花园》这个组诗里，她给出了“对出生的恐惧”、“对爱的恐惧”、“对埋葬的恐惧”，俨然是一而三、三而一。由此而言，逃避出生、逃避爱情也就变得自然而然了。如《圣母怜子像》一诗中，格丽克对这一传统题材进行了改写，猜测基督：“他想待在/她的身体里，远离/这个世界/和它的哭声，它的/喧嚣。”又如《写给妈妈》：“当我们一起/在一个身体里，还好些。”

格丽克诗中少有幸福的爱情，更多时候是对爱与性的犹疑、排斥，如《夏天》：“但我们还是有些迷失，你不觉得吗？”她在《伊萨卡》中写道：“心爱的人/不需要活着。心爱的人/活在头脑里。”而关于爱情的早期宣言之作《美术馆》写爱的显现，带来的却是爱的泯灭：“她再不可能纯洁地触摸他的胳膊。/他们必须放弃这些……”格丽克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这首诗：“强烈的身体需要否定了他们全部的历史，使他们变成了普通人，使他们沦入窠臼……在我看来，这首诗写的是他们面对那种强迫性需要而无能为力，那种需要嘲弄了他们整个的过去。”这首诗强调的是“我们如何被奴役”。[1] 这种理解或许有些旁枝逸出，但在格丽克诗歌中远非个案，显示格丽克似乎是天赋异禀。

一直到《阿基里斯的胜利》一诗，格丽克给出了爱与死的关系式。这首诗写阿基里斯陷于悲痛之中，而神祇们明白：“他已经是个死人，牺牲/因为会爱的那部分，/会死的那部分”，换句话说，有爱才有死。在《对死亡的恐惧》（诗集《新生》）中再次将爱与死进行等换：“每个恐惧爱的人都恐惧死亡。”这其实是格丽克关于爱与死的表达式：“爱＝＞死”，它与《圣经·创世记》所表达的“获得知识＝＞遭遇有死性”、扎米亚金所说的“π＝f（c），即爱情是死亡的函数”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里的说法，“从《下降的形象》（1980）组诗开始，格丽克开始将自传性材料写入她凄凉的口语抒情诗里”[2] 。这里所谓的自传性材料，大多是她经历的家庭生活，如童年生活，姐妹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亲戚关系，失去亲人的悲痛。她曾在《自传》一诗（《七个时期》）中写道：“我有一套爱的哲学，宗教的/哲学，都是基于/早年在家里的经验。”后期诗歌中则有所扩展，包括青春、性爱、婚恋、友谊……逐渐变得抽象，作为碎片，作为元素，作为体验，在诗作中存在。这一特点在诗集《新生》《七个时期》《阿弗尔诺》中非常明显。更多时候，自传性内容与她的生、死、爱、性主题结合在一起，诗集《阿勒山》堪称典型。同时，抒情性也明显增强，有些诗作趋于纯粹、开阔，甚至有些玄学的意味。罗伯特·海斯（Robert Hass）曾称誉格丽克是“当今写作者中，最纯粹、最有成就的抒情诗人之一”[3] ，可谓名至实归。

因此，格丽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她将个人体验转化为诗歌艺术，换句话说，她的诗歌极具私人性，却又备受公众喜爱。但另一方面，这种私人性绝非传记，这也是格丽克反复强调的。她曾说：“把我的诗作当成自传来读，我为此受到无尽的烦扰。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4]

实际上，她也一直有意地抹去诗歌作品以外的东西，抹去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对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的影响，而且愈来愈决绝。比如，除了1995年早期四本诗集合订出版时她写过一页简短的“作者说明”外，她的诗集都是只有诗作，没有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就是这个简短的“作者说明”，在我们准备中文版过程中，她也特意提出不要收入。译者曾希望她为中文读者写几句话，也被谢绝了；她说她对这本书的唯一贡献，就是她的诗作。此外，让她的照片、签名出现在这本诗选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格丽克出生于一个敬慕智力成就的家庭。她在随笔《诗人之教育》[5]一文中讲到家庭情况及早年经历。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后开杂货铺谋生，但几个女儿都读了大学；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格丽克的父亲，拒绝上学，想当作家。但后来放弃了写作的梦想，投身商业，相当成功。在她的记忆里，父亲轻松、机智，最拿手的是贞德的故事，“但最后的火刑部分省略了”。少女贞德的英雄形象显然激起了一个女孩的伟大梦想，贞德不幸牺牲的经历也在她幼小心灵里投下了死亡的阴影。她早年有一首《贞德》（《沼泽地上的房屋》）；后来还有一首《圣女贞德》（《七个时期》），其中写道：“我相信我将要死去。我将要死去/在十岁，死于儿麻。我看见了我的死亡：/这是一个幻象，一个顿悟——/这是贞德经历过的，为了挽救法兰西。”格丽克在《诗人之教育》中回忆说：“我们姐妹被抚养长大，如果不是为了拯救法国，就是为了重新组织、实现和渴望取得令人荣耀的成就。”

格丽克的母亲尤其尊重创造性天赋，对两个女儿悉心教育，对她们的每一种天赋都加以鼓励，及时赞扬她的写作。格丽克很早就展露了诗歌天赋，并且对诗歌创作野心勃勃。在《诗人之教育》中抄录了一首诗，“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写的”。十几岁的时候，她比较了自己喜欢的画画和写作，最终放弃了画画，而选择了文学创作，并且野心勃勃。她说：“从十多岁开始，我就希望成为一个诗人。”格丽克提到她还不到三岁，就已经熟悉希腊神话。纵观格丽克的十一本诗集，她一

次次回到希腊神话，隐身于这些神话人物的面具后面，唱着冷冷的歌。

“到青春期中段，我发展出一种症状，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格丽克多年后她回忆起她的厌食症。她一开始自认为是一种自己能完美地控制、结束的行动，但结果却成了一种自我摧残。十六岁的时候，她认识到自己正走向死亡，于是在高中临近毕业时开始看心理分析师，几个月后离开了学校。以后七年里，心理分析就成了她花时间、花心思做的事情。

格丽克说：“心理分析教会我思考。教会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躲避和删除。它给我一项智力任务，能够将瘫痪——这是自我怀疑的极端形式——转化为洞察力。”而这种能力，在格丽克看来，于诗歌创作大有益处：“我相信，我同样是在学习怎样写诗：不是要在写作中有一个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简单地允许意象的生产——不受心灵妨碍的生产，而是要用心灵探索这些意象的共鸣，将浅层的东西与深层分隔开来，选择深层的东西。”（《诗人之教育》）对格丽克来说，心理分析同时促进了她的诗歌写作，二者一起，帮助她最终战胜了心理障碍。

十八岁，格丽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利奥尼·亚当斯（Leonie Adams）的诗歌班注册学习，后来又跟随老一辈诗人斯坦利·库尼兹（Stanley Kunitz）学习。库尼兹与罗伯特·潘·沃伦同年出生，曾任2000—2001年美国桂冠诗人。按格丽克的说法，“跟随斯坦利·库尼兹学习的许多年”对她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她的处女诗集《头生子》即题献给库尼兹。

1968年，《头生子》出版，有评论认为此时的格丽克“是罗伯特·洛威尔和希尔维亚·普拉斯的一个充满焦虑的模仿者”。[6] 但我看到更明显的是T.S.艾略特和叶芝的影子。如开卷第一首《芝加哥列车》写一次死气沉沉的旅程，不免过于浓彩重墨了。第二首《鸡蛋》（III）开篇写道：“总是在夜里，我感觉到大海/刺痛我的生命”，让我们猜测是对叶芝《茵纳斯弗利岛》的摹仿，或者说反写：作为理想生活的海“刺痛”了她的生活。她后来谈到《头生子》的不成熟和意气过重，颇有悔其少作的意味，说她此后花了六年时间写了第二本诗集：“从那时起，我才愿意签下自己的名字。”[7]

格丽克虽然出生于犹太家庭，但认同的是英语传统。她阅读的是莎士比亚、布莱克、叶芝、济慈、艾略特……以叶芝的影响为例，除了上面提到的《鸡蛋》（III）之外，第二本诗集有一首《学童》（本书中

译为《上学的孩子们》），让人想到叶芝的名诗《在学童中间》；第三本诗集中那首《圣母怜子像》中写道："远离/这个世界/和它的哭声，它的/喧嚣"，而叶芝那首《偷走的孩子》则反复回荡着"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你不懂"。相同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拒绝，不同的是叶芝诗中的孩子随精灵走向荒野和河流，走向仙境，而在格丽克诗中，"他想待在/她的身体里"，不想出生——正好呼应了她的那个名句："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历史故事等构成了格丽克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面。如作为标题的"阿勒山"、"花葱"（雅各的梯子）、"亚比煞"、"哀歌"等均出自《圣经》。《圣母怜子像》、《一则寓言》（大卫王）、《冬日早晨》（耶稣基督）、《哀歌》、《一则故事》等诗作取材于《圣经》。在《传奇》一诗中，诗人以在埃及的约瑟来比喻她移民到美国的祖父。最重要的是，圣经题材还成就了她最为奇特、传阅最广的诗集《野鸢尾》（1992）。这部诗集可以看作是以《圣经·创世记》为基础的组诗，主要是一个园丁与神的对话（请求、质疑、答复、指令），关注的是挫折、幻灭、希望、责任。

在此我们应该有个基本的理解：格丽克是一位现代诗人，她借用《圣经》里的相关素材，而非演绎、传达《圣经》。实际上，当她的《野鸢尾》出版后，格丽克曾收到宗教界人士的信件，请她少写关于神的文字。她在诗歌创作中对希腊神话的偏爱和借重，也与此类似。"读诗的艺术的初阶是掌握具体诗篇中从简单到极复杂的用典。"[8] 了解相关的西方文化背景和典故，构成了阅读格丽克诗歌的一个门槛。如诗集《新生》中《燃烧的心》一诗，开头引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五章弗兰齐斯嘉的话，如果熟悉这个背景，那么整个问答就非常有意思了。接下来的一首《罗马研究》，如果不熟悉相应的典故，读起来也是莫名其妙。

希腊罗马神话对格丽克诗歌的重要性无以复加，这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如早期四本诗集中的阿波罗和达佛涅（《神话片断》）、西西弗斯（《高山》）等。而具有重要意义的，则集中于诗集《阿基里斯的胜利》《草场》《新生》《阿弗尔诺》。如《草场》集中于如奥德修斯、珀涅罗珀、喀尔刻、塞壬等希腊神话中的孤男怨女，写男人的负心、不想回家，写女人的怨恨、百无聊赖……这些诗作经常加入现代社会元素，或是将人物变形为现代社会的普通男女，如塞壬"原来我是个女招待"，从而将神话世界与现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新生》的神话部分主要写埃涅阿斯与狄多、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两对恋人的爱与死，《阿弗尔诺》则围绕冥后珀尔塞福涅的神话展开。

写到这里，建议读者有机会温习下《伊利亚特》《奥德赛》《埃涅阿

斯纪》《神曲》，以及《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当然不用说这些著作本身就引人入胜，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这里只说熟悉了相关细节，读格丽克的诗作会更加兴味盎然，甚至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我发现海子的《十四行：王冠》前两节是“改写”自阿波罗对达佛涅的倾诉（允诺），而有些论者的解读未免不着边际。当然，于我而言，更多的是考量翻译的准确性。如那首《阿基里斯的胜利》，周瓒兄译为《阿喀琉斯的凯旋》，中文维基百科的“阿喀琉斯”条目引用弗朗茨·马什描绘阿基里斯杀死赫克托耳后用战车拖着他的尸体（对应《伊利亚特》第22卷）的画作，也译作《阿喀琉斯的凯旋》。但恐怕，“凯旋”一词说不上恰当，毕竟，阿基里斯是“凯”而不“旋”的，他的胜利就是他的死亡。

从《阿勒山》开始，格丽克开始把每一本诗集作为一个整体、一首大组诗（book-length sequence）来看待。这个问题对格丽克来说，是一本诗集的生死大事。她曾谈到诗集《草场》，她最初写完了觉得应该写的诗作后，一直觉得缺了什么：“不是说你的二十首诗成了十首诗，而是一首都没有！”后来经一位朋友提醒，才发现缺少了忒勒马科斯。格丽克说：“我喜欢忒勒马科斯。我爱这个小男孩。他救活了我的书。”[9] 一本诗集怎样组织、包括哪些诗作、每首诗的位置……格丽克都精心织就。再以《阿弗尔诺》为例，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书评中说：“诗集中的18首诗丰富而和谐：以相互关联的复杂形象、一再出现的角色、重叠的主题，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合，其中每一部分都不失于为整体而言说。”[10]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细加琢磨，并扩展到另外几本诗集。如此，或能得窥格丽克创作的一大奥秘。

格丽克写作五十年，诗集十一册；有论者说：“格丽克的每部作品都是对新手法的探索，因此难以对其全部作品加以概括。”[11] 总体而言，格丽克在诗歌创作上剑走偏锋，抒情的面具和倾向的底板经常更换，同时又富于激情，其诗歌黯淡的外表掩映着一个沉沦世界的诗性之美。语言表达上直接而严肃，少加雕饰，经常用一种神谕的口吻，有时刻薄辛辣，吸人眼球；诗作大多简短易读，但不时有些较长的组诗。近年来语言表达上逐渐向口语转化，有铅华洗尽、水落石出之感，虽然主题上变化不大，但经常流露出关于世界的玄学思考。统观其近五十年来的创作，格丽克始终锐锋如初，其艺术手法及取材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又聚焦于生、死、爱、性、存在等既具体又抽象的方面，保证了其诗作接近伟大诗歌的可能。2012年11月，她的六百多页的《诗1962—2012》出版。但另一方面，格丽克似乎仍处于创

作力的高峰，让我们期待着惊喜。

笔者从2006年初开始阅读、翻译格丽克诗歌，转眼就到第十年了。其间大部分自由时间放在了格丽克诗歌上。最初的八卦欲望，关于她的生平，关于她的评论，关于她两任丈夫的情况……需要的资料都查到，八卦欲望满足之后，翻译的压力并不稍减。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记得那首《卡斯提尔》，当初读到时，喜欢得无以复加。背。译。“另一首《卡斯提尔》，写春天、爱情、梦想……飘荡着橙子花香，让人沉醉！最初读到时，我奇怪一贯刻薄写诗的格丽克居然也写这样美丽的诗！”我曾这样提到这首诗。我译得很快，但推敲、修改却耗了一个多月，还是心里不踏实。后来在一次朗诵会上听一位朋友朗诵了这首诗，效果之好，让我惊喜。之后还有多次修改，包括得一忘二兄提醒的两处，包括后来的几次修订。说到这首诗，不妨多说一句：后来给纸刊选编格丽克诗作时，我会有意识地加上这首诗，但这首诗至今（2014年12月）居然一次没有刊发过。

早在2007年，译者即同格丽克联系，希望出版她的诗选中文版，但她不愿意出版“诗选”，而是希望《阿弗尔诺》《七个时期》等诗集一本一本完整地翻译出版——那时她的第十一本诗集还没有出版。即使在美国国内，格丽克几十年来也从未出版过一本诗选！2012年面世的《诗1962—2012》没有用“诗全集”这个名称，也是已出版的十一本诗集的合订本。她终于避免了被“诗选”的命运！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涵盖了她的十一本诗集，其中前五本诗集是选译，后六本诗集是全译。译者根据单行本翻译，后期则根据诗全集校对。几乎全部译诗，都经版权代理转给她过目；她在耶鲁有一位中国学生帮助她。实际上，就连“诗人简介”也是她提供的。译者遇有不确定之处，则向她请教，后来又将她的部分回复译出，作为译注，并标明“作者解释”。

译者在阅读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丹尼尔·莫里斯（Daniel Morris）的著作《露易丝·格丽克诗歌：主题研究》（*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A Thematic Introduction*），和琼尼·菲特·迪尔（Joanne Feit Diehl）编的评论集《论露易丝·格丽克：改变你看到的》（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这也是目前仅有的两本专书；通过谷歌图书和谷歌搜索阅读了更多论及格丽克诗歌的著作和资料。译者从中摘译了部分内容并注明出处，引为相关诗作的注释。同时，鉴于格丽克对文化典籍和典故的倚重，译者查阅资料，制作了部分注释。一本诗集，如《新生》中涉及埃涅阿斯的诗作有多首，译者的注释有多个，各有侧重，相互参照。注释的目的是提供诗歌的文化背景或一种理解

思路，而非答案，尤其是要避免泯灭诗作可能的歧义。注释费时费力，更费斟酌，惟恐越出“译者”的界线；也正为此，译者在最后阶段删减了多处注释。望读者诸君明鉴。

此次翻译格丽克诗集，由我与范静哗（得一忘二）兄共同承担：我译前10本，范兄译第11本。范兄是我所敬慕的兄长，我们的交流始于多年前的“诗生活”网站的“翻译论坛”——这让我怀念起当初一起讨论格丽克诗的朋友们：周琰、AX、虚坻、飞渡、那么南……多年来周琰兄对我帮助尤多。译诗后期校改中，李晖、白木碉、蓝玉等朋友都曾给我帮助。感谢昆鸟兄对格丽克诗歌的青睐，他的才气和他对诗歌的热爱都让我惊讶。感谢格丽克和她的版权代理卢克·英格拉姆（Luke Ingram）的辛劳。格丽克特别提醒感谢她的好友，耶鲁大学教授宋惠慈（Wai Chee Dimock）女士帮助审读译诗。部分译作经李寒、阿翔、刘锋、高兴、以亮、执浩、冼尘、南野、阿波、刘川、秀珊、胡弦、江离、飞廉、谷禾、李浩、公度、之平、莱耳、江雪、阿平、张联、江汀等诸多朋友之手刊发，特致感谢。当然，无需多说，译误之处自应由译者负责，亦望各位朋友回馈指出，不胜感谢。

柳向阳

2012. 8.31

又：从2006年开始译格丽克，如今马上就进入第十年了……格丽克的第12本诗集三个月前已经出版，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实际上，诗集之外，她至少还有一本诗随笔要结集出版。

2014. 12.21

导读：要引来闪电的眷顾

在面对格丽克诗歌的十年里，作为译者和一名诗歌写作者，最深切的

感受，是她的诗歌写作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也有许多让人颇费思量的地方，即阅读的问题，这里我们以她的2006年诗集《阿弗尔诺》尝试分析。

与1985年诗集《阿基里斯的胜利》和1999年诗集《新生》类似，这本诗集以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作全书的基础，在格丽克众多诗集中颇具代表性。译者在《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一文中引用了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关于这本诗集的书评文字："诗集中的18首诗丰富而和谐：以相互关联的复杂形象、一再出现的角色、重叠的主题，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合，其中每一部分都不失于为整体而言说。"[12] 期待读者从整体出发，对18首诗作进行分类，细加琢磨，或能窥得格丽克创作的一些奥秘。

但实际阅读恐怕远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对每首诗细细勘察，即会遇到一些难解之处。如第一首诗《夜徙》前两节：

正是这一刻，你再次看到

那棵花楸树的红浆果

以

及黑暗的天空中　有鸟儿夜徙。

这让我悲伤地想到　死者再看不到它们——这些事物为

，

我们所依赖，

但它们消逝。

这里“你”与“我”、“我们”的转换是多么不易察觉！但细读之下，我们不免起疑：这里的人称“你”、“我”和“我们”是泛指的，还是特定的？如果是特定的，指的是谁？

初读时我们不妨假定是泛指，但这本诗集中还有一首与它内容相近的诗作《夜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追索，其中写道：

因为在我的另一种生活里，我曾

伤害

过她：维纳斯，

这颗黄昏之星，

诗集《阿弗尔诺》里的希腊神话是珀尔塞福涅被冥王哈得斯劫持为妻这样一个暴力的“爱情”故事，在希腊神话中，有冥后珀尔塞福涅与维纳斯争夺阿多尼斯的故事，这里的“我”，应是珀尔塞福涅无疑。珀尔塞福涅过两种生活：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冥界，其他时间回到母亲身边，因此，具体地说，此处的“我”应是从冥界回到大地上的珀尔塞福涅，一个大地上的少女的角色。诗中的“另一种生活”，则是她作为冥后的生活。

我们将这里的结论带入《夜徙》一诗，来理解其中的“你”、“我”，也是成立的，但“你”、“我”是一人还是两人？笔者倾向于“你”、“我”对应珀尔塞福涅的两种身份，两个自我。

其次，如何将这本诗集作为一个整体阅读？

这本诗集里与珀尔塞福涅神话没有明显关联的诗作，多数诗篇里的主角类似珀尔塞福涅的“大地上的少女的角色”：对爱情充满想象，具体诗篇中往往是一双姊妹，或者说一个少女的两个方面，其中的“我”有时又是一个沉迷于性爱中的女人，这样一种由一而二、由二而一的分化，正类似于珀尔塞福涅的两种身份，而其内容，也大致是爱情或关于爱情的谈论，如《棱镜》：

如

果你坠入爱情，妹妹说，那就像被闪电击中。

她正满怀希望地说着，要引来闪电的眷顾。

（4）

你长大，你被闪电击中。

当你睁开眼睛，你永远与你的真爱

缚在了一起。

（13）

直接描述珀尔塞福涅的诗作，则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凄厉！颇类于闪电过后一片焦土，如第一首《漂泊者珀尔塞福涅》里写她正躺在冥王哈得斯的床上，说她相信“她早已是一个囚犯，自从她生为女儿”。可谓是一针见血，典型的格丽克用笔。

格丽克是一位值得多角度阅读的诗人，包括我们很少提及的她的诗随笔，亦是理解她的诗歌的一把钥匙，我们且引一段她的随笔结束本文：[13]

> 吸引我的是省略，是未说出的，是暗示，是意味深长，是有意的沉默。

那末说出的，对我而言，具有强大的力量：经常地，我渴望整首诗都能以这种词汇制作而成。它类似于

那看不到的；比如，废墟的力量，已毁坏的或不完整的艺术品。这类作品必然地指向更大的背景；它们

时常萦绕心头，就因为它们不完整，虽然完整性被暗示：暗示另一个时代，暗示一个世界，让它们置于

其中就变得完整或复归完整。

柳向阳

阿弗尔诺

Averno ，2006

柳向阳　译

献给诺亚（Noah）

阿弗尔诺，古称阿
韦尔努斯，一个小
火山湖，在意大利
那不勒斯以西十英

里处；古罗马人认
为是地狱的入口。

I

夜徙

正是这一刻，你再次看到
那棵花楸树的红浆果
以及黑暗的天空中
有鸟儿夜徙。

这让我悲伤地想到
死者再看不到它们——
这些事物为我们所依赖，
但它们消逝。

灵魂要怎样才寻得安慰？
我告诉自己：也许
它不再需要这些欢乐；
也许，仅仅不存在就已经够受，
和那同样艰难的是去想象。

十月

1.

又是冬天吗，又冷了吗，

弗兰克不是刚刚在冰上摔跤了吗，

他不是伤愈了吗，春天的种子不是播下了吗

夜不是结束了吗，

融化的冰

不是涨满了小水沟吗

我的身体

不是得救了吗，它不是安全了吗

那伤痕不是形成了吗，无形的

在伤口之上

恐惧和寒冷，

它们不是刚刚结束吗，后园

不是耙过又播种了吗——

我记起大地的模样，红色，黏稠，

绷直成行，种子不是播下了吗，

葡萄藤不是爬上南墙了吗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因为风在吼叫，在裸露的地面上空呼啸着

我不再关心

它发出什么声音

什么时候我默不作声，什么时候

描述那声音开始显得毫无意义

它听起来像什么，并不能改变它是什么——

夜不是结束了吗，大地

当它被种植，不是安全了吗

我们不是播下种子了吗，

我们不是必需的吗，对于大地，

葡萄，它们收获了吗？

2.

一个又一个夏天结束了，

安慰，在暴力之后：

如今要待我好

对我并没有益处；

暴力已经改变了我。

黎明。小山闪耀着

赭色和火，甚至田地也闪耀着。

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太阳，那可能是

八月的太阳，正在归还

曾被带走的一切——

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是我心灵的声音；

如今你不能触摸我的身体。

它已经改变过一次，它已经僵硬，

不要请求它再次回应。

像夏日的一日。
出奇地安静。枫树长长的树荫
在砾石小路上近乎紫色。
而夜晚，温暖。像夏夜的一夜。

这对我并没有益处；暴力已经改变了我。
我的身体已变冷，像清理一空的田地；
此刻只有我的心智，谨慎而机警，
感觉到它正被检验。

又一次，太阳升起，像往常在夏天升起一样；
慷慨，安慰，在暴力之后。
安慰，在树叶改变之后，在田地
收割、翻耕之后。

告诉我这是未来，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告诉我我还活着，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3.

雪已落下。我回忆起
一扇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的音乐。

快来啊，世界喊道。
这不是说
它就讲了这样的句子
而是我以这种方式体察到了美。

太阳初升。一层水汽
在每样有生命的事物上。一洼洼冷光
在沟槽处积聚成形。

我站立
在那门口，
如今看起来多么荒谬。

别人在艺术中发现的，

我在自然中发现。别人
在人类之爱中发现的，我在自然中发现。
非常简单。但那儿没有声音。

冬天结束。解冻的泥土里，
几簇绿色才露出来。

快来啊，世界喊道。那时我穿着羊毛上衣
站在某个明亮的入口处——
如今我终于能说
很久以前；这给了我相当大的快乐。美

这位诊师，这位导师——

死亡也不能伤害我
像你已经伤害我这么深，
我心爱的生活。[14]

4.

光已经改变；

此刻，中央C音变得黯淡。

而早晨的歌曲已经反复排练。

这是秋天的光，不是春天的光。

秋天的光：你将不被赦免。

歌曲已经改变；那无法言说的

已经进入他们中间。

这是秋天的光，不是那正说着

我要再生的光。

不是春天的曙光：我曾奋斗，我曾忍受，我曾被拯救。

这是现在，无用之物的寓言。

多少事物都已改变。而仍然，你是幸运的：

理想像发热般在你身上燃烧。

或者不像发热，像又一颗心脏。

歌曲已经改变，但实际上它们仍然相当美丽。

它们被集中在一个更小的空间、心灵的空间里。

它们变暗，此刻，带着悲哀和苦闷。

而仍然，音符反复出现。奇特地盘旋

期待着寂静。

耳朵逐渐习惯了它们。

眼睛逐渐习惯了它们的消逝。

你将不被赦免，你
所爱的也不被赦
免。

风儿来了又去，拆散心灵；

它在苏醒里留下一种奇怪的清晰。

你是怎样地被恩典，仍然激情地

执着于你的所爱；

希望的代价并没有将你摧毁。

庄严的，感伤的：

这是秋天的光；它已经转向我们。

确实，这是一种恩典：接近尾声

但仍有所信。

5.

世界上没有足够的美，这是真的。

我没有能力将它修复，这也是真的。

到处都没有坦诚，而我在这里也许有些作用。

我

正在工作，虽然我沉默。

这乏味的

世界的痛苦

把我们各自束缚在一边，一条小径

树木成行；我们

在这儿是同伴，但不说话，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

树林后面，

是私人住宅的铁门，

紧闭的房间

莫名地被废弃，荒凉，

仿佛，艺术家的职责

是创造希望，

但拿什么创造？拿什么？

词语自身

虚假，一种反驳感知的

装置——在十字路口，

季节的装饰灯。

那时我还年轻。乘地铁，
带着我的小书
似乎能护卫自己，防御

这同一个世界：
你并不孤独，
诗歌说，
在黑暗的隧道里。

6.

白天的光亮变成了
黑夜的光亮；
火变成了镜子。

我的朋友大地凄苦不堪；我想
阳光已经辜负了她。
凄苦还是厌倦，这很难说。

在她自己与太阳之间，
某种东西已经结束。

现在，她渴望单独留下；

我想我们必须放弃

向她寻求证词。

在田地上空，

在农家屋顶上空，

那光芒，曾让所有生命成为可能，

如今成了寒冷的群星。

静静躺下观察：

它们无可给予，无所索取。

从大地

凄苦耻辱、寒冷荒凉的内部

我的朋友月亮升起：

她今夜美丽，但她什么时候不美丽？

漂泊者珀尔塞福涅[15]

在第一个版本里，珀尔塞福涅

从母亲身边被抢走

于是这位大地的女神
就惩罚大地——这种情形
与我们知道的人类行为相一致，

人类获得深度的满足
在进行伤害时，尤其是
无意识的伤害：

我们可以称之为
消极创造。
珀尔塞福涅在冥界
最初的逗留，至今还在
被学者们刨问——他们争论
这位处女的感受：

她被强奸时是否配合，
或者，她是否被麻醉、逼迫，违逆了她的意志，
就像如今频频发生在现代女孩身上的那样。

众所周知，被爱的人返回

并不能挽回

她的损失：珀尔塞福涅

返回家里

带着红色果汁的污点，像

霍桑作品中的一个角色——

我无法确定我是否会

保留这个词：大地

是珀尔塞福涅的“家”吗？她是安居在家吗，可以想象的，

在神的床上吗？她是

无处为家吗？她

生来就是一个漂泊者吗，或者说

是她自己母亲的

一个存在的复制品，而不是

被因果律的概念致残？

你有权

一个也不喜欢，你晓得。这些角色

并不是人。

他们是一种困局或冲突的方方面面。

正如灵魂被一分为三，
自我，超我，本我。同理

世界有三个层次，
一种示意图将天堂
与大地与地狱分开。

你一定会问你自己：
哪儿正在下雪？

亵渎的白色
不再圣洁的白色——

大地上正在下雪；寒风说

珀尔塞福涅正在地狱里过性生活。
不像我们其他人，她并不知道

冬天什么样，她只知道

冬天是因她而产生。

她正躺在冥王哈得斯的床上。

她的心里想些什么？

她害怕吗？有什么东西

抹去了心智

这个概念吗？

她确实知道大地

由母亲们掌控，这些

确定无疑。她还知道

她已经不再属于

人们所说的女孩。至于

软禁，她相信

她早已是一个囚犯，自从她生为女儿。

为她预备的可怕的团聚

将耗去她余下的生命。

当补偿的热情

漫长而且强烈，你就不再选择

自己活着的方式。你并没有活着；

也不允许你死去。

你漂泊在大地与死亡之间

而两者看起来，最终，

令人惊异地相同。学者们告诉我们

当围绕你而争夺的各种力

足以将你杀死

知道你想要什么并没有意义。

健忘的白色，

安全的白色——

他们说

人类的灵魂中有一道裂缝

并不是为了完全属于生命

而构造。大地

要求我们否认这道裂缝，一种威胁

被伪装成蛛丝马迹——

就如我们已看到的

在珀尔塞福涅的故事里；

而这个故事应该被读作

母亲与情人之间的一场争执——

女儿只是内容。

当死神突然出现时，她还从没有看到过

不长雏菊的草地。

突然间她就再也不能

以她的少女之歌

来颂扬她母亲的

美丽与丰饶。

裂缝的所在，就是中断。

大地之歌，

神话想象的永生之歌。

我的灵魂

与那渴望归属大地的旋律

一起破碎——

你该怎么做，

如果是你在野地里与那个神相遇？

棱镜

1.

谁能说出世界是什么？世界

动荡不定，因此

无法读懂，风向转换，

那巨盘无形地转动，变化——

2.

泥土。起疱的岩石

碎片。在它上面

裸露的心脏构建起

一座房屋，记忆：许多花园

小尺寸，易于管理，许多花圃

在海边发潮——

3.

正如一个人接受

一个敌人，通过这些窗户

一个人接受

这个世界：

这是厨房，这是黑
暗中的书房。

意思：我是这里的主人。

4.

如果你坠入爱情，妹妹说，

那就像被闪电击中。

她正满怀希望地说着，

要引来闪电的眷顾。

我提醒她说，她完全是在重复

妈妈的老套子，这些，她和我

在孩童时就讨论过，因为我们两个都觉得
我们在大人们那儿看到的

那种效果不是闪电
而是电椅。

5.

谜语：
为什么我妈妈快乐？

谜底：
她嫁给了我爸爸。

6.

“你们女孩子，”妈妈说，“应该嫁给
像你们爸爸这样的人。”

这是一句。另一句是，
“没有一个人像你们爸爸这样。”

7.

从刺透的云层里，银色线条纹丝不动。

不大可能的

金缕梅的黄，水银的纹路

是河流的路径——

然后又是下雨，擦去

潮湿的大地上的脚印。

一条暗藏的小路，像

一幅没有十字路口的地图。

8.

含义是，有必要放弃

童年。“结婚”这个词是个信号。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美学建议；

孩子的嗓音让人厌烦，

它没有更低的换声区了。

这个词是一个代码，神秘，如罗塞塔石碑[16]。

它也是一个路标，一个警告。

你可以随身带走一些东西，像一份嫁妆。

你可以带走你的能思考的那部分。

“结婚”意味着你应该让那部分保持安静。

9.

一个夏夜。外面，

夏季暴风雨的声音。然后晴空如洗。

窗户里，夏季的星群。

我在床上。这个男人和我，

我们悬浮在性爱经常带来的

奇特的平静里。大多数的性爱会带来的。

渴望，它是什么？欲望，它是什么？

窗户里，夏季的星群。

曾经，我能给它们命名。

10.

抽象的

形状、图案。

心智之光。冷静而细微的

无关利害的火，不可思议地

被泥土阻塞，黏黏的，闪烁

在水和空气里，

那精致的标志，

说明：现在播种，现在收获——

我能给它们命名，我曾为它们准备了名字：

两件不同的事情。

11.

难以置信之物，星星。

在我儿时，我因失眠症而受折磨。

夏天的夜晚，父母允许我坐在湖边；

我带了小狗作伴。

我刚说了“遭罪”吗？那是用我父母的方式来解释

那些爱好——对他们来说

无法解释：“遭罪”比“喜欢和小狗待在一起”要好些。

黑暗。沉寂消除了必死性。

泊船浮起，落下。

当月亮变圆，我有时能读出用漆写在船帮上的

那些女孩的名字：

鲁思·安、甜甜伊
思、佩吉我亲爱的
——

她们去了哪儿？这些女孩

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

我把夹克铺在潮湿的砂地上，

小狗蜷缩在我身边。

父母无法看到我头脑中的生活；

当我把它写下来，它们的拼写形式就固定了。

湖水的声音。抚慰的、非人类的

湖水拍打码头的声音，小狗在某处的青草里

撕扯——

12.

任务就是坠入爱情。

细节由你决定。

第二部分是

要在诗中包括某些词语，

从完全是关于另一个主题的

一个特定文本里抽取的词语。

13.

春雨，然后是一个夏夜。

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长大，你被闪电击中。

当你睁开眼睛，你永远与你的真爱缚在了一起。

它只发生一次。那时你被关照，

你的故事结束。

它发生一次。被闪电击中就像种痘；

你一生再不会感染，

你感到温暖，干爽。

除非休克不够强烈。

那样你就不是种痘，而是上瘾。

14.

任务是坠入爱情。

作者是女性。

自我必须被称为灵魂。

行动发生在身体里。

星星代表其他一切：梦，心智，等等。

凭着自恋投射中的那个自我

心爱的人被确认。

心智是一个次要情节。它一直唠叨不停。

时间被体验

作为仪式，而非叙述。

那被重复的，也有重量。

某些结尾是悲剧的，因此可以接受。

其他一切都是失败。

15.

欺骗。谎言。渲染，我们称为

胡思乱想——

有太多的路，太多的说法。

有太多的路，没有小径——

而最终呢？

16.

列出“十字路口”的含义。

答案：一个包含道德的故事。

请给出一个反例：

17.

自我结束，世界开始。

它们大小相等，

相称，

一个映照着另一个。

18.

谜语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心智之中。

谜底是：大地的栅栏介入了。

19.

房间安静。

这是说，房间安静，但相爱的人在呼吸。

同样地，夜晚黑暗。

夜晚黑暗，但群星闪烁。

床上的那个男人是我给了心的

几个男人中的一个。把自己作为礼物，

这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虽然它反复发生。

房间安静。它是一个绝对，

像这黑夜。

20.

一个夏夜。夏季暴风雨的声音。

那巨盘无形地转换，变化——

而在黑暗的房间里，相爱的人相拥而眠。

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首先醒来的人，

他首先翻动起来，并看到第一缕曦光里

那个陌生人。

火山湖

在善与恶之间有一场战争。

我们决定把身体称为善。

这样，死亡就成了恶。

它使灵魂

完全与死亡作对。

像一个普通士兵渴望
追随一个伟大的勇士，灵魂
渴望与身体站在一起。

它反对黑暗，
反对它能认出的
死亡的种种形式。

但从哪儿传来了那个声音
它说，假定战争
是恶，它说

假定身体对我们做了这些，
使我们对爱恐惧——

回声

1.

一旦我能想象我的灵魂
我就能想象我的死亡。
当我想象出我的死亡
我的灵魂就死去。这些
我还清晰地记得。

我的身体维持。
不是健壮，而是维持。
为什么？我不知道。

2.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
我父母搬到了一片谷地
群山环绕
那儿被称为湖国。
从我们的菜园里
你能看到群山，
积雪覆盖，甚至夏天。

我还记得一种宁静
我再也不曾经历。

不久以后，我开始想让自己

成为一个艺术家，

替这些印象发出声音。

3.

其余的，我已经告诉了你。

几年的顺畅，此后

长期的沉默，像山谷里的沉寂

在群山送回你自己的

已经变成大自然的声音之前。

这沉默如今是我的同伴。

我问：我的灵魂因何而死？

那沉默回答说

如果你的灵魂已死，那么

你正活着的是谁的生命？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那个人？

赋格曲

1.

我当那个男人，因为我高一些。

我妹妹决定

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吃饭。

有时候，她会有一个宝宝。

2.

那时我的灵魂出现了。

你是谁，我问。

我的灵魂说，

我是你的灵魂，那个迷人的陌生人。

3.

我们去世的妹妹

在妈妈的头脑里等待、不为人知。

我们去世的妹妹既不是男人

也不是女人。她像一个灵魂。

4.

我的灵魂被接受：

它让自己附到一个男人身上。

不是一个真实的男人，而是我假装的

那个男人，正与我妹妹游戏。

5.

那时我醒了过来——在长沙发上躺着

让我的记忆鲜活起来。

我的记忆像一间塞满旧报纸的地下室：

什么都不曾改变。

6.

我做过一个梦：妈妈从一棵树上摔了下来。

她摔下来后，那棵树就死了；

它已经失去了机能。

妈妈没有受伤——她的箭不见了，她的翅膀

变成了双臂。火的生灵：人马座。她发现自己——

在一个郊区花园。那时我醒来。

7.

我把书放在一边。灵魂是什么？

一面旗帜飘扬

在太高的旗杆上，如果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身体

畏缩在朦胧的丛林里。

8.

好吧，我们要在这儿做些与那有关的事情。

（用一种德国口音。）

9.

我曾有一个梦：我们在打仗。

妈妈把她的弓留在深深的草丛里。

（人马座。射手。）

我的童年，永远对我关闭了，

它变得金黄，像秋天的花园，

覆盖了厚厚一层盐沼草。

10.

一张金弓：战时有用的礼物。

它那么沉——没有哪个孩子能把它拿起来。

除了我：我能把它拿起来。

11.

后来我受伤了。那张弓
此时就成了竖琴，它的弦
深深切入我的手掌。在梦中

它既制造了伤口又缝合了伤口。

12.

我的童年：对我关闭了。或者
它被覆盖在下面——丰饶。

但非常暗。非常隐蔽。

13.

黑暗中，我的灵魂说

我是你的灵魂。

没有人能看见我，只有你——

只有你能看见我。

14.

它又说，你必须信任我。

意思是：如果你移动竖琴，

你将流血而死。

15.

为什么我不能哭出声？

我应该正在写：我的手在流血，

感到疼痛和恐惧——这些

我在梦中感觉到了，正如战争中的一个伤员。

16.

那时我醒了过来。

梨树。苹果树。

我曾经坐在那儿
从心上拔出箭矢。

17.

然后我的灵魂出现了。它说
正如没有人能看到我，也没有人
能看到那血。

而且：没有人能看见那竖琴。

然后它说
我能救你。意思是
　　　　　　　　　　这是一个试探。

18.

“你”是谁？正如说

“你厌倦了无形的疼痛吗？”

19.

像一只小鸟被锁起来，不见天光：

那是我的童年。

20.

我当那个男人，因为我高一些。

但我并不高——

我不是曾照过镜子吗？

21.

沉默，在街边花园的

苗圃里。然后：

那竖琴暗示什么？

22.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要想俄耳甫斯，你想要死亡。

那个说“帮我找到欧律狄刻”的俄耳甫斯

然后音乐开始，灵魂的哀歌

看着那身体消失无形。

II

夜星

今夜，许多年来第一次，

大地辉煌的景象

又对我显现：

在夜空里

那第一颗星

似乎增加了亮度

当大地变暗

直到最后无法变得更暗。

而那光芒，那死亡之光，

似乎让大地恢复了

慰藉的力量。那儿

没有别的星星。只有这一颗

我熟悉她的名字

因为在我的另一种生活里，[17] 我曾

伤害过她：维纳斯，

这颗黄昏之星，

我要对你献上

我的想象，既然在这黯淡的表面

你已经撒播了足够的光辉

让我的思想

再次可见。

风景

1.

太阳在群山背后下沉，
大地变冷。
陌生人已经把他的马拴到光秃秃的栗树上。
马儿安静——他突然地转过头，[18]
听，远处，海的声音。

我在这儿为今夜铺床，
把我最厚重的棉被在潮湿的地上铺开。

海的声音——
当马儿转动脑袋，我就能听到。
一条小路穿过光秃秃的栗树林，
一只小狗跟着它的主人。

那只小狗——他不是经常冲到前面吗，
把皮带扯得紧紧，似乎要指给他的主人
他在那儿看到的东西，那儿，将来——

将来，小路，随你喜欢怎么称呼它。

树林后面，日落时，似乎是一团大火
在两山之间燃烧
所以最高悬崖上的积雪
看起来，一时间里，也在燃烧。

听：在小路尽头，那个人在呼唤。
他的声音如今已变得非常陌生，
他正呼唤他看不到的事物。

一遍一遍地，他在黑暗的栗树林里大声呼唤。
直到有野兽回应
微弱地，从极远处，
似乎我们惧怕的这种生灵
并不可怕。

黎明：那个陌生人已经解开了他的马。

海的声音——

如今只是回忆。

2.

时间流逝，把一切变成冰。

冰的下面，未来涌动。

如果你掉到里面，你就死去。

这是等待，

行动悬而不决的时刻。

我活在当前，这是

你能看到的未来的一部分。

过去在我的头上飘浮，

像太阳和月亮，可见而不可及。

这是矛盾

主宰的时刻，正如说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但

我心怀恐惧。

冬天让树林变得疏阔，又用雪填满。

因为我无法感觉，雪落，湖水结冰。

因为我恐惧，我并不走动；

我的呼气也是白的，对寂静的一种描绘。

时间流逝，有一些变成了这样。

有一些径直蒸发了；

你可以看到它在白色树林上空飘浮

结成冰粒。

你的整个一生，都等待着吉庆的时刻。

而那个吉庆的时刻

用行动呈现自己。

我注视着过去在移动，一线云朵移动着

从左到右，或是从右到左，

随风而定。有些日子

没有风。似乎云朵

就待在它们所在之处，

像一幅海的画像，比真实更沉静。

有些日子，湖是一片玻璃。

玻璃下面，未来发出

娴静的、诱人的声音：

你必须绷紧自己才能不去听。

时间流逝；你看到它的一星半点。

它随身携带的那些年份，属于冬天；

它们不会被遗漏。有些日子

没有云，似乎

过去的源头消失了。世界

脱去色彩，像一张底片；光

直接透过它。后来

图像黯淡。

在世界之上

只有蓝色，无处不在的蓝色。

3.

深秋，一个年轻女孩在麦田里

点起一把火。秋天

一直干燥；田野

像火绒一样升起。

后来，什么也没有剩下。

你走过田野，一无所见。

没有什么能捡起来，嗅一嗅。

马不理解这一切——

田野在哪儿？它们似乎在问。

那样子就像你和我在问

家在哪儿。

没有人知道怎么回答它们。

什么都没有剩下；

你必须充满希望，对于农场主，

保险公司将会赔偿。

这像是你生命中的一年丢失了。

你愿意为了什么而失去你生命中的一年？

后来，你回到那个老地方——

剩下的只有炭：黑、空。

你考虑：我在这儿怎么生活？

但那时候不同，

甚至去年夏天。大地

似乎不可能有什么错误。

它带走的只是一根火柴。

但在恰好的时间——它必须是在恰好的时间。

田地烤焦，干燥——

可以说

死亡已经就位。

4.

我在河里入睡，我在河里醒来，

关于我不为人知的

死亡未遂，我对你

无可奉告，无论是

因为什么或是谁救了我——

无边的沉寂。

没有风。没有人的声音。

凄苦的世纪

结束了，

那荣耀已去，那永恒已去，

冷太阳

持续，作为一种古董，一种纪念，

时间在它背后流淌——

天高气爽，

仿佛是冬天，

泥土干燥，没有耕作，

办公室的灯光平静地

透过一个小孔，在空气中移动

高贵，满足，

消解着希望，

让未来的图像，从属于表示未来之逝去的符号——

我想我必定已经摔倒。

当我试图站起来，我必须强迫自己，

因为我还不习惯身体的疼痛——

我已忘记

情况是多么严酷：

大地不是荒凉
而是寂静，河水冰冷，清浅——

关于我的睡梦，我记不起来
一星半点。当我叫喊，
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让我感到安慰。

在意识的沉寂中，我问自己：
为什么我拒绝我的生活？而我回答
Die Erde überwältigt mich：
大地辜负了我。

我在描述中已尽量精确，
如果还有人跟着我。我能够证实
当冬天太阳下沉，它
无比美丽，对它的回忆
长久地保持着。我想这意味着

没有夜晚。

夜晚在我的头脑里。

5.

太阳下落之后
我们骑马快行，希望
天黑前找到庇身之处。

我已经能看到群星，
首先在东边的天空：

我们骑着，
远离了灯光，
向着大海，因为
我曾听说那儿有个村庄。

不久后开始下雪。
起初不密，后来
越来越大，直到大地
覆上一层薄薄的白色。

当我回头，我们行走的路线

清晰地显示出来了——

短时间内，它就成了

一条横穿大地的黑暗抛物线——

后来雪下得更紧，道路消失。

马儿又累又饿；

他再也找不到

可靠的落脚之处。我告诉自己：

我刚才已经迷路，我刚才已经发冷。

夜已经到了我这儿

正是以这种方式，作为前兆——

而我想：如果要求我

返回这儿，我将愿意回来

作为一个人，而我的马

仍是他自己。否则

我将不知道怎样再次开始。

纯洁的神话

那个夏天，她像平常一样走到野外

在那个池塘边停下一会儿，她经常在那儿

照照自己，看一看

她能否侦察到什么变化。这次她看到的

仍是同一个人。令人讨厌的

少女身份的斗篷仍然贴着她。

在水里，太阳似乎很近。

那是我的叔叔又在监视我，她想——

自然界的每样事物都是她的亲戚。

我从来不孤单，她想着，

将这种想法变成了祈祷。

那时死神出现了，就像是对祈祷的回答。

再没有人能理解

他是多么英俊。但珀尔塞福涅记得。

还记得他抱起她，就在那儿，

而她的叔叔注视着。她记得

阳光在他裸露的胳臂上闪烁。

这是她能清晰记得的最后一刻。
然后黑暗之神把她带去。

她还记得，不太清晰地，
那可怕的洞察：从这一时刻起
她再不能没有他而活着。

从池塘消失的那个女孩
再不会回来。将要回来的是一个妇人，
寻找她曾是的那个女孩。

她站在池塘边说着，时不时地，
我被劫持了，但在她听起来
又是错的，一点儿不像她曾经的感觉。
然后她说：我不是被劫持的。
接着她说：我奉献了自己，我渴望
逃离我的身体。有时甚至说
我曾渴望这样。但无知
不会渴望知识。无知

渴望想象的事物，相信它们存在。

所有不同的名词——

她循环着说它们。

死神，丈夫，神，
陌生人。

一切听起来如此简单，如此传统。

她想：我必定曾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她无法记起作为那个人的自己，

但她一直在想那个池塘将会记得

并且解释她的祈祷的意思，

这样她就能知道

是否得到了答案。

古迹的碎片

我正试着去爱物质。

我在镜子上贴一张标记：

你不可能恨物质而
爱形式。

这是美丽的一天，虽然寒冷。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度情绪化的姿态。

……你的诗句：

尝试，但不能。

我在第一张标记上面贴了一张标记：

叫喊，哭泣，打击
自己，撕你的衣服

要爱的事物清单：

泥土，食物，贝壳，人的头发。

……说

无趣的过剩。然后，我

撕掉了那个标记。

哎哎哎地哭了

那面赤裸的镜子。

蓝色大厅

我厌倦了有一双手

她说

我想要一双翅膀——

但如果没有手，你怎么

是人类？

我厌倦了人类

她说

我想生活在太阳上——

指着她自己：

不是这儿。

这个地方没有

足够的温暖。

蓝色天空，蓝色冰

蓝色大厅

升起

在平坦的街道上空——

尔后，一阵沉默之后：

我想要

我的心回来

我想要再次感觉万物——

这是

太阳所表示的：它表示

烧焦的——

最终，回忆

并不引人兴趣。

危险

并不引人兴趣。

那时候认识我的人

没有一个活着。

我妈妈

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他们都这么说。

我不得不想象

一切

她说

我不得不做得

就像真的有一张

那个地方的地图：

当你还是一个孩子

然后：

我现在在这儿

因为那些不是真的；我

歪曲了它——

我想要她说

一种理论，能解释

万物

在妈妈的眼里

那不可见的

锡纸的碎片

蓝色冰

锁在鸢尾花里

然后：

我想让它

成为我的错误

她说

这样我就能将它固定——

蓝色天空，蓝色冰，

街道像一条结冰的河流

你正在谈论

我的生活

她说

除非

她说

你必须按正确的顺序

将它固定下来

在你猜出了妈妈 [19] 之前

不要碰爸爸

一片黑色的空间

指明

词语结束的地方

像一个密码在说

你现在应该吸一口气

那片黑色的空间表示

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然后：

那块冰

在那儿让你保护自己

教导你

不要去感觉——

真实

她说

我曾以为它应该像

一个目标，你会看到

中心——

冷光充满房间。

我知道我们是在哪儿
她说
那是我儿时的
窗户

那是我的第一个家，她说
那个方形的箱子——
继续边说边笑。

像我脑袋的内部
你能看到外面
但你不能到外面去——
仅仅想一想
太阳在那儿，在那光秃秃的地方

冬天的太阳

并没有近得能抵达

孩子的心

那光正说着

　　　　　　　　　　你能看到外面

　　　　　　　　　　但你不能到外面

这儿，它说，

这儿是万物归属之地

忠贞的神话

当哈得斯认定自己爱上了这个姑娘

就为她建造了一件大地的复制品，

每种事物都一样，直到草地，

除了增加一张床。

每种事物都一样，包括阳光，

因为要让一个年轻姑娘如此迅速地

从光亮进入完全的黑暗，未免太为难。

逐渐地，他想，他会引入黑夜，

最先是树叶晃动的阴影，

然后是月亮，然后是星星。然后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让珀尔塞福涅慢慢地习惯这里吧。

他想，最终，她会感到舒适。

大地的一个复制品

不同的是这里有爱。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爱吗？

他等了许多年，

建造一个世界，观察

草地上的珀尔塞福涅。

珀尔塞福涅，她嗅着，尝着。

他想，如果你有一个好胃口，

你就能享用所有这一切。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想在夜里抚摸着

心爱的人的身体，罗盘，北极星，

听那轻盈的呼吸述说着

我活着，那也意味着

你活着，因为你听见我说话，

你在这儿和我在一起。当一个人翻身，

另一个也翻身——

这是他所感觉到的，这个黑暗世界的统治者，

望着他为珀尔塞福涅建造的

这个世界。他从来也想不到

在这儿再不嗅什么香味，

当然也再不吃什么。

罪？恐怖？对爱的恐惧？

这些事情他无法想象；

爱着的人从来不想这些。

他梦想着，琢磨着怎么称呼这个地方。

他先是想到：新地狱。然后：花园。

最终，他决定把它命名为

珀尔塞福涅的少女
时代。

此刻，一缕柔光正在平坦的草地上方升起，

在床的后面。他将她拥入怀中。

他想说：我爱你，没有什么能伤害你。

但他又想

这是谎言，所以最终他说道：

你已死，没有什么
能伤害你。

这对他似乎是

一个更有希望的开端，更加真实。

阿弗尔诺

1.

当你的精神死亡，你就死了。

否则，你就活着。

你也许做得不好，但你坚持——

有些事你无法选择。

当我把这些告诉我的孩子

他们并不在意。

老人，他们想——

这是他们一贯做的事情：

谈论谁也看不见的东西

掩饰他们正在失去的那些脑细胞。

他们相互挤眼睛；

听听这老人，他正谈论精神

因为他都记不得椅子这个词了。

孤独是可怕的。

我指的不是孤独地生活——

而是孤独地存在，没人听你说话。

我记得椅子这个词。

我想说——我只是再没有兴趣了。

我醒来，想着

你必须做好准备。

很快，精神就将放弃——

世界上所有的椅子都帮不了你。

我知道我不在房间时他们说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去看某个人，是不是应该

吃一种治抑郁症的新药。

我能听到他们，窃窃私语，商量着怎样分担开支。

我想大声尖叫

　　　　　　　　　　　　你们都生活在一个
　　　　　　　　　　　　梦里。

他们想，看着我这样崩溃，够糟了。

没有这种说教，他们的日子已经够糟了，

似乎我还有权知道这新的消息。

嗯，他们享有同样的权利。

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梦里，而我正准备

成为一个幽灵。我想大叫

　　　　　　　　　　　　雾已消散——

这像某种新的生活：

结局与你无关；

你知道结局。

想一想：六十年坐在椅子上。而此刻，终有一死的精神

如此坦然、无畏地寻求——

撩起面纱。

看看你正在和什么道别。

2.

我很久不曾回去。

当我再次看到那块田地，秋天已结束。

在这里，几乎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老人们甚至还没有夏天的衣物。

田地被雪覆盖，洁白无暇。

这里发生过什么，没有一点痕迹。

你也不知道农场主

是否已重新播种。

也许他已经放弃，搬走。

警察没有抓住那个女孩。

过了不久，他们说她搬到了别的乡村，

一个没有田地的乡村。

这样一场灾难

在大地上不留下标记。

而人们喜欢这样——他们觉得这样能给他们

一个新的开始。

我伫立很久，盯着虚无。

过了一会儿，我才觉察到天多么暗，多么冷。

很久——我没有概念到底有多久。

一旦大地决定不留下记忆

时间在某个方面就显得毫无意义。

但对我的孩子们来说并非如此。他们督促我

立下遗嘱；他们担心政府

会拿走一切。

他们应该什么时候跟着我来

看看这白雪覆盖的田地。

整个事情都写在那儿。

什么也没有：我没有什么能给他们。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我不想被烧死。

3.

一方面，灵魂漫游。

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恐惧之中。

在两者之间，是消失的深坑。

几个年轻女孩问我

靠近阿弗尔诺是否安全——

她们有些冷，她们想往南边走上一阵儿。

一个说，像开玩笑，可不会往南走太远——

我说，和任何地方一样安全，

这让她们感到高兴。

它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你登上火车，你消失不见。

你在窗户上写下你的名字，你消失不见。

到处都有地方像这儿

一样：你一个少女进去，

再没有从那儿回来。

像这块田地，这块被烧过的田地。

后来，女孩不见了。

也许她不曾存在过，

二者我们都没有证据。

我们所知道的是：

田地被烧。

但我们曾目睹那情景。

所以我们必须相信有那个女孩，

相信她的所作所为。否则

就成了我们不能理解的力量

在统治大地。

那些女孩很高兴，想着她们的假期。

不要坐火车，我说。

她们在火车窗户的雾气上写她们的名字。

我想说，你们是好女孩，

试图把你们的名字留在身后。

4.

我们花了一整天

在那片群岛漂流，

那些小岛

曾是半岛的一部分

直到它们断开

成为此刻你看到的碎片

漂浮在北方的海上。

我想，对我来说它们是安全的，

因为没有人能在那儿生活。

后来我们坐在厨房里

观看夜色初降，然后是雪。

一片，又一片。

我们变得沉默，被雪催眠

仿佛有一种扰动

先前被遮蔽的，

正变得清晰，

暗夜内部的某物

此刻暴露了——

在我们的沉默中，我们在问

那些问题——相互依赖的朋友

在极度沮丧中提的问题，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了解更多，

如果不是这样，就希望

他们交互的感想能成为洞见。

逼迫自己认识到人
必须死，

有任何益处吗？

一个人有可能错过
生命这个机会吗？

类似的问题。

雪很厚。黑夜

变成了繁乱的白茫茫一片。

我们不曾见过的某物呈现了。

只有那意义没有呈现。

5.

第一个冬天过后，田地又开始恢复生机。

但再没有整齐的犁沟了。

麦子的气息持久不去，一种不经意的芳香

混合着各种杂草，对此

人类的利用还没有设计出来。

令人费解的是——没有人知道
那个农场主去了哪里。
有些人以为他死了。
有人说他有一个女儿在新西兰，
他去了那儿照看外孙
而不是照看小麦。

结果表明，自然与我们不同；
它并没有一间记忆的仓库。
田地没有变得害怕火柴，
害怕女孩。它也不记得
犁沟。它被杀死，它被焚烧，
而一年后它又复活
似乎没发生过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个农场主盯着窗外。
也许在新西兰，也许在别的地方。
他想：我的一生结束了。
他的一生在那田地里表达着自己；
他再不相信从大地里

生出任何东西。大地，他想，

已经击垮了我。

他还记得田地被烧毁的那一天，

他觉得并非偶然。

他内心深处的某物在说：我可以接受这些，

我片刻之后还能与
它斗争。

可怕的时刻是他的劳作被抹去之后的春天，

那时他明白了大地

并不知道如何哀悼，而是将要改变。

然后，没有他继续存在。

预兆

我骑马与你相会：梦

像生命之物在我四周聚集

而月亮在我右边

跟着我，燃烧。

我骑马回来：一切都已改变。

我恋爱的灵魂悲伤不已

而月亮在我左边

无望地跟着我。

我们诗人放任自己

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

在沉默中，虚构着只是事件的预兆，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仿亚历山大·普希金

望远镜

有一个时刻，你移开目光之后

就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因为，你似乎已经生活在

别的某个地方，在夜空的寂静之中。

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你在一个不同的地方，

人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

你不是一个有身体的生命。

你像群星存在那样存在，

参与着它们的寂静，它们的浩瀚无际。

后来你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深夜，一个寒冷的小山上，

将望远镜拆下来。

此后你就认识到

不是说图像是假的

而是说关系是假的。

你看到每样事物

距离其他每样事物是多么遥远。

画眉鸟

雪开始飘落，在整个大地的表面。

这不可能是真的。但让人感觉是真的，

落得越来越厚，在我能看到的万物之上。

松树因结冰而变脆。

这是我曾给你讲过的地方，

从前我晚上到这儿来，看那些红翅膀的山鸟，

我们这儿叫画眉鸟——

正在消失的生命的红色一闪——

但对我来说——我想我感到的罪必定意味着

我还没有活得很好。

像我这样的人并不逃脱。我想你睡一会儿，

你就沉入到来生的恐惧之中

除非

灵魂以某种不同的形式，

或多或少比以前更有意识，

更贪婪。

在生生世世之后，也许有什么变化。

我想最终你可以看到

你想要的东西——

那时，你就不再需要
第二次死亡和返回。

漂泊者珀尔塞福涅
在第二版里，珀尔塞福涅
已经死去。她死了，她母亲满心悲伤——
性的问题
无须在此困扰我们。

禁不住地，在悲伤中，德墨忒尔
找遍了大地。我们并不期望知道
珀尔塞福涅正在做什么。
她已经死去，死者是神秘的。

现在只剩下了
一个母亲和一个有名无实的人：这么说
对于那个母亲的经验
是精确的，当

她注视着这个婴儿的面孔。她想：

我还记得你不存在的时候。婴儿

困惑了；后来，婴儿的观点是

她一直就存在，正如

她的母亲一直就存在

按当前这个样子。她的母亲

像公汽站的一个身影，

一个等待公汽的守望者。而此前，

她就是那辆公汽，一个临时的

家或设施。珀尔塞福涅，被保护着，

盯着战车的窗户外面。

她看到了什么？早春四月

一个清晨。此刻

她的整个生命正在开始——但不幸地，

这将是

短暂的一生。她将认识的，其实，

只有两个成年人：死神和她的母亲。

但两个人

就是她母亲拥有的两倍：

她母亲只有

一个孩子，女儿。

作为一个神，她本来可以有

一千个孩子。

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到

大地隐秘的暴行

这种敌意暗示

她不愿意

继续作为生命的源泉。

而为什么这个假设

从没有讨论过？因为

它不在故事之中；它仅仅

创造了故事。

在悲伤中，在女儿死后，

那位母亲在大地上漫游。

她在准备她的事情；

像一个政治家

她回忆起每一件事，但

一件也不承认。

比如，女儿的

出生是无法忍受的，她的美

是无法忍受的：她回忆起这些。

她回忆起珀尔塞福涅

她的天真，她的娇弱——

当她寻找女儿之时，她在计划什么？

她正发出

一个警告，含意是：

> 你正在我的身体之
> 外做什么？

你问你自己：

为什么母亲的身体是安全的？

答案是

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因为

女儿的身体

并不存在，除非

作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

无论多大的代价

都要携带的一部分。

当一个神悲伤，这意味着

摧残其他人（像在战争中）

而同时又请求

将协议反过来（也像在战争中）：

如果宙斯把她带回来，

冬天就会结束。

冬天就会结束，春天就会回来。

和煦的微风

让我如此喜欢，白痴的黄色花朵——

春天就会回来，一个梦想

基于一个谬误：

死者归来。

珀尔塞福涅

习惯了死亡世界。如今一次又一次

她的母亲把她拖走——

你必定问你自己：

这些花朵是真的吗？如果

珀尔塞福涅“归来”，那就会有

其中一个原因：

要么她没有死，要么

她被用来支持一个虚构——

我想我能回想起

已死的情形。许多次，在冬天，

我接近宙斯。告诉我，我将向他质问，

我怎么还能活在大地上？

而他会说，

很快你就会再回到这里。

而过渡期间，

你会忘记一切：

那些冰的田野将是

极乐世界的草地。

村居生活

A Village Life，2009

范静哗　译

献给詹姆斯·朗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

暮色

他在表弟的磨坊做整天的工，

所以晚上回家后，总会坐在那扇窗前，

看一天中的这一段时光，这暮色。

真该有更多这样的时候，坐着、遐想。

用他表弟的话说：

活着——活着让你坐不下来。

窗子，并非世界，而是一方风景，

代表着世界。四季流转，

每个季节只呈现为一天之中的几个钟头。

先是绿色，接着是金色，然后是白色——

这样的抽象带来强烈的愉悦，

如餐桌上的无花果。

黄昏，太阳落下，成为火红的雾霭，落在两棵白杨之间。

在夏季太阳落得晚——有时候，人很难一直不睡。

然后一切都逐渐隐退。

世界，还有一阵子

可以看看，再之后就只能听听，

蛐蛐、知了。

有时还能闻闻，柠檬树、橘子树的清香。

然后，睡眠将味道也带走。

不过，放弃这一切也非难事，实验一下，

也就几个钟头而已。

我伸开五指——

让一切离去。

视觉的世界，语言，

叶子入夜的簌簌声，

高茎草与烧木头的味道。

我让一切离去，然后点一支蜡烛。

牧歌

太阳从山中升了上来。

有时会有山岚，

但太阳总隐在其后，

山岚抵挡不了。

太阳燃出一条路，

犹如心灵挫败愚鲁。

山岚消散后，草坪自现。

无人能真正领会

此地的野蛮，

这般毫无理由地杀戮，

只为练手免得荒废。

所以人们逃离——暂时一段时间，远离此地，

他们活力充沛，多的是机会，转身就有——

但大地的信号

不会传到太阳那里。面对

这一事实，你迷茫无措。

他们再回来时，境遇更糟。

自认已在城里失败，

却不是因为城市没有兑现承诺。

他们归咎于自己的教养：葬送了青春，他们就回来了，

默不作声，就像他们的父辈。

夏季的星期天，倚靠在诊所的外墙上，
不停吸烟。要是想得起来，
他们也会摘几朵花带给女友——

那样会令女孩子开心。
他们认为这儿挺不错，可还是怀念城市，下午
都可用来逛街和闲谈，没钱时
你只能做这些事……

按我理解，要是留下来，会很宽裕；
那样，梦想也伤不到你。
黄昏时，你坐在窗前。无论住哪儿，
都能看到田野、河流、还有那些现实的事，
那些事你无法强迫自己去应付——

对我来说，这很安全。太阳东升；
山岚弥散，显露出
莽莽的群山。你可看到山峰，
那么白，虽然是夏季。而天空那么蓝，
点缀着小松树，

像标枪一般——

走累了，

就在草地上躺下。

再起来时，你能看出你刚才躺在哪儿，

原来顺滑的草，被压平，

显出一个身体的形状。过一会儿再回头看，

似乎你根本就没去过那儿。

下午过半，夏季过半。田野延绵无边，

安宁，美丽。

罂粟花开，

如黑色斑纹的蝴蝶。

支流

全村的路都在喷泉处交汇。

自由大道，合欢树大道——

喷泉在广场中央喷发，

星期天，小天使的尿中看得到彩虹。

夏天，成双成对的人坐在池边。

池水足以容纳很多倒影——

广场几乎空了，合欢树没长到这儿。

自由大道光秃秃的，毫无装饰；池水

没有挤满路上的图像。

那一对对情侣之间，穿插着带着小小孩的妈妈。

她们来这儿说说话，也许会

遇到个年轻男人，看看她们的美是否还残存一点余韵。

可低头一看，那一刻令人悲催：池水并不鼓舞人心。

丈夫们上班不在，但情种似的青年

总是空闲，这也是奇迹——

他们坐在喷泉边，撩起喷泉的水

泼洒心爱的人。

喷泉四周的铁桌子，分成几组。

你老了，就可以来这儿坐坐，

那儿感受不到喷泉的热烈影响。

喷泉属于年轻人，他们还想看水中的自己。

或者属于那些妈妈，她们需要让孩子分心。

天气好的时候，有几个老人在桌边转悠。

现在的生活很简单：前一天喝白兰地，改天喝咖啡，加一支烟。

在成对的人看来，谁在生活的边缘，谁在中心，一目了然。

孩子们哭叫，有时为玩具打架。

但水总在那儿，提醒妈妈们，她们要爱护孩子；

要是孩子掉进去，那就太可怕了。

妈妈们总是疲惫，孩子们总在打架，

丈夫们要么上班要么发火。年轻男人不来。

那成对的情侣像一帧图像，来自某个遥远的过去，

像一个回声，隐约地从山里传来。

他们独自在喷泉边，在一口黑井中。

他们已被希望的世界流放，

那是充满行动的世界，

但思想的世界还没有对他们敞开。

一旦敞开，一切都会改变。

黑暗涌来，广场空了。

秋天将第一批落叶扔在喷泉上。

路也不再来这儿相聚；

它们被喷泉送走，送回山里，送回它们的来处。

失信大道、失望大道、

合欢树大道、橄榄树大道，

在风中充满了银色树叶。

逝水年华大道，自由大道终止于石头，

不是抵达田野尽头，而是到了山脚。

正午

他们还没成人——更像男孩、女孩，真的；

学期结束了。夏季最好的部分，这才刚刚开始——

太阳灿烂，但还没热到毒辣。

自由还没变得无聊。

所以你可以花上整整一天，在草场上漫步。

草场无限延伸，村子越来越模糊——

太年轻的人，似乎处于一个奇怪的状态。

他们拥有的，人人都想要，可他们自己不要——

但他们还是想留着；这是他们能利用到的全部内容。

他们像这样自己待着，可以谈论的便是这些。

时间，对他们来说，并不会稍纵即逝。

就像看电影时胶片断了，他们还是留下来——

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想离开而已。等到胶片接上，

放映过的一段又插进来，

突然间，你又回到电影中很久之前的部分——

男主角还没遇到女主角。他还在厂里做工，

还没变坏。而她在码头附近转悠，已经变坏。

但她从未想要变成那样。她，也曾善良，可一切还是

变了，好像有个袋子罩住了她的头。

天，蓝得彻底，所以草很干燥。

随地而坐，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

他们坐着，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然后，野餐。

食物放在毯子上，所以始终挺干净。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他们自带吸管。

其余的事——两个人怎么躺倒，在毯子上——
他们都知道那事，但还没准备好。
他们认识的人有的做过，当作某种游戏或尝试——
然后你说，不，时间不对，我想我还是继续做个小孩。
但你的身体不听。身体已经懂得一切，
它说，你不再是个小孩，你早就不是小孩了。
他们的想法是，避免变化。那简直是雪崩——
山上的石头纷纷滚下，站在山脚下的小孩会被直接埋没。

他们坐的是最佳场所，在白杨树下。
他们说着话——肯定有几个钟头了，因为太阳已换了位置。
聊到学校、他们都认识的人、
聊到长大成人、怎么知道自己的真正梦想。

他们过去常玩游戏，但现在不玩了——太多肢体接触。
现在，他们只在叠毯子时才碰到对方。

他们知道对方的内心。

所以就从不谈起。

做那事之前，有更多的事需要搞懂——

事实上，每件可能发生的事都得搞懂。那时之前，

他们就是看着，一直做小孩。

今天，安全起见，她一人叠毯子。

他，看着别处——假装陷入沉思而没顾上帮忙。

他们懂得人到了某个点就不再是孩子，而那个点

令人变得陌生。似乎孤独得难忍。

他们回到村里的家，暮色已苍茫。

完美的一天；他们说到了过去的这一天，

说到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去野餐。

他们走进夏季的傍晚，

没有牵手，不过还是有什么都会告诉对方。

暴雨前

明天会有雨，可今晚天空晴朗，星光灿烂。

雨，还会降临，

也许多到淹没种籽。

海上有风，推涌云朵；

还没看到云，就已感到了风。

这时候最好看看田野，

看它们在洪涝之前的模样。

一轮满月。昨天，一只羊溜进了树林，

不是一只普通的羊——而是种羊，整个未来。

再见到他时，只会看到他的骨头。

草轻轻颤动；也许有风穿过其间。

橄榄的新叶也同样地颤动。

田野中有老鼠。狐狸猎食之处，

明天会看到草叶上留下血迹。

但暴雨——暴雨会洗刷一净。

一扇窗后，有个男孩坐着。

他被送去睡觉——而他

嫌太早。所以他就坐到窗前——

一切都已收拾妥当。

你现在人在哪里，就在哪里睡下，早晨就在哪里醒来。

大山挺立，如灯塔，提醒黑夜

地球常在，也不要忘掉自己。

大海上，起风之后，云随之涌现，

随之被吹散，风给予它们一种目的感。

明天，黎明不会到来。

天空不会回到白昼的天；它会依旧是黑夜，

只是星星会在暴雨到来前暗淡、消隐，

差不多有十个钟头。

但之前那样的世界再不会回来。

村里人家的灯，一盏接着一盏转暗，

借着反光，山峦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没有声音。只有猫在走廊上蹑足徘徊。

它们能闻得到风：该多产猫仔。

晚些时候，它们潜行街头，风的味道紧随其后。

田野里也是如此，混着血腥味，

而此时只有风在动；星星给田野披上一层银色。

离大海这么远，可我们还是知道这些信号。

夜晚是一本打开的书，

但夜晚之外的那个世界仍是个谜。

日落

那边，太阳正在沉落，

农工在这边焚烧落叶。

这火，算不得什么。

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控制有度，

就像一个家，由独断的人管着。

可是火烧旺了的时候，农工就会消失；

在路那边，看不见他。

与太阳相比，这儿所有的火

都很短命，业余得很——

叶子没了，它们就会结束。

然后，农工重新现身，耙起灰烬。

但死是实在的。

似乎太阳已经做完了它生来要做的事，

催生田野，然后

促发大地上的燃烧。

所以太阳现在可以落了。

咖啡馆里

对大地感觉厌倦，这也很自然。

若你死了这么久，你很可能连天堂也会厌倦。

你在一个地方能做什么，你做了便是，

而一段时间后，那地方耗竭了，

于是你渴望解救。

我那朋友太容易坠入爱河。

差不多一年换一个新女友——

就算她们带着孩子，他也不在意；

他可以连小孩一起爱着。

我们其他人酸溜溜的，而他我行我素，

满腔的冒险心，总有新的发现。

但他讨厌走动，所以女人们必须来自当地，或靠近这里。

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会见面、喝咖啡。

夏季，沿着草场散步，有时走到山脚那儿。

即便在痛苦时，他也在努力，欣喜于自己的身体。

部分原因在于女人，当然，不仅仅在于这点。

他搬到她们的住所，学着喜欢她们所喜欢的电影。

不是做做姿态——而是真的学，

就像一个人去烹饪学校学习烹调。

他用她们的眼光看待一切，

但并不变成她们，而是成为她们未被性格缺陷

束缚时可能成为的样子。

对他来说，这个全新自我解放了自己——

她们的灵魂驻扎于一些基本需求中，而这些他不仅吸取了，

而且他还将随之而来的仪式与偏爱，视为自己的亲历——

他在与一个女人生活中，都将一个全新版本的自己活到

极致，因为每个版本都不会因常人的羞耻与焦虑而打折扣。

他离去时，女人们都痛不欲生。

她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男人，能回应她们的所有需求——

对他，她们无话不说。

她们现在遇到他时，他就是个零蛋——

早先认识的那个人已不复存在。

他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被她们遇见，

而相遇结束，他走开，他便随之消失。

几年后，她们对他了无牵挂。

她们告诉新男友，那经历美妙无比，

那就像和另一个女人生活，没有怨恨、妒忌，

并且还有男人的力气、男人的清晰思路。

男人们宽容这一切，甚至还带着微笑。

他们抚摸着女人的头发——

男人们知道这样的男人不存在；这很难激起他们的竞争意识。

不过，你无法希求比他更好的朋友、

更入微的观察者了。我们说话时，他很实诚、开明，

保持我们年轻时都有的热切。

他毫不掩饰地说起自己的恐惧，自己都嫌恶的品行。

但他宽厚——仅需静观就知道我心情如何。

我感到无奈或愤怒时，他会倾听几个小时，

不是勉为其难，而是真的兴致盎然。

我估计他就是这样和女人们相处。

但他从不离弃朋友——

和他们相处，他会努力站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以便看得更清——

今天他想坐下；有很多话要说，

面对草地远远不够。他想要面对面，

对某个他认识很久的人说说。

他正要跨入新的生活。

眼睛发亮，不是对咖啡感兴趣。

虽说夕阳正西下，在他看来，

太阳又在升起，田野被朝霞映红，

粉红的玫瑰色，娇嫩。

这些时刻，他才是自己，而不是与他上床的女人们
残留的碎片。他进入她们的人生，就像你沉入一个梦，
不带意志，他活在那里，就像你活在梦中，
只要还没结束。而到了早晨，你对于梦
全然没有记忆，全然没有。

广场上
两周来，他一直观察着同一个女孩，
是在广场上看到的。估计二十多岁，
在午后喝咖啡，那小巧的深褐色的头
勾着，看一本杂志。
他隔着广场观察，假装买东西，
买一包香烟，或者一束花。

她的魅力因为她不自知
而越发巨大，与他想象所暗含的需求融合起来。
他成了她的囚徒。她说的话由他授予，
她的嗓音契合他的想象，低沉而温软，
那声音有南方特征，正如黑发必然来自南方。

她很快就会认出他，然后开始期待见到他。

也许之后的每一天，她的头发都会洗得清清爽爽，

会凝望广场对面，然后才低头看书。

过了这一段，他们会变成情侣。

但他希望这一切不要立即成真，

因为现在她对他身体施展的魔力都能影响到他的情感；

而一旦她应允，力量便会失效——

她会退回情感专属的隐私世界，

恋爱的女人都会如此。她活在那里，变成一个

不留影子的人，不到现实世界现身；

这样说来，她便对他用处很小，

她是活是死，几乎都没什么关系。

黎明

一

孩子在黑暗的房间中醒来

哭叫着，偶要鸭鸭，偶要鸭鸭

他所用的语言大人一点也不懂——

没有鸭子。

而那只狗，那个白色长毛绒填饱的垫子——
就在他旁边的摇篮床里。

几年一转眼，转眼又是几年——岁月如梭。
一切都在梦中。可那只鸭子——
没人知道它的所终。

二

这是他们相遇之时，
此刻，他们共眠于敞开的窗前。

也许是要弄醒他们，要让他们确信
记忆中昨夜的一切都真实不虚，

因此阳光需要在此刻进入房间，

也是要向他们展示这一切发生时的情境：

袜子半压在肮脏的床垫下，

杯子上散落着绿叶——

阳光只将这几件

照得清晰可辨，而不管其它，

阳光为它们设定界限，坚决，但并不刚愎，

然后阳光稍加流连，

对每件东西细加描绘，

推敲挑剔，堪比作文训练，

甚至在床单上留下了血渍——

三

然后，他们在白天分开。

再之后，办公桌前，市场里，

经理对他上报的数据不满，

果仁除了最上一层都发了霉——

真可谓人可以从这世界隐退，

即便依然行动于其中——

就在你注意到霉斑时，你回家了。

换句话说，太晚了。

似乎是太阳令你有一阵子什么都看不到。

初雪

大地，像个孩子，要去睡了；

或者，故事是这么说的。

可我还不累，它说。

妈妈说：你可能不累，但我累了——

这一点你从她脸上就能看出来，人人都能。

所以，雪就该下，觉就该睡，

因为母亲已对她的生活厌倦到死，

需要寂静。

蚯蚓

凡有寿限的，都站在泥土表层，拒绝

入土：你对自己说，

这重重矛盾，造就了你，

你能看得深透，可是面对死亡，你

不愿挖掘得多深——要是你感到

怜悯令你撕裂，就说明你

没有幻想症：并非所有的怜悯

都是由高贵施舍给低微，有些

是从大地内部升起，坚毅

而无胁迫。我们可以一断两截，但你

要残就残在内核，你的灵魂

与你的情感分离——

压抑欺骗不了

我们这类生物：

一旦进入泥土，便不会恐惧泥土；

一旦你栖居于你的恐惧，

死亡也不过是织一张地道或暗沟的网，

就像海绵或蜂窝，这些都已成为

我们的一部分，你尽可自由探索。也许，

你们会在这些旅途中发现一种
你们理解不了的完整——正如男男女女，
你们从未能自在地
将精神留下的任何印记
刻录到身体里。

河边

那年，一个夏夜，母亲觉得到时候了，该对我讲讲
她称之为“欢爱”的事，虽然看得出
这么郑重其事令她有些不安，她还试图掩饰，
先是拉着我的手，就好像家里有人刚刚去世——
接着她开始讲话，手一直都没放开，
那口吻更像是在谈机械工程
而不是有关欢爱的事。她另一只手里
拿着一本书，显然，她从中引述了主要事实。
对其他人，我的两个哥哥和姐姐，她也说过同样的话，
同样是那本书，同样的深蓝色，
虽然我们自己也各有一本。

封面上有一幅线条画，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手拉着手，

但站得很开，就像走在一条土路的两边。

显然，她和父亲没有一种语言，可适用于他们俩做的事，

他们做的那事，依我判断，并非欢爱。

同时，无论是什么将人与人维系在一起，

都比不上那些冷漠的黑白示意图，这其实暗示着

别的不谈，你只能和异性中的一员

进行欢爱，

那样你们就不是两个插座，而没有插头。

学校放假，不上课。

我躲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母亲在厨房，

而父亲已在那儿给自己和他那不可见的客人倒酒，

可那客人竟然没现身。

不，那只是父亲与他的朋友——圣灵，

两人成欢，夜晚流逝，酒瓶逐渐空了，

之后，父亲继续坐在桌前，

面前有一本打开的书。

父亲蹑手蹑脚，不让圣灵难堪，

收拾起所有的杯具，

先是自己的，后是另一位的，来回几趟，每晚如此。

这时候，我已走出家门。

这是夏天。我的朋友们习惯去河边见面。

整件事似乎严肃得令人难堪，

实情是，除了对男生，我们对机械也许都不懂。

男生的前面有一把钥匙，只要想拿，就能拿在手里，

很多男生说那把钥匙他们已经用过。

虽说一旦某个男生说了这话，其他人就会跟着说，

因为谁都有哥哥姐姐。

我们坐在河边临水的地方，谈到父母总是泛泛而论，

谈起性爱则是特别有意。很多信息得以分享，

这个话题总是令人兴致盎然。

我给她们看了我那本《理想婚姻》，我们全都笑得肚子抽筋。

有天晚上，一个男生带了一瓶酒，我们传着喝了好一会儿。

那个夏季，我们越来越明白

我们中间肯定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会因此改变。

我们这一组人，原先习惯这样见面，

回来会分散，就像蛋壳裂开，

小鸟才会爬出去。

当然，我们总是两只鸟儿一道，成对出去。

我们坐在临水的芦苇前，

扔小石子。石子碰到石子，

可以看到小星星一闪，小小的光

爆炸，闪过，没了。我逐渐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不说话，只是看着。

我喜欢坐在他身后，研究他的后脖子。

过一会儿之后，我们会一道起来，趁黑

走回村庄。田野之上，天空清朗，

星辰满天，犹如在河水中，只不过它们是真正的星星，

甚至死掉的星星也是真的。

但是河里的那些——

它们好像先有一个想法，然后突然爆炸出上千个想法，

也许不真实，但更像生活。

回到家时，母亲睡着了，父亲还在桌边，

读他的书。我问了一句，你朋友走了吗？

他认真看了我一会儿，

说，你妈以前会和我一起喝上一杯，

在晚饭后。

走廊

一扇门开着，可以看到厨房——

总有令人垂涎的味道传出来，

但令他酥软的，是那地方的温暖感，

那屋子中央散发热流的炉子——

有些生活就是这样。

热流在中心，恒稳得没人会多想一下。

但他攥着的钥匙能打开另一扇门，

而门的另一边，温暖并不在等他。

他得自己制造——以自己与酒。

第一杯是自己人已到家。

能闻到烤肉，是红酒与橘皮混入小牛肉的味道。

妻子在卧室哼唱，哄孩子入睡。

他喝得很慢，妻子自己开门进来，手指在嘴唇上，

然后他让她热切地扑过来，拥抱自己。

在那之后，烤肉就会上来。

但之后的几杯令她离开现场。

她把孩子带走；整套屋子回到之前的状态。

他另外找到一个人——也不算是另一个人，

而是一个鄙视亲密的自己，似乎婚姻的隐私

就是一扇两人一道关起的门，

谁也不能单独出去，妻子不能，丈夫也不能；

于是那热流郁积在那儿，直到他们窒息，

仿佛他们是住在电话亭里一样——

然后，酒喝完了。他洗脸，在屋子里各处转悠。

正是夏季——生命在热流中腐烂。

有些夜晚，他仍会听到一个女人对着孩子哼唱；

有的夜晚，卧室门后，她那赤裸的身体并不存在。

疲倦

整个冬季他都在睡觉。

然后，他起来，刮脸——

似乎花了很长时间才变回人样，

镜中的脸长满黑色须发。

现在，大地就像一个女人，在等待他。

一股充盈的希望——将他们维系在一起，

他自己与这个女人。

现在他必须整天工作，证明他配拥有已有的一切。

一日过半：他便又累又渴。

但假若现在就甩手，他将一无所获。

汗水流遍后背与手臂，

犹如生命自他体内涌出，

什么都替补不了。

他干起活来，先像牲口，

接着像机器，没有一丝感觉。

但那联系绝不会断，

尽管大地在疯狂地反扑，在夏季的酷热中——

他蹲下，让泥土从手指间流过。

太阳下山，黑暗涌来。

现在，夏日已尽，大地坚硬，冷漠；

路边还有几堆散落的火在燃烧。

爱，已什么都不剩，

只有疏远与憎恨。

烧树叶

房子和谷仓不远处，

农工正在烧树叶。

树叶不会主动消失；

你必须把它们搂起来，

农工就这样每年把树叶搂成堆，

直到它们散发的烟味升入空中。

之后的一个钟头左右，那真的动了起来，

边烧边升，像活的东西。

烟消后，房子安全了。

一个妇女站在屋后，

将晾干的衣物叠起，放进柳条篮。

又一年就这么结束了，

死亡为生命腾出空间，

尽量地腾空，

但把房子烧了腾出的空间就太多。

日落时分。路对面，

农工在清扫冷灰。

不时有几片叶子逃逸，在风中飘浮，并无大碍。

然后，空气静止。

火堆处，只剩下石头围起的一块精光的泥地。

大地与黑暗之间，只有空无。

深夜散步

现在她年纪大了。

年轻人不再凑近她，

所以晚上都空着，

黄昏的街道曾经危险四伏，

现在已如草坪一样安全无虞。

到了午夜，小镇沉静。

月光从石头墙上反射出去；

人行道上，可以听到紧张的脚步声，

男人们匆匆回到妻母身边；这么晚，

门都已锁上，窗户都已乌黑。

他们走过，没人注意到她。

她就像草野上的一叶枯草。

因此她那从不离开地面的眼睛，

如今想看哪里都尽可随意。

厌倦了街道，所以就在天气好的时候

到小镇尽头之外的田野上散步。

夏日里，她有时远走到河边。

年轻人曾在那儿的不远处聚会，

但如今少雨，小河变浅，

河岸也被人遗弃——

过去总有人来野餐。
男生女生最终双双离去；
过不久，他们钻进树林，
里面总是黄昏——

树林这会儿空无一人——
赤裸的身体都已找到别的地方躲藏。
小河中的水，只够夜空将它变幻的
图案投映到灰岩上。月亮明媚，
众多石头中的一块。起风了，
河岸边的小树随之摇晃。

细看一个身体，就会看见一部历史。
一旦那身体不再可见，
它要讲述的故事也随之消失——

像这样的夜晚，她会一直走到那座桥，
然后，折回。

一切都还残留着夏日的味道。

她的身体又开始像她年轻时所拥有的身体，

在薄薄的夏裙下闪光。

阴影

大多数日子，是太阳把我唤醒。

甚至阴天的早晨光也很充足——

百叶窗的缝隙漏出细长的光，

早晨降临——我睁开眼睛。

每个早晨我都看到这地方多么脏、多么糟，

所以我上班从不迟到——这不是消磨时间的好地方，

太阳亮起来，积尘便看得更清楚。

白天上班，我就忘了这一切。

我只想着做工：把彩珠装进塑料瓶。

黄昏时回到家里，房间已暗影憧憧——

五斗橱的影子盖在光溜溜的地板上。

它在说：谁住这儿谁就注定翻不了身。

我处于这样的心情时，

就去酒吧，看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

有时候和吧主聊聊。

他说，心情说明不了什么——

影子只能说明夜晚来了，并不是白天再不回来。

他叫我把五斗橱移个位置，我就会看到不同的影子，

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

只有我和他两人时，他会关掉电视的声音。

运动员你冲我撞，

但我们只听到自己的声音。

要是没有球赛，他会挑一部电影。

做法还是一样——关掉声音，只有画面。

电影放完，我们对比记住了什么，看我们是否看出同样的故事。

有时，这种无聊东西花去我们几个钟头。

回家时已是深夜。你不止一次地看到那些房子多么破烂。

我脑子里回想那部电影：对自己说我走的也是那英雄的路。

黎明时，英雄奋不顾身地走出家门。

他出去后，镜头逐一扫过其他东西。

他回来后，镜头已经认识每件需要认识的东西，

它只需观察即可。

现在影子已经没了。

房间里很暗；夜里的空气很凉爽。

夏季，你可以闻到橘子的花香。

如果有风，一棵树就会花香弥漫——不需要有整座果园。

我做的也是英雄所做的，

他打开窗户。他与大地重逢。

捕猎者

暗夜——街道属于猫。

猫以及能找来猎杀的任何小生物——

猫，敏捷，犹如它们山中的祖先，

饥饿，亦如它们的祖先。

几乎看不到月亮。夜晚浸满凉意——

没有月亮将它照暖。夏季正在退场，

但目前还有不少可猎之物，

虽然老鼠很安静，像猫一样警觉。

闻一闻空气——静谧之夜，爱的夜晚。
每隔一会儿就会有一声尖叫
从下面的街上升起，
那儿有猫正把尖齿扎进老鼠的大腿。

老鼠一叫就意味着死亡。尖叫是一张示意图：
告诉猫到哪儿找到喉咙。在那之后，
尖叫便发自尸体。

在这样的夜晚相爱是幸运的，
即便赤身躺在床单上也还觉得暖和，
出汗，因为爱就是辛劳，无论人们怎么说。

死老鼠躺在街头，猫抛下了它们。
你不在街头，应该感到欣慰，
清洁工还没来把它们扫走。太阳升起时，
它应不会对看到的世界感到失望，
街道会迎来干干净净的一天，然后又是夜晚来临。

应该感到欣慰，当时你在床上；

那里，爱的叫声淹没了尸体的叫声。

一张纸条

今天我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我要死了，

虽不是原话，但我这么说时，

她并没否认——

她的沉默说道：你是怎么作践身体的。

我们将身体给了你，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就这么糟蹋它。

她说，我说的不仅仅是抽烟，

还有糟糕的饮食，酗酒。

她是个年轻女子；笔挺的白大褂遮盖了身材。

头发收紧，梳成细细的马尾小辫，

用一根深色发带压住。她在这儿并不自在。

桌子后，头的正上方挂着文凭，

她读着一栏一栏的数字，

有一些被标了出来，提醒她注意。

她的脊背也笔直，不流露一丝感情。

没人告诉过我要如何保养身体。

你被妈妈或奶奶照看着长大。

一旦离开了她们，妻子就会接管，而她很紧张，

不敢做得过分。所以我这身体，

医生责怪我自己——其实一直被女人监管，

而我能对你说的是，还有很多她们并没管到。

医生看着我——

一摞书和文件夹隔开我和她。

除了我们，诊所并无他人。

这里暗含一扇陷阱之门，穿过那道门，

就是死亡的国度。活着的人把你推进来，

他们要你先去，走在他们前头。

医生很清楚这一点。她有她的书，

我有我的香烟。终于，

她在一个长纸条上写了什么。

这对你的血压有帮助，她说。

我放进口袋，要走的意思。

一到外面，就撕了，好像那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票。

她来这儿真是发了神经，

这地方她一个人也不熟。

她一个人；没戴婚戒。

一个人回家，回到村外的住处。

每天喝上一杯红酒，

吃那算不上晚餐的晚餐。

她脱掉那件白大褂：

白大褂与身体之间，

还有一层全棉的薄内衣。

到了某个时候，那一层也会褪下。

生出来，身体便与死亡定了约。

从那个时刻起，要做的一切都是欺诈——

你独自上床。也许是睡了，也许再不会醒来。

但是很长时间里，你听着每一种声音。

这个夜晚像每一个夏夜；黑暗一直没来。

蝙蝠

视觉分为两种：

看到东西，这属于

光学，相对的是

看到物外，这

源于缺失。人，嘲弄黑暗，拒绝接受

人所不知的任何世界：尽管黑暗

充满障碍，仍有可能产生

强烈的意识，哪怕视野较窄、

信号较少。黑夜孕育给我们的

思想，比你们的更加专心，虽然还很初级；

人太自我，受囚于眼睛，

有一条小道你们看不见，在眼力之外，

哲人称之为

“否定之路”：为了给光让出位置，

神秘论者会闭上眼睛——他寻求的

启迪之光

将毁掉依赖物体的生灵。

烧树叶

火冲向清朗的天空，

急切、狂怒，犹如动物拼命要获得自由，

因天性所驱而发狂——

火烧成这样时，

落叶就不够了——

渴求，贪婪，

拒绝受束缚，拒绝接受界限——

火的周围有一堆石头。

石头之外，泥土赤裸，被耙得很干净——

落叶终于烧干净了，燃料没了，

最后的火苗先向上升，然后散开——

石头与灰色泥地形成同心圆环，

围住几点星火；

农工以靴子踩踏。

很难相信这样做可以奏效——

对这样的火应该不行，而最后的

那些火星仍然在抵制，还没结束，

它们相信自己会最终获得一切，

因为那些火星显然没被击败，

只不过是在潜伏或休憩，尽管无人知道

它们到底代表着生命还是死亡。

三月

天上，光留得很久，但那是冷光，

并没能缓解冬寒。

我邻居盯着窗外，

与狗说话。狗在花园里嗅，

试图对枯花有个决定。

一切都还嫌早。

每件东西都还是光秃秃的——

不过，今天与昨天已显出点不同。

我们能看到山：峰顶的冰被光照到就会闪亮。

但山顶侧面的雪化了，山岩裸露。

邻居唤着狗，发出的狗叫连狗也不信。

狗倒有礼貌，听到她叫还抬起头来，

不过它没动。所以她继续叫，

她的狗叫学得很失败，逐渐成了人的声音。

她一辈子都梦想住在海边，

可命运非但没把她带去那儿，

反而嘲笑她的梦想；

把她困死在这无人能逃走的山区。

太阳垂落到大地，大地丰饶。

每个冬季，岩石似乎从大地之下冒出来，

越冒越高，大地变成了岩石，冷硬，拒人于外。

她说，希望害死她父母，希望也害死她爷爷奶奶。

每到春天，希望随麦子升起，

在炎夏之后、酷寒之前死灭。

最终，他们告诉她，要住到海边，

似乎那样就会不同。

待春天将尽，她就会变得唠叨，但现在她只说两个词：

“绝无”和“仅有”，以表明生活欺骗了她。

夏天，绝无海鸥的欢叫，仅有蟋蟀和知了。

仅有野地的腐味，而她满心渴望着

大海的腥味，隐灭的味道。

太阳西沉，四野上方的粉红色天空

已带着灰色，而云朵的丝线有洋红也有枣红。

大地到处都发出窸窣的声响，不愿安静。

狗感到这种不宁，耳朵时不时一振。

它走来走去，隐约记起多年前
曾有这样的兴奋。发现的季节
刚刚开始。总是相同的发现，但对狗而言，
足以新奇、兴奋，绝无重复。

我对邻居说，我们失去记忆时
也会像狗一样。我问她是否见到过大海，
她说，见过一次，在电影里。
这故事太悲哀，没有一件事顺遂人意。

情人分离。大海锤击海岸，每道海浪留下的
印记都被紧随其后的海浪抹除。
绝无积累，一道浪绝不会借另一道浪
抬高自己，绝不许诺什么庇护——

大海不会变，而大地变化无穷；
大海不撒谎。
你问大海：你能许诺我什么，
它只会说实话：抹除。

那条狗终于进屋了。

我们看着月芽儿，

开始它很淡，而当夜色愈深，

它却越发清澈，

不久，天空将会显出早春之色，铺展

在坚韧的羊齿蕨与紫罗兰上方。

什么都不能靠被逼而活着。

大地现在就像一种毒药，就像远方传来的声音，

一个情人或主人。到终了，你只是听从那声音而行动。

它说，忘了吧；你就忘了。

它说，重新开始吧；你就重新开始。

一个春夜

他们告诉她，她是从妈妈的一个洞里出来的，

可这实在令人无法相信，

这东西这么精巧怎么会出自

那么肥硕的东西——她妈妈赤裸时

就像一头猪。她更愿意相信，

孩子们告诉她这话，是笑话她无知；

他们以为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

因为她并非来自人人都懂这些事的国度。

她希望这话题说完就算，再不提起。她想着就难受，

妈妈身体里竟然有一块空着，

还不时地漏出一个人，

起初遮遮掩掩，然后丢到这个世界，

一直对他们下药，激发他们的情感，

犹如她对床的情谊，这孤独感，这宁静，

感觉自己与众不同——

也许她妈妈仍然怀着这些情感。

这就可以解释妈妈为何看不出

她俩之间有那么大的不同，

因为在某个点上她们的确是同一个人——

她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脸，小小的鼻子

陷在肉里，同时也听到

孩子们的笑声，他们告诉她
那不是从脸上开始的，笨蛋，
而是从身体里开始的——

夜晚上床时，她尽量拉高被子，
拉到脖子——
她已认出这东西，这个自我，
开始珍惜它，
而现在，它将被裹在肉里，丢掉——

她感到她妈妈就是这样对她，有意让这事发生。
因为无论她要动心思做什么，
身体总是拒绝，
身体的自满与决绝，令她的心思无法显示，
没人能够看到——

她轻手轻脚地将床单移开。
那下面有她的身体，依然漂亮，犹如初生，
没有任何印记。在她看来，身体
依然等同于她的心思，那么一致，似乎

透明，几乎如此，

而她又一次
爱上了自己的身体，发誓要保护它。

收获
集市还满是秋天——
再买西红柿就不明智了。
从外面看，它们都挺好看，
有些浑圆、鲜红，难得有几个
奇形怪状，个性十足，就像脑袋罩着红油布——

而里面，已经坏了。黑，霉臭——
你不敢很放心地咬上一口。
偶尔，在变了色的西红柿中，会有一颗
仍然完好，变坏之前摘下的果实。

除了西红柿，谷物没人想要。
南瓜，很多很多。
葫芦，一串串干辣椒，一挂挂大蒜。

手巧的人将干花编成花环，

用五彩纱线捆住干熏衣草。

这几天，人们还会买这些东西，

似乎人们还相信农民们

会努力让一切回归正常：

藤子会重新结出豆荚，

尽管很娇嫩、脆弱，新生菜苗

也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天，黑得越来越早。

雨也一场比一场沉，带着

落叶的重量。

此刻，黄昏，一股慑人的气氛，令人畏缩。

人们都能感到这一点；所以给这季节一个好名字——

收获季，这就给事物贴上好看的面子。

葫芦在地上腐烂，多糖蓝葡萄已经下季。

也许还有一些根残留在地里，但地太硬，

不值得费力去挖。有什么用呢？

就为了站在集市的一把薄伞下，淋雨，吹风，
还等不到客人光顾？
接着就降霜了；没人再谈收获的事。
接着开始降雪；生命的伪饰也结束了。
大地白茫茫一片；月亮升起后，田野闪光。

我坐在卧室窗前，看着雪纷纷落下。
大地就像镜子：
宁静面对宁静，淡漠面对淡漠。

活下来的，活在地下。
死去的，不做挣扎地死去。

告解

他有时会偷一点，因为他们家没有果树，
而他又那么喜爱果子。也不算是偷窃——
他假装自己是动物；就地吃那些果子，
就像动物那样。他对牧师这样说：
吃那些掉在地上的果子，他觉得不该算作犯罪，
像往年一样，今年不吃也会烂。

作为一个人，一个生命体，牧师认同这男孩的话，
但作为牧师，他要责斥他，虽然补赎很轻，
以免扼杀他的想象：他应给予责罚，
这个年纪小小的男孩，他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那孩子反对。他愿意补赎，
因为他喜欢这位牧师，但他就是不相信耶稣
把这棵无花果赐予了这个女人；他想知道，
耶稣从房地产赚了那么多钱，他是怎么用的，
他不仅在本村赚钱，还在整个国家赚钱。

男孩一半玩笑，但有一半认真，
牧师被搞得心烦——这孩子还真的不好对付，
他无法解释就算基督不做房地产，
那棵无花果仍然属于那女人，即使她从不采摘那些果子。
也许有一天，经过这男孩的鼓励，
那女人会与陌生人分享无花果和大宅子，她会成为一个圣人，
但眼下她还是一个俗人，房子是她祖先建造的。

牧师很高兴终于将话题岔开，不再谈钱，

谈钱令他紧张，他转而谈“家庭”或“传统”，

这些话题才令他感觉自在。男孩盯着他看——

男孩很清楚，如何占一个龙钟老太的便宜，

如何迷惑这位牧师，给他留下好印象。但他讨厌听

牧师又要开始的长篇大论；

他想发动自己的想象嘲弄一下牧师：假若他那么喜欢家庭，

为什么不结婚，就像他父母一样，将他家的血脉延续下去。

但他没说出来。话要是有意义，

就不该受到质问，不该论死理——刚才那些话确有意义。

他只说：谢谢你，神父。

婚姻

他们又回到海边一个星期，

海水的声音映照一切。

蓝天盈窗，

但海浪拍岸带来唯一的声响——

愤怒。愤怒于什么。无论是什么，

肯定就是他掉头的原因。愤怒，虽说他从未对她动过手，

从未说过一句狠话，很可能没有。

所以要想找到答案，她得另想办法，

也许从大海中，或者从海上突然升起的

铅灰的云端。床单里有海水味，

太阳味、风味、宾馆味，清新中带着香甜，

因为床单每天都换。

他从不费口舌。口舌，在他看来，是用来安排事情，

做生意的。从不用来泄愤，从不用于柔情。

她抹抹他后背，把脸贴上去，

然而那就像把脸贴在墙上。

他们之间的沉默那么古老，它说，

这些是边界。

他没睡，甚至没有假装在睡。

他呼吸得并不匀称：吸气时有点不情愿；

他并不想答应自己要活着。

呼气时畅快得多，就像国王要放逐臣仆。

沉默的下面，大海的声音，

大海的狂暴四处铺展，还没结束，还没结束，

他的呼吸驾驭着海浪——

但她明白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想要什么。

只要这些是真切的，自然的事就伤害不到她。

春

春天说来就来了：一夜间

梅树花开满枝，

大气温暖，鸟鸣处处。

犁过的泥土上，有人画了一幅太阳，

阳光缕缕，向四周照射，

因为背景是泥土，所以太阳是黑的。

没留签名。

可惜啊，一切很快都将消失：

鸟鸣、娇嫩的花。到最后，

甚至大地也会随那画家的名字不被想起。

不过，画家的立意

在于欢庆的气氛。

花开得那么美——生命弹性的寓意图。

鸟儿热切地接近。

无花果

我妈妈用酒腌制无花果——

用丁香水煮，有时加几粒胡椒籽。

黑色无花果，自家树上长的。

酒是红的，胡椒在糖浆里留下一股烟味。

我那时总觉得自己处身于另一国度。

在这之前，会做鸡。

秋季，有时会塞一些野蘑菇。

并不总是有时间那么做。

天气必须合适，要恰好在雨后。

有时就仅仅是鸡，里面放个柠檬。

她会开酒。不是什么特别的酒——

就是左邻右舍拿来的。

那酒令我怀念——现在买的，都没那么好的味道。

这些东西我也给丈夫做，

可他并不喜欢。

他想吃他妈妈做的饭菜，可我做不好。

我做得费力，就做得生气——

他是要我变一个人，一个根本不是我的人，

他觉得这很简单——

把鸡剁了，往锅里扔几个西红柿。

有蒜瓣的话，也扔点进去。

一个钟头后，就有天成的美味。

他认为学做饭就是我的事，不该

由他教我。我妈做过的饭菜，我无需学。

我写作业时，只是闻着那丁香味道，

我的手就能学会。

该我上阵时，我已上手。我真的会了。

我尝了第一口，孩提时代便再次浮现。

年少时，真不一样。

我丈夫和我——我们挺相爱的。我们一直想着的

就是爱抚彼此。

他回到家，就很累了。

一切都不容易——赚钱难，眼看着身体在变化

也难。年轻时，这些问题还能承受——

有些事会困难一阵子，但你有信心。

如果解决不了，你会做点别的事。

他最烦夏天——太阳会晒伤他。

没有仁慈，你能感到世界在变老。

草日渐干枯，园子满是野草和鼻涕虫。

曾经，这是我们最好的时光。

他下班回家后还有几钟头的光亮——

我们将它们变成几钟头的黑暗。

每件事都是一个大秘密——

甚至包括我们每夜都会谈到的事。

慢慢地，太阳会落下；

我们会看着城里的灯亮起来。

夜空满是星星，亮灿灿的——星星

在高楼上方闪烁。

有时我们会点上一支蜡烛，

但大多数夜晚不会。我们就是躺在黑暗中，

环抱着对方。

还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你能控制灯光——

那感觉真是奇妙；你能让整个房间

再次明亮，或者你可以躺在夜空下，

听车来车往。

过一会儿，我们便会安静下来。夜，也安静了。

但我们没睡，不愿意放开意识。

我们允许黑夜载着我们前行；

我们就那么躺着，不干涉。一钟头又一钟头，

听着对方的呼吸，看着床那头的

窗户里灯光在变化——

无论那扇窗里发生什么，

我们都与它和谐与共。

跳舞

我们每年挂两次圣诞灯饰——

一次在圣诞节，为主的生辰，一次在八月末，

作为对收成的感恩——

在秋收将尽未尽之时；

每个人都会来看看，

甚至那些老得几乎不能走的人——

他们一定要看到彩灯，

夏季，当然也会有音乐——

音乐和跳舞。

对年轻人来说，这就是一切。

人生就在这儿开创——结束于星空之下的，

开始于广场的灯火。

女人们围聚在彩色布棚下，吞云吐雾，

今年流行什么，就跟着唱什么，

脸颊因太阳变成褐色，又因酒精变红。

这一切我历历在目——我和朋友们，音乐改变了我们的性情，

而那些女人，我记得她们也那么豪放，胆小的

跟随着别人——

我们着了魔，更可说是一场病，

男男女女，完全靠偶然选中了彼此，随机随性，

而灯火闪烁，令人迷乱，

无论你那时做了什么，都会一直做——

那时，感觉这就是

一场游戏，真的——心情轻松，举止随意，

像烟雾般弥散，似女人乳沟间的香水，

因为闭着眼而更加浓烈。

这些事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靠闻，靠摸——男人接近女人，

请她跳舞，但那意思却是：

你愿意被我抚摸吗？而那女人可说的话

很多，可以说过会儿再来请我，也可说再邀请我一次吧。

她也可以说不，然后转身走开，

就好像假如那天晚上除你以外谁都没来，

你还是差得远，假如她说了：好啊，我愿意跳一个；

这就意味着：好的，我想要人抚摸。

独处

天很暗很暗；隔着雨，

看不见山。能听到的只是

雨声，生命被雨水赶到地下。

寒冷被雨水带来。

今夜将不会有月亮，也不会有星星。

入夜后起了风；

整个上午，风抽打麦子——

到中午才停。但暴雨接了上来，

先将燥裂的田野浸透，接着淹没它们——

大地消失了。

什么都不见了，只有雨

把光映在黑暗的窗户上。

这是休止之所，一切都一动不动——

现在我们回归到初始的我们，

生活在黑暗中的

动物，没有语言，没有视觉——

没有什么证明我活着。

只有雨，无尽的雨。

蚯蚓

做不了人并没什么可悲的，

完全生活在泥土中也不会卑贱

或空虚：心智的本性就是要

守护自己的显赫；正如那些

行走于表层者，恐惧幽深就是其本性——

一个人的位置决定其感受。然而，

行走于一物之上并不意味着慑服了它——

更可能相反，成了一种变相的依赖，

就像奴隶造就了主人。同样，

对于无法控制的事物，心智便会蔑视，

虽说它们会反过来摧毁心智。归来时

既无语言又无愿景，这并不痛苦：假若

像修佛者那样，抛开

自我的仓存，我们便会升入一个空间，

连心智也无法领会，那完全是身体的存在，

这并非比喻。你要用哪个字眼？“无限”，

其意味是，不可度量之界。

橄榄树

砖头建筑，夏天时，墙壁会热。

夏天结束后，墙还会暖和，

尤其是南墙——你能感到太阳还在，在砖头里，

似乎它本意就是要在墙上留下印记，而不是

上山时顺便掠过。每当小歇，我便来到这儿，

倚着墙，抽烟。

老板们并不在意——他们开玩笑说，要是生意做不下去，

干脆出租空墙。绝妙的笑话——每个人都会大笑。

但不得在这儿吃东西——以免引来老鼠寻找食物碎屑。

有些人并不在乎热不热，靠着温暖的墙，感到
后背上有个太阳。他们只想知道哪边的风景好。
对我而言，看到什么并不重要。我在那些山里长大，
也将埋在那里。中间这段时日，我不需要一直偷瞧。

妻子说，我一说到这些事，便出口刻薄。
她爱这个村镇——每天都想念她的母亲；
她也怀念青春——念兹在兹，我们如何相遇、相爱，
我们的孩子如何一个一个出生。她知道再不可能回去，
但她一直向往着——

入夜，她躺在床上，双眼朦胧，谈到橄榄树，
那长长的银色叶子在阳光下闪耀；
树皮、树身，那么柔顺，浅灰的色泽就像它们身后的岩石。

她记起当年摘橄榄，谁做出最好的盐卤。
她那时的手，我记得，有醋的味道。
橄榄很涩，告诫人们不要直接从树上摘下就吃。

这又令她想到，要是它们未经加工，真是没什么用。

要用盐卤腌制，放在太阳下——

我对她说，在我看来，自然的一切都是这样，没用，生涩；

这就像个陷阱——你掉进去，是因为那些橄榄叶，

因为它们很美。

你是看着群山长大的，看着太阳落到山后。

橄榄树闪着光，起伏着。你意识到，假若你不能很快走出去，

你就会死，似乎这种美正在扼紧你，令你无法呼吸——

我对她说，我明白我们被困在这里了。但既然如此，

最好不是被太阳和山所困，而是因为一些好人，

他们甚至将学校餐厅重新装修一下。我抱怨这里，

我的声音有人听到——别人的声音也有人听到。

于是有争论，也有愤怒。

凡是人都会互相诉说，一如我妻子和我。

意见不一也会说话，哪怕其中一人只是装装样子。

在另一个人生，你的绝望直接化为沉默。

太阳消失在西山之后——

它再回来时，丝毫不提你受过的苦。

你的声音越发微弱。你不再着力，不仅对太阳如此，

对人也是一样。曾经令你快乐的小事

不再能够触动你。

我知道在这儿事事不易。那些园主，我也知道，

有时会撒谎。

但有些真话能毁掉一生；同样，有些谎话

宽厚、温情、令人惬意，就像砖头墙上的阳光。

所以你想到墙时，不会想到“监狱”。

更可能相反——你会想到你逃避了的一切，来到这里。

然后，夜深了，我妻子懒得再想，她转过身去。

有几个深夜，她会流一点儿泪。

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实话——山很美，这是实话。

而橄榄树也真的像银的一样。

一个人接受了谎言，就会接受谎言撑起的一切，

因为它温暖，它令人感到片刻愉快——

而那个人，她不会去琢磨，无论多么爱他。

日出

每年这个时候，窗台花坛闻起来有山的味道，
栽种的百里香、迷迭香
挤在石头之间那窄窄的空间，
再向下，有真正的泥土，
它们和其他植物竞争，蓝莓、醋栗、
很招蜜蜂的小灌木——
我们吃的任何东西，都有山的味道，
虽然那时山里几乎空无一物。
或许空无一物就是那味道，百里香、迷迭香。

也许，那也是空无一物看起来的样子——
美，像那些山，岩石冒出树梢线，
围在岩石底部的香草沁人心脾，
低矮植物闪着晶莹的露珠——

爬上岩石等待黎明，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看太阳从岩石后喷薄而出，眼中所见皆是太阳所见，
而你没看见的，便交给想象；

你极目远望，例如，凭眺大河，

其余的由心去完成——

就算错过了一天，总有另一天，

就算错过了一年，也没什么关系，

山，哪儿都不会去，

百里香、迷迭香会一再回来，

太阳会一再升起，灌木会一再结果——

路灯灭了：是黎明。

灯亮了：是黄昏。

无论明灭，没人抬头看。人人都只顾向前，

而处处弥漫着过去的味道，

百里香、迷迭香轻触你的衣服，

散发的味道有太多的幻觉——

我回去过，但并没留下。

我关心的人都已不在，

有的去世了，有的消失在某处，那些已不存在的地方，

它们属于我们的梦想，因为我们在山顶时看到过——

我必须看看那里的田野是否依然闪亮，

太阳仍然撒着同样的谎，说这世界多么美好，
而对一个地方你只需要知道：人们是否在那儿居住。
假若他们乐于安居，你便知道一切。

那之间，山与天占去所有空间。
无论剩下什么，暂时都属于我们。
但这一切，迟早会被群山索回，交给动物。
也许月亮会将大海送到那儿，
我们曾经居住的地方会变成一条溪流或大河，环绕山脚，
回报太阳，以倒影恭维它——

夏天呈蓝色，下雪时呈白色。

温暖的一天

今天阳光普照，
所以邻居把睡衣睡裤拿到河边去洗——
回家时，每件衣物都叠好放进篮子，
她满面春风，犹如生命刚被延长了
十年。净洁感让她充满喜悦——
它宣布，你可以重新开始，
不必让过去的错误拖住手脚。

她是个好邻居——我们给彼此
留出私人空间。刚才，
她自顾自地哼唱，把湿衣服夹在绳上。

这样的日子会逐日
正常起来。但冬天毕竟难熬：
夜晚来得早，黎明昏暗，
下着总也不停的雨，令人心灰——这样连续几个月，
然后就会下雪，似乎沉默从天上降落，
埋没了树木与花园。

今天，一切都赶超到我们前面。
鸟儿回来了，在种子上叽叽喳喳。
雪都已融化；果树新长了一层，毛茸茸的。
甚至已有几对男女在草地上散步，承诺着之前的承诺。

我们站在阳光下，太阳便会治愈我们。
它从容不迫；悬挂在我们头顶，不动不移，
犹如一个演员喜形于色地面对欢迎。

邻居安静了一阵，

凝神看看远山，谛听鸟鸣。

那么多衣物，不知哪来的那么多。

我的邻居还在外面，

把它们固定到绳上，洗衣篮似乎永远也空不了——

还是满满的，什么都没晾完，

虽然太阳已经向地平线移了一些；

想想看，现在还不是夏天，春天才刚刚开始；

春暖还没站住脚，春寒会随时回来——

她能感觉得到，似乎最后一点衣物在手中结了冰。

她看看自己的手——多么衰老啊。这不是开始，而是结束。

成人，现在都已死了。

只有孩子们留了下来，孤独地，越长越老。

烧树叶

死叶子很容易点着。

它们烧起来很快；几乎没用什么时间，

就从一种实物变成一种空无。

中午。天空清冷、蔚蓝；
火堆下，是灰褐色的泥土。

这一切去得真快，烟散得也快。
原先堆叶子的地方亮出一片
空白，似乎瞬间变得广阔无边。

路对面，一个男孩在盯着看。
他待了很久，看着叶子燃烧。
你能知道大地死了，也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它会点着。

十字路口
身体啊，想到我们不会再同行多久，我才
开始感到我对你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柔情，很生涩、陌生，
犹如我所能记得的年轻时的爱情——

那时的爱常常犯傻，傻在爱的目标，

而不是爱的选择、爱的浓烈。

有很多事要在事先要求，有很多事无法预先承诺——

我的灵魂一直那么惶恐、狂暴：

原谅它的野蛮吧。

仿佛我的手便是灵魂，小心地抚过你，

不愿有一丝冒犯

而是要热切地终于将表达化实：

我不舍的不会是大地，

我不舍的将是你。

蝙蝠 20

关于死亡，人们可能发现，

有权发言者都保持了沉默：

其他人强行出头，一路走进死胡同

或舞台中央——经验

总比理论更受欢迎，但很少是

真正的洞察，而笃信

也不是洞见的通常表现。抬头看着黑夜：
如果感官带来的纷扰是生命的本质，
那么你此刻看到的，似乎就是对死亡的模拟，
蝙蝠在黑暗中环飞——但人类对死亡
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如何行止便如何感受，
那么这就不是死亡的样子，而是生命的样子。
你也是盲目的。你也在黑暗中辗转。
一种可怕的孤独围绕着所有
面对寿限的生灵。正如马格里斯所说：死亡
吓得我们全都沉默。

丰饶

夏日黄昏吹起一阵凉风，吹动小麦。
麦子弯着身体，桃树的叶子
簌簌有声，吹进了前面的黑夜。

黑暗中，有一个男孩穿过田野：
他刚抚摸过女孩，是第一次，
所以回家时，他已是男人，带着男人的饥渴。

水果在慢慢地成熟——

一棵树上就有一篮又一篮，

因此每年都会烂掉一些，

有几个星期，成熟的果实太多：

而之前之后，几乎没有。

一排排麦子之间，

你可以看到老鼠，时隐时现，急匆匆

穿过大地，虽然麦子高耸在它们上方，

起伏，随着夏风的吹拂。

月亮圆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从田里传来——也许是风。

但对老鼠来说，这一夜就像任何夏夜。

水果与谷物：丰饶的时节。

没有谁死去，没有谁忍饥挨饿。

除了麦子的呼呼声，别无声音。

仲夏

这样的晚上我们常在码头那儿游泳，

男孩们搞出几个游戏，要求他们扯下女孩的衣服，

而女孩们也配合，因为去年夏天以来，她们已有新的身体，

想展示给他们，而那几位勇敢的男生

从高高的岩石上跳下——水里挤满了身体。

夜晚湿热，安静。石头凉爽，湿滑，

这些大理石可以造墓园，造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建筑，

远在城里的建筑。

多云的夜晚，你就像瞎子。那些夜晚，石头很危险，

但换个角度，一切都很危险，我们追逐的就是危险。

夏季开了头，男孩女孩便开始成对离开，

但最终总有几个落单——他们有时放哨，

有时他们彼此配对，假装和别人一样离开，

可到了林中，他们又能做什么？没有人愿意是他们那样。

但是他们还是会出现，似乎某个晚上运气会改变，

命运会不同，柳暗花明。

不过，开始时，结束时，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

做完晚间的杂务，年幼的孩子都弄上了床，
我们就自由了。谁都没说，可我们知道哪些晚上能见面，
哪些晚上见不了。夏季结束时，会有一两次，
我们能看出有个小宝宝就要来了，因为亲得太久吻得太多。

对那两人来说，就太糟了，与形单影只一样糟糕。
游戏玩完了。我们坐在石头上抽烟，
担心那些未能到场的人。

然后，终于得穿过田野回家，
因为第二天总还有活儿要做。
第二天，我们又变成了孩子，清晨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啃着桃子。尽管如此，有一张嘴似乎是一种荣幸。
然后，去干活，也就是去田里帮忙。

有一个男生给一位老妇人干活，搭木头架子。
房子很老，也许是在大山造出来时候盖的。

然后，白天消逝。我们做着梦，等待夜幕降临。
站在前门，在黄昏时分，看着影子伸长。

而厨房里总有一个声音在抱怨热气，

就想热气消退。

后来，热气消退了，夜晚清明。

你想到过一会儿要见到的男孩或女孩。

你想到怎么走进树林，躺下，练习着

在水里学会的那些事情。

虽然有时候你看不到那时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

那个人还是无法替代。

夏夜灿烂；田野里，萤火虫闪烁。

有些人读得懂这些，对他们而言，星星传递出信息：

你将会离开你出生的村镇，

到了另一国度，你会非常富有、有权有势，但你总会

因留在身后的东西而哀伤，尽管你说不出那是什么，

但终有一天，你会回来寻找。

脱粒

山后面的天还亮着，

而太阳已经落了——这光

就像太阳的影子，扫过大地。

之前，太阳很高时，

你不能看天，否则眼睛会瞎。

每天这时候，男人们都不干活。

他们躺在树荫下，等着，歇着；

贴身衣衫沾湿了汗水。

但树下很凉爽，

就像那壶传来传去的水。

头上，绿色遮阳棚挡着太阳。

没人说话，只有树叶在炎热中簌簌地响，

水声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

这一两个钟头是一天最好的时光。

没睡，没醒，也没醉，

女人们都不在附近，

因此，没有了女人的搅扰，

日子顿时很清静，安宁，而且宽阔。

男人们躺在布篷下，躲开热浪，

似乎活儿都已做完。

田野那一边，河水波澜不起，无声无息——

浮渣斑驳了水面。

男人们知道，这段时间何时结束。

保温壶放到一边，面包也会放到一边。

树叶的颜色深了一点，影子也变了。

太阳再次开始移动，带动男人，

不管他们想做的是什么。

田野之上，热浪已在减弱，但仍然酷烈。

农机停在原地，

耐心地，等着人回来。

天空还很亮，但黄昏就要来临。

麦子需要脱粒；还要好多钟头

才能把活干完。

然后，穿过田野回家，

打发夜晚。

那么多时光最好忘掉。

紧张，难以入睡，女人柔软的身体
总是越挪越近——
那林中的时间：那才是现实。
这只是梦。

村居生活

死亡与无定等着我，
也等着所有的人，阴影揣度着我，
因为它并不急于摧毁一个人，
悬疑
是需要保留的元素——

星期天，我帮邻居遛狗，
让她有空去教堂为她生病的妈妈祈祷。

狗在门廊里等我。无论冬夏，
我们都走相同的路，在清晨，断崖脚下。
有时狗儿走开点——有那么一小会儿，我
看不到树后面的它。对此，它颇为自豪，
时不时玩玩这个花招，然后不玩，
算是给我面子——

之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抱些柴火。

每次遛狗，我都能记住一些画面：
生长在路边的马薄荷；
早春，狗追赶小灰鼠，

因此有一阵子似乎可以不想
身体的坚持越来越弱，不去想
身体与无谓的辗转呈现怎样的比例，

也不想祈愿怎么都成了为死者的祈祷。

中午，教堂的钟声响过。光亮得过分：
而雾依然盖着草坪，所以你看不见
远处的山，被雪与冰覆盖。

当山再次出现在视野，我的邻居以为她的祈祷
得到了回应。这么多的光令她难以控制喜悦——
必须以语言释放。她大声喊，“哈喽”，似乎

那才是她最好的传译。

她信仰圣处女，正如我信仰大山，

虽说有一块雾从未消散。

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储存希望。

我做汤，给自己倒酒。

紧绷着，就像孩子进入青春期。

你很快就会被人决定你是什么人，

就一条，是男还是女。不再两者都是。

孩子总想：无论发生什么，我要有自己的说法。

但是孩子有什么说法都没法说。

我是孩子时，没预见到这一点。

后来，太阳落了，阴影凝聚，

矮灌木簌簌作响，好像动物刚好随夜色醒来。

屋内，只有炉火的光。慢慢地暗下去；

只剩下最厚实的木头

还闪着火光，从放乐器的架子中透过来。

有时我会听到有些乐器的音乐，

尽管它们锁在盒子里。

我还是一只鸟的时候，我相信自己将会变成人。

那是长笛。而圆号应和，

当我还是人的时候，我哭喊着要变成鸟。

然后音乐消失。它对我倾吐的秘密

也随之消失。

窗外，月亮悬挂在大地上方，

满是信息却毫无意义。

它是死的，一直就是死的，

但它假装自己是其他东西，它就像

星星一样燃烧，而且烧得令人信服，令你有时会觉得

它可能真会在大地上长出什么东西。

假如灵魂有形象，我想这就是了。

我穿过黑暗，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好像我已是黑暗的一分子。

平静地，安宁地，天就破晓了。

赶集日，我带着生菜，去集市。

附录：露易丝·格丽克早期诗选

柳向阳　译

头生子

Firstborn，1968

（选2）

芝加哥列车

在我对面，整个行程

几乎没有晃动：隔着扶手，只有先生

他光秃秃的脑门，那个孩子

把脑袋挤进妈妈双腿间，睡着了。毒药

代替空气，主宰了一切。

他们坐着——似乎瘫痪在死亡之前

已把他们钉在那里。车轨向南转。

我看到她抖动的胯部……虱子深藏在那个婴儿的头发里。[21]

棉口蛇之国

鱼骨在哈特拉斯[22]凌波而行。

还有其他迹象

表明死神在追逐我们，从水路，从陆路

追逐我们：在松林里

一条盘曲在苔藓上的棉口蛇，直挺，

耸立，在败坏的空气里。

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我知道。我也曾在那儿留下一层皮。

沼泽地上的房屋

The House on Marshland ，1975

（选15）

万圣节

甚至此刻，这片风景还在聚合。

山丘变暗。耕牛

在蓝色轭里沉睡，

田野

已收捡干净，禾束

捆扎整齐，码放在路边
委陵菜丛中，当月牙升起：

这是收获或瘟疫
带来的贫瘠。
妻子正从窗口里探出身，
伸着手，仿佛在偿付，
而种籽
清晰，金黄，呼唤着
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小家伙

灵魂从树里缓缓爬出。

池塘
黑夜用翅膀笼罩着池塘。
带晕的月亮下，我依稀辨认出
你的面庞正游弋在米诺鱼和应和的
小星星中间。在夜色里
池塘的表面是金属的。

里面，你睁着双眼——它们包含了
一种我熟悉的记忆，仿佛
我们孩童时曾在一起，我们的小马驹
在山岗上吃草，它们一身灰色，
白斑纹。此刻，它们吃着草
旁边是死者，他们等待着
像身披坚固胸甲的孩童，
清醒而无助：

山岗遥远。它们耸立
比童年时更黑暗
你在想什么？那么安静地
躺在水边。那时你的样子让我
想抚摸你，但并没有，因为
仿佛另一世里，我们出自同一血统。

黑暗中的格莱特[23]

这是我们曾经渴望的世界。
所有想要我们死去的人
都已经死了。我听到女巫的叫喊

透过一片糖，在月光里

破碎：上帝的奖赏。

她的舌头枯萎，化作空气……

如今，远离了女人们的控制

和关于她们的记忆，在父亲的小屋里

我们入睡，再没有饥饿。

可为什么我总忘不了？

父亲把门闩上，把伤害

挡在屋外，这样已经许多年。

没有谁还记得。甚至你，哥哥，

好多个夏日的午后，你看着我，似乎

你想要离开，

似乎那些事从没有发生过。

但我曾经为了救你而杀人。我看见手执武器的冷杉，

火光闪闪的窑房和它的尖顶——

好多个夜晚，我希望你抱着我，

你却不在那儿。

我现在孤单吗？许多密探

在寂静中嗞嗞作响，汉赛尔，

我们还在那儿，这是真的，真的，

那黑森林，那火光熊熊。

写给妈妈

当我们一起

在一个身体里，还好些。

三十年。月光

透过你眼睛的

绿色玻璃，

滤进我的骨头

当我们躺在

那张大床上，在黑暗里，

等着爸爸。

三十年。他合上

你的眼睑，用

两个吻。然后春天

到来，向我收回了

绝对的

关于未生儿的知识，

离开砖头门廊——

你站立在那儿，遮挡着

你的眼睛，但这是

夜里，月亮

驻扎在榉树上，

又圆又白，在

群星的小小锡点中间：

三十年。一片沼泽

绕着房屋生长。

一簇簇苔藓

在暗影后蔓延，借着

植物薄纱的颤抖而流动。[24]

信使

你只能等待，它们会发现你。

野鹅在沼泽上空低低飞行，

在黑水里闪着微光。

它们发现你。

还有鹿——

它们多么美丽，

似乎它们的身体不曾妨碍它们。

缓缓经过阳光的青铜表盘，

它们移向开阔处。

为什么它们站得如此安静

如果不是在等待？

几乎一动不动，直到它们的笼子锈蚀，

灌木丛在风中颤动，

粗矮无叶。

你只能任其发生：

那叫喊——放开，放开——像月亮

挣脱了大地，升起

圆弓满满

直到它们到你面前

像死亡之物，担负着肉身，

而你在它们之上，受伤但主导。

繁花盛开的李树

春天，从繁花盛开的李树黑枝条上

画眉鸟发出它例行的

存活的消息。这般幸福从何而来

如邻家女儿随意哼唱
却恰恰入调？整个下午她坐在
李树的半荫里，当和风
以花朵漫浸她无瑕的膝，微绿的白
和洁白，不留标记，不像
那果实，将在夏天的烈风里
刻上松散的暗斑。

致秋天

——给基思·奥尔索斯[25]

清晨在荆棘中颤动；含苞的雪花莲上
露珠凝聚如娇小的处女，杜鹃灌丛
吐出最初的新叶。又是春天了。
柳树等待它的时机，海岸
粘着薄薄一层淡绿的绒毛，期待着
塑形。只有我
没有参与，因为
早已盛开过。我已不再年轻。这
有什么关系？夏天临近，等到漫长的
腐烂的秋日，我将开始写作

我中期的伟大诗篇。

静物

爸爸用胳膊绕着特雷日。
她眯着眼。我的拇指
在嘴巴里：我的第五个秋天。
挨着紫叶山毛榉
小狗在树荫里打盹。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躲着他的眼睛。

隔着草坪，在大阳光里，妈妈
站在她的照相机后面。

诗

傍晚时分，正如现在，一个男人俯身
在写字桌前。
缓缓地他抬起头；一个女人
出现，捧着玫瑰。
她的脸庞向镜子表面漂浮，
点缀着玫瑰花梗的绿色轮辐。

这是痛苦的

一种形式：后来，这清晰的一页反复地

在窗口浮现，直到它的纹路显露出来

像词语最终被墨水充满。

而我应该去理解

是什么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或与暮色紧抱的灰色房屋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必须进入他们的生活：

这是春天，那棵梨树

披着一层薄薄的、娇弱的白花。

上学的孩子们

孩子们背着小书包，一直向前去。

整个上午，母亲们都在辛苦地

采摘晚苹果，红的，黄的，

像另一种语言里的词语。

在另一边

是那些等在大课桌后面的人

准备接收这些奉献。

多么整齐啊——那些钉子

孩子们在上面挂着

他们蓝色或黄色的羊毛外套。

老师们将在沉默中教导他们，

母亲们将走遍果园，找一条出来的路，

被它们自身吸引，果树灰暗的枝条

结出如此少的弹药。

贞德

那是在旷野。树木安静，

一道光穿过树叶间，述说着

基督的大恩典：我听到了。

我的身体硬成了盔甲。

自从这些卫兵

把我交给黑暗，我一直向上帝祈祷，

此刻那声音回答说我必须

转化为火，那是上帝的意志，

并且已命我跪下
求神保佑我的国王，并感谢
敌人，我的命是欠他们的。

爱之诗

总有些东西要由痛苦制成。
你妈妈织毛线。
她织出各种色调的红围巾。
它们曾作为圣诞礼物，它们曾让你暖和
当她一次次结婚，一直带着你
在她身边。这是怎么成的，
当那些年里她收藏起那颗寡居的心
仿佛死者归来。
并不奇怪你是现在这个样子，
害怕血，你的女人们
像一面又一面砖墙。

在金牛星下

那时我们在河堤上，你渴望我
看到七姊妹星[26]。我能看到万物，
惟独看不到你希望的。

如今我愿遵从。天上没有一丝云；群星

显现，甚至那个不可见的姊妹。指给我往哪儿看吧，

似乎她们会待在她们所在之处。

在黑暗中给我指点吧。

海棠

这些树在小山上

繁花盛开。

它们正承受着

孤独的大花朵，

海棠，

正如当初你到我这儿来

错误地

带着你从细枝条上

折下的

这些花。

雨过天晴。阳光

透过树叶移动。

但死亡

也有它的花朵，

被称作

传染，它是

红的或白的，是

海棠的颜色——

那时你站在那儿，

满手的花朵。

因为它们是礼物

我怎能不收下？

苹果树

你儿子贴着我

用他聪颖的小身子。

我站在他的婴儿床边

像在另一个梦里

你站在悬挂着

被咬过的苹果的树林里

伸出双臂。

我不曾移动

但我看到气流分岔

流入彩色窗格里——临到最后

我把他举到窗口，说

看看你刚做了什么

又大声地数削瘦的肋骨，

心脏在蓝色茎管上

仿佛从树林里

黑暗流出来：

在黑暗的房间里，你的儿子睡着了。

墙是绿的，墙

整洁而沉默。

我等着看他将怎样离开我。

在他的手上，地图已经显现

仿佛是你刻在那儿的，还有

那死寂的田野，那扎根河流的女人们。

下降的形象

Descending Figure ，1980

（选9）

溺死的孩子

你看，他们没有判断力。

所以他们溺水，是自然而然，

先是冰吞下他们

接着是整个冬天，他们的羊毛围巾

在他们后面漂浮，当他们下沉，

直到终于安静下来。

池塘托起他们，在它繁多的黑暗臂膀里。

但死亡必定会以别的方式光临，

如此接近开始。

仿佛他们一直是

失明而且无重。因此

余下的都被梦见了：那盏灯，

那块漂亮的白桌布，

他们的身体。

但他们仍然听见他们用过的名字

像诱惑一般在池塘上空滑过：

你们在等待什么

回家吧，回家吧，
迷失

在水中，悲伤而持

久。

花园 27

1.对出生的恐惧

一个声音。然后是嗞嗞声和呼呼声：

房屋滑进它们的位置。

还有风

翻阅着动物的身体——

但我的身体不能满足于

健康——它为什么要被弹回

进入阳光的和弦？

又将是同样的。

这种恐惧，这种内向，

直到我被迫进入一片旷野，

甚至对最小的灌木——

它们挺出泥泞，拖曳着

根部扭曲的签名，

甚至对一棵郁金香，一棵红爪，

都没有免疫力。

于是那些丧失的，

一个又一个，

都是可承受的。

2.花园

那花园赞美你。

为你，它涂染自己，用绿颜料，

用令人迷醉的玫瑰红，

所以你将和你爱的人们一起到这儿来。

还有柳树——

看它怎样形成了这些沉默的

绿帐篷。但仍然

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的，

你的身体这般柔软，充满活力，在石头的动物中间。

承认吧：像它们那样是可怕的，

超过了伤害。[28]

3.对爱的恐惧

那身体躺在我旁边，像顺从的石头——

一旦它的双眼似乎就要睁开，
我们可能已经说出。

那时已是冬天。
白天，太阳升起，戴着火焰的头盔，
而夜晚也一样，反射在月亮里。
它的光自由地掠过我们身上，
似乎我们躺着
为了不留下影子，
只有雪地上这两处浅浅的凹陷。
而过去，一如既往，在我们面前伸展，
平静，复杂，无法穿透。

我们在那儿躺了多久？
当众神手挽手，披着羽毛的斗篷，
从我们为他们建造的山上
漫步走下。[29]

4.起源

仿佛有个声音在说

你现在该睡觉了

——

但没有人。天色

还没有暗下来，

虽然月亮在那儿，

已被大理石填满。

仿佛，在一个花朵繁密的花园里，

有个声音说过

> 它们多么呆板，这些黄金，
>
> 这般铿锵，这般往复不止

直到你闭上眼睛，

躺在它们中间，全是

摇曳的火苗：

但仍然你无法入睡，

可怜的身体，大地

仍然紧偎着你——[30]

5.对埋葬的恐惧

在空荡荡的旷野，早晨，

身体等待着被认领。

灵魂坐在一旁，一块小石头上——

再没有什么来给它赋形。

想想身体的孤独吧。

当夜里在收割一空的田野里踱步，

只有它的影子四下里紧紧追随。

多么漫长的路途。

而远处摇曳的乡村灯光，当

扫瞄过田垄，已不再为它停留。

看起来多么遥远啊，

那木门，那面包和牛奶

像重物放在桌子上。[31]

美术馆

长久以来冬眠的爱，正在显现自身：

那巨大的，被期待的众神

真地被囚禁，那些圆柱

端坐在草坪上，似乎完美

不是永恒而是静止不动——

这是喜剧，她想，

他们已经瘫痪。或者，像那般配的天鹅，

超然，环绕着池塘：如此激情地抑制

意味着占有。他们几乎不说话。

另一岸边，一个小男孩正把面包屑

扔到水里面。倒映的纪念碑

晃动，短暂地，被光线击中——

她再不可能纯洁地触摸他的胳膊。

他们必须放弃这些，开始

作为男性和女性，插入和疼痛。[32]

圣母怜子像[33]

在绷得紧紧的

她皮肤的织物下，他的心

颤动。她倾听，

因为他没有父亲。

所以她知道

他想待在

她的身体里，远离

这个世界

和它的哭声，它的

喧嚣，

但人们已经

聚拢来，看到他

出生：他们挤进来

或是跪下，保持着敬拜的

距离，像

被星光照耀的

画中人物：长久地

在黑暗的背景里闪亮。

下降的形象

1.游荡者

黄昏时我走上街头。

太阳围着寒冷的羽毛，

低悬在铁样的天空。

如果我能给你写下

这种空虚——

沿着路边，一群群孩子

在枯叶里玩耍。

很久以前，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站在

草坪的边缘，抱着我的小妹妹。

每个人都走了；我在黑暗的街道上

和我的另一个妹妹玩耍，

——死亡让她如此孤单。

一夜又一夜，我们看着掩映的门廊

充满一种黄金的磁性的光。

为什么从来没人喊她？

经常地我会让自己的名字从耳边滑过

虽然我渴望它的保护。 34

2.病孩子

——荷兰国家博物馆

一个幼儿

在病中，已经醒来。

正是冬天，安特卫普

午夜已过。木柜上空，

群星闪亮。

那个孩子

舒展，在母亲怀里。

母亲并没有睡；

她目不转睛

盯着明亮的博物馆。

春天时孩子会死去。

那么，抱着她

就是错误，错误——

就让她单独一人，

没有记忆，正如其他人醒来

满是恐怖，从他们脸上

刮去黑暗的油漆。

3.给我妹妹

远远地我妹妹正在婴儿床里爬动。

死者是这样，

总是到最后才安静。

因为，无论他们在世上躺多久，

他们都不学说话

而是不安地顶着木栏，

那么小，树叶都能把他们挡住。

此刻，如果她有嗓门，

饥饿的哭叫就会开始了。

我应该到她旁边；

也许如果我唱得轻柔，

她的皮肤那么白，

她头上覆盖着黑色绒毛……

画像

一个孩子在画一幅人体的轮廓。

她画她能画的，但通体都是白的，

她知道那儿是什么，却没法填充起来。

在没有支撑的线条里面，她知道

缺少了生命；她切开了

一个与另一个背景。像一个孩子，

她向妈妈求助。

而你画了那颗心

抵抗她刚刚创造的空虚。

幸福

他和她躺在一张白色的床上。

这是早晨。我想

很快他们就会醒来。

床头柜上是一只花瓶

插着百合；阳光

积聚在他们的颈部。

我看到他向她转过身

似乎在念着她的名字

但静静地，深藏在她口中——

在窗棂边，

一声，两声，

一只鸟鸣叫。

那时她翻个身；她的身体

充满了他的气息。

我睁开眼睛；你正注视着我。

几乎在这个房间上空

太阳正在滑行。

看着你的脸，你说，

一边让自己离我更近些

来做一面镜子。

而你多么平静。那只燃烧的车轮

在我们上空轻轻驶过。

晨曲

今天，在海鸥的叫声之上

我听见你把我再次唤醒，看

那只鸟，它飞翔

在城市上空，如此奇特，

不想

停下，只想

大海蓝色的浩瀚无际——

此刻，它绕着郊区飞翔，

正午的光亮与它形成强烈反差：

我感到了它的渴望

如同你的手在我体内，

一声鸣叫

如此普通、不悦耳——

我们的

并无区别。它们起自

没有穷尽的

身体需要——

执着于复归的愿望：

灰白的黎明，我们还没有

为启程整理好行装。

哀歌 [35]

1.神谕

他们两人都安静。

女人满心悲伤，男人

枝蔓般进入她的身体。

但上帝正注视着。

他们感觉到他黄金的眼睛

在风景上投射出花朵。

谁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是神，一个庞然大物。

所以他们等待。而世界

充满了他的光辉，

似乎他渴望得到理解。

远处，在他所形成的虚无里，

他转向众天使。[36]

2.夜曲

一片树林从大地上升起。

噢令人同情，如此需要

上帝狂暴的爱——

他们一起成为野兽。

他们躺在固定的

他所疏忽的幽暗里；

从山丘上，狼群到来，机械地

被驱向他们的人类的温暖，

他们的恐慌。

那时众天使看到

他怎样分开了他们：

男人，女人，和女人的身体。

在翻腾起伏的芦苇丛之上，树叶

发出银子的低缓的呜咽。[37]

3.契约

出于恐惧，他们建造了栖居之所。

但一个孩子在他们之间成长

当他们熟睡，当他们

试图养活自己。

他们把它放在一堆树叶上，

被抛弃的小身子

裹在一块干净的

兽皮里。映着黑色天空，

他们看到大量的光的证据。

有时它醒来。当它伸出手

他们明白自己已经是父亲和母亲，

没有谁比他们更权威。[38]

4.净化

逐渐地，经过许多年，

绒毛从他们身上消失

直到他们站立在亮光里

彼此陌生。

一切再不同于从前。

他们双手颤抖，探寻

熟悉的一切。

他们也无法从那洁白肉体上

移开眼睛——

许多伤口在上面清晰地显现

像一面书页上的词语。

而从无意义的褐色和绿色里，最终

上帝升起——他巨大的身影

黯淡了他的孩子们沉睡的身体——

跃入天堂。

那一定是多么地美啊，

这尘世，当第一次

从天空中看到。[39]

阿基里斯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Achilles ，1985

（选11）

山梅花

不是月亮，我告诉你。

而是这些花

照亮了庭院。

我痛恨它们。

我痛恨它们正如我痛恨性，

那男人的嘴

它堵住了我的嘴，那男人的身体

它让人瘫软——

那总是躲闪的叫喊，

那低低的，让人蒙羞的

结合的前提——

今夜，在我心里

我听着质问和萦绕不去的答案

融为一个声音，

它上升，上升，后来

破碎成许多旧的自我，

疲惫的相互对抗。你明白吗？

我们都被愚弄。

而山梅花的香味

从窗口飘入。

我怎能安宁？

我怎能满足

当这个世界上

仍然有那种香味？

变形记

1.夜

死亡天使

在爸爸的床上方低飞。

只有妈妈看见了。她和爸爸

单独在那个房间。

她俯身在他上面，抚摸
他的手，他的前额。她是
如此习惯于当妈妈，
此刻她抚摩他的身体
一如抚摩其他孩子的身体，
最初轻柔地，后来
适应了痛苦。

什么都没有改变。
甚至肺上的斑点
也一直在那儿。

2.变形记
在临死的亢奋中
爸爸已经认不出我。
像一个不吃不喝的孩子，
他对什么都不在意。

我坐在他床边上，

生命围绕着我们

像许许多多树桩。

曾经，刹那之间

我以为他

又在我面前活着；

然后他看着我

像一个盲人

直直地盯着太阳，因为

不管它曾经能对他做什么

都已经过去了。

然后，他涨红的脸

从这份契约上扭开。

3.写给爸爸

我将没有你而活着

正如我曾经学习

没有妈妈而活着。

你以为我不记得那些？

我已用了整个生命去记忆。

如今，那么多孤独之后，

死亡也不能让我惊恐，

不论是你的，还是我的。

而那些词语，最后的时间，

对我也没有影响。我知道

爱极总是生悲。

只有一次，你的身体没有让我惊恐。

偶尔，我的手在你脸上游走

轻轻地，像一块抹布。

如今有什么能让我震惊？我感到

没有什么冷是不能解释的。

挨着你的脸颊，我的手

温暖，轻柔。

神话片断

当那位固执的神祇

带着他的礼物向我追来

我的恐惧使他心醉

所以他跑得更快

穿过湿草地，一如既往，

赞美我。我看到赞美声中的
囚禁；冒着他的琴声，
我祈求大海里的父亲
救救我。当
那位神祇到达时，我已消失，
永远地成了一棵树。读者啊，
同情阿波罗吧：在水边，
我逃脱了他，我呼唤了
我那不可见的父亲——由于
我在那位神祇的双臂中变得僵硬，
关于他那萦绕不去的爱
我的父亲不曾
从水中流露任何表示。[40]

阿基里斯的胜利 [41]

在帕特罗克洛斯的故事里，
没有一个生还，甚至阿基里斯
虽然他几乎是个神。
帕特罗克洛斯与他相像；他们
披戴同一副铠甲。[42]

在这些友谊中，总是

一个服侍另一个，一个低于另一个：

等级

总是明显存在，虽然传说

并不可信——

他们的来源是生还者，

那个被抛弃者。

与这个损失相比

那些燃烧的希腊战船算得了什么？

在营帐里，阿基里斯

整个人儿都在悲痛

而众神看到

他已经是个死人，一具牺牲

因为会爱的那部分，

会死的那部分。

夏天

记得我们最初的幸福日子吧，

那时多么强壮，因激情而眩晕，

整天，然后整夜躺在那张窄床上，

吃在那儿，也睡在那儿：正是夏天，

似乎万物一瞬间

都已经成熟。那么热，我们什么都不盖。

有时风起；一树柳枝轻拂窗口。

但我们还是有些迷失，你不觉得吗？

床像一张筏；我感到我们在漂流

远离我们的天性，向着我们一无所见的地方。

先是太阳，然后月亮，以碎片的形式，

透过那棵柳树，闪耀。

每个人能看到的事物。

然后那些圆圈结束了。慢慢地，夜变冷；

低垂的柳叶

变黄，飘落。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生起深深的孤独，虽然我们从不曾说起它，

说起遗憾的缺位。

我们又成了艺术家，我的丈夫。

我们能够继续旅程。

责备

你已经背叛了我，爱洛斯。

你已经给我送来了

我的真爱。

在一处高坡上，你制造了

他清晰的凝视；

我的心没有

你的箭矢那么硬。

一个诗人

怎么会没有梦想？

我躺着，醒着；我感到

实在的肉体在我上面，

想让我缄默——

外面，黑暗中

那些橄榄树上空，

几颗星星。

我想这是一个恶毒的侮辱：

说我更愿意

走过小径交织的花园，

走在河边，看河水

闪烁着一珠珠

水银。我喜欢

躺在河边湿草地上，

或是跑离，爱洛斯，

不是公开地，和别的男人，

而是秘密地，冷冷地——

整个一生

我都膜拜了错误的神。

当我观察

另一边的那些树，

我内心的箭矢

像它们中的一棵，

摇摆着，颤抖着。

高山

学生们期待地看着我。

我给他们讲解：艺术的生命

是一生无尽的劳作。他们的表情

几乎不变；关于无尽的劳作

他们需要多了解一点儿。

所以我给他们讲西西弗斯的故事，

他怎样被罚将一块石头

往山上推，而且知道

这种辛劳毫无结果，

但他将日复一日

永无尽头。我告诉他们

有快乐在其中，在艺术家的生命里，

即一个人逃脱了

判决。而当我讲话时

我自己正秘密地推着一块石头，

偷偷地沿着高山陡峭的一面

往上推。我为什么

对这些孩子撒谎？他们没有在听，

他们没有受骗，他们的手指

轻轻敲着木桌——

所以我收回

那个神话；我告诉他们

那发生在地狱，而艺术家撒谎

因为他着迷于抵达，

他把顶峰

当作他永久生活的那个地方，

一个将被他的负担

转化的地方：用尽每一口气，

我正站在这座山之巅。

我两手空空。而那块石头

已给这座山增加了高度。

一则寓言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所以这个少年，虽然寂寂无名，

但从一片平原到另一片平原，开创基业，

他从山坡上冰冷、无名的岩石间捡起

一块小石头。这是愉快的一天。

在他脚下，平常的植被，几朵白花

像星星，毛茸茸的叶，灰绿色：

山沟里遍布死尸。

谁是敌人？谁丢下了

密密堆积的犹太人的身体

在这亘古未有的沉寂中？以污泥作掩饰，

分散的军队看到那个凶汉，歌利亚，[43]

像塔一般高耸在年幼的牧羊人上方。

他们闭上眼睛。整个地平线

成为一片海洋的破碎表面，如此混乱的

那个秋天。在一阵尘土里，大卫

抬起他的手：于是成就了他的，那寂静的，

完整的王国——

犹太男子汉，谋划英雄之旅

就是攀越一座高山：英雄到神，神到统治者。

在悬崖边，我们不想听到的一刻——

石头消失了；现在，

那只手就是武器。

在宫殿的屋顶上，大卫王的目光

穿过明亮的耶路撒冷城

看到拔士巴的面庞，他察觉到

自己膨胀的欲望。内心，他什么也没感觉到。

她像一朵花在一盆水中。在他头顶上空，

云朵飘移。他渐渐明白他已经获得了

他能够梦想到的一切。

鹰的影子

在路上拥抱着

是什么原因如今记不得了，

然后分开，当看到

前面那团影子——它有多近？

我们抬头，看到那只鹰

带着它的猎物盘旋；我望着它们

突然转向西山，它们

在地上投下一个影子，这个猎食者

统包一切的形状——

后来它们消失了。而我想：

一个影子。像我们刚才投下的，

当你抱着我。

传奇

我父亲的父亲

从迪路瓦来到纽约：

厄运一个接一个。

在匈牙利，一个学者，富人。

然后破产：一个移民

在寒冷的地下室里卷雪茄。

他像是约瑟在埃及。[44]

夜里，他走过城市；

港口的浪花

变成了他脸上的泪水。

为迪路瓦伤心的泪水——四十间房屋，

几头牛在茂盛的草地上吃草——

虽然伟大的灵魂据说是
一颗星，一只火炬，
但它更像是一颗钻石；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坚硬的东西
能够改变它。

不幸的人，你可曾停止感觉
这世界的壮丽——
它像巨大的重量，塑造了
我祖父的灵魂？

像悲伤的鸟儿，他的梦从工厂
飞到迪路瓦，衔在它们的喙里
正如湿地上一个男人能看到
他自己脚印的形状，
散乱的景象，零落的村庄；
正如他捆扎树叶，在他的灵魂里
重量也这样把关于迪路瓦的碎片
挤压成配得上苦役挑战的

原则，抽象概念：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要藐视

特权，要热爱

理性和公正，总是

说真话——

这已经是

我们家人的拯救

因为说真话带来了

自由的幻觉。

马

那匹马给了你什么

我所不能给予你的？

我注视着你，当你独自一人，

当你骑着马到牛奶场后面的旷野，

双手埋在那匹母马的

黑暗鬃毛里。

那时我懂得了你的沉默后面隐藏着什么：
对我，对婚姻的蔑视，憎恨。但仍然，
你希望我抚摸你；你大声叫喊，
像新娘一样叫喊，但当我看着你，我看到
你身体里并没有婴儿。
那么，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我认为。只是急于
在我之前死去。

曾经在梦里，我注视着你骑马
在干涸的旷野上，然后
下马：你们两个一起走着；
黑暗中，你们没有影子。
但我感到有影子向我而来
因为，它们在夜里随处可去，
它们是自己的主人。

看着我。你认为我不理解吗？
如果没有脱离这种生活的途径，

那牲畜又有什么用？

阿勒山

Ararat ，1990

（选15）

登场歌[45]

从前，我受到伤害。

我学会了

生存，作为应对，

不接触

这个世界：我要告诉你

我想成为什么——

一个倾听的装置。

安静：不是迟钝。

一片木。一块石。

我为什么要疲于辩解，争论？

那些正在别的床上呼吸的人

几乎无法明白，因为

像任何一个梦

无法控制——

透过百叶窗，我观察

月亮在夜空里，阴晴圆缺——

我为一种使命而生：

去见证

那些伟大的秘密。

如今我已看过

生与死，我知道

对于黑暗的本性

这些是证据，

不是秘密——

幻想

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

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

每天，在殡仪馆，都诞生新的寡妇，

新的孤儿。他们坐着，双手交叠，

试图对这新的生活拿定主意。

随后他们就在墓地了，他们中某些人
还是第一次。他们因哭声而感到心悸，
有时因没有哭声而心悸。有人探过身来，
告诉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这可能是指
说上一言半语，有时
是往敞口的墓穴里抛些泥土。

结束以后，每个人都回到那座房子，
突然之间那儿挤满了客人。
寡妇坐在长沙发上，非常严肃，
所以人们排着队走到她身边，
有时握她的手，有时拥抱她一下。
她也找到点话说给每个人，
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来。

在她心里，她想要他们离开。
她想回到还在墓地的时候，
回到在病房，在医院的时候。她知道
这不可能。但这是她唯一的期盼：
祈愿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点点儿，
并不要远到刚刚结婚，初吻。

劳动节

父亲去世正好一年。

去年天热。葬礼上，人们谈论着天气。

这个九月怎么这么热啊。怎么不照季节啊。

今年，天冷。

只有我们，如今的一家人。

在花圃里，

青铜、黄铜的碎片。

前面远一点，我姐姐的女儿在骑小车

还是去年那样，

沿着边道上上下下。她想做的

是让时间过去。

而我们剩下的人

整个一生是一无所有。

今天，你是还缺一颗牙的金发少年；

明天，就是气喘吁吁的老人。

到一无所有，真正是，仅仅是

世上的一瞬间。

不是一句话，只是一口气，一个停顿。

寡妇

我妈正和姨妈打牌，

“猫和老鼠”[46]，一家人的娱乐，这种游戏

外婆教会了她的每个女儿。

仲夏：出门太热。

今天，姨妈领先；她抓到了好牌。

我妈落后，她一直无法集中精力。

这个夏天，她还没习惯睡她自己的床。

去年夏天她习惯了睡地板，

没这个麻烦。那时她刚学会睡在那儿

挨着我爸爸：

他奄奄一息；专门一张床。

姨妈寸步不让，并不顾及

我妈的烦心事。

她们就是这么养大的：你用战斗表示尊敬。

宽容是羞辱对手。

每个玩家都是靠左手有一堆牌，手上五张牌。

这种天气还是待在家里好些，

待在凉快的地方好些。

这比其他游戏都好，也比单人游戏好。

外婆早有考虑；早替女儿们做好准备。

她们有牌；她们相互拥有。

她们就不需要更多同伴。

整个下午，游戏继续但太阳不动。

它只是一直火辣辣地直射，使青草变黄。

对我妈来说也一定是这样。

然后，突然地，某件事结束了。

姨妈处之已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打得更好。

她的牌突然就出完了：这也是你想要的，这是目标：最终，

一无所有的那个人赢了。

自白

要说我没有畏惧——

这不真实。

我害怕疾病，羞辱。

和任何人一样，我有我的梦。

但我已学会了隐藏它们，

保护自己

免得心满意足：所有的幸福

都会招惹命运三女神的怒火。

她们是姐妹，是野蛮人——

说到底，她们

只有妒忌，没有感情。

失去的爱

我妹妹花掉了在世上的整个一生。

她出生，死去。

其间，

没有一个机灵的表情，没有一句话。

她做了婴儿做的事，

她哭。但她不愿要人喂。

但仍然，妈妈抱着她，试图改变

最初的命运，然后是历史。

确实有什么改变了：当妹妹死去，

妈妈的心变得

很冷，很硬，

像一块极小的铁坠。

后来我觉得妹妹的身体

是一块磁铁。我能感到它吸着

妈妈的心进入大地，

这样它才会生长。

阿勒山 47

再没有比妹妹的墓地更凄凉的，

除非是堂妹的墓地，它们挨在一起。

直到今天，我自己都无法

仔细看妈妈和姨妈，

虽然我越躲着不看

她们的痛苦，这越像

我们家族的命运：

每一家都向大地献出一个女孩。

到我这一代，我们推迟结婚，推迟要孩子。
当我们确实有了孩子，每家只有一个；
最主要的，我们的是儿子，不是女儿。
我们从不讨论这事。
但埋葬一个成年人，总是一种解脱，
某个遥远的人，比如我父亲。
这是个标记：也许债务已最终偿还。

事实上，没人相信这事。
像大地自身，这里的每块石头
都奉献给犹太人的神——
他从一位母亲手中取走一个儿子
并不犹豫。

不可信的说话者

不要听我说；我的心已碎。
我看什么都不客观。

我了解自己；我已经学会像精神科医生那样倾听。
当我说得激情四溢，
那是我最不可信的时候。

真的很伤心：我一生都因为我的智慧，
我的语言能力，洞察力而受赞扬。
最终，它们都被浪费——

我从来看不到自己，
站在前面台阶上，牵着妹妹的手。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解释
她手臂上、靠袖口处的伤痕。
在我自己头脑中，我是无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危险的。
人们喜欢我这样看起来无私的人，
我们是跛子，说谎者；[48]
我们属于，为了真实，
应该被剔除的人。

当我安静，那才是真实显现之时。
一片晴空，云朵像白色织物。

下面，一座灰色房屋，杜鹃花
红色，亮粉色。

如果你想知道真实，你必须禁止自己
接近大女儿，把她挡住：
当一个生命被如此伤害
在它最深的运转中，
所有功能都被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可信。
因为心的创伤
也是头脑的创伤。

一则故事
两个女人
来到那位智慧国王的脚下
提出同一认领要求。
两个女人，
但只有一个婴儿。
国王知道
有一个人在撒谎。
他说的却是

就将这孩子
一劈两半吧；这样
就没有哪个
空手而回。他
拔剑——
那时，两个
女人中，有一个
断然放弃她的那份：
这就是
标记，教训。[49]
假定
你看到你妈妈
在两个女儿之间被撕扯：
你能做什么
来挽救她，除了
甘愿摧残
你自己——她就会知道
谁是那个有义的孩子，
谁是那个不忍心
劈开妈妈的孩子。

生日

每年，生日那天，妈妈都收到十二枝玫瑰

来自一个从前的爱慕者。甚至他死后，玫瑰照样来：

像某些人留下了画和家具，

这个男人留下了花作为公报，

以他的方式述说妈妈的美

简直已闻名地下。

最初，这看起来怪异。

后来我们习惯了这样：每年十二月，家里突然

塞满了花。它们甚至渐渐设定了

礼仪、大方的一个标准——

过了十年，玫瑰停了。

但那时我一直想

死者能照料活着的人；

我没有意识到

这是异常；最主要的是

死者像我父亲。

妈妈并不介意，她不需要

来自我父亲的展示品。
她的生日来了又去；她过生日
就是坐在墓地。

她是在向他表示她理解，
她接受他的沉默。
他痛恨欺骗：她不想在他不能感觉时
要他制造爱的征兆。

圣徒

在我们家里，有两位圣徒，
姨妈和外婆。
但她们的生活并不相同。

外婆一生安静，甚至临终时。
她像一个人涉过静水；
由于某种原因
大海也不能让自己去伤害她。
当姨妈走上同样的路线，
波浪冲向她，打到她身上，
这就是命运三女神如何对待

一种真实本性的两个人。

外婆一生谨慎，守着传统：

这就是为什么她能躲过苦难。

姨妈什么也没有躲过；

每次大海退潮，某个她所爱的人就被带走。

但仍然，她不会经历

为恶的大海。对她而言，此即它之所是：

在触到陆地之处，它必定变成暴力。

雪

十二月底：我和爸爸

去纽约，去马戏团。

他驮着我

在他肩上，在寒风里：

白纸的碎片

在铁路枕木上飞舞。

爸爸喜欢

这样站着，驮着我

所以他看不见我。

我还记得

直直地盯着前面

盯着爸爸看到的世界；

我在学习

吸收它的空虚，

大片的雪花

绕着我们飞旋，并不落下。

终点的相似

我最后一次看父亲时，我们两人做了同样的事。

他正站在客厅门口，

等我挂断电话。

他也没有指着他的手表，

这表明他想交谈。

交谈对我们来说总是一成不变。

他说上几句。我回上几句。

就这么回事。

当时是八月底，很热，很潮。

隔壁，几个工人把新石子倒在车道上。

父亲和我避免单独在一起；

我们不知道怎么接上话，怎么随意聊天——

似乎那时也不可能

有别的可能性。

所以这很特别：当一个人死之将至，

他有了一个话题。

那必定是一大清早。街道上上下下

洒水车开始工作。园丁的货车

出现在街区另一端，

然后停下，泊车。

父亲想告诉我死之将至是怎么回事。

他告诉我他不难受。

他说他一直盼着疼痛，等着它，但它从没有来。

他所有的感觉，是一种虚弱。

我说我为他高兴，我想他运气会好的。

有几个丈夫正往他们的车里钻，准备去上班。

是我们不认识的，刚搬来的几家，

带小孩的家庭。

妻子们站在台阶上，叫喊或是打手势。

我们像往常一样地说再见，

没有拥抱，没有戏剧性。

当出租车过来，父母两人在前门里注视着，

他们手牵着手，妈妈像往常一样吹吻，

因为，如果有一只手空着她就害怕。

但出现了一个变化：父亲不只是站在那儿。

这一次，他挥了挥手。

那也是我的动作，在出租车门边。

像他一样，挥手，掩饰我手的颤抖。

镜像

今夜，我在黑暗的窗里看到自己

一如父亲的形象，他的一生

是这样度过：

对死亡冥思苦想，而排斥了

其他的感官问题，

所以最终，那个生命

容易放弃，既然

它什么都没包含：甚至

妈妈的嗓音都不能让他

改变或是转身

因为他相信

一旦你不能爱另一个人

你在这世界上就没有位置。

最初的记忆

很久以前，我受到伤害。我活着

就是为了替自己

向爸爸复仇，不是因为

他的过去——而是因为

我的过去：从一开始，

童年时，我就认为

所谓痛苦，就表示

我没有被人爱过。

这表示我还爱着。

[1] Ann Douglas.“Descending Figure：An Interview with Louise Glück”，Columbia Magazine（1980），122.

[2] Gregory Orr.“The Postconfessional Lyric”，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Ed.Jay Parini，663.

[3] A.Neubauer（ed）.Poetry in Person：Twenty-fve Years of Conversation with American Poets.49.

[4] Louise Glück.Interview by Grace Cavalieri.Beltway Poetry Quarterly.7.4.（Winter 2006）.10 November 2006.<http：//washingtonart.com/beltway/Glückinterview.html>

[5] Louise Glück.Proofs and Theories：Essays on Poetry.Hopewell：The Ecco Press，1994.

[6] Stephen Burt.“Why Louise Gluck’s intensely private poetry is just what the public needs”，The Boston Globe，9/21/2003.

[7] Louise Glück.Interview by Grace Cavalieri.

[8] 布鲁姆：“读诗的艺术”，《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 Louise Glück.Interview by Grace Cavalieri.

[10] Nicholas Christopher.“Art of Darkness”，The New York Times，3/12/2006.

[11] 凯瑟琳·文斯潘克仁：《美国文学纲要》，“IIP美国参考”网站。

[12] Nicholas Christopher.“Art of Darkness”，The New York Times，3/12/2006.

[13] Louise Gluck.Proofs and Theories：Essays on Poetry.Hopewell：The Ecco Press，1994.

[14] 如果说她曾经觉得门外的世界是新鲜的，那么，如今这种想法却显得荒谬。如果说这种感觉，无论多么荒谬，是依赖于她的年轻，那么，如今她已经不再年轻：这发生在“很久以前”……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世界第一次说：“快来啊”……沉思“一层水汽”在每样有生命的事物上，是在强调日常事物（不同于自身）的魅力，正如“明亮的入口处”这个词组使得门口又一次充满魅力。（James Longenbach，104—105）——译者注，下同

[15] 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德墨忒尔之女，被冥王哈得斯劫持为妻，后得到母亲的营救，但由于误食了冥王的石榴（“红色果汁的污点”），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冥界，其他时间回到母亲身边。

[16]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石碑，1799年发现于埃及城市罗塞塔，刻有一段文字的三种不同语言版本，是研究古埃及语言与文化的重要文物。

[17] 珀尔塞福涅过着两种生活，即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冥界，其他时间回到母亲身边。

[18] 注意此诗中“它”、“他”的互换；诗人对此确认但没有特别的解释。

[19] 你必须按正确顺序把问题固定下来，先从妈妈开始，然后才能到爸爸。——作者解释。

[20] 这首诗献给埃伦·品斯基（Ellen Pinsky）。最后一行出自阿尔弗莱德·马格里斯（Alfred Margulies）博士1988年3月5日在马萨诸塞州专业心理学院宣读的一篇论文。——原注

[21] 这首诗似乎是一次对孩子出生的滑稽模仿，或一尊笨拙的《圣母怜子像》……末行的省略号形成了移动中的平衡，在这一平衡中，家庭、出生，以及感性便与寄生状态联系了起来。格丽克在这里对寄生的联系，以及她在随笔或诗中对青少年时代厌食症的关注，清晰地显示了她对肉体的排斥……尤其明显的是说话人对母子亲密关系的迷恋……慢慢地滋长了一种隐秘的嫉妒。（Lee Upton.The Muse of Abandonment：Origin, ldentity, Mastery, in Five American Poets.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123—124）

[22] 哈特拉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东海岸一处岛屿，附近风暴频频，有“大西洋坟墓”之称。

[23] 参见格林童话《汉赛尔和格莱特》。童话讲述机智的小兄妹汉赛尔与格莱特被亲父和继母抛弃在森林里，被巫婆抓住，格莱特把巫婆骗到窑房里烧死，兄妹俩得以逃出森林，回到家中（继母已死），和

父亲一起过起了幸福生活。

[24] 格丽克在1980年接受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访谈时讲到，她在长岛住的地方是沼泽地，她曾花心思写作一首《沼泽地上的房屋》，但因始终不满意而未能完成，后来她将其中几行放在了《写给妈妈》一诗的结尾部分。因此，这首诗可以看作这本诗集的标题诗。

[25] 基思·奥尔索斯（keith Althaus，1946—），美国当代诗人。

[26] 七姊妹星（Pleiades，音译“普勒阿得斯”）：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被宙斯变为天上的星星；通常只能看到其中六颗，所以诗中第二节提到“甚至那个不可见的姊妹”。

[27] 《花园》（The Garden）曾作为一个小册子出版（Antaeus Editions，1976），后收入诗集《下降的形象》。有评论认为《花园》是这本诗集中“最雄心勃勃的诗篇……一个压缩的奇迹，由复杂的隐喻构成的一个紧绷的寓言，让人想起圣经式创造和自我创造的神话。”（Elizabeth Dodd.The Veiled Mirror and the Woman Poet：H.D.，Louise Bogan, Elizabeth Bishop, and Louise Gluck.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2.171—172）

[28] 人的身体是不自足的，它各种各样的需要或渴望还将在下面反复出现。但这首诗最后一行减轻了对于死亡的恐惧，这里，石头动物的不死之完美，最终，并不让人妒嫉。（Elizabeth Dodd，172）

[29] 这对恋人，不复是在春天的花园里，而是想象他们躺着、半埋在雪里，躲避着他们尘世的、有死的影子。当众神披戴着羽毛，从我们为他们建造的山上降临，他们就是下降的形象，也是对有死性之渴望和恐惧的一种“回答”。因此，也是对前面两部分的回应……（Elizabeth Dodd，173）

[30] 这部分继续组诗对于《旧约·创世记》的影射，但整首诗中神是缺位的，声音是怅惘的、失却的。（Elizabeth Dodd，173）

[31] 《对埋葬的恐惧》，这组诗的最后一首，是对《起源》最后几行的扩展。身体，由大地获得生命，现在被想象成死后的状态……孤独是死亡状态，而格丽克把孤独想象为身体和灵魂的活动。（Elizabeth Dodd，174）

[32] 这一对由朋友变成的恋人，他们似乎已经瘫痪，不能说话，因为每个动作都有了新的分量。意识到生活是更有条理的，甚至在激情的时刻，从美学角度来说，就成了一个几乎是讽刺的主题，正如这首诗重复使用了《对爱的恐惧》中的核心修辞“众神”一样，如今是美术馆的女像柱，是“巨大的”而且“被期待的”，他们在圆柱后面的位置允许说话人说他们是“真地被囚禁”……这首诗倾向于友谊而非爱情，正如《对爱的恐惧》倾向于说出而非无言。（Alan Williamson.“Splendor and Mistrust”，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Ed.Joanne Feit Diehl.Ann Arbor：Michigan UP，2005.65）

[33] 圣母怜子是表现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尸体的基督教主题，以米开朗基罗创作的纯白大理石雕像最为知名。

[34] 诗中说话人的孤独，“这种空虚”，不同于其死去的妹妹；说话人实际上希望自己更充分地经历那种可怕的孤独……她站在薄暮里，躲开屋子里“黄金的磁性的光”，也不接受来自她自己的名字的安慰。相反，她默默地站着，仿佛她不是那个被爱着的、家人正喊她回家的女孩。（Elizabeth Dodd，179）

[35] 组诗《哀歌》是诗集《下降的形象》的压台之作，包括四首短诗，借助于创世神话也即人类堕落神话的框架，来探索语言产生、身体变化和情感痛苦的体验，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组诗“集中于人类的孤独，并发现神渴望得到理解；他通过厌弃人类来与自己的孤独战斗……男人和女人被孤单地留在大地上，彼此陌生，共同照顾孩子”（Elizabeth Dodd，187）。稍具耐心地阅读应能发现这组诗中包含了许多有意味的、富于创造性的细节。

[36] 与上帝失和，被逐出自然状态，夏娃经历的心灵和爱欲之间的分裂，以及男人与女人被“分开”，所有这些都引向第一首诗中讨论的人类性爱的开始，尤其是第三首诗中讨论的初为人母。（Daniel Morris.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A Thematic Introduction.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6.74）

[37] 在第二首诗《夜曲》中，先前用黄金的眼睛观看亚当和夏娃的上帝，此刻如此嫉妒人类的性爱和人类自身的繁殖，所以他“分开了他们：/男人，女人，和女人的身体。”（Daniel Morris，75）

[38] 格丽克诗中的这对原始夫妻……相互缔结契约，而不是与上帝缔结契约。因此，格丽克的创世神话强调的是，在建造住所、抚育孩子和语言习得过程中，是人的权威，（……）作为夏娃生育的后果，他们认识到了他们能够离开上帝而生活的自由，和他们与自然状态的疏远。（Daniel Morris，76）

[39] 在第四首中，格丽克专门把写作和母亲身份相联系，作为人类力量的两种形式，此时，在夏娃生子之后，亚当和夏娃受伤的身体转换为文本。（Daniel Morris，74）

[40] 这首诗讲的是太阳神阿波罗追求河神珀纽斯之女达佛涅的故事，结果是珀纽斯将女儿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阿波罗则发誓将她当作王冠戴在头上，装饰他的竖琴和箭袋，允诺她四季常青……海子的《十四行：王冠》前两节所写即是阿波罗的誓言。

[41] 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凡人珀琉斯和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半神）。特洛伊战争中因女俘被阿伽门农夺去而拒不参战，在他的好友帕特罗克洛斯被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杀死后，阿基里斯重新参战，杀死赫克托耳；但也因此惹怒了阿波罗，被箭射中脚后跟（阿基里斯之踵）而死。

[42] 帕特罗克洛斯借用了阿基里斯的铠甲，“那套闪亮的铜甲”。参见《伊利亚特》第16卷。

[43]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下篇。歌利亚是非利士族巨人，被少年大卫用石子打中而死。拔士巴原是赫梯人乌利亚的妻子，大卫王杀乌利亚，娶拔士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44] 约瑟：《创世记》中的人物，雅各之子，被哥哥们卖往埃及为奴，后来为法老管理埃及全地，使埃及在大饥荒之前做足准备，并将家人接往埃及生活。

[45] 登场歌（parodos）：古希腊悲剧中歌队入场时唱的段子。

[46] 原文为“刁难和怨恨”（Spite and Malice），是一种扑克游戏，又名“猫和老鼠”（Cat and Mouse）。

[47] 阿勒山（Mount Ararat，又译“亚拉腊山”）：据《创世记》第8章记载：“水从地上渐退……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这里指阿勒山墓地。

[48] 幼年的创伤没有使人变得高贵，而是使之畸形……这首诗把我们带到一种克利特谎言悖论之中。（Paul Breslin.“Thanatos

Turannos：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On Louise Glück：Change What You See.114）

[49] 故事详见《旧约·列王纪上》第三章“所罗门审断疑案”。

The Firstborn, The House On Marshland，

Descending Figure, The Triumph Of Achilles, Ararat, Averno, A Village Life

Copyright©1968，1975，1980，1985，1990，2006，2009 by Louise Glü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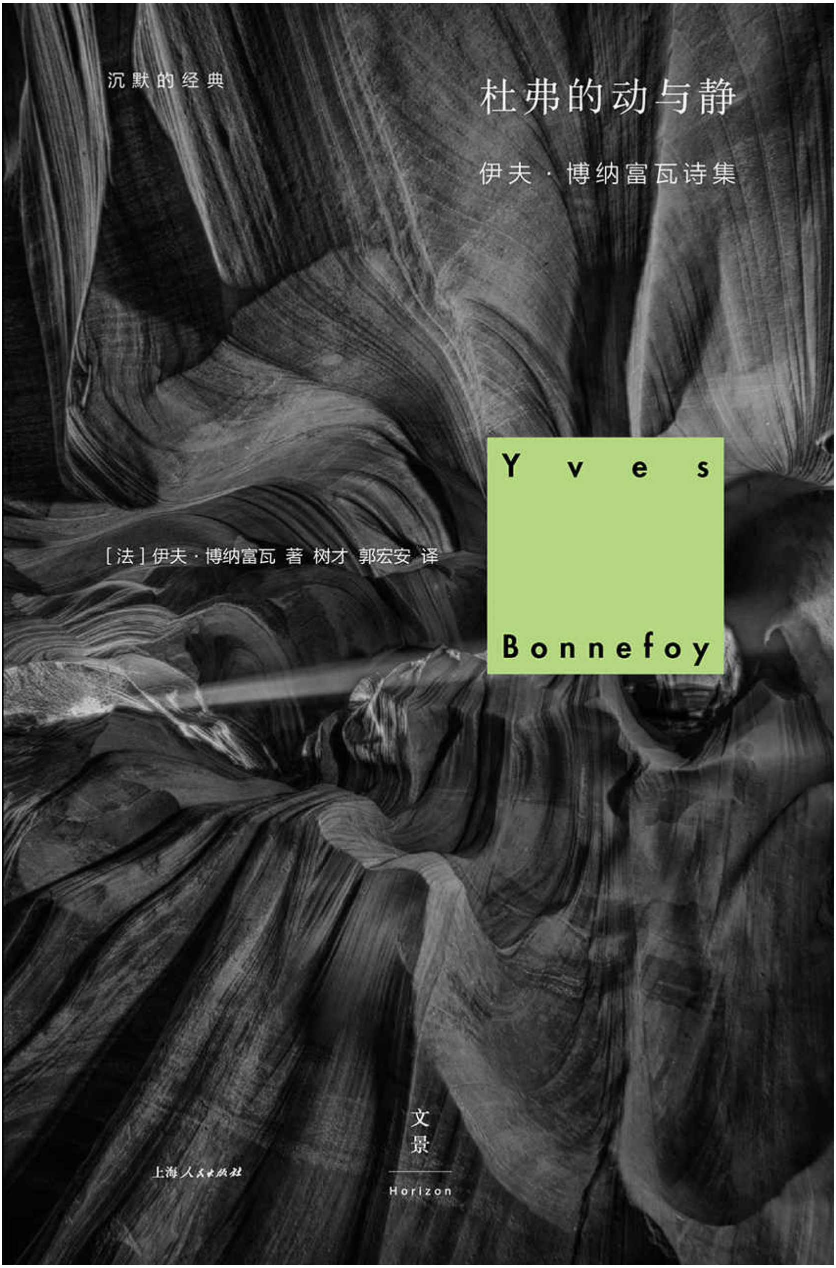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UK）Ltd. and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沉默的经典
杜弗的动与静
伊夫·博纳富瓦诗集
Yves
Bonnefoy
[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树才 郭宏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沉默的经典

杜弗的动与静

伊夫·博纳富瓦诗集

[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树才 郭宏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弗的动与静/（法）伊夫·博纳富瓦著；树才，郭宏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519-1

Ⅰ.①杜… Ⅱ.①伊……②树……③郭… Ⅲ.①诗集-法国-现代
Ⅳ.①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557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010-52187586

书名：杜弗的动与静

作者：【法】伊夫·博纳富瓦

译者：树才　郭宏安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面设计：周伟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519-1/I·1627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录

反柏拉图

杜弗的动与静

戏剧

最后的手势

致树木

唯一的证人

真正的名字

凤凰

真正的身体

诗的艺术

杜弗说

一个声音

另一个声音

杜弗说

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

低弱的声音和凤凰

橙园

HIC EST LOCUS PATRIAF

蝾螈

正义

真实

真正的地点

BRANCACCI小教堂

战斗的地点

蝾螈的地点

鹿的真正地点

昨日，大漠一片（1958）

目击者的威胁

说话的声音

另一种死亡之岸

晚上在圣·弗朗西斯科

美丽的夏天

给贫穷

枯燥的面孔

铁桥

窥视者

美

神意裁判

顶点是不完美的

虔诚

一个声音

虔诚

一个声音

虔诚

整整一夜

记忆

捍卫之歌

被照亮的树叶

火之残

卡特琳·费里埃的声音

拂晓的土地

小山谷

火的永恒

给黎明的土地

一种声音

虔诚

树木不多的地方

第二天的德尔斐

这里，总是这里

总是同一种声音

废墟上的鸟

刻字的石头（1965）

夏天的夜

夏天的夜

一块石头

花园

泡沫，暗礁

灯，眠者

一块石头

刻字的石头

一块石头

死者的地方

一块石头

死者的地方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让和让娜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在爱神的青铜像上

一个声音

火光在前

房间

肩膀

树，灯

路

香桃木

血，音阶si

蜜蜂，颜色

晚上

傍晚的光

耐心，天空

一个声音

一块石头

光，变化的光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心，未曾搅浑的水

傍晚的话

“昂蒂亚姆，美丽的女伴”

书，为了变老

焦虑和欲望的对话

写在廷多莱的圣母哀悼耶稣之死两画上

一个声音

诗的艺术

在门槛的圈套中

河

在门槛的圈套中

两种色彩

土地

那零散的，那不可分的

译后记

译后记补记

反柏拉图

Anti-Platon ，1947

树才　译

1.

就是这个东西：比真实马头还要大的马头，上面嵌饰着整座城市，它的街巷和城墙，在双目之间奔走，连接起马脸的曲折和延展。一个男人，用木头和纸板建造了这座城市，用一个真实的月亮斜着照亮它，就是这个东西：蜡做的妇人脑袋，头发蓬乱，正转动留声机上的唱盘。

此地的所有事物，柳树、裙子和石头的国度，就是说：柳树和石头之上水的国度，斑驳裙子的国度。这笑声满是血，我告诉你，永恒的偷运者，脸部对称，目光空洞，在男人的头脑里，比完美的思想更沉，思想只会在它的嘴上褪色。

2.

可怕的武器一把斧子阴影之角印在石头上，

苍白和喊叫的武器当你旋转受伤的节日的裙子，

一把斧子应该让时间从你的脖颈上离开，

噢沉甸甸！一个国度的全部重量，武器从你手上掉落。

3.

怎样的意义赋予了它：一个男人用蜡和色彩形成一个妇人的幻影，把她装扮得酷似真人，强迫她活着，凭智慧的光照，给她这份犹豫，甚至在她那微笑所表达的动作的旁边。

然后武装上一支火炬，在火焰的变幻中抛开整个身体，协助肉体的变形和分裂，一瞬间投射上千张可能的脸，用众多的魔鬼自我照亮，像一把刀感觉这阴森森的辩证，血的雕像在那里复活，分散，在蜡和色彩的激情中？

4.

血的国度在黑色的奔跑的裙子下继续

当我们说，此地开始夜的肉体并搁浅在歧路上

而智慧的你，你挖，在羊群中为高高的灯光

你在死亡那乏味国度的门槛上掀翻自己。

5.

被囚于一个房间，被囚于噪音，一个男子在洗牌。一张：“永恒，我恨你！”另一张：“愿当下解脱我！”

而在第三张上，男人写下：“死，必不可少。”就这样，他走在时间的裂缝上，被自己的伤口照亮。

6.

我们来自土地之嘴上的同一个国度，

你，一下子铸就，在叶簇的默契中

而人们叫做我的那个人，当白日将尽

门自己打开，人们谈论死亡。

7.

什么也不能将他从对黑房间的痴迷中拽开。俯身于水池，他试图在水面下固定脸：永远是嘴唇的蠕动获胜。

断了桅杆的脸，沉沦的脸，只需碰触牙齿就能让它死吗？手指经过时，死亡会微笑，就像沙在脚掌下退缩。

8.

被囚于烧焦了的绿地的两个盗贼之间

而你石头做的脑袋献身于风的帷幔，

我看着你深入夏天（像一只螳螂在黑草丛的画里），

我听见你在夏天的背面喊叫。

9.

人们告诉他：挖这一小块疏松的土地吧，它的脑袋，直到它的牙齿重新找到一块石头。

只对塑造敏感，对经过敏感，对平衡的颤抖敏感，对已经从四面八方爆发的确认了的在场敏感，他寻求闯入的死亡的鲜活，他轻易就战胜了没有青春的永恒和没有灼烧的完美。

围绕这块石头，时间沸腾。触到这块石头：世界的灯盏转动，隐秘的灯光环行。

杜弗的动与静

Du mouvement et de l'immobilité de Douve ，1953

树才　译

> 但精神的生命绝不在死亡面前恐惧，并且不是那种纯粹的生命。它是支撑着死亡的生命，并且在死亡中维持。

——黑格尔

戏剧

1.

我看见你在平地上奔跑，

我看见你与风搏斗，

寒冷在你的唇上滴血。

我看见你突然折断，享用着死亡，比闪电更

美，当闪电用你的血在白色窗玻璃上

溅落斑点。

2.

衰老的夏天用一种单调的快乐使你裂开，我们瞧不起沉醉于不完美地活着。

“不如藤，你说，缠绕在夜的石头上：没有出路的在场，没有根的脸。

最后一块幸福的窗玻璃被太阳的指甲撕烂，不如在山村里死去。

不如这风……”

3.

是一阵比我们的记忆更强劲的风，

表皮惊呆，岩石尖叫——你从这些火焰面前经过

方形的头，有裂痕的手，你的一切

都在你手势狂喜的鼓上探求死亡。

这是你乳房的日子，

你最终用我的头脑不在而治。

4.

我醒了，下着雨。风吹进你，杜弗，溢脂的荒野在我的身边沉睡。我在一个平地上，在一个死亡的窟窿里。叶簇的大犬星座颤抖着。

你抬起的手臂，突然，在一扇门上，透过岁月照亮我。闪着炭火的村庄，我看见你随时生，杜弗，

随时死。

5.

举起的手臂和转动的手臂

在同一瞬间只为了我们沉重的头，

但这些污泥和青草的波浪流过

只剩下死亡王国的一堆火。

搬空的腿，大风吹进来

催生雨点的脑袋

只在这王国的门槛上把你照亮，

杜弗的手势，已经变慢的手势，阴郁的手势。

6.

哪一种苍白扑打你，地下河，哪一条血管在你的身上破裂，那里回响着你的瀑布？

你举起的这只手臂突然打开，燃烧。你的脸退却。哪一种增强着的雾从我这里扯掉你的目光？幽灵的缓缓的岸，死亡的边界。

沉默的手臂迎接你，彼岸的树。

7.

受了伤，你混入叶丛，

但被迷路的血迹抓获，

你还是活命的同谋。

我看见你搏斗之后浑身是沙

徘徊在水和寂静的周围，

而最后的星星那弄脏了的嘴

用一声喊叫打破你守夜的恐惧。

在坚硬的空中突然竖起像一块岩石

一个煤的漂亮手势。

8.

稀奇古怪的音乐开始于手，于膝，然后是摇晃的头，音乐在唇下得到确认，它的确定透入脸的地下部分。

此刻，脸上的细腻表情崩溃。此刻，我们扯掉目光。

9.

爬满昆虫的天花板下，白晃晃的，难以照亮，从侧面

你的裙子溅上灯的毒液，

我发现你直躺着，

你的嘴比那条在远处大地上碎裂的河更高。

不可战胜的生命聚拢溃败的生命，

在寒冷的火把里重新获得在场，

永恒的窥视者，我发现你死了，

杜弗说这是凤凰，我在这寒冷中守护。

10.

我看见杜弗直躺着。在肉身空间的最高处，我听见她发出响声。那些金龟子急急啃噬，越过这个空间，杜弗的双手在那里生长，骨头从肉中剥落，变成灰布，被成群的蜘蛛照亮。

11.

被世界静悄悄的苔藓覆盖，

被一只活蜘蛛的光线穿透，

已经屈从于沙子的命数

秘密的知识四分五裂。

为虚空中的一个节日打扮，

被发现的牙齿像是为了爱，

我当下的无法支撑的死亡之泉。

12.

我看见杜弗直躺着。在空气的猩红色的城里，树枝在她的脸上激战，一些根在她的体内找到了道路——她感到某种昆虫的尖利的快乐，某种可怕的音乐。

以土地的阴郁的步伐，毁坏的杜弗，狂喜的杜弗，同高原上疙疙瘩瘩的灯相遇。

13.

你的脸今晚被土地照亮，

但我看见你的眼睛正在腐烂，

脸这个字不再有意义。

内在的海被盘旋的鹰照亮，

这是一个意象。

我在一种深度里拥有冷冰的你，那里意象不再出现。

14.

我看见杜弗直躺着、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眼睛塞满石膏，嘴巴令人晕眩，双手听命于茂盛的草，草从各个方向侵入。

门开了。一个乐队向前走去。一些复眼，一些起毛的胸，一些冰冷的头颅，尖嘴，大颚，将她淹没。

15.

呵你拥有令土地急追的一个侧影，

我看见你消失。

你唇上赤裸的草和水晶石的闪烁

创造出你最后的微笑。

深奥的科学，那里烘烤着

理智的老斗兽者。

16.

一团暗火的居所，我们的山坡在那里汇合！在它的穹顶下，我看见你闪着亮光，一动不动的杜弗，被死亡这垂直的网捕获。

天才的杜弗，被掀翻的杜弗：当太阳在悲哀的空间迈出步子，她缓缓地走进下面的楼层。

17.

现在山谷插入嘴，

现在五指分开意外的森林，

现在脑袋率先淹没在草丛中，

现在喉咙塞满雪和狼群，

现在眼睛在哪些死亡的行人身上刮起风，

是我们，在这风，这水，这寒冷中。

18.

确切的在场，任何火焰都不能缩减它；隐秘寒冷的护送者；活生生的，从这复活并增强着的血里，诗篇撕烂。

你就得这样在无声的极限处呈现，而从你的光转暗的那个阴郁的地点，你得承受考验。

你更美了，你的笑声中浸透着死亡！现在我敢同你碰面，我经受得住你手势的闪光。

19.

寒冷的第一天我们的脑袋越狱

像一个囚犯从严重的臭氧中逃脱，

但是杜弗这支箭瞬间重又坠落

并把她头颅的荣耀打碎在地上。

就这样我们相信我们的手势复活，

但脑袋被否定我们喝一种冷水，

而几束死亡悬挂起你的微笑，

在这世界的厚度中试图打开。

最后的手势

致树木

你消逝在她的途中，

你在她身上重新关闭你的道路，

冷漠的担保人，杜弗甚至死后

仍将是光，尽管不代表什么。

你，纤细的材料和密度，

树木，挨近我，当她扑进

死者的小船，嘴巴咬紧一枚

铜钱，因为饿，因为寒冷和寂静。

透过你我听见她试图同狗

对话，和隐身的船夫一起，

而我属于你，凭着她的征途，

穿过无数的夜，尽管有这条河。

深邃的雷声滚过你的枝条，

它在盛夏点燃的那些节日

意味着她把她的财富同我的

连在一起，在你严厉的和解中。

◎ [1]

抓住，否则它逃脱，

看见，否则它转暗，

渴望，否则它死，

否则它说话，它撕裂？

话语在我身边

寻觅，否则你沉默，

怎样的光亮，否则

你深邃的意识被埋没，

被扔掉的材料的话语

在源头和夜晚之上？

唯一的证人

1.

头颅奉献给大海低低的

火焰，双手遗落在焦虑的

深度，头发掷向

那水的物质；

死了，既然死是光下

这条垂直的路，

死了还醉着：呵我曾是，

衰竭的梅娜达，欢乐艰难而凶险，

唯一的证人，唯一的野兽

被你的死亡之网捕获，这网是沙，

或岩石或炎热，你的示意，你说。

2.

她逃向柳树丛；树木的

微笑裹住她，模仿

一场游戏的单纯快乐。而光

在她祈求者的手上是暗的，

火洗浴她的脸，溢满她的嘴，

并把她的身体扔进柳丛的深渊。

呵从柳木桌的一侧

沉没在死亡的大水中！

你的乳房最后一次

照亮这些宾客。

但你冰凉的头颅把白昼

弥散在可怕地点的贫瘠上。

3.

树和门槛之间，一点点空间

足够你继续向前冲，足够你死

足够让我相信你将重生，

在那树荫的光里。

愿我忘掉

你那张冲每一堵墙壁喊叫的脸，

呵梅娜达也许已经和解

同石头上这么多幸福的阴影。

4.

你是真的死了还是

仍在玩模仿苍白和血的游戏，

呵你在顶点热烈地献身

像人们只知道死？

你是真的死了还是

仍在玩这个游戏，在每一面镜中——

失去你的映像，你的热量和你的血

在一张静止的面孔的渐渐转暗中？

5.

现在鹿来作证

在这些正义的树下，

一条血路通过她打开，

一种崭新的寂静通过她被发明。

穿着裙子，像沙湖，像寒冷，

像被驱赶到边缘的鹿，

穿着她最漂亮的裙子，愿她死，

死于一片重返的蓝蓟的土地？

6.

一个多泥浆的冬天，杜弗，我展开

你森林般低低而光明的脸。

一切都在溃散，我想，都在远离。

我重又看到你激烈，永不复返地笑着，

从你的头发到丰满季节的夜晚

藏起一张失血的脸的闪烁。

我重又看到你悄悄地走动。在树林边缘

像一堆火一样出现，当秋天在叶簇的

中心，握紧暴风雨的一切响声。

呵更黑暗也更荒凉！最后我看见你死了，

无从平息的闪电由虚无承受，

窗玻璃很快熄灭，从一座黑暗的房屋。

真正的名字

我把你住过的这座古堡命名为荒漠，

这个声音为夜，你的脸为不在场，

当你在贫瘠的土地上跌倒，

我把掠走你的闪电命名为虚无；

死是你曾经热爱的国度。我来

但永远是通过你阴暗的道路而来。

我摧毁你的欲望，形式，记忆，

我是你毫不怜悯的敌手。

我把你命名为战争，从你的身上

我获得战争的自由，在我的手里

我会有你阴暗而沧桑的面孔，在我的

心中，我会有这被暴风雨照亮的国度。

◎

深邃的光，为了呈现，需要

一片夜间车轮辗过劈啪撕裂的土地。

从一座黑暗的树林里，火焰蹿起。

话语里甚至应该有一种物质，

歌的彼岸应该有一道停滞的岸。

为了活下去你必须跨过死，

最纯粹的在场是蔓延的血。

凤凰

鸟迎着我们的头颅，

一只血翅为它竖起。

它欢快地收拢翅膀，在

你奉献的肉躯的树顶上，

它久久地歌唱，在树枝间远去，

阴影抹掉了它的叫声的界线。

拒绝刻在树枝上的一切死亡

它敢于飞越夜的屋脊。

◎

这敞开的石头是你吗，这荒芜的居所，

我们能怎样死呢？

我带来了光，我寻找，

到处是血在统治。

我喊，我哭，用我的全部身体。

真正的身体

闭紧嘴，洗过脸，

净化身体，埋葬

这照亮动词土地的命运，

最低处的婚姻得以完成。

这沉默的声音冲着我的脸喊
我们是惊慌的，分开的，
这些眼睛堵住了：我抱着死去的杜弗
在她的渴望中，连同重新合拢的我。

多么巨大，从你的存在中升起的冷，
多么灼热，我们隐秘的霜，
杜弗，我以你的名义说话；我抱紧你
在认知和命名的行动里。

诗的艺术
脸同它最初的枝条分开，
低空中，全部的美都是警报，

从怎样的炉膛升起你脸的火
呵梅娜达被抓住被抛弃低俯着头？

杜弗说

◎

怎样的话语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怎样的叫声在一张不在的嘴上喊响？

我几乎听见有人冲我喊，

我几乎感觉到这命名我的气息。

但是这喊叫来自我，

我被自己的胡言乱语所堵住。

怎样神圣的或者奇异的声音

竟允诺住进我的寂静？

一个声音

你想为我建造一座怎样的房屋，

怎样的黑暗写作，当火到来时？

在你的示意前我久久退却，

你把我从一切密度中赶走。

但此时无尽的夜守护我，

骑着深色的马我从你那里逃离。

另一个声音

摇晃你的头发或凤凰的灰烬，

你想做怎样的手势当万物停歇，

当午夜在生存中照亮这些桌子？

*

在阴郁的嘴唇上你保留怎样的示意，

怎样的可怜话语，当一切沉默，

当炉膛犹豫着最后的剩柴，重又关闭？

*

我会懂得怎样在你身上存活，我会

从你的身上扯掉一切光，

一切化身，一切暗礁，一切法。

*

在虚空中我擎起你，我打开

闪电的道路，

或者生命从未尝试过的大呐喊。

◎

如果这个夜不同于夜，

复活吧，遥远而吉祥的声音，苏醒吧

种子沉睡其中的最沉重的粘土，

说吧：我只不过是渴望的土地，

这些就是黎明和雨的词语。

但是，说我是有福的土地，

说吧，如果这还是被埋葬的一天。

杜弗说

1.

有时候，你说，徘徊在清晨

在黑暗的道路上，

我分担石头的昏睡，

我像她一样是个瞎子。

但是，一阵风吹来，通过它

我的喜剧清楚了，化为死的行动。

我曾经渴望夏天，

一个狂怒的夏天，为了晒干我的泪水，

但是，一阵寒冷袭来，并在我的四肢上

长大，我醒来，我痛苦。

2.

呵致命的季节，

呵土地赤裸得像一枚刀片！

我曾经渴望夏天，

谁在古老的血液中打碎这铁？

确实，我是幸福的

幸福得想死。

失去了眼睛，我的手向一场永恒的

雨的污迹打开。

我喊，我用面孔顶着风……

为什么仇恨，为什么哭泣，我是活生生的，

夏天深邃，白昼让我放心。

3.

愿动词熄灭

在暴露我们存在的这一面上，

唯一的结束之风

从这片干燥的土地上穿过。

愿那站立着焚烧的

像一座葡萄园，

愿那极端的歌手从山脊上

照亮

说不出的巨大物质。

愿动词熄灭

在这个你我重逢的低矮房间里，

愿喊叫的炉膛缩紧

在我们殷红的词上。

愿寒冷通过我的死起身，抓住一种意义。

◎

问问黑夜大师，这个夜是什么，

问：你想要什么，呵分离的大师？

沉没在你的夜里，我在夜身上寻找你，

我靠你的提问为生，我在你的血液里说话，

我是你的黑夜大师，我在你身上守候

就像黑夜。

一个声音

你记得这座岛吗，人们在山脊

一侧，用所有活橄榄树建造火，

这是为了让黑夜更高，为了黎明时

除了贫瘠，不再有风。

这么多黑暗的道路做成一个王国，

我们曾经拥有的骄傲在里面确立，

因为什么也不能让永恒的力量增大

除非让永恒的火焰，除非一切溃散。

对我来说我将融入这含灰的土地，

我把我的心躺在你毁坏的身体上。

在幽深的不安中难道我不是你的生命，

它只有柴堆上的凤凰作为纪念碑？

◎

为了你的眼睛要求黑夜将它们打碎，

在这只帆船的彼岸什么也不会开始，

要求这被黑夜分发的快乐

在不见月影的低低的圆圈下喊叫，

为了你的声音要求黑夜将它窒息，

最后要求寒冷，这堆煤在渴望。

一个声音

我在你的身上说话像一团火焰，

比火焰更黑暗更艰难的是这些风。

在如此深刻的战斗中没有什么屈从于我，

没有一颗不祥之星，没有一次歧路。

就这样我活了下来，像火焰一样强悍，

除了它的再次弯曲和黑夜——

我知道当剧痛的无常玻璃

再次坠落时它会到来，我还懂得什么？

我只是向不在起诉的话语，

不在将摧毁我的全部深思。

是的，很快就会危险得只剩下话语，

而这是致命的任务和徒然的加冕礼。

低弱的声音和凤凰

一个声音

你乖乖地打开，他乘夜而至，

他在你身边放好石头灯盏。

他让你在他平常的位置上重新躺下，

用你鲜活的眼神做成奇异的夜，

另一个声音

第一位访客显形为鸟

半夜敲我迟睡的窗户。

我开门，被抓住，我跌进雪中

我找不见我曾把火生旺的住处。

一个声音

她躺着，心裸露着。子夜，

在死者厚厚的落叶下面，

她成了失去的月亮的牺牲品，

熟悉的屋子里一切就绪。

另一个声音

用一个手势他把我竖成寒冷的大教堂，

呵凤凰！被霜冻裂的树木

那可怕的梢顶！我滚动像被扔掉的琴键

在同一个夜晚，凤凰重又生成。

◎

但她仍在熬夜，默默无言，

在炉膛上，她的脸跌进火焰，

她还坐着，却没有身体，

她同我说着话，她的嘴唇闭着。

她起身，叫我，却没有肉身，

她走了，遗下她描画过的头颅，

她总是笑，在已经死亡的笑声里。

◎

闭嘴吧，既然我们同样是在

移动着的最无形的树根的夜里，

而洗过的物质和重返古老的

回响着的理念，里面火已经枯竭，

面孔被一种盲目的在场冲成沟壑，

连同从屋内被驱逐的全部火，

话语存活过，但永远地死了，

当光最终把自己变成风和黑夜。

橙园

◎

我们就这样走在一个巨大天空的废墟上，

地点在远方完成

像一个命运在强烈的光中。

久久探寻的最美丽的国度

在我们面前蔓延成蝾螈 [2] 的土地。

看，你说，这块石头：

它拥有死亡的在场。

秘密的灯是它在我们的手势下燃烧。

我们就这样明亮地走着。

HIC EST LOCUS PATRIAF [3]

对你来说过低的天空撕裂，树木

侵入你血液的空间。

就这样别的部队抵达，呵卡桑德拉 [4] ，

在它们的拥抱中谁也无法幸存下来。

一只花瓶装饰门槛。微笑着

到来的人，倚着它的大理石。

就这样白日落在致树木的地点。

这是话语的日子，这是起风的夜晚。

◎

地点是荒凉的，泥土有声，闲着，

钥匙在门上是容易的。

在公园的树木下，

活在浓雾中的人踉踉跄跄。

橙园，

他遇到必要的歇息，

出现，有几块石头在枝条里。

呵命运的土地！一个最初的房间

喊着落叶和舍弃。

在第二个也是最大的那个房间里，光

蔓延，红色和灰色的桌布，真正的幸福。

蝾螈

1.

现在你是杜弗，在最后那个夏天的房间里，

一只蝾螈向墙上逃去。它温柔的人的头颅扩散夏天的死亡。“我想沉没在你的身上，狭窄的生命，”杜弗喊道。“空空的闪电，在我的嘴唇上疾奔，插入我！”

“我渴望失明，把自己奉献给土地。我渴望不再知道是怎样的寒冷牙齿占有我。”

2.

整整一夜，我梦见你是木质的，杜弗，你是为了更好地献身于火焰。而融合树皮的绿色雕像，是为了更好地享用你明亮的头颅。

在我的手指下，感觉炭火和嘴唇的争论：我看见你对我微笑、但是，你身上这伟大的日子让我目眩。

3.

“瞧我，瞧我，我奔跑过！”

我在你身边，杜弗，我照亮你。在我们之间，只剩下这盏灯，这一丝安静的阴影，阴影等待着我们的手。蝾螈惊异，你纹丝不动。

亲历了这个最接近的肉身变成认知的瞬间。

4.

就这样我们在存在之夜的顶点醒着。一丛灌木放弃。

隐秘的断裂，是乘着怎样的血鸟，你在我们的黑暗中盘旋？

你会回到怎样的房间里，那儿黎明的恐惧在窗玻璃上变得严重？

◎

当蝾螈重新出现，太阳

已经低俯到大地上，

石板炫耀这光彩夺目的肉身。

它已经断开这最后的

联系，同我们在阴影中触摸的心。

它的伤口创造，多岩石的风景，

一个斜谷，在一个静止的天空下死亡发生。

仍然转向所有的窗，它的脸

被这些死在其中的老树照亮。

◎

卡桑德拉，他说，手荒凉，着了色，

耗竭的目光比一切热恋的目光更低，

在你的手中迎接吧，在他们的拥抱中

拯救我已死的头颅吧，头颅里时间已毁。

我想我是纯粹的，我停留在

我逃离的高高的那座房屋里。

呵为了让我死去的岸边一切都简单，

在我的手指间握紧唯一的书和价格。

打磨我，替我化妆。为我的不在涂上颜色。

让这不认识黑夜的目光闲下来。

让持久的寂静的皱褶在我的身上躺平，

用这盏灯熄灭一块遗忘的土地。

正义

而你，而荒凉！把你的黑桌布

铺得更低些

渗到这心里让它无法停止

你的寂静像一桩雄伟的事业。

来吧。一个思想在这里停歇，

一个美丽的国度在这里不再有路，

沿着这寒冷清晨的边缘前行吧，

这是太阳敌手让你分享的清晨，

并且歌唱。就是再哭两次你所哭的，

如果你敢以强大的拒绝来唱。

微笑，并且歌唱。它需要你停留，

阴暗的光，在它曾是的水面上。

◎

我把你死去的面孔捧在我的手中。我让它躺在它的寒冷里。我要用我的手，在你纹丝不动的躯体上，整理那无用的死者遗容。

◎

橙园将是你的住处

在立在另一种光里的桌上

你让你的心躺下

你的面孔会着火，赶向枝条。

杜弗将是你远处石头间的名字，

深邃而黑暗的杜弗，

低处无法缩减的水中，努力归于失败。

真实

就这样一直到死，脸聚拢，

心的左边手势在重新找回的躯体上，

你死在躯体上，绝对的真实，

这躯体在你衰弱的手中抛弃。

血液的气味将是你寻求的这善，

简朴地在一个橙园里闪着光。

太阳会转身，用它强烈的临终

照彻一切都被揭示的那个地点。

◎

你拿住一盏灯，你打开门，

一盏灯管什么用，下着雨，天亮了。

真正的地点

◎

给走近的人空出一个位子，

那个人没有房屋，感到冷。

那个人被一盏灯的声音，被

唯一的房屋的明亮的门槛吸引。

如果他充满恐惧和疲劳，

请为他重述那些救治的词语。

这颗只剩下寂静的心需要什么，

除了这些示意和祈祷的词语，

像夜间突然而至的一点点火，

以及一座寒舍的隐约的桌子？

BRANCACCI小教堂

石板上一月之夜的守夜者，

像我们曾说过一切都不死！

更早些，在一个相似的阴影里，我

听见每一个夜晚的脚步声走下大海。

我紧紧握住的也许只是一个影子，
但要知道从中区分一张永恒的脸。
就这样我们向着阴暗的宏伟壁画
踏上了冬天那条不洁的徒然之路。

战斗的地点

1.

这就是溃败的悲伤骑士。
他好像守护着一个源头，我
醒来，是通过树木的恩惠，是
在大水的声音中，梦幻继续。

他沉默。他的脸是我在一切源头
和绝壁上寻找的脸，死去的兄弟。
一个败北的夜的脸，它俯身
在撕裂的肩膀的清晨。

他沉默。那被令人信服的话语

战胜的人，在战斗结束后能说什么？

他把被抛弃的面孔转向泥土，

死是他唯一的喊叫，真正的平静。

2.

但是，难道在更深邃的源头上

哭泣，难道会开花，死者的大丽菊

在十一月土灰色大水的空地上，

大水把死亡世界的声音一直推向我们？

我觉得，俯身在欠我并被我

重新赢得的这一天的艰难清晨上，

我听见了我那从未被埋葬的

秘密魔鬼永恒在场的抽泣声。

呵你会再次出现，我力量的岸！

不管领引我的日子是哪一天。

阴影，你不再存在。如果阴影必须

复活，会是在夜里并通过夜。

蝾螈的地点

惊讶的蝾螈纹丝不动，

在装死。

这就是意识在石头里的第一步，

最纯粹的神话，

那被穿越的大火，是精神。

蝾螈在墙腰上，

在我们窗户的光明中。

它的目光只是一块石头，

但是我看见它的心永远跳动。

呵我的同谋和我的思想，一切

纯粹物的寓意，

愿我热爱在寂静中

握紧快乐的唯一力量的人。

愿我热爱通过全部身体的

迟钝整体与星辰连接的人，

愿我热爱那等待自己胜利时刻的人，

那抓住自己呼吸并站在泥土里的人。

鹿的真正地点

最后一只鹿

在树丛中迷了路，

沙子回响着

黑色的新来者的脚步声

在那座被说话声

穿越的屋子里，

白日之酒倾倒

蔓延在石板上。

人们相信已经退缩的

鹿，突然逃脱，

我预感到这一天

你会徒劳地追赶。

◎

白昼跨过夜晚，它将获胜

在日常的黑夜上。

呵我的力量和荣耀，你们

难道能挖穿死者之墙？

昨日，大漠一片

Hier régnant désert ，1958

郭宏安　译

> 你想要世界，狄奥蒂玛说。所以你
> 有了一切。你同时一无所有。

——《许培里昂》

目击者的威胁

1.

你想在这张桌子上竖起什么，

除了我们的死亡的两根蜡烛？

我害怕，我在这世界上毁了那桌子，

它发红，光秃，上面刮起死亡的风。

然后我老了。外面，话语的

真实和风的真实停止了争斗。

蜡烛已退去，它是我的教堂，

我甚至不再害怕，我睡不着。

2.

看，你所有的路都已封闭，

甚至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让你迷路。塌陷的土地

是你的脚步声，它不再前进。

为什么你还要用荆棘覆盖

你已到达的寂静的高处？

在记忆的花园中蜡烛守护着荒原，

而你，阴影中的阴影，你在哪里，你是谁？

3.

你不再到这座花园里来，

痛苦和孤独的道路消失，

野草意味着你的死亡的面孔。

这与你无关，阴暗的教堂

隐藏在乱石中，在树木中

隐藏着被更红的太阳蒙住的面孔，

这对你已经足够，

像睡眠一样慢慢地死去，

你甚至不爱你迎娶的阴影。

4.

你现在是孤单的，尽管有这些星星，

中心离你很近，又离你很远，

你走着，你能走，不再有任何变化，

总是同样的夜，无穷无尽。

你看，你已经与你自己分离，

总是同样的呼喊，可你听不见，

是你死了吗？可你不再有焦虑，

是你迷路了吗？可你什么也不找。

5.

风停了，你这亘古呜咽的领主。

我是为死者武装自己的最后那个人吗？

火已经仅仅是记忆，而灰烬

只是合拢的羽翼的声音，死者的面孔的声音。

你赞成只爱灰色流水的白刃吗，
当你的夜之天使前来封闭港口，
当他的翅膀浸在港口静止的水中，
就要失去最后光亮的时候？

啊，你只须容忍我强硬的话语，
我将为你战胜睡眠和死亡，
为了你我将在断裂的树中呼唤
火焰，它将是船和港口。

为了你我将无时无地地举起火把，
风在寻找火，它是死亡的树林的树梢，
它是一种声音的天际，在那里
群星坠落，月亮藏在死者的混乱之中。

说话的声音

说话的声音停了，说的是你。
你独自一人在阴暗的船中间。

尽管你走在这移动的土地上，你却有

与灰色的水不同的另一支歌在你的心中，

与人们保证的出发不同的另一种希望，

这沉闷的脚步声，这前进中摇曳的蜡烛。

你不喜欢只有人间之水的江河

和它风平浪静满是月亮的道路。

最好，你说，最好是在更加忧郁的岸上，

有宫殿。我是破败不堪的高处，

你只喜欢夜就是夜，它承载着

一切弃绝的火炬，这是你的命运。

另一种死亡之岸

1.

那只不喜欢成为凤凰的鸟

孤零零地待在林中等死。

它身上裹着受伤的夜，

它感觉不到插进心脏的剑

像油已耗尽，灯已发黑，

像那么多我们走过的道路已迷失，

应该慢慢地回到树的材料。

有那么一天，

它知道有那么一天它将是死亡的鸟类

鲜血涌动的断颈上一无所有。

它跌进草里，发现

草里有深刻的真理，

鲜血的滋味用波涛拍打着它的岸。

2.

那只鸟将要解体，由于深刻的灾难，

为什么它的叫声不想说谎，

出于骄傲和天性，它只愿

成为虚无，那支死者的歌。

它将衰老。光秃、生硬的形式的国度

将是这个声音的另一面。

就这样消耗的沙子吹黑了

隐退的小船，那里波浪不再。

它将沉默。死亡不那么庄严。它在
生存的无用中像影子一样走了几步，
影子的利刃割破翅膀。

它将死在庄严的光明之中，
这将是更为幸福的光明，
在昏暗的来世闪耀。

3.

最初沙子好像是
这股冷风吹动下的可怕结局。
你说，哪里是众多星辰的归宿，
为什么我们要走在这冰冷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要说如此空洞的话，
一直说下去，仿佛夜并不存在？
最好是靠近泡沫的界线前进，
在另一种冰冷的门槛上冒险。

我们总是要来的。早来的光明

远远地为我们带来寒冷的威严

——渐渐地清楚了，那久久观望的、

被我们不知道的词语说出的海岸。

晚上在圣·弗朗西斯科

……就这样，地是大理石的，在阴暗的

大厅里，不可救药的希望把你带到那里。

仿佛是平静的水，两片光明

把大蜡烛和夜晚的说话声带向远方。

但是没有一只船要求靠岸，

也没有脚步声打破水的宁静。

就这样，我对你说，我们其他的幻影就是这样，

哦我们心中的好日子，哦一直燃烧下去的蜡烛！

美丽的夏天

火纠缠着我们的日子燃尽它们，

它的矛头在每一个更灰暗的黎明伤害时间，

风在我们的房间上空冲撞死亡，

冰冷不断地包围着我们的心。

这是一个美丽的夏天，乏味、累人而忧郁，
你喜欢夏天的雨的温柔，
你喜欢统治着夏天的死亡，
它的营帐颤动着灰色的翅膀。

今年，你几乎可以辨别
一种永远是黑色的符号，在你
望着石头、风、水和树叶的眼前。

就这样犁铧咬住疏松的土地，
你的骄傲喜欢这种新的光明，
夏天的土地上因害怕而陶醉。

◎

常常是在一条小山谷的寂静中
我听见（或者我渴望听见，我不知道）
一个人在树枝间落下。悠长而缓慢的
是这盲目的坠落：没有一声喊叫

使它中止或结束。

于是我想到光的进程，

在没有生也没有死的国度。

给贫穷

你知道一个正在完成的壁炉对你很重要，

你知道它对你说话，搅动着

你躯体的灰烬和黎明的寒冷，

你知道它是孤独的，不会平静。

它摧毁了那么多；它不再知道

区分它的虚无和寂静，

它看见你，难捱的黎明，在黑暗中

在桌子的荒芜上长久地焚烧。

枯燥的面孔

◎

时光朝着昔日的河流倾斜，

它试图重新抓住

过早丢失的武器，

深刻的童年之死的珍宝。

它不敢知道

是否到了时候，

它是否应该爱这黎明的话语，

这话语为它洞穿时光之墙。

在灰色的时光中举起一支火把。

火撕碎时光。

火焰的透明

严厉地否定了时光。

◎

有一盏灯低低地亮着，

它灰色的脸朝着你，

它颤抖着，在一片树林中，

仿佛一只受伤的鸟负载着死亡。

——油在灰白的海的港口爆裂，

它会在最后一天被染红吗，

船想要浪花，想要海岸，

它会在白昼的星辰下出现吗？

这里石头是孤独的，有着宏伟而灰色的灵魂，

而你，你往前走，天却不亮。

铁桥

在一条长街的尽头，

孩童的我走过一个油沼，

总是有一块长方形在黑色天空下装着沉重的死亡。

自从诗

把它的水从其他的水区别开来，

没有美没有色能固定住它，

它为铁和夜而苦恼。

它滋养着

死亡之岸的长久的悲伤，一座铁桥

架向更加黑暗的彼岸，

是它唯一的记忆和唯一的真爱。

窥视者

1.

花园的深处有一条走廊，

我梦见我走进这条走廊，

死神带着顶部枯萎的鲜花来了，

我梦见我从它手中接过这黑色的花束。

我的房间里有一个架子，

晚上我进来，

我看见两个干瘪的女人

站在一块涂成黑色的木板上喊叫。

有一段楼梯，我梦见

夜的中央有一条狗狂吠，

这是一个没有狗的空间，我看见

一条可怕的白狗从黑暗中蹿出。

2.

我等待，我害怕，我窥视着她，

终于有一扇门打开

（就这样有时候在房间里
有一盏灯在大白天亮着，
除了此岸我从未爱过什么）。

她是死亡吗，她像
一扇巨大而空洞的门，而我知道
在她贪婪的眼中，过去和
未来总是相互残杀，
好像岸边的沙子和海水。

但是我在她身上建立一块
伤心之地，用我带着的一支歌，
就像影子和烂泥，我用它们做成
逝去的形象，当海水
冲刷掉岸边的苦涩。

美
毁灭存在者，美，
将被处死，受车轮刑，
蒙受耻辱，被控有罪，由鲜血、喊叫
和黑夜做成，被剥夺了一切欢乐

——在黎明前的栅栏上被撕破，

在所有的路上被践踏，被穿透，

我们高傲的绝望是你活着，

我们希望的是你痛苦，我们说话

是为了在你的泪水中羞辱你，是为了

说你是骗子，黑色天空提供者，

我们的愿望是你残疾的躯体，

我们的怜悯是这颗在烂泥中打滚的心。

神意裁判

1.

我是一个因担心混浊的最后洪水

而行走的人：天气晴朗，

在最明亮的夏天。天黑了，

永远地黑了，无边无际，无穷无尽。

在大海的一片胶泥中

泡沫的菊花，永远是

同样的泥土的、十一月的贫乏气味，

当我走在死者的黑色花园中。

当一个声音

要求别人相信的时候，它总是

转过身来反对自己，总是

让它的伟大和它的证据干涸。

2.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胜者。但我热忱地

抓住陷在石头中的武器。

我在夜间谈论武器，我斟酌

字句，字句之外世界冰冷。

有一瞬，一切都不灵，

存在的红色的矛不再能穿透

语言的平淡，

但最后火升起，

最狂暴的船只

驶进港口。

第二天拂晓，

我终于来到你热情的屋内，

我掰碎这块面包，远方的水从中流出。

顶点是不完美的

应该毁灭，毁灭，毁灭，

获救只能是这种代价。

毁坏从大理石中升起的赤裸的面孔，

锤打一切形式，一切美。

爱完美，因为它是界限，

但是，一经认出就否定它，一旦死亡就忘掉它，

不完美的是顶点。

虔诚

祈祷像独自在黑暗低矮的房间里，

它的裙子有着死者等待的颜色，

那是世上最暗淡的蓝色，

鳞片状，暴露出赤裸的石头的赭石色。

童年是孤独的，来到这里的人是阴郁的，

他们举着灯，朝它的身体俯下身。

啊，你睡了吗？你无法平息的在场

像灵魂一样燃烧，用我带给你的那些词语。

你是孤独的，你在这间房子里老了，

你忙于时间和死亡的工作。

但是你看，只须一声低语颤动，

黎明就在重新出现的窗玻璃上涌现。

一个声音

我在最平凡的夜里点燃一堆火，

我根据这堆火运用从此变得纯洁的词语，

我熬夜，明亮的命运女冲，忧郁的命运女神的

女儿，面对城市的边缘不再那么焦虑。

为了理解，为了存在，我还有一点儿时间，

我是阴影，我喜欢守着我的住处，

我等待，我耐心地等着房子，

我知道火是不会白烧的……

虔诚

1.

他来了，他是一尊雕像的动作，

他说话，他的王国在死者中间，

他是巨人，他具有石头的性质，

而石头是死者的愤怒的天空。

他抓住。他移来并停在他的脸上

一盏灯闪亮在死者的国度，

那是祈祷像喊叫并弯曲的微小身躯，

他保护它免受焦虑和死亡之苦。

2.

他俯下身子。另一种灰烬的荒漠

是你的手引导火的焦急。

他用你的手形成窗口阴暗的房间，

火的蔷薇花饰在那里撕成碎片。

他朝你俯下身子。用力而不失庄严的，

是他那张崇拜火的灰色的脸，

他用他的血触动哭丧妇的牙齿，

它们冰冷，巨大，伸向猛烈的火。

3.

他来了，但已经衰老。因为他看着你，

他看着他的死，他的死就是你。

他喜欢这幸福，你是它的威胁，

你看着他睡在你冰冷的大树下面。

他充满信心，他睡。很少惊慌的树

是你焦虑的愿望：不要吵醒他。

——树啊，火焰只一跳就已经起来，

桌子啊，礼物抓住，装满，然后耗尽。

一个声音

荨麻，哦他粉身碎骨的海岸的栋梁，

哦冷冰冰地站在风中，

让我成为在场的标记吧，哦我的保姆

穿着鳞片状的黑裙。

哦灰色的石头，

如果你的确有血的颜色，

用这流贯全身的血打动你吧，

你的呼喊的港口向我打开。

愿我通过你走向他，

他佯装睡着，

头朝你关闭。

虔诚

他与她分开，他是另一片土地，

没有什么能会聚这些陌生的球体，

甚至这堆在炉膛里模仿的火，

在荒凉世界上燃烧的更旺的火。

一个人进入梦境并没有什么，

甚至他挣脱了最古老的镣铐！

长夜悠悠。多少岁月

在大海阴暗的花园里徘徊。

整整一夜

整整一夜，野兽在房间里走动，

这不愿结束的路究竟是什么？

整整一夜那条船寻找着海岸，

这些想回来的失踪者究竟是谁？

整整一夜那把剑体验着伤口，

这什么也抓不住的痛苦究竟是什么？

整整一夜，野兽在房间里呻吟，

玷污并拒绝房间里的光，

这什么也治愈不了的死亡究竟是什么？

◎

你躺在平凡的土地上，

你凭什么说它属于你？

不变的天空发出游移的光，

将重新开始永恒的早晨。

你相信在非常的时刻将会再生

被拒绝的火，没有熄灭的火。

但是天使用满是灰烬的手

窒息了无穷无尽的热情。

记忆

手指的肌肉缩紧，

代替了记忆，

必须解放守护的可悲力量，

为了抛弃树与大海。

捍卫之歌

◎

让鸟碎成沙子，你说，

让它在高高的早晨的天空中成为我们的岸

但它，歌唱着的天穹的海难者

哭泣着，跌进死者的泥土里。

◎

鸟呼唤我，我来了，

我愿意在这间污秽的房间里

生活，我再说一遍她激起了我的情欲，

我屈服于死亡的声音，它在我的身上骚动。

然后我斗争，纠缠我的词语

清楚地出现在窗户上，我感到冷。

鸟一直在歌唱，声音邪恶而残酷，

我又一次憎恨黑夜。

我老了，仍然激情满怀，难耐的彻夜不眠，

我让一种寂静诞生，我迷失在其中。

——后来我听见另一支歌，它醒了，

在鸟的歌声的忧郁的深处，可是它不唱。

被照亮的树叶

1.

你说它站在彼岸，

你说它在日暮时分窥视你？

鸟在寂静的树上抓住了

我们的心，用它宽广简单而贪婪的歌，

它引导着

所有的歌声，歌声消失在夜里，

还有它们真实的词语，

还有这些词语在树叶间的运动，

为了呼唤，为了徒劳地爱

所有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

满载痛苦的大船拖着

远离我们的海岸的讥讽，

它是天使，要离开壁炉和灯的土地，

要屈服于黑夜的泡沫的滋味。

2.

树中的声音是一种纯粹的讥讽，

是距离，是死亡，

是远离我们的黎明的开启。

一个不可接近的地方。而我们的港口

用黑色的胶泥筑成。没有一艘船

在那儿有光的迹象，

一切都开始于这支残酷的早晨之歌，

一种拯救的希望，一种贫穷。

这就仿佛是耕种一块贫瘠的土地，

一无所有的时刻，心痛欲裂的时刻，

人们感觉到矛找准了阴影的心脏，

在变幻的天空下创造出死亡。

3.

但是在树林中，

在隐约可见的果子的火焰中，

红色和蓝色的剑

冷酷无情地保持着第一道伤口，

先是忍受，然后忘却。当黑夜来临。

生活在这里的天使，是迟到者，

像一条被树枝挂破的裙子，

它的腿像树叶一样在灯下

出现，通过物质，运动和黑夜。

4.

它是土地，土地是卑微的，你必须生活在里面，

你不能否定你住所的石头，

你的影子应该围绕着死亡的阴影伸展，

在白昼出没的石板上。

它是黎明的土地。那儿一种固有的阴影
遮蔽了一切光，一切真理。
但即便在流放地，人们也爱土地，
的确，什么也不能战胜爱情。

火之残

火着起来了，这是树枝的命运，
它将触及树枝的满是碎石和寒冷的心，
这颗心来到一切新生之物的港口，
在物质的岸边它将休息。

它将燃烧。但是你知道，白白地
一片荒凉的土地将在火下出现，
黑色土地的星辰将在火下扩展，
死亡之星将照亮我们的道路。

它将衰老。涉水过河的地方簇拥着阴影，
只在它的脚下一阵闪亮。
理念也就此越过物质，它运用
并舍弃物质，在无从挽救的时刻。

◎

你终于听见

这一声鸟叫，仿佛剑

击在远方山脉的岩壁上，

你知道将有一个记号刻在

哨位上，在希望和光明的地方，

你将出现在

鸟声踉跄的广场上，

在这里等待结束了，你可明白，

这里，在原来的草中你将看到

你必须抓住的利剑闪闪发光。

卡特琳·费里埃的声音

所有的温情所有的讥讽聚到一起，

为了向水晶和雾告别，

铁器的深沉撞击几乎沉寂，

利剑的光芒被一袭轻纱裹住。

我赞美这混有灰色的声音，

它在消失于远方的歌声中踌躇，

仿佛在所有纯粹的形式之外

颤动着另一支歌，唯一的歌。

哦光和光的否定，哦泪水，

在焦虑或希望之外微笑，

哦天鹅，实地存在于不实的阴暗的水中，

哦源泉，当夜色深沉！

似乎你认得此岸和彼岸，

极端的快乐和极端的痛苦。

那边，灰色的芦苇处在光中，

你仿佛从中汲取永恒。

拂晓的土地

黎明跨过门槛，风停了，

火退回到幽灵的修道院里。

土地冰凉的大嘴，用你秘密的峡谷

呼喊最古老的丧事

黎明要在你惺忪的睡眼上重新绽放，

露出你那被玷污的跪祷像的面孔吧。

小山谷

有一把剑插入

一大堆石头中。

护手已经生锈，古旧的剑锋

染红了灰色石头的两侧。

而你知道你应该双手抓住

那么多的缺失，从夜的

粗糙外表中扯出阴暗的火焰。

词语刻在石头的血液中，

它们说出这条路、认识它然后死去。

走进这条缺席的小山谷，离去，

这里是碎石筑成的港口。

一声鸟鸣

在新的岸边为你指出它。

火的永恒

凤凰对火说，火是

投下它的影子的命运和明亮的风景，

我是你等待的那只鸟，它说，

我迷失在你那庄严的国度里。

它看着火。它是如何来的，

它如何在默默无闻的灵魂里安身，

当黎明出现在窗口，火

如何沉默，睡得比所有的火都沉。

它使它充满寂静。它希望

永恒寂静的每一道褶皱，

落在它的身上就像沙子，

增强它的不死。

◎

你知道一只鸟说话了，

比所有真实的树更高，

比我们树叶间的一切声音更简单，

你竭力离开港口，

这些树，你过去的呼喊，石头或灰烬的港口。

你走啊，

你的脚步长时间地将是黑夜，赤裸的土地，

而它歌唱着，一个岸一个岸地离开。

给黎明的土地

◎

黎明，眼泪的女儿，

重建房屋，在它灰色的事物的平静中，

恢复心情，在它的命令里。这么多夜

要求火减弱乃至熄灭，

我们应在死亡的面孔旁好好守着。

只要它一变……灯的船

就会驶进它要求的港口，

在这里的桌子上，化成灰烬的火焰

会在别处、在另一种光里越烧越旺？

黎明，起来，带着没有影子的面孔，

给重新开始的时间一点一点染上颜色。

一种声音

让我重新生活在这片森林里，

在记忆的叶簇下，

在那里我变成绿色，

大地上古老的植物绽出烧焦的微笑，

那是白天的传染炭疽的一代。

让我重新生活，我把你带到

在场的花园中去，

夜间被抛弃的，有阴影遮盖，

你可以住在崭新的爱情中。

昨天一片荒漠，我是野生的叶子，

可以自由地死，

但时间成熟，深谷的忧伤的呻吟，

水的伤口在日子的石堆里。

虔诚

啊，怎样的火在揉碎的面包中，

怎样的纯洁的黎明在暗淡的星光中！

我瞧见白天从石头中走来，

你在它穿着黑衣的白光中是孤独的。

◎

多少颗星将要越过

总是可以否定的大地，

但是你却把一种古老的自由

保持得清澈明净。

你是植物吗，你

有受到强迫的力量，

像大树一样，但是自由，

在最高处的风中。

像匆匆诞生，

干燥的大地开裂，

你的目光不承认

星辰上黏土的重量。

◎

现在平静了，你可记得

我们奋力斗争的时刻？

在我们的心中还剩下什么，

除了一种让我们消失的、永恒的愿望？

我们在晚上没有越过
唯一的栅栏或者生存的智慧，
它在死者的黑白格子布和植物花纹上。

我们不曾爱过
漫漫长夜的火，不知疲倦的等待
它用所有砍下的树枝给我们带来了黎明。

树木不多的地方
界限上的星辰。风，停在
一动不动的手中。
话语和风正做着持久的斗争，
然后，突然间，风沉默了。

树木不多的地方只有灰色的石头，
一条不存在的河流的光远而低地横卧着。
但是，意外的土地上的夜雨
唤醒了热情，你把它命名为时间。

第二天的德尔斐 [5]

此地，不安的声音承诺爱

这块简单的石头

这些被时光奴役又解脱的石碑

这棵橄榄树，它的力量

偏爱干燥的石头。

踏入真正的地点。不安的声音

在寂静的岩石下感到幸福，

而铃声，那无限的、飘渺的颂歌，岸或死亡。你　　　　明亮的深渊

没有丝毫恐惧，第二天的德尔斐。

这里，总是这里

这里，在明亮的地方。这不是黎明，

这已经是可以表达欲望的白昼。

你的梦里一首歌的幻影只剩下

未来的石头的闪烁。

这里，直到晚上。阴影的玫瑰

在墙上盘绕。时光的玫瑰

无声地枯萎。明净的石板

随意地拖着它迷恋白天的脚步。

这里，总是这里。石头挨着石头，
建造了记忆述说的国度。
平凡的果子的声音刚刚落下，
治病救人的时间又让你狂热。

◎
毁灭的声音
还在石头树中回响，
门上冒险的脚步
还能够战胜黑夜。

走过去的俄狄浦斯从哪儿来？
看，他赢了。
一种亘古不变的智慧
它一回答就消失。

沉默的司芬克斯还在
理念的沙子里。

但司芬克斯说话了，然后死去。

为什么要有词语？由于信任，
为了让一种火重新穿越
逃走的司芬克斯的声音。

总是同一种声音
我仿佛是你揉碎的面包，
仿佛你点燃的火，仿佛纯净的水，
它在死者的土地上陪伴你。

仿佛泡沫，
为了你它使光明和港口成熟。

仿佛夜鸟，它超越海岸，
仿佛傍晚突然刮起的风，更粗暴，更冷。

废墟上的鸟

废墟上的鸟摆脱了死亡，
在太阳的灰色石头上筑巢，

它越过一切痛苦，一切记忆，

它不知道在永恒中明天是什么。

刻字的石头

Pierre écrite ，1965

郭宏安　译

你遇见了死去的东西，

而我遇见了刚刚诞生的东西。

——《冬天的故事》[6]

夏天的夜

夏天的夜

1.

今晚，仿佛

布满星辰的天空渐渐扩大，

接近了我们；夜，

在那么多的火后面，显得不那么黑了。

而叶子也在叶子下面闪闪发光，

绿色和成熟的果子的橙色，也增强了，

一个近处的天使的灯；一片隐藏的光的

闪动抓住了全部的树。

今晚，仿佛

我们进入花园，天使

关上门，不再回来。

2.

一条夏天的船，

而你像船首，像结束的时间，

卷起着色的布，低声说着话。

在这五月的梦中，

永恒在树的果子中间上升，

而我给你果子，它使树无边无际，

没有焦虑，没有死亡，来自一个彼此相连的世界。

泡沫的荒原上死亡在远方游荡，

不再有荒原，既然一切都在我们身上，

不再有死亡，既然我们的唇接触到

分散在大海上的相似的水。

哦夏天的满足，我有一个纯洁的你，

仿佛改变星辰的水，仿佛我们脚下

一阵泡沫的声音，白色的沙子

为祝福我们未被照亮的肉体而重新升起。

3.

我们觉得

运动是错误，我们躲在

不动之中，如同在船底下

死者的叶簇动而不动。

我对你说我的船首的脸

是幸福的，无动于衷的，它驾驶着

生命之船，两眼半闭，

在它深沉的平静中实实在在地做着梦，

在跳动着古老爱情的艏柱上弯成弧形。

微笑的，原始的，浸湿的，

绝不是一颗不动的星的反光，

在死亡的行动中。

在大海的叶簇中被爱着。

4.

大地仿佛装上了船具，

看，

这是你的船首面具，

有红色斑点。

星，水，睡眠

落在这赤裸的肩膀上，

肩膀发抖，然后倾斜，

朝着东方，心在那里冻住。

沉思的油支配着

它晃动的阴影中的躯体，

但是，它弯下它的脖颈，

仿佛人们称量死者的灵魂。

5.

差不多是时候了，

不再有白天，不再有黑夜，星星
更明亮，为了祝福这棕色的躯体，微笑，
无限，没有幻想的水在动。

这土地的柔弱的手解开
梦的悲伤的结。
被保护的光亮落在
水的平面上。

星辰爱泡沫，燃烧
在这灰色的袍子中。

6.

很久以来就是夏天。一颗不动的星
控制着众多的太阳，夏日的黑夜
用它光明的手托着夏日的白天，
我们低声说话，在黑夜的叶簇中。

冷漠的星星；艏柱；从一个到另一个，
有一条光明的路，用平静的水和天空做成。

一切都在动，仿佛一条船旋转

又滑行，黑夜里不知道它的灵魂何在。

7.

难道我们没有穿越夏吗，仿佛一个

浩瀚不动的大洋，平凡的我，睡在

艏柱的眼睛、嘴和灵魂上，

喜欢夏天，吮吸着你的眼睛而没有回忆。

难道我不是这没有瞳仁的梦吗，

它得到又放弃，只想

从你夏日的色彩中保留另一种石头的蓝色，

为了一个更长的夏日，什么也不能使它结束。

8.

但是在树木间你的肩膀被撕裂，

布满星辰的天空，你的嘴寻找着

散发着泥土味的江河，为了在我们中间

复活你那不安的，充满欲望的夜。

啊还是我们的形象，

你在心的旁边带着同一个伤口，
同一片光亮，在那里同一件铁器在移动。

你分裂吧，你是缺席和它的潮汐。
欢迎我们吧，我们喜欢落下的果子，
让我们到泡沫中你荒凉的海滩上去，
连同海滩上死亡的漂流木，

一棵有着夜的双重的枝叶的树，永远双重。

9.

眠者的水，缺席的树，无岸的时间，
在你们的永恒中黑夜将要结束。
我们如何称呼这另一天，我的灵魂，
这更低的、杂有黑色沙子的发红的色彩？

在眠者的水中光变得混浊。
一种言语形成，它分享
泡沫中星辰的明亮的丛生。
这几乎就是苏醒，已经是回忆。

一块石头

“看着我，

那边，在这个空间里，

它使急速的黑色的水冻僵……”

我创造了你

在风雨欲来的如镜的水面拱顶下，它在你身上

取下红色的一点，不可分割的一点，

并点燃“那边”，在死亡的怒潮中。

花园

星辰撑起高处花园的墙，

像外边的树的果子，但死亡之地的

石头稳稳地立在树的泡沫中，

像艏柱的影子，像一种回忆。

星辰和你们，一条纯粹道路的白垩，

你们的脸发白，把我们当做真正的花园，

星空的所有道路投下阴影

在这支遇难的歌上；在我们阴暗的路上。

◎

在他的箱子里，梦叠起

他那些着色的衣服，还有阴影，

布满斑点的面孔的阴影，

死者的红色黏土的阴影。

你并不想把那双

瘦骨嶙峋的手放在

尸体的赭石色的帐额上，

它们象征着孤独。

像一股水消失于

阴沉之水的红色中，

临近的颈项弯向

闪耀着死亡的海滩。

泡沫，暗礁

不能攀登的寂寞，那么多的路！

红色的袍子，树下那么多临近的时间！

永别了，在这寒冷的黎明，我的纯净的水，

永别了，肩膀，睡眠，不要管这呼喊。

听着，不再需要这双恢复活力的手，
如同泡沫和岩礁日复一日，
甚至这双朝向阴影的眼睛，
更喜欢还被分享的睡眠。

不需要再试图融合声音和石头，
希望和黑夜，这是对于深渊和港口的渴望。
看哪，这不是莫扎特在你的灵魂中斗争，
而是面对死亡的不成形的武器的一声锣响。

永别了，五月的面孔。
这里，天空的蓝色今天是暗淡的。
星辰的冷漠的利剑
又一次洞穿眠者的土地。

灯，眠者

1.

没有你我睡不着觉，没有你

我不敢冒险往下走。

后来，我发现这是另一个梦，

这是一片许多路都通向死亡的土地。

于是，在我的枕畔我希望你

不存在，比那么多黑夜还要黑，

当我在无用的世界高声说话的时候，

我在过于广阔的睡眠的路上拥有了你。

神在我的身上簇拥着，我用

流动的油照亮这些岸，而你知道

我的脚步，夜复一夜地走向纠缠着我的深渊，

夜复一夜，我的黎明，不可穷尽的爱情。

2.

——我俯身向你，满是石头的山谷，

我倾听你庄严的休息的喧哗，

我隐约看见很低的阴影笼罩着你，

忧郁的地方被睡眠的泡沫洗白。

我听见你在做梦。啊单调而沉闷，
有时被一块看不见的岩石击碎，
当你的声音消失，在它的阴影中开启
一道狭窄的淙淙激流！

那上边，五颜六色的花园里，的确
一只傲慢的孔雀在长大，闪烁着死亡的光芒。
但是有我这跳动的火焰，对你已经足够，
你居住在话语曲里拐弯的黑夜里。

你是谁？关于你我只知道焦急，
你的声音里有一种没有结束的仪式的匆忙。
桌子的上面。你分享着阴暗，
你两手空空，只有它们被照亮！

◎

嘴啊，你可能吮吸
阴暗的滋味，
带沙子的水，
没有归途的生命。

在那里汇合，

苦水和甜水，

你将吮吸闪闪发光的、

不可分割的爱。

但是你不要苦恼，

嘴啊，你只求

一种混沌的反光，

一种白日的阴影：

灵魂要自己去爱

没有回答的泡沫。

快乐拯救了快乐，

爱拯救了非爱。

一块石头

它对我说，你是一股水，最阴暗的水，

最清凉的水，不可分割的爱就着它品尝。

我听见了它的脚步声，在其他的石头中，

在比日子更低的日子的永恒渴饮中。

刻字的石头

◎

你说，我们的灯和我们的叶簇的魅力，

这是我们的晚上的客人。

它们把船拉到我们的脚下，在石板路上，

它们知道我们的永恒的渴望。

完美的夜在空中呼唤它的火，

它们迈着没有影子的脚步而来，他们唤醒我们，

它们的话开始于我们声音的颤抖。

星辰的脚步丈量着这一夜的石板的地面，

它们把人固有的阴暗与那么多火融在一起。

一块石头

他希望，并不认识，

他死了，并未拥有。

树，烟，

风和失望的所有的线

成了他的住处。

紧紧地

他只抱住了死亡。

死者的地方

死者的地方在哪里，

他们是否像我们一样有权拥有道路，

他们说话吗，他们的语言更为真实，

他们是叶簇或更高的叶簇的精神吗？

不死鸟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城堡，

为他们支起了一张桌子吗？

某棵树的火焰中的某只鸟的叫声

是他们互相拥挤的空间吗？

也许他们躺在常春藤的叶子间，

他们杂乱的话

是叶子开裂的港口，夜从那儿来。

一块石头

我相当美。

有一天某个人与我相像是可能的。

但是荆棘从我的脸上把他夺走了，

石头压着我的肉体。

走近些，

穿黑条衣服的恭敬的女仆，

而你的面孔匆匆而去。

黑暗的奶洒了，散发出

我平凡的力量。

忠于我吧，

奶妈，不死的奶妈。

死者的地方

死者的地方，

也许是红色织物的褶皱。

也许他们跌进了

他那双生硬的手中；他们沉在

红色的海一样的簇丛中；

他们像镜子一样拥有

年轻女盲人的灰色身体吗；他们在

鸟的鸣啭中渴望拥有他那双溺者的手吗。

或者他们集合在无花果树或槭树下吗？

没有什么声音打扰他们的聚会。

女神站在树梢上，

她朝他们倾斜金壶。

只是有时神的手臂在树间闪烁，

鸟儿不叫了，其他的鸟儿。

一块石头

两年，或三年，

我感到满足。星辰，

江河，森林都比不上我。

月亮在我的灰袍上洒下鳞片。

我那黑眼圈的眼睛

在影子的拱顶下照耀着大海，

而我的头发比这个世界还要蓬松，

在被制服的眼睛看来，在触不到我的喊声听来。

夜的野兽在嚎叫，这是我的道路，

黑色的门关上。

一块石头

你的腿，夜很沉，

你的乳房，连在一起，

那么黑，我丢了眼睛，

神经，因为我看见了残酷，

在比石头更粗粝的黑暗中，

啊我的爱？

在光明的中央，我首先除掉

被毒气裂开的脑袋，

然后是我在所有国家中的名声，

只有我的一些右手还存在。

我带着一列队伍，

没有神，没有可听见的声音，没有罪孽，

　　　　三位一体的野兽嚎叫。

一块石头

落下，但温柔的雨，落到脸上。

消失，但慢慢地，可怜的小油灯。

让和让娜

你问

这低矮破旧的房子的主人，

这是让和让娜在另一个地方。

大风吹过

门槛，什么也不歌唱，也不出现。

这是让和让娜，他们灰色的脸，

日光的白粉落下，我看见

往日夏天的窗户。你还记得吗？

远处最明亮的，拱顶是阴影的女儿。

今天，今晚，我们升起一堆火，

在大房间里。

我们将要分别，

我们将把火留给死者。

一块石头

　　阿格洛尔站起来，

　　在枯黄的叶子中。

她狂热的腰身又恢复了，

　　因为一双无微不至的手。

她的颈项弯曲在热烈的唇下。

　　夜来了，遮住她遭到蹂躏的脸

　　和她在黏土床上的散乱的啜泣。

一块石头

在阴暗的墙下童年还将持续很久，我

　　意识到了冬天；它弯下身来，

　　伤心地，有力地，朝着一张脸，

痛苦地，朝着另一个白天的反光。

没有任何欲望，

只想有助于混合两种光，

啊记忆，我

在你的玻璃船中是白天的油，

朝着久雨的天空呼唤他红色的灵魂。

我会爱谁呢？大海的泡沫

在的里雅斯特的上面，

的里雅斯特海的灰色迷惑了

海岸上痛苦的司芬克斯的眼睛。

一块石头

暴风雨接着暴风雨，我只是

地上的一条路。

但是雨平息了无法平息的土地，

死亡在我的心中造成了夜的床。

一块石头

波尔斐关于太阳的书，

读吧，像读一堆黑色的石头。

我长时间地阅读波尔斐的这本书，

我来到一个没有任何太阳的地方。

一块石头

哦，在树枝间小声地说，

哦，悄悄地，哦，缄默不语，

永恒的携带者，月亮，微微开启栅栏，

朝我们弯下身吧，我们不再有白天。

◎

最阴暗的面孔喊

白天临近了。

黄杨树徒劳地紧靠

在破旧的花园里。

这群人也有他们的怨恨，

这缺席也有它的希望。

但是月亮躲藏起来，影子

塞满了死者的嘴。

在爱神的青铜像上

你老了，在神圣的

黑白格子布的褶皱里。

是谁，手擎一盏灯，

染红了你赤裸的天际？

孩子不着急也无声息，

为你发现了一条路。

——并非在你身上

古老的夜不再焦虑。

同一个孩子飞得很低，

在穹顶的黑暗中，

抓住这颗心，把它带到

无人知晓的树叶间。

一个声音

我们都老了，它，树叶，我，泉水，

它，些许阳光，我，深度，

它，死亡，我，生的智慧。

我接受时间在阴影中向我们呈现

它猛兽的面孔，笑起来不含嘲弄，

我喜欢风吹起来，风带着阴影。

死是一眼阴暗的泉，

搅浑无底的水供常春藤饮用。

我喜欢，我站在永恒的梦里。

火光在前

房间

镜子与涨水的河，今晨，

通过房间互相呼唤，两种光

存在着，并汇合在

拆除的房间的家具的黑暗中。

我们是两个做梦的地方，

用它们的石阶相互沟通，

一个梦的未曾浑浊的水消失，

总是重新形成，又总是破碎。

纯洁的手睡在不安的手的旁边。

有时候一个人在他的梦中蠕动。

远处，在桌子的黑色的水上，

红得发亮的裙子睡着了。

肩膀

你的肩膀是黎明，带着

我所有夜的隐约的痛苦，

形象的所有苦涩的泡沫，

无法忍受的夏天的所有发烫的红色。

你的躯体为了我们撑起喘息的时间，

仿佛一个更明亮的地方朝我们的影子倾斜，

——那一天真长，梦中的水流过，

闪闪发光，急速的隐蔽的汇流。

哦，在树叶的飒飒声中，

是放弃的梦闭着的眼睛！

我听见另一条激流的轰响越来越大，

在我们的永恒中，平静下来，或者消失。

树，灯

树在树中衰老，这是夏天。

鸟越过鸟的歌声逃离。

袍子的红色在远处的天上

照亮并驱散古老痛苦的马车。

哦脆弱的国度，

像人们擎着的一盏灯的火苗，

在世界的元气中睡眠将至，

彼此分享的灵魂的跳动是单纯的。

你也爱那个时刻，灯光

失去光彩，在白日里做梦。

你知道这是你痊愈的心的黑暗，

船靠近岸边，翻了。

路

路，在

树木的材料中。神祇，在

鸟的不疲倦的歌声里。

你全部的血在一只爱幻想的手下拱起。

哦，近了，哦，我的整个白天。

谁收拾起生锈的铁，
在高高的草里，别再忘了
在金属的凝块上光可以出现，
可以完成怀疑的精髓和死亡。

香桃木
有时候我知道你是土地，在你的
嘴唇上，我喝着焦虑的泉水，
它从发热的石头里涌出，而夏天
控制着幸福的石头和喝水的人。

有时候我同你说到香桃木，我们一整天
焚烧你所有手势的那棵树。
这是短暂的大火，发出贞女般的光，
就这样我在你明亮的头发中创造了你。

整个夏天，没有什么使我们的梦枯萎，使我们的
声音生锈，使我们的身体长大，使我们的武器战败。

有时候床站得像一条自由的船，

它慢慢驶入大海最远的地方。

血，音阶**si**

漫长，漫长的日子。

不平静的血撞击着血。

泳者是盲目的。

他从殷红的台阶下到你心脏的跳动中。

脖子伸直的时候，

那永远荒凉的呼喊抓住一张纯粹的嘴。

夏天就这样变老。死亡就这样

围住跳动的火焰的幸福。

我们睡了一会儿。音阶si

在红色的织物中久久回响。

蜜蜂，颜色

五点钟。

睡眠很轻，窗玻璃上斑斑点点。

那边，白天在颜色中汲取夜间

那清凉、流动的水。

仿佛灵魂变得简单，

更是一股光，使人放心，

但是，一分裂，撞在阴暗的腿上，

你迷路了，嘴喝到呛人的死亡。

丰饶的号角和红色的果实

在旋转的太阳中。所有这些蜜蜂的

嗡嗡声发自不纯洁的、温和的永恒，

在如此接近、仍然灼热的草原上。

晚上

蓝色的和黑色的沟。

耕地向天边偏离。

河床，宽阔，断裂，像涨水的河。

——看，已经是晚上，

火说着话，在我们身旁，在永恒的鼠尾草中。

傍晚的光

傍晚，

鸟在说话，数目不等，

它们互相撕咬，光。

手在荒凉的山坡上游动。

我们长时间地不动。

我们低声说话。

时间在我们周围停住，像五颜六色的水坑。

耐心，天空

对那棵被另一个冬天冻住的橄榄树，你应该做什么？

一个声音又起来了，贴近地皮仿佛汁液一样。

灌满这个花瓶需要神圣的时间，

是的，只须爱这荒芜的、充满阳光的时间。

为了在迅速移动的天空点起一把火要有耐心，

为了一杯黑色的酒需要不停地等待，

到那敞开的桥拱要有时间，

风的影子在你沉思的双手上滚动。

一个声音

啊，我们在这些树枝间是多么简单，

我们不存在，迈着同样的步伐，

一个影子爱着另一个影子，树枝的空间

不在影子的重压下喊叫，也不动。

我把你变成了平静的睡眠，

伴着没有明天的脚步，没有未来的时光，

仓枭在树丛中，当明净的夜来临，

直直地朝我们翻着土色的眼睛。

我的沉默；我的并不忧伤的焦虑，

你在那里寻找即将成熟的时间的滋味。

在封闭的大路上，不动的星辰在吮吸，

它是爱，是占有，是死亡。

一块石头

一堆火走在我们前面。

我不时瞥见你的颈项，你的面孔，

然后，只剩下火炬，

只剩下整团的火，死亡的怒潮。

灰烬把你从火焰中分离出来，

在黑夜的光中，

哦，存在，

在你转瞬即逝的穹顶下，为了一个

阴暗的节日，欢迎我们吧。

光，变化的光

我们不再在同一种光里见面，

我们不再有同样的眼睛，同样的手。

树更加近，泉水的声音更加鲜活，

我们的脚步更加深沉，在死者中间。

不在的上帝，把你的手按在我们的肩上，

从你返回的重压下画出我们肉体的草图，

最终把这些星辰、树林、鸟鸣、影子和阳光

融入我们的灵魂。

一块石头

日子深处的日子会拯救

我们在一起时很少的话吗？

对我来说，我如此热爱这些值得信赖的日子，

我关心那几句在我们的心炉里已经消失的话。

一块石头

　　我们来到这些草地上，

有时整整一队神祇从一棵树上出来

　　（这是我们的证据，傍晚）。

我无声地推着你们，

我感觉到你们的重量压在我们沉思的手上，

哦，你们，我的模模糊糊的话，

是横在夜间道路上的栏杆。

心，未曾搅浑的水

你快乐还是忧伤？

——我从不知道，

除非什么也不压

在不归的心上。

没有一只鸟把脚步

踏上心的彩绘玻璃，

花园和影子

穿过这颗心。

你的忧虑

吮吸着我的生命，

但是在叶簇间

没有任何回忆。

我是平凡的时间，

和未曾搅浑的水。

难道我知道爱你

却不晓得死亡？

傍晚的话

十月初的国度没有果实

不在草中裂开，而群鸟

从一片缺席和石子的鸣叫声中飞来

朝我们急急倾斜的高高的山坡上。

我傍晚的话，

仿佛深秋的葡萄，你冷，

但酒已在你的灵魂中燃烧，我发现
我唯一真正的热力，在你创造者的话中。

完美十月的那条船，明净，
能够到来。我们将汇合这两种光，
哦，我辉煌的船在海上飘荡。

临近的夜的光亮和话语的光亮，
——雾从所有活着的事物中升起
而你，我死亡中的灯发出红光。

“昂蒂亚姆，美丽的女伴”
《堂·乔瓦尼》 [7] 第一幕第三场

过去的夜的灯盏，在树叶间，
它们还亮着吗，在哪一个地方？
这是晚上，树增大，在门上。
星星先于死亡的脆弱的火出现。

“昂蒂亚姆，美丽的女伴”，星辰，居所，

晚上更加闪亮的溪流。

音乐激励着你们，我听见泡沫

落在你们身上，死者无法找到的心在跳动。

书，为了变老

星星转移；牧羊人

俯身向土地的幸福；多么平静啊，

仿佛这声虫鸣，变化不定，

由一个贫穷的神来造就。寂静

从你的书朝着你的心上升。

一阵风在世界的喧哗中无声地流动。

时间在远处微笑，停止了存在。

果园里成熟的果子是简单的。

你将变老，

在树木的颜色中褪色，

在墙上投下更缓慢的影子，

最终，灵魂成为受威胁的土地，

你重新把书翻到读过的地方，

你会说，这就是那些隐晦的最后的话。

焦虑和欲望的对话

1.

我常常想象，在我之上，

一张牺牲的脸，皱纹

就像耕过的土地。

嘴唇和眼睛是微笑的，

额头是暗淡的，海的喧嚣使它疲倦而浑浊。

我对它说：成为我的力量，而它的光增强，

早晨它统治着一个战争中的国家

和整整一条河，这条曲折蜿蜒的河

保证了夺来的土地肥沃。

于是我感到惊奇，居然需要

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大的辛苦。因为果实

已经长满树。太阳已经

照亮晚上的国家。

我看着高原，我可以生活在那里，

这只手握着另一只嶙峋的手，

这种缺席的呼吸撑起

未完成的秋耕的全部。

2.

我想到不在者科雷；她手里拿着

花朵的耀眼的黑色的心，

她坠落，饮着黑夜，不可泄露者，

落在光——和阴影——的草原上。我理解

这个错误，死亡。阿福花，茉莉花，

是我们家乡的花。河岸，

水不太深，清澈，碧绿，让世界之心的

影子微微颤动……是的，抓住吧。

折断的花的错误在我们身上被宽恕，

全部灵魂在一句简单的话的周围撑起，

暗淡的灰色消失在成熟的果子中。

词语的武器消失，

在幸福、没有归路的物质中。

3.

是的，是这么回事。

目眩，在古老的词语中。

我们的生活

在远方是重叠的，像一个幸福的海，

被尖利的水的武器澄清。

我们不再需要

令人心碎的形象，为了爱。

那边，一棵树对我们已经足够，通过光

它从自身中分离，不再知道

名字几乎说出一位几乎化为肉身的神。

这高高的地方，挨近的唯一使它焚烧。

墙粗粗地涂上灰泥层，简单的时间

用它没有忧伤的手抚摸着，丈量着。

4.

而你，

是我的骄傲，

哦，不要那样背光，哦，更多地爱你，

你与我不再陌生。我们长大，我知道，

在同一个阴暗的花园里。我们喝过

同一种难以下咽的水，在树下。

同一个严厉的天使威胁过你。

我们的脚步是一样的，摆脱了

可遗忘的童年的荆棘和

同样的不纯洁的诅咒。

5.

想象吧，有一个晚上，

光在大地上徘徊，

张开它充满风暴的馈赠的手，

手掌是我们的住处，焦虑和希望的住处。

想象吧，光是牺牲品，

为了拯救一个死亡的地方，在一个

疏远的黑色的神的庇护下。下午

是紫红的，线条简单。想象在

镜子里分裂，向我们呈现

它亮银般微笑的面孔。

我们有些老了。而幸福

使它的果子成熟，枝叶褪尽。

这就是一个更近的国度吗，我纯净的水？

你在徒劳的话语中走过的这些路

会沿着河岸吗，那里从不是你的住处，

“在远方”音乐响起，“在晚上”得以解脱？

6.

用你泥土和阴影的翅膀唤醒我们，

像大地一样巨大的天使，把我们带到

这里，死亡之地的同一个地方，

为了一个开始。古老的果实

是我们终于得到缓解的饥和渴。

火是我们的火。而等待化作

这临近的命运，这时间，这居所。

铁，绝对的麦子，

在我们行动的、诅咒的、纯洁的双手的

休闲地里发芽，作为种子落下，迎接着

时间的金子，仿佛临近的星辰的循环，

善意而无用。

这里，我们走到这里，

在这里，我们学会万能的语言，

打开你，向我们说话，撕裂你，

烧掉花冠，清脆的跳动，

太阳的琥珀色的心。

写在廷多莱的圣母哀悼耶稣之死两画上

痛苦

在被太阳吞噬的这些黑色栏栅上

从未如此高贵。高贵

作为原因从未具有如此的精神性，

两根蜡烛，站在夜晚的栏栅上。

这里，

一个巨大的希望是画家。啊，谁更真实，

欲望的悲伤还是描绘的形象？

欲望撕破形象的画布，

形象给失血的欲望以生命。

一个声音

人们说你喝这几乎不存在的水，

你记得吗，水逃离我们，跟我们说一说。

这令人失望的水，终于被抓住，它有

和死亡之水不同的味道吗，你是

那个被一种模糊的话语照亮的人吗，

它喝着永远鲜活的这眼泉水，

或者水只不过是影子，而你的面孔

只不过反映着它的结果？

——我不知道，我不在，时间结束了，

像一个梦向着隐蔽的神祇达到高潮，

而你的声音，像一股水本身，消失于

这清晰的语言，使我精力耗尽

是的，我可以生活在这里，天使，就是土地，

走向每一个树丛，显身，燃烧。

我是这空空的祭坛，这深渊，这些树，

而你，可能是怀疑：但也可能是黎明

和开启的石头的光辉。

诗的艺术

夜之外目光被清理。

手不动，干枯了。

人们调和了兴奋。人们对心说

成为心。在这些血管中有一个魔鬼，

它喊叫着逃走了。

在这张嘴里有一种忧郁的、滴血的声音，

它被洗净，招回。

在门槛的圈套中

Dans le leurre du seuil ，1975

树才　译

> 他们好像听到了一个世界被赎回或者被摧毁的消息。

——《冬天的故事》 [8]

河

哦不，总是

从不可能之翅的展开中

你醒来，携着一声喊，

从仅仅是梦的那个地点。你的声音，突然，

像滚雷一样刺耳。整个聚拢的意义，

掉到里面，发出一种

撞到石头的梦的声音。

你又一次起床

在困扰你的这个夏天。

这声音仍来自别处，近处，远处；

你走向颤动着的百叶窗……外面，无风，

夜间的事物是静止不动的

就像水在光中行进。

看，

树，露台的矮墙，

平地，像画在空中，

一团团明亮的蓝在沟壑中，

它们稍一颤动，也许是反光

河上的另一些树木和石头。

看！睁大眼睛看！这里一无所有，

无论这条山谷，这缕微光

在暴风雨的顶端，还是面包，酒，

都不再拥有夜间的

永远静悄悄的呼吸

它在古老的睡梦中

让夜间赶路的牲口和事物

融入星星大衣下的永恒。

看，

捧着乳房的那只手，

认得它的形状，让它凸出

温和的冷漠，手抬起，

沉思它的间距，它的纯真，

灼烫地从荒凉的喊叫中抽回。

但天空闪烁着一些同样的符号，

为什么意义

凝固在大熊星座的侧面，

无法愈合的伤口

在穿越一切的那条河中

从它的血块分开，像一个死亡数字，

黑暗生命闪闪发光的流水？

你看着河在大地上流淌，

上流，下流，同样的夜

尽管这些反光徒劳地

收集濒死果子的星星。

而你更加明白，你梦见

一条载满黑土的小船

离岸驶去。冥河上渡亡灵的神

用整个身子顶着撑篙

它已经触底，你不知道

在河底那些无名的淤泥中。

噢土地，土地，

为何果实的完美，当意义

像一条小船刚被预感到，

避开那色彩和形式？

这揪心的记忆从何而来，

从矮草丛中另一个夏天的小船？

是的，穿越迷宫的众多

事实，还有众多确信，甚至众多

喜悦，被预先保存，从何而来？

为何形象，不是表象，甚至不是

动荡的梦，为何它坚持，尽管

否定了生命？深邃的白昼，

一位年轻的神涉过河的浅滩，

牧羊人在尘土里逐渐远离，

一群孩子在高高的叶簇间玩耍，

笑着，在和平中争斗，夜的声音，

而精神有它的呼吸，同样的……

今天摆渡者

只有这条喧响的黑色的岸，

而施瓦策尔[9]，他死时

在栈桥码头听见一种音乐

他的亲人们却一无所知（莫非

它已是默启的拯救之笛

或者失落福地的至高之善，

“作品”，变了模样？）——它身后

只遗下这些迷宫般的焚烧之水。

噢土地，

更强悍的星星，从未封闭

更稳定的火焰天空的边缘，

牧羊人在树中更急切的呼唤

从未毁坏更黑暗的夏天。

……

……

土地，

他已窥见什么？懂得什么？

他将接受什么？

他倾听，很久，

然后他又起身，火

这部作品之火抵达，

它知道，在一种

松开、重逢和喜悦的顶峰，

照亮他的脸。

声音，结束，

从撞击泥浆涌浪的撑篙，

夜晚

从滑入河底的山脉。

别处，

我一无所知之处，我写作之处，

一条狗可能被下了毒，

抓挠这夜间的苦涩的土地。

在门槛的圈套中

撞击，

永远撞击。

在门槛的圈套中。

门，锁了，

句子，空的。

在铁中，只唤醒

这些词，铁。

在语言中，黑色的。

那人在那里，

一动不动，守着

他的桌子，堆着

符号，微光。那人被呼唤了

三次，但没有起身。

……

在集会中，空缺

仪式主持者。

在脱壳的麦子中

葡萄酒变干。

在那只抓住

缺席之手的手中。

在回忆的

毫无用处中。

在写作中，匆匆

纳入夜晚

在熄灭的词中

甚至在黎明前。

……

在那张嘴中

它想从另一张嘴

索要任何一个夏天

都不会成熟的蜜。

在音符中，它

突然加强

直到成为，几乎是

冰川的经过

然后音符的

反复强调，它

分开赤裸的长浪

在星辰下。

在星辰的反光中

在铁上。

在未能相遇的

肉体的恐惧中。

撞击，晚了。

嘴唇渴望

甚至当血流出，

手还在撞击

甚至当手臂成了

消散的灰烬。

……

……

早在黑土地上

那条吠叫的狗

扑向驶往对岸的

那个摆渡者之前。

嘴满是泥浆，

眼窝已挖空，

把你的船推给我们吧

在物质中。

撑篙触到了怎样的深度，你不知道，

怎样的偏离，

也不知道，夜色中，

书中的词语照亮了什么。

早在那条狗

被草草覆盖之前，

人们也用，摆渡者，

符号大衣将你包裹。

人们同你说话，给你

一两把钥匙，另一块土地

那张无用的地图。

你听着，双眼转向

黑暗的水。

你听着，几铲土

掉落下来。

早在那条狗之前

它死于昨天

摆渡者，人们想栽种

你的磷光。

年轻姑娘的手

摆脱了土地

从结着未来的

金种子的根茎下。

你能辨认出她们的手臂

在沉甸甸的影子里，

还有宽大的内衣下

那些隆起的乳房。

笑声在高处燃烧

但你离开。

血淋淋的，你

被扔进光中，

你睁开眼睛，笑着，

为了命名白昼，

但白昼未被说出

血的帷幕重又落下，发出

重重的闷响，在光之上。

笑声在高处燃烧，

染红在

纷纷瓦解的厚度中。

你把火

从我们的岸上转移吧。

早在那堆火

被点燃之前

火的见证落实了，辨不清，

在树叶的床上。

正面转向我们，

符号阅读者，

另一面怎样的风，听不见，

令它们瑟瑟响？

怎样的犹豫之手

就像有所发现

抓住，翻阅

书页的阴影？

怎样的沉思之手

就像已经找到？

……

噢，俯身吧，放心吧，

云

你的微笑荡漾

在清澈的脸上。

为着贴在岸边

那个被寒冷穿透的人

成为法老的女儿吧

成为他的女仆，

这些女仆，还在

黎明之前，水

映照出

掀翻的红布。

……

就像一只手

在一张桌上分拣

黑麦草

几乎发芽的种籽

在黑森林的水上

一道反光

变得双重，意义

突然在里面生成，

迎接吧，为了

在你的话语中入睡，

一阵阵狂风

从我们的词语吹出漏洞。

……

“你来是想要喝这种酒吗，

我不允许你喝它。

你来是想要了解这黑面包吗，

它被一种诺言之火焚烧过，

我不允许你从中生出光。

你来，莫非只有水

让你平静，一点点温水，

跟着其他嘴唇在午夜时分饮下

在拆毁的床和单纯的土地之间，

我不允许你碰这酒杯。

你来是想让这孩子

在火焰之上闪闪发光

火焰把他封在四月的永恒中

他在那里笑，而你，在鸟停落之处

在尚未命名的迎接这只鸟的时辰里，

我不允许你把手抬到炉膛之上

我在那里明亮地统治。

你到来，

我不允许你显身。

你要求，

我不允许你知道你的嘴唇

说出的名字。”

……

早在这些石头之前

工人，夜深时

站到墙上

把它们拽下。

早在乌鸦的侧翼

凸现雾的铁锈色之前

乌鸦掠过梦，啼叫一声

弥满黑色大地。

早在被锹

击碎的夏天之前，

早在另一场梦中的

一声喊叫

喊叫着扑向

代表我们的那个人之前，

在源头

希望做出阴影，

唯一的整体，这身体的

运动，而突然，当它

用锤子砸向撑篙

把我们遗忘。

……

我们，词语之风

抑制的声音。

我们，被漩涡

撕碎的劳作。

因为如果我走向你，你说过，

瓦砾，闪光，

回声，房间是空的。

莫非是“另一个”，回答我的那声呼唤，

或者仍然是我？

而在多重的回声的拱顶下，

莫非我只是

箭矢中的一支，射向

事物？

我们

在众声之中，

我们

其中的一个。

摆脱自己

从崩塌的内墙，

挖掘自己，扩大自己，

倒空自己，

染红自己，

因一种遥远的圆满增强自己。

……

看这滚雷，

它喊叫着扑向荒凉的夏天

然而，一动不动，

这是抬起头的挂钩，

瞎了眼的脸。

听着。

回音并非围绕声音而是就在声音里

就像它的深渊。

声音的悬崖，

它的大水在漏斗里碎裂，

虎耳草

挣脱你的眼睛，携着一声

鹰的喊叫，曲终。

水声的前胸在那里撞击，

你听不见它，

但是，你带走吧，炫目的眼珠，

凭着刺耳的翅膀。

我们

融化在声音中，

我们

携带着声音。

我们，是的，当滚雷

以碎裂的手

抛掷，滚动，重获

石头的绝对。

捕食者

在它飞翔的顶点，

喊叫着，

缩回自身并撕裂自己。

从它被黑喙裂开的胸部

迸溅出虚无。

在话语的顶点仍然是声音，

在劳作中

第二重声音的长浪。

但在声音的顶点，光变化。

……

一切残缺的可见

自己隐没，

火炭里传来

另一些田野的呼唤

而闪电，平和地

踞于众树之上，

梦中乳房动荡着

睡眠和死亡，

燃烧着，一种色彩，

世界的夜晚

就像在黑水中

展开一块彩色的布

当影像突然

分开流水，

喊它的种子，火，

对着一杆撑篙。

……

时辰

从整体中切出，现在。

在场

被死亡纠正。灯泡

静静地跪着

并且燃烧

倾斜，摇晃

在没有顶梢的夜间。

我听你

在劳作的虚无中颤动

劳作在世间受苦。

我感觉

纷至沓来的呼唤

牧场是燃烧着的灯泡。

我大把地抓紧泥土

在这光滑的内墙的逃离中

它没有底

在黎明之前。

我听你，我在你绳编的篮筐里

抓住整个土地。外面，

仍然是痛苦的时间

在影像之前。

在握紧的外面之手中，

世界万物的麦子

开始发芽。

……

冥河上渡亡灵的神

沉思着，用他的篙，碰触

你的肩

而你，已经被夜晚覆盖

当你的撑篙再次寻找河的底部

却是徒劳，

哪一个存在，哪一个失去？

谁能够希望，谁给出承诺？

俯身吧，看水中露出

一张脸

就像从你肩的反光中，

点着了火。

两种色彩

早在星辰之前

在反光中

两只手在挖，为了抓住，它们

只有信心。

两只破碎的手，寻找

为了胜过黄金

为了生命诞生一个梦。

噢几束反光

尽管泥泞，

闭合的水

沙沙声中的门槛，

枝条和果实

流过砌成的水！

是的，你是这个国度，

我唤醒你

就像在被人搅动的水中，甚至夜晚，

天空是另一个。

在动荡的水中

走着星星之树。

在加速的呼吸里，

饮另一种光。

因此，赤裸的强力，

我收获你

在我合拢的双手中

只捧一杯。

从我的指间

流过世界，

但那从我们身上升起的，我的水，焚烧过，
渴望一个生命。

我用嘴唇触摸你，
我的女友，
我颤抖着触及，孩子，梦幻，
在这个埃及。
树叶，夏日的夜晚，
牲畜，天空的道路，
呼吸，静静的，符号，未完成，
在那里安睡。
喝吧，你对我说，
从做梦的意义上。

喝吧，我是水，焚烧过，
在水流的肩头，
那里乳房挺起，
透过星星的反光。
喝吧，反光。
从我身上爱吧，你无法抓住，
用一张无尽的嘴，

星星那静止的在场。

我有信心，我喝，

水从我的指间滑落，

不，水闪耀。

土地，被瞥见，

史前的草丛，成熟的石头，

别的色彩，从未

如此简朴地梦见，

我触摸你的乱发，沉甸甸，被流水

在黑暗中拧弯。

而我们的喊，突然，

松开拥抱，

但当你溢出

黎明，这麦田依然存在。

……

早在发白的

星星之前

找到羔羊和牧羊人

在石头中间。

泡沫上的黎明，乳白色，

畜群挤在一起

泡沫之上，

涌浪的尽头，散开着，

蹄声安宁。

天很冷，夜

混入大地。

早在星星之前

单纯的孩子

沐浴在事物中

他携着世界。

仍然是夜，但

他是两种色彩，

一种蓝融入绿

在树木的顶梢

像一团明亮的火

生成在果实之间

沉甸甸的

画布的红色

被埃及女人，那不醒者，洗过，

在夜间，在河水中，

当船篙，

那一天，

在眼神荒凉的形象的泥浆中

碰到语言。

土地

我喊，看，

光

就在那里，离我们很近！这里

它储备的水，还在变形。这里

木头在减价。这里，几种果实

会在黎明天空的颤栗中变干。

什么都没变，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事物，

几乎同样的词语，

但是，看吧，你身上，我身上
那未分的，那不可见的，聚合。

还有她！不是吗
她在那里微笑（“我就是光，
是的，我同意”），在门槛的确定中，
倾斜着，指引着脚步
据说一个太阳孩子在一片黑暗之水上。

……

我喊，看，
巴旦杏
突然开满千万朵花。
这里
那多结的，从未落地，那碎裂的
进入码头。我就是夜
我同意。我就是巴旦杏
我装扮整齐进入婚房。

看吧，几只手

从天空的更高处

像一阵骤雨经过，在每一朵花中，

抓住

生命中不朽的部分。

她们分开杏仁

平静地。她们触摸，她们提取幼芽。

她们把它带走，播入

另一些世界，

在短暂的花朵的永恒中。

……

啊火焰

在耗尽中庆贺，

灰烬

在消失中收获。

火焰，是的，你

从夏日的祭桌上

烧掉热情，僵硬之手的

惊跳。

火焰，为了让青天的石头

被我们的影子清洗，为了让

一位幼神

在强烈的元气中玩耍。

我俯身于你，我收集，跪着，

火焰，你离开，

焦灼、热情、哀伤、孤独

都在你的烟中。

我俯身于你，黎明，我

把你的脸捧在手中。多美啊

在我们空寂的床榻！我牺牲

而你是我焚烧的一切的复活。

火焰

我们往年的房间，神秘

就像一艘船的船头驶过。

火焰杯子

在被抛弃的厨房餐桌上，

AV.

在瓦砾中。

火焰，从房间到房间，

石膏像，

整个冷漠，被照亮。

火焰灯泡

里面缺上帝

在马厩的门板上面。

火焰

闪电的葡萄园，在那边，

在做梦的畜群的踩踏中。

火焰石头

梦幻之刀做了大贡献。

火焰，

在火焰的安宁中，

牺牲的羔羊无恙。

……

晚了，我喊

被火接纳的词语。

我喊，看，

这里撒了一种陌生的盐。

我喊，看，

你的意识不在你身上，

你目光的上游

不在你身上，

你的痛苦不在你身上，更不用说你的快乐。

我喊，听，

音乐停了。

到处，在万物中，

风起身，松开。

今天网眼之间的距离

比网眼更存在，

我们抛下一只网不住的网。

完成，整理，

我们不再知道。

在瞪大的眼和更真的词之间

完成的枕套撕裂。

啊横杠，啊铁锈

水的痕迹，意义的痕迹

在那里消失，扩散，

上帝，赤裸的内壁

腐蚀，切口

在世界的腰间有同样荒凉的侧面。

真是太晚了！

我们看到一个神推着什么东西

像一艘船靠向岸但一切都在变。

在人的道路上崩塌，

踩踏，低空的嘈杂。

这里那里握紧

劳作的手

——但当它偏向黑暗的笔划，

这就像一个黎明。

看，

这里，在意义的荒原上，
离地面几米远，
就像火点着了火，
而第二个火堆，放弃，
像它还在着火，在事物的
布帛的高处，被风鼓起。
看，
第四堵墙拆除了，
在墙和北边的柱脚之间
有位置留给黑莓
和每个夜晚转瞬即逝的畜群。
第四堵墙和第一堵
从链条上偏离，
在场的印章
从岩石的压力下炸开。
我于是从急喊着的缺口处进入。
难道是两个斗士松手了？
或者两位恋人从不安中坠落？
不，光和光游戏，
而符号就是生命
在事物的透明之树中。

我喊，看，

符号变成了地点。

在闪电的门廊下

溶化

我们是，又不是。

同我一起进入吧，黑暗，

凭着缺口接受饥饿的喊。

让我们彼此成为火焰吧

当火焰放弃火炬，

烟的句子瞬间可读

在它从完整的空气中消失之前。

……

是的，所有简单的事物

重新确立

这里那里，在它们

火的层面上。

无源头地活着，

是的，现在，

经过，手

被虚无的微光穿透。

而一切迷恋

一柱烟

但颤动得清晰，像

一尊鸣响的青铜。

……

我们重新发现

光，如此高旷，就像

一条清澈的溪流，从时辰

和喊声相混合的杯中溢出，

只剩下被指明的丰盛。

我们重新发现，我们

抓住我们赤裸的纯粹的在场，

在早晨之床和夜晚之床上，

时间到处挖它的车辙，

珍稀之水到处蒸发，

我们承担起彼此，因为最终

每一个就是所有的牲畜和事物，

所有荒凉的道路，所有的石头，

所有的溪流，所有的铁。

看，

这里虚无开花；而它的花冠，

它清晨和黄昏的色彩，它的

神秘之美在尘世间的支撑

它的暗绿也一样，还有枝条间的风，

这是我们身上的金：非物质的金，

非持续的金，非拥有的金，

已允诺的金，唯一的火焰

在蒸馏器的变形的一侧。

即将结束的白昼多么宝贵，

这光的品质多么珍稀，

这些树木，这些泉水间的道路

稍稍有点发黄的水晶多么单纯，

我们的声音，彼此多么满意

它们渴望着重逢

曾经肩并肩游逛，长久

被中断，黑暗，

但愿你把这虚无之罐命名为上帝，

上帝不在，但他拯救天赋，

上帝没有目光，但他的双手连接，

上帝是乌云，是孩子，他仍将诞生，

上帝是大船，为了容纳古老的痛苦，

上帝是拱顶，为了盐这不安的星星，

在唯一的智性的蒸发中

智性在这里懂得并证明。

……

我们的手彼此寻找

愿它们成为赤裸的石头

和被分享的快乐

一抱草

因为尽管你和我

喊叫着

我们只是清澈之火的一只羔羊

被一阵风吹散

尽管我们不能知道

拂晓时

是这声喊

使它诞生，

然而，相遇时，

我们的手

把另一些永恒

允诺给欲望。

……

我们的土地

是未完成

长柄大镰刀的光

它吃泡沫

不是因为

它仅有的闪电是真的，

尽管清澈的虚无，

是我们的床

尽管你在我旁边，

我们简单得

只是被牺牲割下的

烟，

但为了拱底石

它让我们结合，

透明的麦子，

允诺给欲望。

……

喊的永恒

喊的孩子好像

诞生自痛苦

痛苦生出光。

永恒下到

赤裸的泥土

掀起意义

就像一把铲。

……

看吧，孩子

在这里，在巴旦杏里，

站着

像好几艘大船同时抵达梦中。

他上升到

太阳和月亮之间。他试着俯身于我们

在烟中

它的火，笑着，

天使和蛇有着同样的脸。

在词语的花丛中，

他让

那棵树第二次结果。

泥瓦匠

俯向光的深处。

他的铲子伸向瓦砾

为了不可能的填满。

他刮擦

用那闪着磷光的铲子

这另一片天空，他搜寻

用我们梦中古老的铁

在荆棘丛下，

在火和永存那一层。

他扯下

那束白色的火

在石丛间那永存的跳动中。

他沉默。

他词语的正午还很远

在光中。

但是，晚了，

从天空中褪色的红

对他已经足够，为了永恒的归来

在石头中，在仍然清晰的

树梢的魅力中，石头增大。

……

仅仅是虚无的强力，

嘴，虚无的唾沫，

我喊，

在我和你的山谷之上

欢乐的喊在纯粹的形式中存留。

……

是的，我是夜晚的石头，被照亮，

我同意。

是的，我是水洼
比天空更辽阔，我是孩子
搅动着泥浆，彩虹
在水的倒影中，没有歇息，没有记忆，
我同意。
我是火，我是
火的瞳孔，在草丛和世纪的烟中，
我同意。

我是乌云
我同意。我是夜晚的星星
我同意。
我是成熟的人群的葡萄串，
我是走向村庄的泥瓦匠
那推迟的出发，
我是迷路的小卡车的噪音，
我同意。我是牧羊人，
我把疲倦和希望推到
在马厩的星辰的拱顶下。

我是八月之夜，我在马厩为牲口铺床。

我是睡眠，

我在我的船上吃梦，我同意。

我是声音

它有这么多渴望。我是木槌

它击打，发出闷响，

天空，黑色的大地。我是摆渡者，

我是穿越一切的一切之船，

我是太阳，

我在石丛中停步在世界的顶端。

话语

从十字架上被放下。外形的麻纤维

最终被浸渍。

耐心

它渴望，并懂得。

王冠

它有权焚烧。

怪兽和安宁的
撑篙，
它找到
并温柔地，在流动的水中，

碰触一个肩膀。

那零散的，那不可分的
是的，在窗玻璃上
在一次逃跑的尝试中
无声的撞击
有时，更高处，一个脑袋
在喊。

是的，在夜里
电视寻找岸，
古老的希望俯身于影像的
嘴唇，
在血液的孤独中

咬

影像的裸肩。

是的，在夜里

对意义的需要

持久压迫影像的冰冷乳房

而激烈的心，孤零零，

在徒劳欲望的星辰下，转身。

……

是的，凭借神

神在一只羔羊的外形下游荡

在运货小卡车附近，

在整夜燃烧的路灯下。

我停步，他也停步，

我前行，这张脸

消隐，照亮

我的腿，推着它

世界外面的霜咔嚓响。

……

是的，凭借声音

紧贴寂静，

凭借肩的碰撞

紧贴距离

但是，由于你分享冷漠的闪电，

天空突然变黑，

桌子上，我们的面包孤独。

……

是的，凭借颤动的门

因为风

因为破了洞的外形

（如果出门，我们会在色彩中变瞎）。

是的，凭借有时似乎消失的

颤动。

是的，凭借世间迟迟回升的发烧。

……

是的，凭借夜

当夜摇晃色彩的灰烬，

催促

无光的火焰升起。

（闪电，

树在裸露的喉咙里喊，

而你

天空中的存在。）

……

是的，凭借被照亮的树梢
还有一个小时。
是的，凭借手
它强悍地划下树梢的痕迹
没有结束，
没有未来，
时而淹入清澈的墨，时而转暗。

在独行的光中，没有位置。

……
是的，凭借这些日子
滚雷游荡，自凌晨开始。
凭借湿草丛中我的道路
夜晚用石头轮子将它们压弯。

是的，凭借这些荆棘
顶梢在石丛间。凭借这棵树，
倚天而立。
凭借这些火焰，到处都是，

这些声音，每个夜晚，
天空和大地的婚礼

（很晚，当海绵擦拭桌面
微微照亮
面包屑和葡萄酒。）

……

是的，凭借被遗弃的
两根木柱，
是的，凭借这盐
它变硬，在漆成黑色的厨房盒子里，
是的，凭借石膏箱：打开着，僵硬，
无法占有的种子，闪着光。

是的，凭借这窟窿
在壁炉旁，还张着嘴
（十字镐和锹，还在那里
靠墙而立：泥瓦匠，有人喊，

刚刚走过，悄无声息，

到另一个房间去干另一桩活儿。）

……

是的，凭借被遗忘的

这个地方，一些荆棘

未被移走，还有一些希望的灰烬，

凭借被战胜的欲望，不，被耗尽

因为我们深刻地经历了这些日子

这束光将它们允诺给我们！

总是好天气，美得要死，

四周的村野是荒凉的，

我们只听见泥土的呼吸

和井绳的呻吟，时间

再次坠入木桶，如同过多的天空。

我们在此地或别处劳作，在大房子里，

我们很少说话，声音生锈

像人们在石头下隐藏一把钥匙。

有时夜晚到来，从绳子那头，

戴黑头巾的贤惠妇人默默地

把牲畜赶进恒定的阳光之水。

愿她沉睡

在我们曾经的绝对之中

这座房子曾经是一道沟壑

天空在那里嗞嗞响，鸟飞来

渴饮夜间的宁静……无法揭示，

太宏大，太神秘，对我们的脚步，

我们让她黑暗的肩头开花吧，

别惊扰她，从均匀的呼吸中

她正从大地的梦幻储藏地汲水。

我们只要放下这些石头，当夜来临，

我们读到符号，在它的荒凉一侧。

多少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想去完成，

多少无从破解的符号我们想去碰触，

用我们无知因此也是残忍的手指！

多少徘徊，多少孤独！

记忆厌倦了，当然，时间紧迫，

道路仍然没有尽头……但是天空
在夜的那边，拥有深红色的
石头，而在我们分级的生命中，
光有时增强你，你接纳，并且燃烧。

……

是的，凭借夜
高处，在我们夏日的房间
它前行如船，有时犹豫
在天空的波沫中（我仍然
看见你，在撕裂的锡做的冰里，
远远地拆开这些年月的
红色衣裳，无限如同
窗边的那颗星，你用涡流中
未完成的梦幻之手，黎明
已从涡流中吐芽，从睡意中
摘下每一天那垂死的时光玫瑰。
我看着
另一只船出现，一团火
也在犹豫

也是初生，如同生命，
在伐舍尔山的葡萄嫩枝上。

我能走下来
能穿过这些阴暗的房间，
打开，就像从前，踏响脚步
崭新的每一天在葡萄园中
在天空永恒的静止中，

天气很好，
房屋持久如同星辰
继续在明亮的天空中上升，

埃及法老的女儿安眠于此，
乳房自由，
在这一层，河中央的
水流指引。）
……

是的，凭借《大谷仓》

还有让·欧伯里，来自奥尔贡，

还有他的儿子克罗德和让。

“我们这一天举行

领圣餐仪式。”日期未标明。

……

是的，凭借断裂的拱桥

门槛

我们找到了丢失的石条

流淌吧，和平之河，

让河岸的石竹开花。

……

是的，凭借闪耀的窗玻璃

那里，经过重构，

单纯的手从外面伸向果实

（这只船是红色的，黄昏的，
听说第一棵树的果实，在世界的
痛苦的枝条上结束了它的日子。
沉思着，它走向另一条河岸。）

是的，凭借这火，
凭借它在宁静水流上的反光，
凭借我们的地点，它前行，
凭借成熟果实下的火焰路。

……

是的，凭借这下午
一切静寂，永无终点，
时间沉睡在冬日火焰的灰烬里
而撞击窗玻璃的胡蜂
已缝合世界的很多裂口。
我们睡了，在高处的房间，但我们
也前行，并且永远，在石头中间。

……

是的，凭借身体

在盲目的痛苦中，一无所求，

但臻于完满。

在它的窗玻璃上，叶簇挨得更近

在更明亮的树上。果实歇息

在镜子的拱顶下。太阳

仍在高处，在桌子上的夏日篮筐

和几支花朵后面。

……

是的，凭借把虚无

做成火焰的诞生，

以及对我们平静脸庞的

混淆。

（我们俯身，而水

流得疾速，

但我们的手，断于此处，

祈祷那个影像。）

……

是的，凭借孩子

凭借我从孩子的嘴里

救出的这几个词。“瞧，蛇

并未从这座花园的深处离开

黄杨树的淡影。它的所有欲望

就是石头中间的寂静和梦幻。

在事物中间命名的痛苦

将结束。”这已是肩膀中的音乐，

被保护在怀抱中的音乐，

重新和解的嘴唇之上的音乐。

……

是的，凭借词语，

几个词语。

（从一只手，

当然，扬起鞭子，侮辱意义，

石头中间的整辆影像马车

另一只手，更深入，抓牢。）

因为那个人不知道

一个纯粹之梦的权利，梦

要求掀开意义，抚慰

流血的脸，给

被一束光击伤的话语染上色彩，

那个人，莫非他是

能创造一片土地的一个神，

缺乏怜悯，无法进入

真，只是一份信任，

在被它的差异遮蔽的欲望中

感觉不到乌云的巨大偏离。

他想建造！难道这，疲惫不堪，

只是一道闪电的痕迹，为了

在骄傲中保持某种形式的虚无，

但这是做梦，仍然是它，但没有幸福，

不知如何抵达简要之地。

不，不要肢解
而要奉献，坚定。“写作”，一种暴力
是为了有着净水味道的安宁。
但愿美，
因为美这个词有意义，尽管死亡，
但愿美把我们的山峦聚拢
为了夏日的水，狭窄，
从草中呼唤，
但愿美抓住水的手，穿越这些道路，
把此地的细弱之水，引向清澈之河。

……

是的，凭借
我在这片土地上抓住的这只手。

外面
又一道闪电，

放弃，

在下面喊，滑落，

让石头中间的天空尽头

失色。

涉过浅滩

石头间清浅的溪流。

……

是的，凭借赤裸的美，

连同撕裂，排除，在肩膀的运动中。

是的，凭借你——停步在

天空的浅滩，

闪电，半开的裙子

在大地结满黑色果实的丰盛之上。

……

是的，凭借死，

是的，凭借无尽的生。

……

凭借重现的冬天，今晚，明天，

是的，此地，彼地，别处，此地，还有那边

（从做梦的书中，火

翻过书页。

火抓住书页的颈背，用伤口

加重它们。

书页消失了，沿着

火的弯道

书页弯成弧形，这就是

爱的神秘。）

……

是的，甚至凭借这错误，

它前行，

是的，凭借单纯的幸福，碎裂的声音。

……

……

增大（是的，聚拢，焚毁，

驱散，

盐

上升的风景，转晴的春天，

灰烬

消散的想象的世界，

黎明，但是，

有些人滞留在顶梢附近。

他们呼吸，焦急

一个贴着一个，就像

哑默的牲畜。

它们移动，在寒冷中。

大地就像一丛潮湿枝条的火，

火，一片梦见的土地），

并且燃烧，是的，变得炽白然后展开

（活着，乌云

被神秘地驱赶，闪光，

终结，

不可能的翅膀重新展开）

波涛无尽头也无保留。

……

词语如同天空

今天，

什么东西在聚拢，在消散。

词语如同天空，

无限

但突然，整个天空在短暂的水洼中。

译后记

我喜爱的法国诗人中，我只见过伊夫·博纳富瓦。

2000年7月，我得到法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去法国自由访学两个月。抵达巴黎后，我同博纳富瓦通了电话。我们约好在7月14日见面。之前，在博纳富瓦的同意下，我曾同法国青年诗人罗曼一起，从诗集《无光的一切》（1987年）中合译了十首诗作，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2000年第2期）上。

博纳富瓦在他的书房里同我见面。这是一个两居室，是博纳富瓦写作和约见友人的地方。他的家则在街对面的另一座楼里。博纳富瓦生于1923年，这年已经77岁了。他个头不高，说话清朗，宽阔的额头下是一双沉静的眼睛，满头白发则把他的脸庞映得发亮。

我坐下来，把刊有他诗作的那一期《世界文学》递给他：他一边翻看，一边惋惜自己读不懂中文，他让我用法文为他标明被译成中文的是哪几首诗。然后，博纳富瓦从椅子里站起身，为我去找他自己的作品。找齐了，他就在我对面的椅子上重新坐下，在每本书的扉页题上辞，签下名，赠给我……高高一摞，有十几本：我捧在手上，沉甸甸的，感到一阵被信任的激动。要知道，法国的书籍很贵，我常常是买不起的。

那次我本来是准备了几个问题，想为他做一个访谈的。但一见面，他的亲切和随和，让我顿时觉到，做访谈简直是多余。他听我说了很多话：实际上，一直是他在问我问题，从我的童年问到我进外文所后的打算。而我，在公司里苦熬了十几年，最后终于调进了外文所，心里也正有一腔话要诉说。

博纳富瓦告诉我，我的选择无疑是对要做一个诗人的命运的感知；21岁时，也是受到诗歌的强烈吸引，他从图尔来到巴黎；他说自己一度跟超现实主义诗人交往密切，但1947年就同布勒东决裂。我们更多地谈到译诗中的一些体会，比如意象的尽量保留，比如诗人作为译诗者的特殊意义，比如好诗的不可译性……他说，他70岁整从法兰西学院退休，但感到还有许多事要做，所以日子过得比退休前还忙。

大约隔了一个月，我们又见过一面。我向他请教了我在试译《杜弗的

动与静》时遇到的几个问题。他提醒我，在译诗的过程中，最好把遇到问题时的考虑、推敲和最终选择记录下来。除了译诗，他还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当我对他谈起中国新诗八十多年来的变迁和目前活跃的现状，并断言现代汉诗必将有特殊的发展空间时，他沉静的双目似信非信地盯着我，我看到有一种期待的光，从他的眼眶里透射出来。

2001年初，我决定翻译博纳富瓦的《诗集》（1978）。《诗集》由四本不同时期的诗集组成：《杜弗的动与静》《昨日，大漠一片》《刻字的石头》《在门槛的圈套中》。《博纳富瓦诗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只包含了头三本。到了秋天，由于腰椎犯病，我感到力不从心，便邀请我的老师郭宏安教授翻译《昨日，大漠一片》和《刻字的石头》。没有郭宏安老师的欣然加入，这本译诗集的诞生恐怕还得待以时日。

从诗、译诗、诗学影响等多个角度来看，博纳富瓦都堪称活着的法国诗人中最重要的一位。他是学哲学出身的，但他毕生致力于体验生命的鲜活的瞬间，诗人在时间中的“在场”，诗篇在黑暗中擦击出的一道道光……很少有诗人能像他那样，在诗歌写作中如此精细地去挖掘修辞意义上的诗意——他是相信词语的变化之妙的。从1947年的诗作《反柏拉图》开始，他一直视僵硬的概念为诗的死敌。为了击溃这个死敌，博纳富瓦日复一日地用生命体验的一个个鲜活瞬间，打磨成一个个词，做成一首首诗，直到它们变成一道道光，刺穿围困生命的黑暗……光闪现的一瞬，黑暗溃散，但一瞬之后，黑暗重又聚拢！光和黑暗的拉锯式进退，既是博纳富瓦对生命“在场”的无限渴望，也是他对无所不在的“死亡”的强烈意识。

在诸多矛盾的两难之间，在二元对立的困境中，博纳富瓦选择居留在“中间地带”，以探索“两个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是兰波开启了他的诗歌心智，那么，是瓦雷里领引他走向热烈的沉思。在生命必然毁灭的时间流程中，他耐心地采撷着一朵朵鲜活、滴血的瞬间之花。在传统手法和求新求变之间，他显然偏于前者。在他的诗中，一切都内在化了，象征化了！现代生活的种种裂变尽管令他恐惧，但他选择的不是直接的对抗，而是凭借学者的耐心，以仔细的观看和热烈的沉思，守住自己生命的天地，修炼某种“处世的智慧”。如今，他确实成了一位智慧的老人。

博纳富瓦的好诗，在法文中常常既保留着口语的自然、平实，又凸现出经诗艺提炼之后的简洁、深刻。然而，这也正是让我感到不安的地方，他的好诗在法文中所抵达的修辞意义上的诗意，在译诗过程中不得不蒙受程度不同的毁损。近年来，我译诗的胆子好像变小了，我越

来越希望译诗在我的母语里也能是一首首诗，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许，我的译诗该告一段落了。我还是好好写我的诗吧，因为我真的感到，一首好诗，怎么译都只会让人感到失败。

树才

2002年6月22日于北京

译后记补记

“二战”，对法国历史来说，是一道分界线，对法国诗歌史来说，也是。如果要我举出“二战”之后法国诗人中最重要的一位，我会推荐博纳富瓦。

他的作品揭示了写作的幸福和荣耀，他的诗歌是对生死、对神秘、对爱恨、对存在、对整个世界的见证和质询，也是对写作本身的思考。他的智性是活泼的。他把诗性的直觉和科学的研究结合到一起，去探测处于语言核心的神秘。节奏、音乐、修辞、绘画、建筑等等，都被博纳富瓦热烈而持久的沉思所涵盖。

他渴望让诗歌迸溅出：美（修辞之美，想象之美，沉思之美），像光一样！

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1923年6月24日生于图尔。父母亲家族的根都扎在乡下。小学和中学，博纳富瓦都是在图尔度过的。1941年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考的是数学和哲学。精确和深刻，因此是他毕生追求的，前者通过修辞的妙用，后者凭借隐喻的挖掘。20岁时他来到巴黎，本想继续学习数学和哲学，最终却被诗歌吸引。青年时代，他亲近过超现实主义诗人，尤其艾吕雅，还结交了一批画家朋友。那个时期，他宣称：“一切教条都是谋杀。”他推开古老的形而上学，思索着如何在敏感的世界中去命名“诗歌的行动和地点”。但1947年，他脱离了超现实主义。他曾同我谈起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布勒东的“坏脾气”，同谁都合不来。

后来他成了巴什拉的学生，做了博士论文，翻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否则，他不会在《杜弗的动与静》里植入一种戏剧的结构，给人以时间和空间交织而成的纵深感。1981年，他结

束了在法国、瑞士、美国几所大学的教书匠生活，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他继承大诗人瓦雷里当年的教席，担任法兰西学院的诗歌教授，直到70岁退休。退休后，他更加专心于创作，不断有新著问世。写作、翻译、批评，他是“全能”的；学问上的广博和渊深，心智上的开阔和睿智，让他在法国备受推崇。

2000年，我利用在巴黎访学的机会，在博纳富瓦位于勒比克街的书房里，认识了这位法国大诗人。那天，其实我是准备了好多问题，计划做一个访谈的。但博纳富瓦的友好微笑，他娓娓而谈的亲切口吻，一下子让我紧张的心放松下来。同现在相比，我那时的口语水平，还相当有限，但我还是热烈地向博纳富瓦说起中国当代诗歌的巨大变化来。他有点似信非信，但听得非常认真。我还捎去了当时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先生对他发出的访华邀请。聊着聊着，我竟忘了访谈这件想好的事情。三个月内，我去了他书房五次，向他请教我在翻译《杜弗的动与静》中遇到的各种理解上的问题。问题挺多的，他很耐心，有问必答。

博纳富瓦著作等身，除了诗歌，还写得一手好随笔。他评论的笔触，还经常指向绘画。《赵无极画集》的长篇序论，也出自他的妙手。他对法语的修辞，精熟妙用到了直接就能创造出诗意的境地。读他的文章，总让我回味起他那明晰的、带着节奏的、行云流水般的说话口吻。

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揭晓，博纳富瓦获奖。那一年，他是准备好要来中国的。为了照顾他，我们甚至邀请了他的独生女玛蒂尔德，让她陪同爸爸一起来认识中国。最后，他还是未能成行。最后一刻，是医生阻拦了他的长途旅行，因为他的膝盖有病，正等待一次手术。我在信中甚至劝他暂缓手术，说在中国没准儿能找到更佳的医生和治疗方案。后来，再去拜见他时，他总会主动问起中国的情况。有一次，他说很遗憾，想去中国看一看，却未能去成。我便鼓动他，那今年就去吧。他就笑了，说你不觉得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吗？我摇了摇头，提出了一个理由：今年去比明年去，年纪要年轻一岁啊。

1953年问世的《杜弗的动与静》，震撼了法国诗坛。人们陡然听见了博纳富瓦独特的诗歌声音。他在诗中寻找“真正的地点”和直面死亡的“精神的生命”。超现实主义的笔法贯穿在诗行的始终。全诗像一出五幕悲剧，探求抒情的“我”和“杜弗”之间的关系。杜弗是幻变的真实，既是奔跑的女人，又是旷野，又是村庄，又是地下河，还是“真切的在场”。过了五年，他推出了第二本诗集《昨日，大漠一片》。博纳富瓦迈出的这一步，既是向前，又是退后。与第一本诗集相比，这本诗集倾向于古典，调子也显得伤感。又过了七年，《刻字的石

头》诞生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昨日，大漠一片》里的忧郁和沉重，被《刻字的石头》中的清澈和明亮取代了。发现这些“刻字的石头”，意味着在外部世界中对死亡的胜利。又过了十年，他的诗集《在门槛的圈套中》面世，它显示了博纳富瓦的新的雄心。那时他年逾半百，女儿玛蒂尔德已经三岁。他以更简洁的方式，探求生命存在的意义。整部诗集，其实是一首长诗，被他截成了若干篇章。“门槛”同时也显身为一个“圈套”。诗歌，因此是敞开给“未完成”的，并在这种未完成中，找到它的真实。

修订版《杜弗的动与静》，就包含了以上四本诗集。这是博纳富瓦全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一本。开篇《反柏拉图》是一首散文诗，写于1947年。这么一算，从1947年至1975年，这本诗集的跨度长达二十八年。我的导师郭宏安先生，当年在我的请求下，翻译了《昨日，大漠一片》和《刻字的石头》。我除了已译出的《杜弗的动与静》，这次增译了《反柏拉图》和《在门槛的圈套中》。

晚年时，博纳富瓦的声音愈发宁静开阔，仿佛尖锐的锥子已经用熟，如今他心仪的是静水流深。在“两个世界之间”，他创造了一种富于辩证智慧的时空。在那里，对立转化为辩证，虚无却催生形式，死亡从来不是什么终结。

他深刻地体悟到：诗歌和希望，需要彼此融合，并且重新生成。对一首真正的诗，他的要求非常明确：“语言必须超越于语言之上。”他认为，“今天真正的诗人”的任务是“努力去建造一种新的希望”。这种新的希望，我认为，就是博纳富瓦毕生探索的一个字：光。

当然，它是诗性之光，也是人性之光，智慧之光，无限之光，救赎之光。

2016年7月1日，传来了博纳富瓦去世的消息。我当时在东京，正参加城西大学理事长、诗人水田宗子为迎接中国诗人而设的隆重晚宴。我先是久久不愿相信，因为几个月前我给他写过信，说我八月份要去巴黎，要去看他。但死亡是黏附在每一个人肉身里的，他毕竟高龄了。我查了消息，属实。但我那天晚上，根本无心于美食，脑子里想的都是博纳富瓦。我总是从长者那里得到力量。最近几年，我又转而从儿童那里得到启示。

生命的意义，无非是探索真理吧。这位大师，一辈子都在探索诗道。诗，正是真理的一种存在形态。他是高寿的，享年93岁。我以为，他是不死的，尽管肉身的蜡烛，迟早是供燃烧的物质形体。他留下的诗篇，继续闪耀着光。

亲爱的伊夫，劳作了七十余年，诗神缪斯准许您在永生中长眠了！愿您安息。

树才

2017年6月16日于北京

[1] 纳富瓦的诗结构独特，在同一组诗中，还有着下属结构分级。他的组诗，常常像戏剧，先是分幕，下面是分场。这些“场”一级的诗，很多都没有标题，为了大家便于区分，开头的地方统一加上◎。我们没有采取将诗歌首句提出来做标题的办法，以期不破坏原诗在结构上给人的感觉。——编者注

[2] 蝾螈：中世纪传说，它能生活在火中。——中译注，下同

[3] 拉丁文：这是故乡。

[4] 卡桑德拉：特洛伊公主，女预言家。

[5] 德尔斐：即德尔斐神庙，兴建于公元前9世纪。在古希腊神话中，是古希腊诸神向求签的凡人传达神谕的场所。

[6] 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第三幕第三场，引用部分原文为英语。

[7] 莫扎特的歌剧。

[8] 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第五幕第二场，引用部分原文为英语。

[9] 施辽策尔（1881—1969）：法国作家、音乐学家、翻译家，“新古典主义”代表之一。

POÉMES 1947-1975 by Yves Bonnefoy

Copyright©Mercure de France，1978

Simplif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7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able of Contents

高窗

原版序

北方船

“一切都燃放着光亮”

“这是你出生的地方，这白昼的宫殿”

“今晚月亮是满的”

黎明

应征士兵

“踢松火堆，让火焰迸发”

“清晨的号角”

冬天

“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

“在梦里你

说”

夜曲

“像火车的节奏”

“我把嘴凑近流水”

童话

舞者

“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

“去写支歌，

我说”

“如果悲伤能够熄灭”

丑妹妹

“我看见一个女孩被拖着手腕”

“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

“一个人走在荒寂的站台”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

“早晨再次铺展”

“这是

头一桩”

“最沉的花，它的头”

“现在，还是永远”

“泼洒那青春”

“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

北方船

传奇

歌

北纬70°

北纬75°

北纬80°以北

“等候早餐时，她梳着头发”

较少受骗者

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

相簿上的诗行

婚礼那天的风

地方，爱人

来临

在场的理由

铜版画

下一个，请

离去

愿

望

闺名

昨日出生

无论发生什么？

没有路

铁丝网

去教堂

年岁

黏液瘤病

癞蛤蟆

离

去之诗
三拍子
春天
欺骗
我记得，我记得
缺席
最新的脸
如果，亲爱的
皮肤
抵达，离

降灵节婚礼（1964年2月）

去

草地上

这里

布里尼先生

无话可说

岁月里的情歌

基金会自然会负担你的花销

广播

信仰疗法

给西德尼·比切特

家多么凄凉

重访癞蛤蟆

水

降灵节婚礼

男人是自

私的

带一只回家给小家伙们

日子

1914

床上谈话

又大又凉爽的商店

关于读书习惯的研

究

差之千里

救护车

别处的意义

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

第一眼

多克瑞和儿子

无知

回溯

往日的浪荡

本质的美

一无所获

下午

一座阿伦德尔墓

高窗（1974年6月）

去海边

哀悼怀特·

梅杰

树

生活

I

II

III

忘记做过的事

高窗

星期五晚上在皇家车站酒店

老傻瓜们

消逝，消逝
玩扑克牌的人
大楼
后代
都柏林式
向政府致敬
这就是诗
多么远
悲伤的

脚步
太阳
奇迹迭出的一年
讽刺诗
星期六会展
钱
割下的草
爆炸

附录一：未辑之诗（1940-1972）

最后通牒
故

事

一个作家

五月的天气

观察

瓦解

神话序曲

被炸毁的石头教堂

堕入地狱的女人

普利茅斯

画像

奉献者

朴质

小说和读者

油

“谁曾把爱叫做征服”

“既然一大半的我”

抵

达

陀螺

成功故事

继续活下去

鸽子

面包果

爱

“当俄国坦克向西方碾来”

多么

女病

房里的脑袋

附录二：未辑之诗（1974-1984）

有个洞的生活

生活之桥

晨歌

1952—1977

“年年新眼眸”

割草机

“亲爱的查

尔斯，我的缪斯，睡着了或死了”

“白天，一座耸立的学习宝库”

派对诀窍

写作日期和首次发表日

期

《北方船》（1945年7月）

《较少受骗者》（1955年10月）

《降灵节婚礼》（1964年2月）

《高窗》（1974年6月）

附录一：未

辑之诗（1940—1972）

附录二：未辑之诗（1974—1984）

菲利普·拉金纪事年表

译后记

月光的合金

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

野鸢尾

野鸢尾

晨祷

晨祷

延龄草

野芝麻

雪花莲

晴朗的早晨

春雪

冬天结束

晨祷

晨祷

蓝钟花

远去的风

花园

山楂树

月光中的爱

四月

紫罗兰

女巫草

花葱

晨祷

晨祷

歌

旷野

的花

红罂粟

三叶草

晨祷

天堂与大地

门

仲夏

晚祷

晚祷

晚祷

雏菊

夏天结束

晚祷

晚祷

晚祷

最初的黑暗

丰收

白玫瑰

牵牛花

普雷斯克艾尔

远去的光

晚祷

晚

祷：基督再临

晚祷

晚祷

日落

催眠曲

银百合

九月的曦光

金百合

白百合

珀涅罗

草场

珀之歌

迦拿

宁静夜

礼仪

国王的寓言

无月之夜

别离

伊萨卡

忒勒马科斯的超然

人质的寓言

下雨的早晨

藤架的寓言

忒勒马科斯的罪

周年

草场1

忒勒马科斯的善良

禽兽的寓言

午夜

塞壬

草场2

船坞

鸽子的寓言

忒勒马科斯左右为难

草场3

岩石

喀耳刻的威力

忒勒马科斯的奇想

飞翔的寓言

奥德修斯的决定

返乡

蝴蝶

喀耳刻的痛

苦
喀耳刻的悲伤
珀涅罗珀的固执
忒勒马科斯的告白
空虚
忒勒马科斯的重负
天鹅的

寓言

紫色泳衣

忠诚的寓言

重聚

梦

奥蒂斯

许愿

礼物的寓言

心的欲望

新生

新生

晨曲

迦太基女王

敞开的坟墓

习惯法

燃烧的心

罗马研究

新生活

乳酪

对死亡的恐

惧

鲁特琴之歌

俄耳甫斯

降临山谷

外衣

公寓

永生之爱

俗世之爱

欧律狄刻

卡斯

蒂利亚

无常的世界

飞马

世俗的恐惧

金枝

夜祷

废墟

鸟巢

埃尔斯沃思大道

地狱

发作

侦探小说

哀悼

新生

七个时期

七个时期

月光

感官的世界

母亲与孩子

寓言

夏至日

星

青春

尊贵的画像

重聚

镭

生日

古代文本

来自一份杂志

岛

目的地

阳台

紫叶

山毛榉

研究妹妹

八月

海滨之夏

夏雨

文明

十年

空杯

榅桲树

旅行者

植物园

欲

望之梦

恩典

寓言

幸福的缪斯

成熟的桃子

1

2

3

4

5

6

7

8

9

10

未上漆的门

有丝分裂

爱洛斯

计策

时间

自传

圣女贞德

晨曲

纱窗门廊

夏夜

寓言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代译序：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

导读：要引来闪电的眷顾

阿弗尔诺

I

II

村居生活

暮色
牧歌
支流
正午
暴雨前
日落
咖啡馆里
广场上
黎明
一
二
三
初

雪

蚯蚓

河边

走廊

疲倦

烧树叶

深夜散步

阴影

捕猎者

一张纸条

蝙蝠

烧树叶

三月

一个春夜

收获

告解

婚姻

春

无花果

跳舞

独处

蚯蚓

橄榄树

日出

温暖的

一天
烧树叶
十字路口
蝙蝠
丰饶
仲夏
脱粒
村居生活
附录：露易丝·格丽克早期诗选
头生子

沼泽地上的房屋

下降的

形象

阿基里斯的胜利

阿勒山

3.

4.

5.

杜弗的动与静

反柏拉图

1.

2.

3.

4.

5.

6.

7.

8.

9.

杜弗的动与静

戏剧

最后的手势

杜弗说

橙园

真正的地点

昨日，大漠一片（1958）

目击者的威胁

枯燥的面孔

捍卫之歌

给黎明的土地

刻字的石头（1965）

夏天的夜

刻字的石头

火光在前

焦虑和欲望的对话

在门槛的圈套中

河

在
门
槛

的圈套中　两种色彩

那零散的，那不可分的

译后记

译后记补记